
武俠世界
女神俱樂部(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司馬紫烟・著
這是一個神秘而又有正義感的俱樂部，是由四個富家千金小姐而組合的，情節、風格獨創，文句別出心裁，激烈打鬥，過程緊張，故事曲折固不在話下，而心理描的細緻，傳奇氣氛的濃厚，是時下小說中讀不到的……。
261972
$2.50
973

編後話 「女神俱樂部」是今期特選的巨型小說，這是一部充滿傳奇性氣氛的絕不平凡故事，內容曲折，情節迂廻，打鬥激烈，場面熱鬧，鬥智鬥力，驚險緊張！主角人物身份突出，她們是四位身手不凡，智慧精警的英雌，憑絕藝，顯奇能，本正義，懲强梁，幹盡令人痛快淋漓，鋤惡除奸之大事。題材正確，故事中肯，幸勿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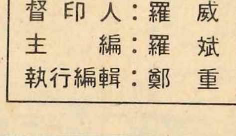
＊＊　　＊＊　　＊＊

「金路」與「一品公子」兩大巨著同期推出，前者爲馮嘉先生繼「金銀井」後另一部司馬洛故事集之新作。馮嘉作品，素以驚險刺激，打鬥兇狠，佈局離奇，神秘叵測見稱，深受讀者們喜愛閱讀。

「一品公子」是隆中客君繼「金不換」後的一篇俠情中篇，內容警世導良，把善惡分野之描述至詳，刻劃入微，活然紙上，誠不可多睹之佳作。

＊＊　　＊＊　　＊＊

雪刀浪子故事「寶馬奇緣」是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本文作者龍乘風先生爲構思是篇，花盡不少腦汁，嘔心瀝血，祇看一場武林十大名駒，爭奪馬王寶座熱鬧場面，已令你廻味無窮，再三欣賞……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900　半年26期NT.$4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97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女神俱樂部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除夕慶功　午夜驚魂

女神俱樂部中並不是淸一色的女性，她們還有一些男性的職員與助手，但顧名思義，這是一個以女性爲中心的組合，因此在俱樂部的四間專用辦公室，都是屬於女性的。

俱樂部設在半島的鑽石地帶——維多利亞大道上。在一座十層企業大樓中獨佔了四樓的全部。佔了二千多平方呎的空間，在寸土寸金的半島上，這是很豪華的設備，但是四位女波士却毫無吝嗇的闢作俱樂部之用。在半島上「女神俱樂部」這五個字並不怎麼響亮，很多人還不知道，她們是半營業，半服務，而對外掛的招牌則是「東方偵探社」。

俱樂部的四位女波士也都領有合格的私家偵探執照。

四位女波士的履歷如下：

朱麗，原籍上海，英國皇家女子學院畢業，通過法國碩士及律師考試，父親是半島鼎鼎大名的刑事律師朱昌倫。在大學時，曾經得過學院女子組個人劍擊冠軍，體型嬌小玲瓏，通四國語言。

馬佳琍，標準的南國佳人，父親是地產商，學歷不高，祇是半島一家貴族化的女子書院畢業，原攻的家政，原是準備作一個標準主婦，但她在國術界倒有小名氣，她的母親是蔡李佛門的嫡傳弟子，自小家學淵源，她十七歲時，曾經在一次國術表演會上，徒手制倒四名彪形大漢，因此她除了志趣相投外，就是憑着這一手撲擊術而被另外三位同伴硬拉參加偵探社的。

葉長青，同伴們都叫她的綽號一丈青，原籍青島市，北國佳人，人如其名，父親是一家大報社的督印人，她除了領有私家偵探執照外，還兼任報館的外勤記者，而且由於她的職業，往往有特別精彩的獨家新聞報導，她的射擊術與她的專欄報導同樣地出名，她曾經當選過半島地區的世運手槍射擊選手，名列第七，有幾發是她故意射偏，否則她至少可以拿一面銅牌，但是那會使她太出名，轉而影響到她的偵探事業，因爲這才是她眞正志趣所在。

最後一名女波士陳秀蓮，父母都亡故了，是南洋三家大橡膠園的主人，可是她都丢下來交給別人管理，全心全力放在偵探社上，她是發起人，也是偵探社的靈魂，她沒有學歷，却是四個人中最博學的一個，是眞正的老大姐，如以她的學識而言，她可以得到心理學、哲理、機械學、電子工程等五六個博士學位，但她却沒有進過任何一家大學，她的學問是得自幾個家庭敎師與自修，還有一個秘密，除了三個同伴外，誰都不知道，她有空手道五段的功力以及維妙維肖的化裝術。

這四個女孩子，陳秀蓮最大，二十六歲，朱麗與葉長青同年二十五歲，但葉長青大兩個月，做了老二，四妹馬佳琍只有二十三歲。

這四個女孩子有一些共同之處，她們都有當選世界小姐與一些什麼皇后的健美標準，但她們不想出那種風頭。

她們都是天之驕女，除了美麗、聰慧與過人的體能外還有後天的財富，也因此使她們能摒棄世俗的虛榮與拜金主義，想把自己所學所能所有，爲人類作更多的貢獻。

她們沒有一個是獨身主義者，但相約在三十歲前絕對不結婚，爲了共同的志趣，她們組成了這個女神俱樂部，透過偵探社的名義，爲她們的理想而奮鬥着。

偵探社是她們合資開設的，目的不在營利而在服務人羣，造福大衆，揭發黑暗，向罪惡挑戰。

最後一個共同的特點，她們都是獨生女兒，大姐陳秀蓮已經繼承了大筆的遺產，其餘三個人也都有着百萬財富在等候着，唯其如此，她們才能不爲金錢所役。

寫字樓還有兩位秘書，一個守値的工友阿富，是陳秀蓮帶來的忠僕，兩個女傭，珍姐與劉嫂，也是由陳秀蓮由馬來西亞帶來的；厨司王胖是馬佳琍由家中調來的，司機洪阿根則是當地雇請的——一個忠厚老實的中年人。

祇有陳秀蓮住在偵探社裏。四個人都有自用車，洪阿根開的那輛福特轎車只管接送李小如與沙文兩位女秘書上下班與平常的跑街事務；而且也祇有這兩位女秘書的薪金是偵探社支付，其餘則都由陳秀蓮私人負担。

四個人在社中都不支薪，辦案子的經費實報實銷，從沒有財務上的糾紛，因爲她們都不在乎錢，不想賺錢，不怕花錢，因爲她們都有錢！

×　　×　　×

一九七二年的除夕，女神俱樂部與東方偵探社成立一週年紀念，全體員工在會客室裏聚餐後，陳秀蓮發了每人港幣兩千元作爲年終奬金後，把兩位秘書與洪阿根打發回去了。四姊妹在會議室中小聚，陳秀蓮含笑給了每人一個紅封套，老四馬佳琍笑着說：「我們都是中國人，要等到農曆年才分『利市』，大姊怎麼妳這麼早就給了？」

陳秀蓮笑笑：「這不是壓歲錢，是妳們應得的紅利。」

葉長靑打開封套一看，居然是一張面額兩萬元的支票，不禁驚叫道：「哇！這麼多，比我這頭牌女記者在報館所得的奬金還高了五倍，今年我一共寫了十七篇專欄特稿，都是我承辦的案子，爸爸給了我四千元，說這是報社中最高的奬金了，比總編輯黃伯伯的還多了兩百元！」

陳秀蓮笑笑：「妳是督印人的千金小姐，自然該拿最高額了，何況妳在報社裏又不支薪水！」

葉長青㕭着嘴：「大姊！你就瞧不起我，這是業務會報公決的，完全沒有一點私情，報紙的銷數今年多了兩萬份，都是在下半年我第一篇報導開始後增加的，這份奬金是我憑眞本事爭取來的！」

「不是妳的眞本事，是偵探社給妳的機會，妳才爭取到十七篇特稿，所以我把妳的報館奬金提出五成，歸入偵探社的收入額下，從妳的紅利中扣除，朱麗跟老二的比妳多兩千元就是這個原故！」

馬佳琍看看支票，紅着臉又送回給陳秀蓮：「大姊！我不該拿取這份紅利，因爲我承辦了十二宗案子，有十宗是虧本的，我正想開了虧蝕的數字，叫我父親貼出來！」

陳秀蓮正式道：「老四！這是什麼話，我們成立偵探社又不是爲了營利，妳承辦的十二宗案子雖然貼了本，但都是我們最有意義的爲人羣服務，今年的考績，我列妳爲第一，正準備給妳特別嘉奬呢！」

朱麗也㕭起嘴道：「大姊最偏心了，交給我辦的十件案子倒有九件是替人搜索離婚證據的，既無聊又乏味，而且損陰德，還要跑到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去……」

陳秀蓮一笑：「那個工作妳最合適，因爲妳是學法律的，妳懂得如何在法律上站穩脚再進行偵查，而且本社能够在收支上不見赤字而有盈利，妳是最大的功臣，因爲妳承辦的案子，委託的都是大闊佬，單是建築鉅子爲名交際花私營金屋的那一宗，我們從他夫人那兒收到調查費就是十五萬，事後那位鉅子把事平了，又致贈了我們保密費二十萬，一共是三十五萬！」

朱麗連忙道：「我們有義務爲當事人保密，怎麼可以另外再收費用呢！那是違法的！」

陳秀蓮微笑道：「老三，他有錢，喜歡化，我們怎麼不收呢？不過我並沒有違法，也沒有收下來，轉捐給孤兒院了，而且是用他的名義，不收這筆錢，他不放心，收下這筆錢，我們於心不安，這個用途是最恰當了！」

朱麗想了一想問道：「收據是怎麼開列的？」

陳秀蓮道：「列入服務項目內，寫着

代收到某先生慈善捐欵二十萬，由偵探社出具，但孤兒院的收據却沒有給他，讓他知道錢是我們收下的！」

朱麗吁了一口氣笑道：「這還差不多，業務道德跟法律的立場我們都可站穩了腳！」

陳秀蓮微笑道：「大姊的法律常識還有一點，只是條文沒妳精熟，這點事我會處理的。」

朱麗也笑着道：「當然了，否則妳怎麼能當大姊呢？」

又嘆了一口氣，搖搖手裏的支票笑道：「我參加這個偵探社，原是準備貼錢的，想不到居然會有收入，拿給我爸爸看，他準會不相信，他認爲我們這個偵探社簡直是胡鬧，但收入比他寫字樓中一個職員的年薪還高！」

馬佳琍也輕嘆道：「這筆錢我實在受之有愧，我情願分文不要，用來換一宗既有意義，又刺激的案子幹幹！」

朱麗與葉長青也有同感，就在這時候，她們聽見外面寫字間的電話鈴響了起來，那是在秘書小姐桌上的，但可以轉接到裏面來。陳秀蓮拿起對講機的聽筒，按下接駁的鍵鈕，開啓了揚聲器，才說了一句：「東方偵探社！」

但對方只講了：「我姓胡；住在青山路九號B樓，我的女兒……」

底下就沒有聲音了，是個中年男子，而且是下江口音，陳秀蓮連喂了兩聲，對方仍是沒有回答，再過一會兒，揚聲器中傳出另一個聲音：「對不起，他喝醉了，撥錯了號！」嗒的一聲，就掛斷了。

第二次說話的是個女子的口音，說的是極爲生硬的廣東話，四姊妹對看一眼，葉長青道：「那來的冒失鬼！」

陳秀蓮搖頭道：「不是冒失鬼，恐怕其中大有曲折，第一次說話的男子顯然是找我們求助的，但祇說了他的姓和地址，就被意外的原因打斷了！」

朱麗也道：「不錯！第二次接腔的那個女子，雖然說的是廣東話，但是十分生硬，一聽就知道是外國人的口音！」

陳秀蓮道：「不錯！說話女子年紀不大，而且是北歐那一帶的國籍！」

葉長青道：「大姊，是外國女子我們都承認，但妳從電話裏肯定國籍，似乎太武斷了，外國人說中國話，都是差不多的，何況是說廣東話呢！」

陳秀蓮笑笑道：「不！還是有分別的，南歐屬拉丁語系，清脆婉轉，捲舌音多，北歐屬斯拉夫語系，重音多，鼻音濃，剛才那幾句話特別生硬，必然是北歐的女子無疑！」

馬佳琍笑笑道：「中國人對外國人只有一個籠統的觀念，認爲碧眼金髮的都是外國人，其實光憑那兩項特徵，還有許多可分析的，到底還是大姐細心！」

朱麗道：「對那個電話，我們如何處理。」

陳秀蓮想想道：「妳們不是希望有一件夠刺激的案子嗎？這就是機會，一個下江男人，加上一個北歐年青女人，內情已經很耐人尋味了，何況那個姓胡的男人還說了『我的女兒』四個字，他的女兒怎樣了，失踪、被綁票、謀殺，或者離家出走，都有可能。」

葉長青跳起來道：「我去；那一帶我很熟。」

陳秀蓮站起來，拉開壁上的地圖罩帘，研究一下地形道：「那兒比較荒僻，二十九號是一幢孤立的小樓，住的幾戶都是由大陸撤退過來的中產階級的破落戶。這姓胡的女兒應該不會是綁票勒索的對象，可是他在電話中的語氣很急，沒說完就斷了，由一個外國女子來接腔，這裏面的確是疑點重重，這件案子恐怕不簡單，我們一起去！」

葉長青道：「大姊要親自出馬？」

陳秀蓮笑笑道：「這一年我都是坐鎭籌劃的時間居多，除夕之夜，來了這麼一宗案子，我很有興趣。」

葉長青更高興了：「我去開車！我的跑車速度快！」

陳秀蓮微笑道：「妳單獨開妳的車，別人坐我的車，因爲這件案子我們還沒有完全接受委託，可能全無收入，妳可以向報社報銷，我們可不能揩妳的油。」

朱麗凝重地道：「開大姊的車去很對，因爲她的車最名貴，除了有安全防彈設備外，還有無綫電話，必要時可以向警方呼援，我的直覺，認爲這件案子的危險性很大。」

馬佳琍笑道：「三姊的直覺就像脚上的鷄眼，預報氣象比天文台還準，這一定是件很夠刺激的案子。」

大家都很興奮，立刻行動，脫下了裙子，換上了長褲、跑鞋，帶了隨身應用的東西，興冲冲地駕了兩輛車子出發了。一年的偵探生涯，雖然給她們增加了很多辦案的經驗與常識，但沒有一件是刺激的，除夕之夜的這個電話，可能是她們最佳的新年禮物！

葉長青擁有的是一輛最近年份的朋馳跑車，大紅身子，最高時速可達一百五十哩，是相當豪華的車型了，她喜歡開快車，也經常被抄牌，如果不是靠她外勤記者的身份，早就被吊銷駕駛執照了。

可是跟陳秀蓮的這部特製的卡地拉克豪華轎車相比，仍是遜色很多，車上不但有冷暖氣設備，還有防彈裝置，更有很難得的無綫電載波電話，即使在金元王國的美國，這種車子，也祇有百萬富豪才坐得起。

除夕之夜，街上的車很多，但她們仍然以四十五哩的時速進行着，那已經需要卓越的駕駛技術，葉長青的高速跑車反而被抛在後面了。

來到青山路，居然與鬧區的喧嘩成一個強烈的對比，寂然無聲，祇有一些別墅中的燈光亮着。

二十九號果然是幢三層的孤樓，佔地不大，除了一邊靠馬路，四邊都是空的。

她們把車子停在路旁的空地上，過去一看，只有B樓有着燈光，其餘的窗子都是黑漆漆的！

從信箱中可以看到男主人的名字——胡益謀。但信箱裏居然還有着晨報，證明從早上開始，住在屋裏的人沒有出來，或是沒有回去過。

上到B樓的門口，還放着兩瓶牛奶，

葉長青伸手去按鈴，却被陳秀蓮阻止了，她先在手提箱中取出噴射銀光粉的指紋槍顯出指紋後，先攝了影，然後再按下去。

鈴聲響了一陣，沒有人來回應，她又在門球上攝取了指紋，才開始推門，門居然是鎖着的，好在工具齊全，陳秀蓮又用百合匙把門打開了，推門進去。

觸目一片凌亂，屋中的東西已經被翻過了。

那是一所三房一廳的公寓，可是屋中住的顯然祇有父女兩人，在女孩子臥室中，書桌上有一張照片，是個十六七歲少女的圓圓的臉，大眼睛，很清秀，從私人的物件上知道他是個中學生，叫胡秀琳。

從室內的陳設可以看出那是個很文靜的女孩子，喜歡古典文學與古典音樂，因爲祇有這種書籍與唱片。

不喜歡運動，衣橱裏有三雙球鞋，號碼由小而漸大，都很新，大概祇是上體育課時才穿一下！

可是陳秀蓮却在地上檢到一個烟蒂，她用夾子很小心地挾了起來，鄭重地包好。再轉到胡益謀的房子裏。

那兒被翻得更亂，但仍然可以看出男主人的生活很嚴謹，地板上一塵不染，內衣褲都摺得很齊整；唯一嗜好是抽烟，所以烟灰缸裏有幾個烟蒂，陳秀蓮也收集起來了！

這家人的生活還不錯，有電視機、雪櫃，洗手間裏還放着一台洗衣機。

若是十年之前，每一樣都是奢侈品，可是生活水準的進步，使得這些電氣用具也變得普通了，一個中等收入的家庭，差不多都買得起！

人不在家，搜查也沒有結果，四個女孩子只好退了出來，因爲她們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而且只憑一個電話，沒有正式的委託書，私闖民宅是違法的，所以陳秀蓮除了烟蒂之外，什麼都沒有帶走。

來到了車子旁邊，大家都感到意興索然。陳秀蓮亮了車廂的頂燈，却沒有開車的意思，因此葉長青也沒有回到她的車子去，擠進了這邊的車廂。沉默了片刻，陳秀蓮道：「那家人顯然是出了事，因爲屋子被翻過，而且是老手的行爲。」

「何以見得呢？」葉長青是嘴最快的，她也最不會思索，在四姊妹中，她也是以行動見長的。

陳秀蓮道：「進屋的人用的是百合匙，所以門鎖沒有被撬過的痕跡，被翻得最多的是書，而且大部份都還了原，後來的凌亂，只是因爲時間匆促了，才來不及收拾！」

她的觀察力一向是最細微的，三個妹妹只有聽着，聽她繼續說下去：「書橱裏有些落塵，顯然是書被新翻過，假如是主人自己，這些灰應該被抹掉了，因爲父女兩人都是愛清潔的人。但書的次序沒有亂，顯然翻的人記憶力很好，那是受過訓練的。」

馬佳琍忍不住了：「大姊，假如主人愛乾淨，書橱就不該有塵才對！」

陳秀蓮笑了一下：「很好，妳這個問題證明妳很細心，但是還不够深入，這兩父女一個要上學，一個有工作，他們整理房間的時間不多，不會天天把書橱打開整理一番，尤其是鎖着的書橱。」

馬佳琍心服地不開口了，因爲她自己也是個很愛乾淨的人，但的確沒有每天清理書橱的習慣。

陳秀蓮又道：「看來是有人要他們密藏的一樣東西，那樣東西必然是圖片或文件之類，小得可以夾在書裏，所以搜索的人先從書籍開始，沒有結果才又在別處着手。」

朱麗跟着道：「而且那些人先向胡益謀接觸過了，沒有等到所要的東西，才綁架了他的女兒，胡益謀知道了，打電話向我們求援，但是沒說出詳情，就被人刧持了。」

陳秀蓮一笑道：「妳憑什麼作這個推斷呢？」

朱麗道：「因爲翻東西的人從容翻了書橱，却又在匆忙中翻動傢具，必然是因爲胡益謀快回來了，才來不及收拾，否則這幢屋子裏什麼人都沒有，用不着那麼忽忙的！」

陳秀蓮點點頭道：「很有道理，再說下去。」

朱麗想想又道：「胡益謀可能接到了警告，匆匆地回來，回家後發現屋中凌亂的情形，也知道女兒已經受到了刧持，趕忙跑出去打電話，所以屋子裏的燈還亮着，他回來的時候，搜索的人還沒有走，只是躲在什麼地方，而跟在他後面出去的，所以他的電話只打到一半！」

陳秀蓮眉頭一揚道：「對，屋裏沒有電話，妳們誰知道附近的公用電話亭在那裏嗎？」

葉長青道：「我知道，我採訪時來過，再過去約莫五百公尺的地方有一座電話亭，這兒多半是私家別墅，都有自用電話，所以公用電話亭很少。」

陳秀蓮立刻發動引擎，帶着葉長青，一直開向前去，約莫一分鐘，果然看見有一座電話亭，門開着，燈光冷淡而孤淒，陳秀蓮下車過去一看，查號簿還攤開着，而且正翻到載有東方偵探社的一頁，可是地下却有一灘血跡，有幾滴還很新，有些却有被擦過的痕跡。

陳秀蓮急道：「糟，胡益謀已經被害了，找看看，他的屍體恐怕就在附近！」

葉長青道：「哦！這又是憑什麼推斷的呢？」

陳秀蓮伸手一指擦過的血跡道：「這是移開身體時所拖過的痕跡，還有幾滴血沒擦，顯然行兇的人並沒有打算把血跡擦掉，祇是移開屍體，免得被人很快發現，或是想在他身上找什麼？怕被經過的人看見。」

四個人立刻扭開了手電筒，分頭找尋着，沒多久，馬佳琍發出一聲尖叫，顯然是有所發現了。

大家跟着過去，一個中年人滿頭是血，倒臥在小路邊的排水溝，陳秀蓮立刻跳下去，用手摸了一下道：「還沒有死，快把急救箱拿過來！」

朱麗去拿急救箱時，陳秀蓮把他頭上的創口找到了，那是一個圓形的傷口，直徑有一公分寬，而且腦殼也破了，但人還在微微地喘息着。

馬佳琍是學過護理的，那也是家政的

課程之一，她立刻動手急救，陳秀蓮道：「先打强心針！」

馬佳琍一怔，陳秀蓮道：「他頭上的傷口恐怕會影響大腦，即使能救得他，也許會影響到記憶了，現在使他清醒一下，說不定還能吐露一點什麼。」

馬佳琍遲疑了一下，終於爲傷者注射了一劑强心針，然後才開始在傷口處作緊急施救的工作。

約莫過了十分鐘的樣子，傷者有了反應，慢慢地睜開眼睛，陳秀蓮忙道：「胡先生，我們是東方偵探社……」

中年人目中流露出興奮的光芒，呻吟着道：「請救我的女兒，不要報警，抓住魯薏絲……高更……」

就說了這些話，他又昏迷過去了，陳秀蓮嘆了一口氣道：「先把他送到醫院再說吧！」

馬佳琍也包紮好了，四個人把他抬上了車子，陳秀蓮道：「二妹，妳跟老四留下，繼續監視那幢屋子，如果別的住客回來，妳們不要管，到胡家去的人，也不必驚動，展開追蹤，三個小時後，我派人來接班。」

她跟朱麗開了車子走了，在車上她撥了一個電話，然後用英語問道：「史密斯外科醫院嗎，請史密斯醫生說話……安扣傑姆！對不起，打擾你的除夕晚會了，我是茱廸，有一個病人腦部受重傷，請你立刻準備急救！」

說完掛上電話，朱麗忙道：「大姊，不送公立醫院！」

「史密斯是權威的外科醫師，他的診所比公立醫院的設備還好，而且他本人最擅長腦神經外科……」

「醫療沒問題，可是與法不合。」

「他是我們的當事人，而且他本人意願不要驚動警方，我們遵照他的意願，給他最好的診治，總不會錯吧！」

「可是我們沒經過正式的委託！」

「什麼？剛才他說的話難道不能算委託嗎？」

「當然可以，但是沒有證據，法律最重視的是證據。」

陳秀蓮笑了一笑，由口袋裏取出一個小扁匣子，扭動了上面兩個鍵鈕，片刻後，聲音傳出來了。

「胡先生，我們是東方偵探社！」

「請救我的女兒，不要報警，抓住魯薏絲……高更……」

她按了一下鍵鈕，聲音停了，朱麗道：「大姊錄了音！」

陳秀蓮一笑：「我怕他的話太多了，一時記不住，所以預作了準備，而且，而且寫字樓的電話也錄下來了，前後兩段錄音合起來，可以算是委託了，但是爲了在法律的立場上站得穩脚，我們還應該再塡寫一份委託書，由我來簽名。」

「妳簽名怎麼會有效？」

「當然是簽胡益謀的名字，我在他的屋子裏已經找到了一份他的簽名，而我模仿的技術可以亂眞……」

「大姊，那是違法的！」

「三妹，妳學的法律太死板了，胡益謀的確有委託我們的意思，我只不過代他簽名承認而已！」

「我們應該將這些資料交到警方，然後由警方去處理，因爲這裏面牽涉到一椿兇殺案，還可能有一椿綁票案！」

陳秀蓮微笑道：「三妹，這是妳的意思嗎？」

朱麗想了一下笑道：「是我做律師的意思，如果我以偵探的立場，就主張自己來辦了，因爲當事人要求別報警。」

「現在妳是以那一種身份呢？」

「我父親的律師樓在除夕是休假的，誰像我們的偵探社是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服務的，而且私家偵探社最重要的信條就是尊重當事人的決定！」

陳秀蓮笑笑道：「三妹，幸虧妳還有這點幽默感，否則這個偵探社早就要請妳退出了！」

「那可不行，東方偵探社是登記在案的財團法人組織，沒有經過正式的法定手續，不能隨便開除股東的！何況偵探社登記的社長是我，妳們祇是伙計，那有伙計炒老板鱿魚的！」

「不錯！偵探社無權開除妳，但女神俱樂部却是我當主席，我當然有權開除會員的！」

兩個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她車子却開得很快，沒多久，停在一家很豪華的私人醫院前面，陳秀蓮祇按了兩聲喇叭，電動鐵門已自動開了，她把車子一直開進去，停在屋子的右面，兩個穿着白衣的男護士已抬着担架，把車上的病者抬了下來，一直送進了手術房。

身材高大的史密斯醫生是個很和氣的中年人。他早已穿好了工作衣，笑着出來，操着英語道：「茱廸，安扣傑姆好好的除夕舞會被妳攪散了，妳怎麼賠償？」

陳秀蓮吻了他的臉一下，含笑說道：「HAPPY NEW YEAR！這是一半的賠償，另一半是照賬單不打折扣的支票！」

史密斯大笑道：「安扣傑姆可不是猶太人！」

他進了手術房，足足費了一個多小時，才出來道：「腦神經受到猛烈打擊，有震盪現象，幸虧妳們急救之時，注射了强心針，否則他的生機就斷了！」

陳秀蓮急着問道：「他生命有沒有危險呢？」

「百分之四十的機會，這是我做醫生能盡最大的力量，其餘的就是上帝的意思了！」

「他能够恢復清醒說話嗎？」

「在我醫生的立場，答案是不能，但神父也許說可以，因爲他們是奇跡的創造者。」

陳秀蓮嘆口氣，史密斯又道：「茱廸，依照規定，我必須要塡表報告警署！該怎麼塡？」

「就說是有人按鈴，送到門口就走了，身上的東西連衣服都被剝光了，警局會當作被搶刦的案子處理，等到有人報失蹤時，才會加以調查，假如你不申請醫療補助，多半是不再會來麻煩了！」

「申請也不會准的，光是治療腦震盪的針藥費，會把警署的署長嚇得從座位上跳起來！」

「所以還是把帳單寄給我的好，安扣傑姆，他的衣物交給我帶走，除了警署的人，不要讓任何人接近他，他能開口說話時，立刻打電話通知我，再見！」

從護士手裏接過一個布包。朝史密斯作了個飛吻，開了車子，回頭就走了！

朱麗在車上嘆道：「大姊！也只有妳有這個辦法，史密斯醫生是外科權威，但這種事如果被警方知道了，會吊銷他的行醫執照的，他爲妳担了多大風險！」

陳秀蓮微笑道：「他欠我的情，他跟我父親是劍橋的同學，到瑞士學醫的費用是我父親資助的，這家私人醫院開設時期，也是我父親的投資，然後在遺囑上全部都捐給他了。就是爲了我吊銷執照，他才只好認了！」

車子回到了寫字樓，兩人立刻展開工作，首先翻閱胡益謀的皮包，裏面有他的證件，知道他是江蘇揚州人，五十六歲，是一家外國通訊社的特派員，兼一家書報社的經理，皮包裏還有五百元的港幣與三張票額百元的旅行支票。

可見擊傷他的人志不在搶刦，事實上照他屋裏的情形看，搶刦的成份也不可能，不過還有一張陳舊的照片，照片上有三個人，一個是他，另外兩個是西方人，拍時都很年輕，背後還有幾行褪色的字，寫着：「一九四二年九月，攝於奧斯陸。」

朱麗道：「一九四二年，三十年前他在挪威！」

陳秀蓮笑笑道：「這證明我的猜測沒有錯，行兇者是個北歐的女子，而且那家通訊社也是挪威的！」

在染血的衣服上，她們又找到了兩根金色的頭髮。

朱麗疑惑地道：「他們不可能經過打鬥吧！」

「當然沒有，他在一下重擊後就昏過去了！」

「可是這頭髮怎麼會掉到他身上來的呢？」

「那是在將他拖離電話亭時掉下去的，胡益謀是個中型胖子，體重在一百八十磅左右，要把他拖離電話亭五十多公尺，必然很費力，那個魯薏絲一定也孔武有力，而且身材很高！必須彎下腰來才能拖得動他，頭髮掉在他的胸前衣服上，才能保留住，否則我們一陣搬動也早掉了！」

接着又開始化驗她搜集來的烟蒂。一一分類後，陳秀蓮分出三個烟蒂道：「這是兇手抽的，第一，牌子不同，第二，上面有淡色的口紅，第三，這女子是個女嬉皮，烟裏有着大蔴烟的成分！」

這些分析都很正確，朱麗沒有提異議，陳秀蓮繼續分析道：「侵入住宅搜索以及行兇都是一個人，就是這個女子，因爲烟蒂中祇有兩類，一種是胡益謀自己抽的那種牌子，他口袋裏還有大半包，另一種就是女兇手抽的，三枝烟蒂上都有口紅，兩枝是在胡益謀的房裏發現的，一枝是在胡秀琳房中發現，整個搜索工作都是她一個人幹的。」

朱麗不服氣道：「也許她有同伴是不吸烟的呢？」

「也許可能，但不太大，如果她有同夥，移動胡益謀時就不必這麼吃力了。胡益謀清醒後曾經叫我們抓住魯薏絲，那是北歐女子很普通的名字，所以這兇手的姓名也知道了，現在的工作是找到她的人，救出胡秀琳，以及查出她行兇的動機。」

正說着，電話鈴聲響了起來，朱麗伸手拿起聽筒，裏面已傳出了葉長青的聲音：「是大姊嗎？」

「不！我是朱麗！」

「老三，那間屋子有人進去了，是個女的……」

陳秀蓮一把搶過聽筒道：「是什麼樣子的！」

「不知道，我們一直守在門口，居然不知道她是怎麼進去的，只從窗子的燈影中看出是個女的！」

「她在幹什麼？」

「好像在翻東西。」

「什麼樣子？我是指她的身材。」

「中等身材，瘦瘦的，不高，我們要不要進去？」

陳秀蓮不禁愕然，頓了一頓才道：「不必！繼續監視，除非她要離開，才採取跟蹤，這次看牢點，別又讓人悄悄地溜了！我們馬上就來！」

「不會了，剛才我們判斷她是從後面防火梯上去的，現在我跟老四分前後盯着了！」

「多留點神，我們很快就到！」

她放下電話，以飛快的速度又上了車子，跟朱麗兩人趕到了現場，但見馬佳琍與葉長青正分開前後，注視着屋裏的動靜，陳秀蓮忙問道：「人呢？」

葉長青用手一指道：「兩分鐘前還看見她的，現在不知道在幹什麼？」

陳秀蓮想了一下，才道：「我們一起上去！」

於是四個人又上了樓，B樓的房門還是虛掩着，只聽見裏面傳出一聲低低的啜泣！

陳秀蓮推開了門，聲音是從胡秀琳的房裏傳出來的，她們推開房門，看見了一個神色驚惶的女孩子，滿臉淚痕，見了她們，立刻跪了下來，哀求道：「請妳們別殺我父親，我沒有找到妳們要的東西，找到了一定給妳們！」

四個人都是一怔，陳秀蓮把她拉了起來，和藹地道：「小妹妹，妳就是胡秀琳吧！」

女孩子點點頭，立刻又道：「請妳們別殺死我的父親，我一定儘量地找！找到了就給妳們！」

陳秀蓮仍是微笑道：「小妹妹！妳弄錯了，我們是東方偵探社的社員，是應妳父親的請求來帮助妳們的！」

女孩子張大了眼睛，陳秀蓮道：「妳也許不相信，這是我們身份證明！妳看了就明白了！」

她取出了自己的偵探卡，駕駛執照，其他人也準備掏出時，胡秀琳却道了：「我相信了，現在請妳們快點離開，不要再管我們的事！」

陳秀蓮一愣道：「爲什麼？」

「因爲有人警告我說如果妳們再插手進來，就要殺死我的父親，現在我的父親已經在他們的控制中！」

陳秀蓮頓了一頓，才道：「妳怎麼知道的！」

可是胡秀琳不開口了，任憑她如何問，總是俯首不響，陳秀蓮沒辦法，忽然抬起手來，一掌劈在她的後額上，胡秀琳立刻昏了過去，朱麗驚道：「大姊；這是幹嗎？」

陳秀蓮嘆道：「她一直以爲她父親在威脅中，除了帶她去看看胡益謀，說什麼她也不會相信的！」

「那也可以好好跟她說呀！」

「沒有用的！她是個很固執的女孩子，只有事實才能叫她相信，現在我們帶她走吧！」

葉長青抱起了胡秀琳，將出門時，陳秀蓮忽然道：「等一下，老四，妳去把車子開到門口，打開座位下面的貯藏櫃，把裏面的無綫電通話器拿一具出來！」

馬佳琍有個最好的習慣，就是在行動時從不多問，把車子開來後，陳秀蓮取了無綫電對話器，先藏在沙發底下然後才道：「妳們開兩部車子去，二妹在後面，注意有沒有車子跟蹤，老三認得地方，一個人去就行了，在半路上，老四跟二妹就轉頭折回來，在兩百公尺外把車停在隱秘的地方，再從山溝裏爬過來，帶一具通話器，打開第三頻道，跟我連絡，老三把胡秀琳送到醫院，讓她看見父親後，她就會說話了，立刻把情況利用車上的第三頻道向我們報告。還有，在路上多繞幾個圈子，發現後面沒車子時，才以最高速度前進，不要怕被抄牌，快！」

朱麗道：「大姊！妳要幹什麼？」

「前面轉彎的地方稍微慢一點，掩護我跳車！」

葉長青還要開口，陳秀蓮道：「沒時間多說了。快！立刻採取行動，以後再給妳們解釋，十分鐘後，通話器的頻道都要打開，保持密切連繫！」

聽她說得嚴重，大家都趕緊上車，馬佳琍與葉長青去開跑車時帶走了另一具無綫電通話器，這是最新型的電子儀器，祇有一個粉盒大小，用乾電池爲電源，最長通話距離爲五十公里，平時她們單獨辦案時，也以這個跟坐鎮的陳秀蓮保持連繫，接受指示。

車子開到轉彎角時，朱麗略略減速，陳秀蓮已經靈巧地滾了出去，在後面的葉長青她們根本就沒看見，因爲陳秀蓮的車門是兩截的，下半截是電波操縱升降式的，一個電鈕按下去，車門自動升上，有六十公分高的一個方洞，剛好容許一個人滑出去。

走了約莫十來分鐘，葉長青打開通話器，低呼道：「東方女神，二號呼叫一號，二號呼叫一號！」

聽話器內傳出清晰的回答：「這裏是一號，請說話。」

「離開青山路後六分鐘，有一輛灰色烏龜車從岔道裏穿出來，似乎是在跟蹤我們的！」

「看得見車上的人嗎？」

「距離有一百公尺，不容易看見，但至少有三個人！」

「設法阻攔，讓三號脫身，然後妳們帶着它捉一陣迷藏，儘量設法擺脫了，再回來。」

「OK！」

約莫過了十五分鐘，葉長青再度扭開通話器：「東方女神，二號呼叫一號，三號已順利脫身，我們却被盯上了，在鬧區裏車子多，不容易擺脫，已經看見車後的人，是一個西方人與兩個東方人，都是彪形大漢！」

「回俱樂部，我通知珍姐爲妳們準備另一輛車，停在後門，將車停好後，立刻上四樓，由太平梯下去，到後門上車，馬上到此地來，以後不要主動呼叫，打開受話器，隨時注意這兒的動靜，請覆述！」

葉長青覆述了一遍，傳來陳秀蓮滿意的口吻：「很好！我這兒也快有動靜了，GOOD LUCK。」

葉長青與馬佳琍在興奮中又有點担心，這是她們盼望已久的一次刺激性的行動，但實在爲孤身一人的大姊担心！

車子開得很快，但後面那輛車也不慢，始終盯得很緊，一直來到了東方偵探社，葉長青才把車泊好，看見另一輛車在不遠處停了下來，車上的三個男人都是嬉皮的裝束，長髮花恤衫，外面穿着皮夾克，很可能還帶有武器。

葉長青沒有理他們，拿了通話器，就按了登樓的電梯，珍姐在樓梯口等着，交給她一把車匙道：「是阿洪開的那輛福特，停在街角，二位快去吧！」

接過車匙，她們走向後面的太平梯，馬佳琍還細心地吩咐道：「有三個傢伙盯了過來，妳要小心點！」

珍姐笑了一笑：「小姐已經吩咐過了，我知道應付的！」

由太平梯下去，果然看見那輛福特停在街角中，而追蹤來的那輛烏龜車也停在不遠處，車上沒有人，葉長青笑了一笑，從口袋裏掏出一樣東西，吐出嘴裏的口香糖，粘在車輪上，才回身去開車。

馬佳琍問道：「二姊；妳放的是什麼東西？」

「一個小禮物，讓他們的車子開動後，五分鐘內車胎裏的氣就會跑光，報答他們一路護送的辛勞！」

「妳怎麼會有這個東西的？」

「自己設計的，也是業務所需，搶新聞時，用來阻撓別的同業捷足先登，想不到今天也會用上了。」

「二姊！妳眞卑鄙。」

「我這叫禮尚往來，那些同業們更可惡呢，有一次搶到一件大新聞，他們居然把我的電路綫弄斷了，害我趕不上發稿，就從那時候起，我也準備了這一手，他們吃過幾次虧後，才不敢對我要可惡了！」

「這件案子越來越緊張刺激了！」

「是啊！我眞不懂，胡益謀要我們救他的女兒，可是胡秀琳又好好地回到了家裏！」

「可是胡益謀自己受到了重傷，而且對方一直在附近監視着我們的行動，看見我們把胡益謀送走了，她還沒有得到她要的東西，才把胡秀琳放了出來，騙她說胡益謀在他們的手裏，要胡秀琳偷偷地回去，把東西找出來！」

「妳倒是越來越會分析了！」葉長青笑笑說。

「照情形看，差不多是這個樣子，而且那個叫魯薏絲的女子，多半還留在附近，想再去搜索一下，因此大姊才要偷偷地留下，準備抓住她！」

葉長青有點着急地道：「假如她手中帶着武器，或者是還有同黨，大姊就危險了！」

「危險是有的，但大姊是個很謹慎的人，而且她的空手道造詣比誰都高，從她一掌劈昏胡秀琳就可以看得出。」

「那個女孩子；誰都可以辦得到。」

「劈昏她不足爲奇，難在把力量控制得恰到好處，不傷了她而又能使她失去知覺，這一點我們都很難做得到。」

車子又到了青山路，這次她們把車子一直開上去，停在另一棟大樓前面，才下車悄悄地掩近下來。

然後她們聽見通話器裏傳出一陣乒乓的聲音，好像展開了搏擊，葉長青急了道：「不好，大姊跟人動手了，我們快去接應，」兩人飛快地向屋子衝過去，剛進到樓梯口，就聽見陳秀蓮的聲音叫道：「老二老四，截住跳樓的那個女人！」

葉長青聞言忙又回頭，但是已經遲了，一條人影飛快地竄上了馬路，她追上去時，前面的人影吹了一聲口哨，斜裏有一輛電單車衝出來，那人跳上後座，風馳電掣而去，只在背影上看出是個身材高大的金髮女子。而接應她的却是個身穿皮夾克的阿飛。

推敲秘圖　跴捕雌豺

那是一輛三百五十CC的哈雷跑車，速度很快，葉長青就是駕着汽車也未必追得上，更別說是靠着雙腿了，追了一陣，前面的車尾紅燈都看不見了，她才頹然而返。

陳秀蓮也下樓來了，正在斥責馬佳琍：「我叫妳們守在附近，不要亂動，妳們還是不聽，否則已經把人截下了。」

馬佳琍低着頭不敢作聲，葉長青也像犯了錯的小學生在教師面前受責一般，低頭不敢答辯。

陳秀蓮嘆了口氣：「算了！人已經溜了，好在她要找的東西沒有得手，不會死心的，而且我已經攝下了她的形相，慢慢總會找得到她的。噢，對了，老二，妳有沒有看清那輛電單車的車牌？」

葉長青又是一怔，吶吶地道：「沒注意，我只忙着追人，根本沒想到這點！」

陳秀蓮苦笑道：「妳的偵探課程等於白上了，這是最應該注意的問題，妳却忽略了。」

馬佳琍這才道：「那也怪不得二姊，書上的課程是一回事，實際的行動又是一回事，雖然我們辦了這麼多的案子，但需要採取激烈行動的，這還是第一次，有了這次經驗，以後我們就會注意了。」

葉長青也插嘴道：「是啊！大姊，我們承認錯誤，但是聽見妳在裏面跟人動手打起來，急着過來救應，也是人情之常，破案固然重要，但人員的安全更重要。」

陳秀蓮笑着拍拍她們的肩膀：「好！那是大姊錯怪妳們了，我也知道那是妳們一番好意，只是眼看兇手就將落網，又給她跑了，當然免不了急一點，這是我的涵養與鎮定工夫不够，我們都記過一次。」

說得兩個女孩子都笑了，葉長青忙問道：「大姊，妳在裏面的情形如何？」

陳秀蓮道：「魯薏絲是個很狡猾的人，她擊傷了胡益謀，看見我們把他載走，目的是想到屋裏再搜索的，那知道我把妳們留下來監視，使她的行動很不方便。」

葉長青嘴快道：「所以她把胡秀琳放出來代她找？」

陳秀蓮笑了：「胡秀琳根本不知道東西在那裏，否則早被她逼出來了，而且胡秀琳是這屋的主人，很可以光明正大地回來，何必要偷偷摸摸地回來呢，魯薏絲雖然騙她說她父親在控制中，但見到了我們，立刻就能說明的，所以她這個謊扯得並不高明。」

「是啊！那麼，她這麼做是什麼意思呢？」

「有兩個用意，一是她知道胡益謀沒有死，希望能再找到他逼問，所以才會叫人追踪，第二，她叫胡秀琳回來，又加以恐嚇，主要是讓我們急於了解胡秀琳遭遇到什麼，而胡秀琳沒見到她父親前是不會開口的，我們帶胡秀琳去看她父親時，她又可以從容地再事搜索。」

馬佳琍欽佩地道：「到底是大姊心思週密，考慮預測都比我們更深一步，以後呢？」

「我等了將近一個多鐘點，她終於來了，這傢伙是個老手，她祇用一根髮夾就撥開了門鎖，在她開始搜索時，我先爲她照了相，然後叫了一聲『魯薏絲！』她就向我撲了過來。她的拳脚很厲害，空手道至少有五段以上的火候，一脚就踢斷了桌腿，我只好用柔道手法來對付她，連摔了她兩跤，她看出厲害，滾進胡秀琳的房間關上了門，等我破門而入，她已打開窗子，跳樓溜了。」

三個人都陷入默然，良久後，葉長青才輕嘆道：「現在只有等三妹的消息，看看胡秀琳的遭遇如何了。」

馬佳琍道：「胡益謀的東西還沒有被搜去，看樣子仍是留在屋子裏，祇可惜不知道是什麼。」

「我先前的猜測沒有錯，那是一張紙，大小可能和十六開本的書差不多，魯薏絲在搜索時，就是在這些範圍……」

「一張這麼大的紙，可以摺成方塊，捲成細條，什麼地方都能收藏。」

「不！這張紙不能摺疊，不能捲，一定要平放。」

「大姊又怎麼知道的呢？」

「因爲魯薏絲在搜索時，只在大於十六開的書本裏着手，桌布下面，抽屜裏都翻過了，但花瓶、筆筒、烟罐裏，她看都不看，證明那張紙不能變易形狀的。」

馬佳琍陷入了沉思，片刻後才道：「那祇有厚書、相框，或是箱子裏搜索了。對了，胡益謀最後說了兩個字是高更，高更是個畫家，也許是藏在油畫後面。」

陳秀蓮笑笑道：「我早想到了，可是這屋子裏就沒有一幅油畫，胡益謀雖然到過外國，却是個中國文化的崇拜者，他的藏書與屋中的字畫全是國粹。」

馬佳琍好容易從高更兩個字上找到一點綫索，立刻就被推翻了，自然不肯放鬆，因此接着道：「那也許藏在什麼畫冊中，高更的作品很貴，每幅畫都在幾萬美金

上下，照胡益謀的家境看，他不可能收藏有什麼眞跡，但高更的作品有很多被照相製版，收羅在畫册中的。」

陳秀蓮點點頭道：「這倒是有可能的，不過我已經看過他的藏書，沒有一本畫册，所以你這個推論也不成立。」

馬佳琍道：「不管怎麼說，高更是一位名畫家沒有錯，胡益謀特別提出這個名字，也必然是要提供一個綫索，我們循這個方向去追索總不會錯。」

陳秀蓮輕輕嘆了一聲道：「不錯！這是一個綫索，但我們目前最需要知道的是那個叫魯薏絲的女子，爲什麼要傷害胡益謀，她要問胡益謀索取的是什麼東西，她跟胡益謀有什麼關係？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胡益謀對我們的委託，保護他的女兒，抓住那個兇手。」

馬佳琍道：「兇手已經跑了。」

陳秀蓮道：「她還會再來的，她迢迢萬里從北歐來到香港，就是爲了要這樣東西，沒有達到目的，她不會罷手的，因此我們不妨先從這方面着手。」

這時已有幾輛「的士」在附近停下，是住在同屋的人回來了，陳秀蓮說：「老二！胡家暫時不會有問題了，妳可以利用記者的身份，去了解一下他們平素的狀況，然後就在這兒等着，我們一會兒再來接妳。」

她們留下葉長青，駕了葉長青的跑車，又到了史密斯醫院，胡益謀已經被轉移到一間僻靜而保護週密的病房中休養了，還沒有脫離險境，也沒有恢復清醒，但胡秀琳已經對她們有了瞭解，而且十分感激她們。

從她的敍述中，才知道胡益謀過去是在奧斯陸躭過十年，二十年前由奧斯陸遷居香港，就定居在那所屋子裏，胡秀琳出世時，她的母親因難產而死，因此她對父親的過去並不了解，只知道父親仍然担任着一家通訊社的駐港特派員，經常還寫一點通訊稿寄去。

前個月，他接到了一份由奧斯陸打來的電報，神色就顯得很驚惶，可是胡秀琳沒有看到電報的內容，也不知道是誰打來的。

昨天下午，她在一個同學家裏，接到一個電話，說是父親有急事，要派車子來接她趕快回家，不久之後，就有一個西方女子，就是那自稱爲魯薏絲的女子，駕了一輛車子來，把她接走了，却沒有送回家，一直載到山上的一間破屋子裏，有幾個阿飛型的男女青年把她留下了。

起初祇是軟禁住她，今天早上，才叫她跟父親通了一次電話，但祇是讓父親聽到她的聲音，就被截斷了！

一直到晚上十點鐘時，那些人才放了她，叫她回家找尋半張秘圖，說胡益謀已在他們的控制中，如果不交出這半張秘圖，他們就要殺死她的父親。

那半張秘圖是手繪的，像是標明一個秘密的藏物所在，圖上寫有許多英文密碼字語，魯薏絲握有另半張，也略略給她看了一下子，却根本不知道是什麼東西，而且她從來也不知道父親藏有這半張圖；但她跟父親通電話時，却聽出父親很驚恐，而且那些阿飛一個個都身懷利器，她確信父親是在威脅之下，因此回到家裏，只好乖乖地找尋秘圖，而且在對方的脅迫下，一個字都不敢透露。

這個楚楚可憐的小姑娘在講完之後，已經是痛哭失聲了。陳秀蓮拍拍她的肩膀，柔聲道：「小妹妹，對方是一批無惡不作的歹徒，而且已經對妳父親下了手，雖然被我們僥倖知道了，把他救了起來，但是這威脅並沒有解除，要想使妳父親安全，妳一定要跟我們合作。」

胡秀琳擦擦眼淚道：「是的！我知道，東方偵探社見義勇爲的精神我早就聞名了，我父親最崇拜妳們，經常誇讚妳們，所以在最危急的時候，才向妳們求援。我一定盡最大的努力，跟妳們合作，不久以前，我是因爲怕父親在他們手裏，才不敢說什麼，現在……」

陳秀蓮道：「我們首先要抓住那個叫魯薏絲的女子。」

胡秀琳連忙道：「他們囚禁我的那所破屋，就在我家上去不遠的地方，我帶妳們去。」

陳秀蓮道：「那所屋子裏面有人住的嗎？」

胡秀琳想想道：「沒有！那原是一所空屋子，很久沒人住了，原有的業主已經賣掉了，只是沒有拆除而已。」

陳秀蓮道：「那不必去了，那祇是他們臨時借用的地方，現在不會有人了。」

「那該怎麼辦呢？」

「妳回家一趟，收拾一下應用的東西，然後就住到這兒來，看護妳的父親，不要跟任何人連絡。」

「祇要我做這些。」

「是的。因爲妳對令尊的事毫無所知，因此妳能做的祇有這些，不過妳還有一件事可以做，代妳的父親在委託書上簽個字，全權交給我們處理……」

胡秀琳不禁有點猶豫，陳秀蓮笑笑道：「這原是令尊自己的意思，他受傷後親口說過的，妳不必爲這個担心。」

她把胡益謀的錄音放給胡秀琳聽了，胡秀琳才表示同意地道：「那我就簽了，因爲我父親從來不讓我過問他的事，所以有些地方，我不能作主。」

陳秀蓮笑笑道：「這樣子是對的，妳年紀還小，對事情的看法還不够熟練，原不該多管大人的事，不過現在妳必須要學着來照顧妳父親跟妳自己了。」

胡秀琳急急道：「我父親的傷勢很嚴重嗎？」

陳秀蓮道：「下手的人用力很重，連頭蓋骨都擊破了，雖然我們援救及時，但短時間內總很難康復的。」

胡秀琳急得哭了起來，朱麗有點不以爲然地道：「大姊，妳何必說得這麼嚴重呢？」

陳秀蓮正色道：「我告訴她的是事實，她了解到情況的嚴重性，才能學到在打擊中自己如何站穩。」

胡秀琳受了這番話的激勵，擦擦眼淚道：「是的，謝謝陳大姊的指示，我一切都照大姊的吩咐。」

陳秀蓮陪她到浴室去洗洗臉，帶着她先到東方偵探社，把胡益謀的東西交給了她，填具了正式的委託書後，她才道：「

陳大姊，關於家父的醫藥費用，我該什麼時候付？」

陳秀蓮笑道：「不必急，我們辦偵探社的目的並不在牟利，妳家的情況雖然還不錯，却不像有錢存的樣子。」

胡秀琳道：「不！家父有點積蓄，我們付得起的，除了那棟樓房外，那間書報社有一半的股份，還有約莫十萬美金的存欵，他把存摺印鑑都放在銀行的保險箱裏，保險箱的鑰匙我也有一把，我要用錢可以自己提取……」

陳秀蓮心中一動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胡秀琳道：「我也不知道，這是前幾天決定的，他說他可能會很忙，怕我找不到他，有什麼需用時，我可以方便一點，房契、書報社的股權書、存摺都放在保險箱裏，也許他已經感到可能會有意外。」

「妳去提過欵沒有？」

「提過一次，那是爲了要送同學的生日禮物。」

「保險箱裏還有什麼東西？」

「有一些首飾珠寶，是我母親生前的遺物，還有一幅小小的油畫，是我母親最喜歡的一幅，據說值很多錢，我母親原是在巴黎學美術的，這幅油畫是父親送給她的結婚禮物，是從一個古畫拍賣場上買下來的，他們結婚的時候，歐洲戰事剛結束不久，很多古董出賣，不很值錢……」

「那是不是一幅高更的作品？」

「我不知道，我只是小時候看過，本來是掛在客廳裏的，後來因爲香港的治安很不好，我們又不常在家，才把它送到銀行的保險箱裏去的；父親說這幅油畫有紀念性，要我無論如何都不能變賣，還說他死了之後，要把這幅畫一起陪葬，使他能與我母親永遠在一起。」

陳秀蓮十分興奮地道：「或許我們的問題就在那幅油畫上，走！我們上銀行去看看那幅畫。」

胡秀琳道：「今天是元旦，銀行都休息了，陳大姊！關於費用，我過兩天一定可以付給妳！我提欵的時候，存摺上還有十萬零一千三百五十元美金呢！」

陳秀蓮笑道：「不是爲錢，史密斯醫生是我的老朋友了，一文不付也沒關係的，我要看那幅畫，妳父親在傷後說了高更兩個字，高更是個有名的畫家，也許妳父親就是想對我提出什麼暗示。」

× × ×

翌日，她們便陪同胡秀琳到那一所最大的銀行。她們到達時，不過才早上九點鐘。

可是進入保險庫，却祇有受委託的客戶才能進去，胡秀琳是辦過手續的，陳秀蓮等祇能在會客室等候着，她叫胡秀琳把保險箱裏的東西都搬出來看一下。

在警衞人員的陪同下，胡秀琳進去了，不久後果然提了一個牛皮紙袋出來，也有着那幅油畫，可是畫並不是高更簽名，作畫者簽了L．L．兩個英文大寫字母，年份是一九五三，照日期看來，高更已經死去多年了。

陳秀蓮顯得很失望，拿起其他的東西看，還發現了一張照片，相中人是胡益謀與一個中國女子的合影，那女子與胡秀琳十分相像，想必是她的母親了，背面還有一行字，寫着「一九五四年與露露返港定居紀念。」

陳秀蓮忙問道：「露露是不是妳的母親？」

「是的！我出生時，她就死了。」

陳秀蓮道：「她是學美術的，一定也會作畫了。」

「是的，但母親死後，父親怕覩物思人，把她的作品都燒掉了，一幅也沒有留下。」

「不！留下了一幅，就是這一幅，L．L．就是露露兩字的縮寫，這幅畫的色調用筆娟秀，也是個女畫家的特色。」

「眞的嗎？難怪我父親要如此珍貴了，而且死後要把它陪葬，他們是很恩愛的，母親死後，他一直沒有再娶。」

「小妹妹，這幅油畫是妳母親唯一遺留的作品，它的價值在令尊說來，也許是無價之寶。」

「感情的本身就是無價的。」

「但對別人來說，就沒有那麼高的價值了，雖然令堂的造詣不錯，但令尊却告訴妳它很值錢，爲了怕人偷走才放到保險箱裏來了。」

「那也許是他特別珍視，也怕放在家裏，看見了會引起感觸的緣故，父親是個很重感情的人。」

「那就直接說明好了，何必說它值好幾萬美金呢？而且它是令堂的作品，就不可能是從古董拍賣場中買回來的，令尊爲什麼要告訴妳那些話呢？」

「這我就不懂了，也許是還有另外一幅畫吧！」

「妳家還有第二幅畫嗎？」

「沒有了，就是這一幅，在我十二歲的那年才取下保存到這兒來的。」

陳秀蓮想了一下，取出身邊的小刀，把油畫從框上取了下來，仔細地看了一遍，畫框沒有夾層，畫布背後也沒有什麼特殊，陳秀蓮嘆了一口氣道：「我也弄不清楚了！」

馬佳琍却拿起畫布看了一下道：「大姊！妳在心理哲學電氣機械上都有成就，却少了一份藝術的修養。」

陳秀蓮道：「是的，我對藝術的造詣只限於欣賞，却不擅創作，因爲我知道這一門沒有捷徑，除了天才之外，還要多年的努力，我沒有這麼多的時間。」

馬佳琍道：「我却學過，而且還下過一番功夫，雖然我畫得不好，却對油彩很熟悉，這幅畫背後染上的油墨是法國貨，而且是早年的產品，而畫的正面，却是近年的東方產品，同時這畫布也是早年的產品。」

陳秀蓮道：「她母親在巴黎學畫，自然買得到歐洲的油彩，用一張老畫布也並不出奇，法國人最喜歡復古。」

馬佳琍道：「但一張畫布上，絕不可能出現兩種年份相差很久的油彩，而且在背面的油彩調色大胆强烈，正是高更的畫風，與正面所用的鮮明色調完全不同。」

陳秀蓮忙道：「妳的意思是說這幅畫上有兩幅畫。」

馬佳琍點點頭道：「這是可能的，有許多竊賊，偷到了一幅古畫後，往往央人

在原畫上再畫上一幅，藉以瞞過檢查人員的眼睛，運出國後，洗去加添上去的油彩，就恢復原狀了。」

「不會破壞原畫嗎？」

「不會，古畫爲了保存得更久，都經過技術的處理，塗上一層透明的薄膠，可以防止水侵與剝落。」

陳秀蓮道：「這一幅畫也經過僞裝了的？」

馬佳琍道：「很有可能，只要用特製的藥水一洗就知道了。」

朱麗忙道：「這不可以，我們要找的是一張秘圖，祇要秘圖沒有藏在這幅畫裏，我們就不能破壞它，何況它又具有那麼深遠的紀念價值。」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小妹妹，這由妳來決定了。」

胡秀琳道：「陳大姊，秘圖一定會在這幅畫上嗎？」

陳秀蓮道：「我不敢保證，但是令尊在垂危的情形下說出高更兩個字，必然有他的用意，而目前唯一能跟高更聯想在一起的綫索，祇有這幅油畫。」

胡秀琳毅然道：「那就照馬大姊的做法試一試！」

陳秀蓮道：「妳決定了？」

胡秀琳道：「是的！我父親既然對妳們說出了高更這兩個字，想必也希望能把事情弄個明白的。」

陳秀蓮想想道：「令尊不想讓警方知道，而對方爲了這半張秘圖，竟施暴行兇，那個女的身手矯捷，精通技擊，且有吸用麻醉物的習慣，她在本地能找到一批不艮份子爲黨羽，必然是一個黑社會中的人，也許令尊……」

胡秀琳堅決地道：「我不管父親以前做過什麼，也無損於我對他的尊敬，因爲他是一個好父親，而且這些年來，他一直在規規矩矩地做人，我相信他的人格。」

陳秀蓮感動地拍拍她的肩膀道：「好，小妹妹！妳看起來像很軟弱，但內在很堅强，我們一定盡全力帮助妳。」

她回頭又道：「老四，妳去處理這幅畫。」

馬佳琍道：「只要松節油跟酒精就行了，醫院裏都有的，兩個小時就够了，我在那兒動手。」

陳秀蓮道：「好吧！我陪小妹妹回去一趟，同時把二妹接來，回頭到醫院去會面。」

胡秀琳把其餘的東西又送回保險箱裏去，出來時，馬佳琍與朱麗已經先走了，她凝重地道：「陳大姊！我還發現了一件事，我父親在存欵中提出了五萬元美金，是昨天提的，不知道是什麼用途？」

陳秀蓮道：「那一定是知道妳被人刧持後，付給對方的勒索金，他原意以花錢來換取妳的安全，可能是對方拿了之後，還不肯放鬆，他才逼得向我們求援。」

胡秀琳想想道：「那張秘圖不管是含藏着什麼，一定是價值很高，但我父親似乎並不打算運用它，否則他早就拿來變換成財富了，這十萬美金完全是他苦心經營所得，我從存摺上看，都是他在書報社的收入所得與外國家通訊社付給他的稿費與津貼，因此我也希望能把事情弄清楚。」

「一定會的！我向妳保證一定會的，而且我相信令尊一定是個很正直的人，因爲他對東方偵探社既有相當的了解，如果他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就不會找我們求援了。」

這番話使得胡秀琳十分安慰，頓了一頓才道：「父親應該在保險箱裏給我留個字條什麼的，也好使我明白些。」

陳秀蓮微笑道：「他是爲妳好，從他受到殺傷的這件事看來，對方是一批兇惡的人，而這件事也充滿了兇險，如果妳一無所知，還不致受到傷害，如果妳知道了，對方就不會放過妳了。」

因爲胡益謀暫時不會再用到保險箱，胡秀琳把銀行的存摺帶了出來，那是乙種存戶，祇要憑印鑑與存摺就可以提欵的，而胡益謀十分細心，事先已經簽好了十幾張空白的提欵單，胡秀琳祇要塡上欵項與日期，就可以領欵了。

坐了車子，再次回到青山路胡宅，葉長青已經調查出一個頭緒來，大部份的資料已由胡秀琳供給，例如住戶的身份與平素職業等，這些人家都是租賃了他們的房子，而且有兩家人就在胡益謀的書報社工作，不可能與歹徒勾結的，只有一件耐人尋味的事——

就是這些住戶在下午接到了一份麗都夜總會的除夕晚會餐劵，那是一家很有名氣的夜總會，爲了慶祝除夕，特別排出很多精彩的娛樂節目，除了豐富的除夕大餐外，還有舞會與抽獎等節目，餐劵價值二百五十元一張。

全樓住戶每家每口都有一張餐劵，是由胡益謀出面贈送給他們的，並附一封打字的請柬說是爲酬謝他們一年來的辛勞，特地致上微意，請大家狂歡一夕。

他們都是中等收入的家庭，難得有一次豪華的宴會，所以都感激地去了，可是到達夜總會，却沒有見到主人，祇有一個陌生的年輕人在那兒接待他們，說是胡益謀因爲臨時有了急事，不能前來奉陪，由他來代表招呼大家。

這兩年輕人自稱姓王，是胡益謀的朋友，一直陪他們在夜總會玩到晚會結束，才雇車送他們回家。在夜總會裏，這個年輕人很活躍，也很健談，更善於交際，甚至還自動地帮大家照顧小孩子，使每一個人都玩得很盡興。

胡秀琳受了陳秀蓮的囑咐，推說父親因爲喝醉了酒，引起心臟病，在醫院中養病，請大家帮忙照顧門戶，拜託那兩位在書報社工作的隣居，請他們對書報社多加費心，一切業務都照常進行。

有幾位熱心的隣居還問胡益謀的醫院在那裏，準備去探視，胡秀琳也婉拒了，說是醫生囑咐要靜養，過幾天病好了再回來向各位道謝。

把家中收拾了一下，胡秀琳帶了隨身的衣物，才把在書報社担任出納的劉光宇叫到屋子裏，告訴他概略的情況。

劉光宇只是書報社的小股東，跟胡益謀是小同鄉，私交極好，聽了情形後，十分憤慨。

陳秀蓮道：「劉先生，這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你一定很難過，你跟胡先生的交情非常好，一定肯帮忙的。」

劉光宇連忙道：「是的！我有今天，完全是益謀兄的提拔，連我在書報社的股金都是益謀爲我代繳的，因爲這是一間私人企業，凡是職員，都必需是社中的股東之一……」

陳秀蓮道：「劉先生，首先我想知道昨天晚會的餐劵，究竟是不是胡先生自己送的？」

劉光宇道：「照情形看不大可能，益謀兄收取我們的房租很低廉，已經帮我們很多忙了，這所產業佔地很廣，香港在這幾年地價暴漲，曾經有很多人來接洽，想買下這片地產，出的價格很高，益謀兄完全是爲了我們，才加以拒絕，因此他實不必對我們再表示什麼謝意的。」

「你什麼時候見過胡先生？」

「他是中午離開書報社的，我看他神情很憂慮，也沒有提到要請客的事。」

「那麼是對方的故意安排了？」

「多半是的，我們到傍晚才歇業回家的，益謀兄如果要請客，打個電話通知就行了，用不着再發什麼請柬，而且益謀兄平常做事穩重正大，不會玩這種花樣。」

陳秀蓮沉思片刻才道：「假如是對方的安排，目的是把屋子裏的人都誆出去，好方便行事，要找到他們，祇有從那個姓王的年輕人身上着手，劉先生對這個人有印象嗎？」

「二十多歲，穿着很時髦，說話帶廣東口音，留着大包頭，長臉，大眼睛，中等的身材！」

陳秀蓮笑了一下：「像這樣的人，香港可以找到幾萬個，劉先生是否還能再提出一點具體的資料。」

劉光宇想了一下道：「對了，他的右手背上有一道疤痕，像是刀傷，他在夜總會裏似乎很熟，我們去的時候，他居然給我們留下最好的座位，他自稱姓王，但是我彷彿聽見有一個侍役叫他小楊，不過當時我沒放在心上。」

陳秀蓮興奮地道：「他怎麼表示？」

劉光宇道：「他裝作沒聽見，人家第二次叫他時，他才說你認錯人了，我是姓王。」

陳秀蓮道：「好！有這點綫索，足可找到他了。」

劉光宇道：「還有什麼我可以盡力的嗎？」

陳秀蓮想想道：「請劉先生多多留神這所屋子，假如發現有人進來，請不要張聲，打個電話給我們就行了。」

劉光宇道：「晚上我會留心，白天我要去上班。」

陳秀蓮道：「這就請尊夫人帮忙留意一下，不過關於胡先生受傷的事，一定要保密。」

劉光宇道：「這請放心，內人從不喜歡多嘴的。」

「關於胡先生在挪威通訊社的工作，劉先生知道嗎？」

劉光宇道：「不清楚，這份工作是他回到香港就開始的，文稿直接航寄通訊社，沒有什麼特殊連繫，他在國外的情形從不跟我們多談。」

陳秀蓮道：「那我們祇有另外設法調查了，目前，請劉先生留意的，就是這些事。」

葉長青忽然道：「對了，假如那些餐劵是對方故意分發的，則他們怎麼會知道這裏每一家住戶的姓名？又怎麼能知道每一家的人口多少？」

陳秀蓮道：「這倒也不難，只要在附近耐心打聽一下就知道了，不過請劉先生也注意一下，也很可能是住在同樓的人洩露出去的。」

劉光宇道：「應該不會吧，住在這兒的人都受到益謀兄的照顧，誰會那麼沒艮心去害他呢？」

陳秀蓮道：「我祇是請劉先生注意一下，並沒有說一定會，對方是一些阿飛集團，也許這兒的子弟受了脅迫，說了出去也不一定，現在的年輕人很難說……」

劉光宇道：「好，我會留心的。」

陳秀蓮道：「劉先生不管有什麼發現，都請不要直接採取行動，由我們來處理好了。」

把劉光宇送出門之後，陳秀蓮找了一柄釘錘，敲開一塊壁板，在裏面的水泥上面，貼上一些膠紙後，又撕去了膠紙，把壁板釘回原位，却在壁板上留下了敲打的痕跡。

葉長青詫然道：「大姊，這是幹什麼的？」

陳秀蓮笑道：「這是讓搜查的人再來看的時候，認爲我們已經取走了秘圖，把目標轉移到我們身上來。」

胡秀琳疑慮地道：「陳大姊，那妳們不是危險了嗎？」

陳秀蓮微笑道：「我們獻身於這個職業，就是不怕危險，因爲我們受過專業的訓練，也有應付危險的能力，這一點妳不必担心，專心照顧妳的父親，不要管別的事了。」

來到醫院之後，馬佳琍興奮地宣佈道：「我找到秘圖了，也找到了高更的原作了。」

她把油畫拿出來，上面果然是一幅高更所作的風景畫，而且也有着高更的簽名，用色佈局，都可以看出這位名畫家的功力與火候，是一幅不折不扣的眞跡。

陳秀蓮對畫沒興趣，急問道：「秘圖呢？」

馬佳琍道：「起初我以爲這是畫上套畫，等我洗掉最上面一層油彩時，發現了一幅秘圖，也是繪上去的，等我再洗掉了第二層，才是高更的眞跡。」

陳秀蓮連忙道：「那秘圖妳如何處理了，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文件，假如臨時繪下來，萬一有遺漏就糟了。」

馬佳琍道：「秘圖祇是像建築藍本似的標示圖，我沒學過這種作圖技巧，所以用微粒照相攝了影，經冲洗後，確知完全與原圖一樣，才着手處理第二層油彩。」

陳秀蓮吁了一口氣道：「妳太莽撞了，這件事可以等以後再做，我們主要的是找到原圖，不是高更的眞跡。」

馬佳琍道：「我曉得，但不能證明高更的眞跡，就無法確定那就是秘圖，胡先生所提的綫索，祇有高更兩個字。」

陳秀蓮想了道：「也有道理，秘圖的影片呢？」

馬佳琍取出一張照片道：「這完全是

按照原圖的大小比例，而且是彩色的，一點都沒有失眞。」

陳秀蓮道：「希望沒有，因爲這究竟不是原圖……」

朱麗笑道：「大姊顧慮太多了，我敢保證這張照片上的資料絕對完整，因爲老四發現的也不是原圖，可能是胡夫人繪上去的，所以除了這些綫條圖案外，沒有別的資料。」

陳秀蓮想想也笑了道：「妳說得不錯，我的確是考慮得太多了，原圖早就毀了，這幅秘圖只有胡先生看得懂，上面的資料一定不會有問題的。」

四個人開始研究相片，發現除了符號與圖形之外，還有一些數字，大概是指明一個藏物的地方，而且是在一所建築物中，可是藏的是什麼東西，是那一所建築物，在什麼地方，却完全無法推究。研究了半天，朱麗嘆道：「看來衹有等胡先生清醒後才能知道了。」

陳秀蓮却道：「胡先生也不會知道，因爲這祇是半幅，必須與另外半幅配合，才能完全了解，小妹妹，妳看過另外半幅圖，有什麼印象嗎？」

胡秀琳搖頭道：「我不知道，那個外國女人她只給我看了一眼，告訴我大小的形狀，上面畫的什麼我根本沒看清楚。」

陳秀蓮道：「大概是什麼樣子妳總還記得吧。」

胡秀琳想想道：「好像是一幅地圖吧，一半是山，一半是海，上面也有許多記號，很複雜。」

陳秀蓮也沒法，想想道：「那祇有等以後慢慢設法查證，妳在這兒陪妳父親，我們走了，妳在這兒很秘密，我已跟醫院裏說過了，不會有任何人來找妳，妳也不要出去，有事可以打電話跟我們連絡。」

胡益謀仍在昏迷中，她們問過史密斯醫生，知道他仍在危險期中，於是向含淚的胡秀琳告別離開了醫院。

回到偵探社，不過才中午，四個人都徹夜未眠，却都顯得很興奮，劉嫂爲她們端來了午餐，祇是火腿煎蛋與咖啡，葉長青喝了一口咖啡，往沙發上一靠道：「這十八個小時過得眞刺激，現在我們還幹什麼？」

陳秀蓮道：「小睡五小時，養足體力，準備接受更多的刺激，因爲以後就將開始進一步行動了！」

葉長青跳起來道：「什麼行動？」

陳秀蓮笑笑道：「第一個工作很簡單，需要妳的關係，透過報館，向奧斯陸的通訊社聯繫，問問胡益謀的情況。」

葉長青道：「那很簡單，報社在北歐有特派員，就在奧斯陸，打一個長途電話過去，叫他詳細查證一下，他在那裏的社會關係很好，一定沒問題的。」

陳秀蓮道：「那就更好，順便也叫他查一查魯薏絲這個人，我跟她交過手，而且也把她的面貌攝影下來，如果必要，用航空快郵寄一張照片過去，這個女的有吸毒紀錄，而且精擅空手道，必然是黑社會中的人，還有，她能說生硬的廣東話，可見跟華僑圈子有接觸，一定很好找。」

葉長青道：「那行，我現在就打。」

她拿起電話，開始撥打長途電話，陳秀蓮笑道：「如果構成一篇特寫的話，這電話費可得要報館負担一半的。」

葉長青剛要開口，電話裏已有回音，她連忙用英語跟對方通話，報告了所要調查的資料後，立刻拿起筆來，在拍紙簿上紀錄，足足講了十幾分鐘才掛斷電話。

然後笑嘻嘻地道：「胡益謀的事他立刻從事調查，有了結果即以傳眞電報拍發給報社，魯薏絲的資料不必調查，那是一個名人，手頭就有現成的資料。」

說着拿起那張筆記唸道：「魯薏絲華德，是挪威已故走私巨梟霍漢生華德的獨女，現年二十四歲，金髮，身高六呎四吋，孔武有力，空手道四段，十七歲時，曾組雌豹黨，糾集一羣不良少女滋事，曾入感化院兩次，入獄一次，有吸毒及殺人未遂的案底，兩個月前，槍殺另一名黑社會中要員，爲恐懼報復而逃亡，因該案未經報案，尚未列入通緝，然奧斯陸黑社會的人，正在尋找她。」

陳秀蓮聽了沉思片刻道：「一定是她了，想不到這女的竟是一個天生的罪犯，家學淵源。」

葉長青補充道：「她的綽號就叫雌豹，而且對豹有偏愛，經常穿豹皮短裙。」

陳秀蓮笑道：「這個資料恐怕沒多大用，因爲她到香港來不會再穿豹皮短裙，這種服式太顯眼，而她現在却需要隱藏身份，只能列入參考，現在我們先睡一覺，六點鐘起身，然後開始捉豹去。」

葉長青興奮地道：「捉豹！難道大姊知道她的落腳處？」

「不知道，但有一條綫索了，麗都夜總會，我們在那兒先打聽那個叫小楊的傢伙，找到小楊，就有着落了。」

三個女孩子都很興奮，陳秀蓮道：「不過我們四個人這樣子去太顯眼了，必須化裝一下。」

在她的分配下，葉長青改成了男裝，跟嬌小玲瓏的馬佳琍配搭，成一雙情侶，朱麗也是富家小姐打扮，却叫劉嫂扮成富家太太，兩人裝成母女。

陳秀蓮自己則濃裝艷抹，扮成了一個撈女，六點鐘時，分乘了三部車子出發了。陳秀蓮自己叫的士，最後到達。麗都夜總會門口的蓮花霓虹燈，光彩奪目。

她挽着大皮包，扭扭捏捏地進去，夜總會中才開始了晚餐的表演節目，一雙西歐的孿生兄弟正在表演特技。

先兩批人都已經找到了座位，陳秀蓮瞟了她們一眼，就走到一張小枱子邊坐下，取出了長烟嘴，點上一支烟，侍者過來時，她故意翹起大腿，噴了一口烟圈問道：「小楊來了沒有？」

侍者微怔道：「那一個小楊？」

陳秀蓮一翻眼道：「還有幾個小楊，聽說他昨天在這兒充闊，請了大批女子，哼！拿了我的錢來擺架子。」

侍者瞇着眼睛笑道：「原來小姐找的是羅拔楊啊，那可寃枉他了，昨天他是在這兒包了幾張枱子，不過不是招待女人，而是招待一大批朋友，有老有小……」

陳秀蓮惱然道：「我不管，昨天拿了我一大筆錢，說是陪我玩個通宵的，那知把我一個人丢在家裏，到今天還躲着我，我非找他算賬不可！他來了沒有？」

侍者欲言又止，陳秀蓮掏出一張百元大鈔，放在桌上道：「我只要一杯薄荷酒，剩下的不必找了。」

侍者貪婪地瞪着鈔票，陳秀蓮道：「換一個BOY來！」

侍者終於伸手拿起了鈔票，低聲道：「小姐，妳可別講是我說的，羅拔楊在最靠角的那張桌子，陪着一個外國女的，不過妳可得小心點，他還有幾個朋友在這裏呢。」

陳秀蓮目中一亮，笑笑道：「沒關係，他的朋友我都認識，還怕他們對我怎樣，謝謝你了。」

她拿起皮包，裝着上洗手間的樣子，到旁邊仔細一看，果然是在靠西北角的桌子旁，有着五六個年輕阿飛的青年，伴着一個金髮的西洋女子。

那女子居然穿着一件豹皮的背心，下身是豹皮短裙，長統皮靴，正是那個魯薏絲。

陳秀蓮走過葉長青的桌子，低聲道：「西北角上，豹踪已現，我先過去，妳們準備着接應。」

慢慢走向那張桌子，那些人好像在商量着什麼事，既不看表演，也沒有注意着她的來到。

陳秀蓮拉開一張椅子，自顧自坐下來，那些人才發現了她，一個長髮青年立刻問道：「妳是誰？來幹嗎？」

陳秀蓮笑笑道：「我是來找魯薏絲談交易的。」

幾個人爲之一怔，魯薏絲打量了她片刻，才操着生硬的廣東話笑道：「是昨夜跟我打過交道的小姐，貴姓？」

「陳！陳秀蓮！東方偵探社社員。」

魯薏絲笑道：「妳的柔道很不錯，居然能勝過我，而且能找到我，可見妳們的偵探技術很高明，有何指教？」

「我是來談交易的，代表胡先生。」

魯薏絲哦了一聲：「代表胡先生？他沒有死？」

「沒有，祇是受了重傷，他已經領略到妳的手段了，不想跟妳作對，想跟妳和平談判。」

魯薏絲點點頭道：「如何合作呢？」

「兩個原則，一個是把妳的秘圖賣給他，他已經付給妳五萬美金了，準備再付妳五萬。」

魯薏絲冷笑道：「見他的鬼，那批東西現在價值將近一千萬美金，而且那是戰前提煉的，品質比現在的純得多，如果再加一點混合品進去，恐怕還可以提高四成價值，他只花十萬美金就想買過去了？」

陳秀蓮心中一動，如此高價，再加上她所說的資料，這一定是海洛英，萬沒想到秘圖所指的東西會是這個。

但爲了愼重起見，她還是試探着道：「胡先生並不想要這批東西，只是想把它們給毀了，免得去害人。」

魯薏絲冷笑道：「鬼才會相信他。」

陳秀蓮道：「是眞的，胡先生還有第二個條件，就是妳不肯的話，他願意出賣他的秘圖。」

「他索價多少？」

「也是十萬美金，不過他付給妳的五萬要收回，一共是十五萬美金。」

魯薏絲似乎不相信地道：「他祇要這些？」

陳秀蓮道：「是的，胡先生已經決心規規矩矩地做人，絕對不想發這種橫財，所以只要求收回原有的成本。」

魯薏絲道：「鬼個成本，他弄到這份資料時，一個錢都沒有花，那半張圖是我父親送給他，用以報答他救命之恩的，原來講好一人一半，他竟想一個人獨吞。」

陳秀蓮道：「還有一半圖在妳手裏，他不可以獨吞，怎麼樣？這個條件，妳是否接受？」

魯薏絲想想道：「當然沒問題，不過我手頭沒有這麼多的現金，只要交出秘圖，等我取出貨品後，第一批脫手就付給他，而且還可以加倍。」

陳秀蓮笑笑道：「那可不行，胡先生知道妳是有名的雌豹，幹慣了黑吃黑的勾當，而且他決心退出這件事，不願意再受任何牽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清兩了。」

魯薏絲怒道：「他這不是故意爲難嗎？明知道我沒有錢，否則我也不會向他要五萬美金了。」

陳秀蓮道：「妳應該有辦法的。」

魯薏絲道：「以前當然沒問題，可是現在我手頭很緊，爲了取這批東西，我特地買了一條船，又添置了溶冶的設備，我帶來的錢都已經投資上去了。」

陳秀蓮心中又是一動，照魯薏絲的說法，那似乎又不是毒品了，價值一千萬美金的毒品，充其量也不過幾十磅而已，一條船或者需要，但絕不要溶冶的設備，難道是金塊嗎？那也不對，即使是百分之百的純金，也不能加進四成的混合品，那倒底是什麼呢？

魯薏絲却不讓她多考慮，沉下臉道：「告訴胡益謀，如果他有誠意合作，就把圖交出來，我還是按照原意，付他兩百萬的報酬，因爲這是我父親答應過他的，叫他不必存獨吞的心，沒有我的圖，他找不到地方，就算他找到了，也沒有辦法脫手的！」

陳秀蓮笑笑道：「假如他不肯答應又如何？」

魯薏絲道：「那就叫他小心點，在那個島上，可以藏東西的地方有限，我拚着翻轉每一間屋子，也會找到的，不過他跟他女兒的命就難保了！」

陳秀蓮道：「沒有胡先生的圖，妳絕對找不到東西的！」

魯薏絲冷笑道：「我既然敢殺他，就證明我對他的圖要不要都沒關係了，有了圖，我最多省點事，沒有圖，我遲早也能找到地方的，因此妳回去轉告胡益謀，他如果乖乖地交出了圖，等東西脫手後，我如約給他兩百萬，否則我寧可費點事，但最後可要他好看。」

這個女的不愧爲黑道中的一頭雌豹，除了身手俐落外，言詞犀利，陳秀蓮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對手，一時倒拿她沒辦法了，頓了一頓才道：「魯薏絲，我是登記合格的私家偵探，可以逮捕妳。」

魯薏絲笑笑道：「香港是個講法治的地方，妳要逮捕我，必須要有證據與罪名，妳能提得出嗎？」

「當然能，傷人、綁票、非法侵入他人住宅。」

魯薏絲笑道：「但是證據呢？胡益謀受了傷，他敢出來告我嗎？我綁架過他的女兒，可是我立刻就放她走了，我只要一口否認，這個罪名就不會成立的，非法侵入住宅也要證據，只要警方沒有到現場捉住我，那個罪名也不可能成立，我祇要花幾百元港幣，就可以找個律師，把妳說的那些罪名完全推翻，主要的是胡益謀絕不敢出面告我。」

陳秀蓮語爲之塞，魯薏絲笑笑又道：「我知道胡益謀雖然不死，傷勢也很重，一兩個月內，絕對無法出面作證，而且我諒他也不敢讓警方知道這件事，否則我就不會公開出現在夜總會了，密司陳，我知道妳們東方偵探社只是女孩子在一起鬼混混，妳們也不是爲了賺錢，只爲了求刺激，我給妳一點忠告，最好別插手到我們的事，還是叫胡益謀乖乖把圖交出來吧。」

陳秀蓮幾乎沒有招架的餘地，頓了一頓才道：「魯薏絲，別忘了妳是在挪威殺了人逃亡出來的。」

魯薏絲一笑道：「不錯，我是火拼了一個黑社會頭子逃出來的，被殺的人沒有報案，警方也沒有發現，我是公開入境的，這一點嚇不倒我。」

陳秀蓮道：「但是挪威的黑社會對妳很感興趣。」

「他們不會到香港來找我的，他們犯不着，我離開了奧斯陸，他們已經非常滿足了。」

「如果他們知道從妳身上可有價值一千萬美金的財產，他們就會感興趣了。」

魯薏絲一怔道：「胡益謀不會跟他們合作的，否則他不會拒絕跟我合作了。」

陳秀蓮笑道：「胡先生把圖交給了我，全權託我辦理，我可以跟他們合作，一個長途電話就够了，既有一千萬美金可得，又可以爲他們的老大報仇，他們一定會來的，他們是個有組織有勢力的團體，妳未必就鬥得過他們。」

魯薏絲道：「胡益謀絕不會同意。」

陳秀蓮笑道：「不錯，胡先生受傷很重，把圖交給我之後，祇要求我不要鬧到警方去，以後他就昏迷過去了，大腦受了震盪，也許永遠都無法清醒過來，不過他簽署了全權委託書，除了不報警之外，我全權可以作主處理。」

魯薏絲道：「妳決心這樣做嗎？」

陳秀蓮道：「不能借重警方，妳的人手比我們多，硬鬥是妳佔先，我祇有考慮借重外力。」

魯薏絲道：「妳考慮到後果了嗎？」

陳秀蓮堅定地道：「考慮過了，胡先生是個有良知的人，他不願意那批東西在這兒出手，因爲受害的都是中國人，如果讓奧斯陸的地下勢力插手，他們一定會把東西運回去脫手，受害者是你們歐洲人，我想也對得起委託人了。」

魯薏絲咆哮道：「不准妳這麼做。」

陳秀蓮笑笑道：「再說香港市場上，大陸的貨源很多，價錢上並不理想，歐洲嬉皮之風流行，那批東西脫手不但方便，價格也會超過一千萬美金。」

魯薏絲突地站了起來吼道：「妳敢，現在我命令妳，立刻把圖交出來。」

陳秀蓮一笑道：「妳知道我是不受威脅的。」

魯薏絲伸手到腰間，陳秀蓮平靜地道：「不要動槍，妳該明白我們社裏有位神槍手，出槍的速度一定比妳快，而且絕不落空，何況我們有合法殺人的權利。」

她朝男裝的葉長青招招手，葉長青一直在注意着這邊，她的手放在桌上，用一條白綢圍巾蓋着，很明顯的，有一枝槍在她手裏，而且對準着魯薏絲。

魯薏絲不敢動了，頓了一頓才道：「好吧，算妳厲害，看來祇有接受妳的條件了，妳要多少？十萬美金？」

陳秀蓮道：「十五萬，有五萬是胡先生給妳的。」

魯薏絲嘆了一口氣道：「我目前實在籌不出這麼多。」

陳秀蓮道：「那是妳的事，十五萬，而且是現金。」

魯薏絲招手把一個年輕人叫過來，咬了一陣耳朵後才道：「折合港幣行嗎？」

陳秀蓮道：「當然可以，但是妳拿得出來嗎？」

魯薏絲道：「喬治的父親是一家大貿易公司的出納，保管公司的公欵，祇有先挪用一下。」

陳秀蓮道：「那是犯法的。」

那個叫喬治的年輕人笑道：「老頭子在公司裏睡覺，我只有去商量一下，他不肯我用强也要弄了來，最多不過幾天，我可以替他把錢還清再保他出來，反正以後我發了財，他不幹那份工作，我也可以養活他。」

魯薏絲道：「妳要的是錢，我們付錢就是了，來源可不用妳管，出了事也不用妳負責。」

「我怎麼不管，這筆錢是胡先生的，我要對他負責。」

魯薏絲道：「妳放心好了，這關係着一千萬美金，我們也不願意讓警方知道，即使出了問題，喬治去坐牢，也不會把你們供出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當然，胡先生也希望早點了結。」

魯薏絲道：「我要知道胡益謀確實把圖交了給妳，萬一錢來了，妳拿不出東西，我們不是白忙了一場。」

陳秀蓮道：「圖在我身上。」

「我要看看貨。」

陳秀蓮打開皮包，取出一張放大的照片，撕了一個角遞給她道：「這是影印本，妳看好了。」

魯薏絲道：「我要的是原圖。」

陳秀蓮笑道：「如果有原圖，妳早就搜去了，胡先生早就防到這一點，所以毀了原圖，留下一張底片。」

魯薏絲恨道：「這狡猾的老狐狸。」

陳秀蓮笑道：「妳可以看看照片上的圖案，也可以對照一下妳手上的圖，大小比例完全一樣，綫條也很清楚，妳要的祇是圖上的資料，祇要資料準確就行了。」

魯薏絲帶了那一角照片，到洗手間去了一次，很快就回來道：「喬治，你可以去了，記住，一定要弄到手。」

喬治站了起來道：「我帶阿方一起去，必要時也許要用强，我那老頭子很固執的。」

魯薏絲看看自己桌上還有七八個人，才點點頭道：「好吧，快去快回，不要超過一個小時。」

喬治和一個年輕人走了，魯薏絲道：「密司陳，現在可以把妳的同伴請過來了，我們的交易談成了。」

陳秀蓮笑笑道：「不必，還是保持點距離的好。」

馬佳琍與劉嫂喬裝的一對母女也結帳起身離開了，因爲頭場表演節目已完。

樂隊開始奏樂，舞客們紛紛起立入池起舞，葉長青也邀朱麗下池，但轉了一陣，始終是採取監視的姿態。

忽然燈光整個地熄了，這是一支探戈舞曲，也是交際舞中最能表現技巧與舞藝的舞步，不應該熄燈的，場中頓時一片嘩然，樂隊領班連忙高聲宣佈道：「各位來賓，這是電源故障，很快就可以修復的，希望大家保持肅靜。」

果然沒很久，燈光恢復了光亮，樂隊繼續演奏，而剛才去拿錢的喬治與阿方都已站在葉長青與朱麗的背後，慢慢地把她們推過來，她們已受了挾持。

陳秀蓮叱道：「這是什麼意思？」

喬治冷笑道：「沒什麼意思，因爲我們根本籌不到錢，如果我眞有個幹出納的老頭子，我早就把錢弄來了。」

魯薏絲微笑道：「何況我們有一大筆財富，實在不想惹事，密司陳，把圖交出來，錢還是照付，而且是兩百萬，只是要等我們把貨取出來之後。」

陳秀蓮道：「我不交又怎麼樣？」

魯薏絲道：「爲了一千萬美金，我們不怕殺人的。」

陳秀蓮叫道：「你們敢。」

喬治冷笑道：「妳們開偵探社，應該知道我們飛豹黨沒有不敢做的事，葉小姐，把槍拿出來。」

葉長青道：「我沒帶槍。」

喬治的彈簧刀尖抵住她的腰際道：「妳還是乖乖聽話好，不然，要妳的命。」

葉長青道：「我們是合法的私家偵探，可不能像你們無法無天，槍在車子上，在公共塲所，我們總不帶槍，以免走火傷及無辜，不信你搜好了。」

喬治果然用手在她身上搜了一下道：「眞的沒有槍？」

陳秀蓮忽然把皮包掄出去，擊在喬治的臉上，把他打得跌了出去，而葉長青配合得很好，一個劈掌，砍在阿方的咽喉，使朱麗也脫離了尖刀的威脅。

那羣飛豹黨徒見動開了手，一聲呼嘯，一湧而上，三個女孩子各展身手，跟他們打了起來了。

力退羣豹　身困荒島

夜總會裏見有人打架，立刻驚叫四起，魯薏絲忽然拔出了槍，砰砰兩聲，擊中了舞池中的一具大吊燈，玻璃碎片四賤，引起更大的驚擾，她把槍口指向陳秀蓮道：「把皮包丟過來，否則我就要對妳們開槍了。」

陳秀蓮無可奈何，把皮包扔了過去，魯薏絲滿意地打開一看，那張照片還在裏面，圖上皮包只說了一個字：「GO」。

在決鬥中，那些阿飛並沒有佔到什麼便宜，至少有兩個人被打得倒在地上，他們扶起受傷者，很快地往後退去，魯薏絲拿着槍桿後，退到太平門處，外面馬達聲已經響起了，魯薏絲最後出去，等陳秀蓮等三個人追出時，只見一列機車已如飛駛去！

她們三個人會心地一笑，也趕緊溜走了，走到不遠處，一輛轎車悄悄地開過來，駕車的是馬佳琍，接了她們上車，也很快地走了。

一面開着車，馬佳琍問道：「妳們沒有傷吧？」

朱麗笑笑道：「還好，我眞担心二姊的劈掌，如果砍不準，我的腰上就要挨一刀，至少也要躺兩個月的醫院了。」

葉長青笑道：「妳別看不起我，我的空手道已經上段了，剛才還是手下留情的，否則不叫那小子上西天才怪。」

陳秀蓮笑笑道：「我們的目的在誘敵，如果妳眞砍死了一個，雖然是自衞殺人，但也免不了要打官司，就把我們都拖住了。」

馬佳琍噓了一口氣道：「大姊，我希望妳在圖上修改的那些數字，不要弄錯才好，否則還是徒勞一場。」

「不會的，我研究了一下，那些數字是經緯綫上的方位，標明了藏物的位置，經緯度已經用到秒的單位，證明差異極微，我改變的也是秒度，可以使他們摸錯了位置，但絕不會從圖上看出毛病來。」

朱麗立刻道：「什麼？那些數字原來是經緯綫，那是固定的，大姊，根據這些分割我們也能找到地點了。」

陳秀蓮笑笑道：「製圖的人比妳聰明，數字分割上只有分的紀錄，沒有度數的標示，因此這可能是任何地方，否則那張圖就不必分割爲兩份了。」

朱麗又洩了氣，最後葉長青問道：「大姊，說了半天，妳有沒有探明那個地方藏的是什麼東西？」

陳秀蓮嘆了一口氣道：「困難就在這裏，我起初的判斷是毒品，但魯薏絲的說法推翻了我的假定，因爲她說還帶了溶冶的裝備，取得海洛英或嗎啡不需這些裝備的，然後我在言辭間再加以試探，似乎又像是毒品，眞把我弄糊塗了，最好妳們也帮我判斷一下。」

她把跟魯薏絲的談話扭開了，身上的袖珍錄音機，重複了一遍，其他三個女孩子聽了都默不作聲。

最後朱麗歸納道：「魯薏絲對妳的試探似乎默認了，是毒品大概沒錯，但需要冶煉的裝備，一定是這些毒品密閉在金屬容器中，才需要機械去打開來。」

陳秀蓮道：「我也這樣想，可是不需要把冶金裝備設在船上，他們移到岸上來冶化不是省事多了嗎？」

朱麗道：「那一定有必需如此做的理由，這都不必管它了，目前我們迫切需要的是追蹤，大姊，妳叫劉嫂在外面跟蹤不會出問題嗎？她究竟沒幹過這一行。」

陳秀蓮笑道：「劉嫂的父親是幹海盜的，她十九歲以前都在海盜的圈子裏打轉，幹這一套是行家，應該不會有問題，何

況我還作了另一個準備。」

她扭開車上另一個鍵鈕，拉開一塊暗板，顯示出一塊六吋大小的光幕，光幕上除方向座標度數外，還有一個細小的光點，一閃一閃地亮着，陳秀蓮笑道：「這是我自己裝置的追蹤儀，在我的皮包裏面，有一個小電池，每隔一秒鐘，發出特定頻率的電波，接通在我的雷達幕上，最遠的射距是五十公里，因此不必担心脫節。」

朱麗欽佩地道：「大姊，妳的設備比美個的F．B．I．還要科學化呢，妳是怎麼弄的？」

陳秀蓮道：「閒出來的，妳們出去承辦案子時，我坐鎭辦公室，閒得無聊，只有找些事情來打發時間。」

葉長青道：「難怪我每次出去，行蹤都被妳摸得清清楚楚，妳一定在我身上裝了追蹤器了。」

陳秀蓮笑了一笑道：「是的，妳是最好的試驗者，因爲妳動得最多，我在妳身上足足花費了三個月的工夫，才修正了這副儀器上的偏差，使準確度相差不到五公尺。」

葉長青道：「難怪前些日子妳要我到那兒都打電話報告自己的行蹤，原來是在修正妳的儀器，大姊，妳爲什麼不告訴我呢？這也需要保密嗎？」

陳秀蓮笑道：「倒不是保密，我是在試驗階段，一定要求最客觀的統計與判斷，如果先告訴了妳，妳就會注意了，我需要求證一件事，就是我放置電波發射器的附着物，以那一種最不容易爲人發現，因爲這東西是要對外使用的，只有在妳不知不覺間，才能達成我的統計要求。」

葉長青道：「那麼最後妳有了結論沒有？」

陳秀蓮道：「有了，在一枚鑽戒上，我得到的結論是女人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捨不得放棄她的鑽戒的。」

三個女孩子都會心一笑，摸着她們手指上一枚精巧玲瓏的一克拉白金鑽戒，葉長青笑道：「原來妳前個月送我的生日禮物上，還是另有陰謀的。」

陳秀蓮笑道：「鑽戒還是代表我這個大姊的友誼與關切，試驗是我的附加收穫而已。事實上我證明妳在就寢洗澡的時候，都沒有把它取下來。」

葉長青道：「那麼魯薏絲奪去的皮包也有一枚鑽戒了。」

「是的，一枚一點四克拉的鑽石，九十公克重的純白金，魯薏絲捨不得把它丟掉的。」

朱麗吁了口氣道：「大姊的破費太大了。」

陳秀蓮一笑道：「也許能釣到一千萬美金呢，這個代價是值得的，何況我還有機會收回來。」

螢光屏上指向是大嶼灣，而車上的電話也響了起來，是劉嫂打來的：「小姐，我坐了出租汽車追蹤，那批人向大嶼灣去了，上了一條叫『發順』的漁船！」

「知道了，妳可以回去了。」

「小姐，不需要我再帮忙嗎？他們的人很多。」

「妳先回去等着，如果需要的話，我會通知妳的，那時恐怕還要多幾個人手，而且還要帶着妳的飛鏢。」

電話掛斷了，陳秀蓮得意地笑道：「我的追蹤儀完全正確，現在我們可以慢慢地等候着行動了，大家都準備一下，穿好防彈背心，把槍械也檢查一遍。」

她用笑容來避免引起緊張，但聲音也不太正常，因爲這是她們眞正第一次遭遇到激烈的行動。

葉長青最緊張，因爲她是射擊俱樂部的會員，也領有長程來福槍的槍照。也許這一次會嚐到以人爲靶的滋味了。把箱中的來福槍接合時，她手有點顫抖，碰得槍身格格直響，陳秀蓮道：「二妹，輕鬆點，我們不是要殺人，因此妳扣扳機的時候，千萬不能有偏差。」

葉長青道：「不會的，大姊，我是世運選手，在兩百碼之內，我有把握擊中一個毫子。」

陳秀蓮笑道：「妳的目標是對方的槍管，那不會比一個毫子大，如果妳一個失誤，對方的子彈就會射中我們了！」

她儘量在說笑，但氣氛却輕鬆不下去，慢慢地大嶼灣已在望，那兒是漁船的集中地，雖然已是深夜，船上的點點燈光却在閃亮着，碼頭前人影幢幢，漁人們正在準備着出海作業，因爲黎明前是魚兒們活動的時間。

有些漁船已啓碇行駛了，陳秀蓮把車子停在距碼頭百餘公尺處，拿出紅外綫望遠鏡瞭望着。

她看見那條漆有發順字號的漁船已經在海中了，約略地估計一下，那是一條二十噸左右的中型船，只能在近海作業，放下望遠鏡道：「圖上所示的地點可能就在附近的島上，因爲那條船是不能作遠洋航行的。」

馬佳琍道：「也許他們在公海上另外換船呢。」

「不可能，現在是空船，而且他們的船上也不容許有外人，可見船的吃水巳經很深，那是十幾輛機車，再加上一些冶煉設備的重量，但我們還可以再證實一下！二妹，妳的記者身份有用了，到管理處去問一下。」

葉長青下了車子，徒步過去，走到碼頭的管理處去了，約莫半個小時，她才回來報告說：「發順號漁船，載重量十七噸半，船齡兩年另五個月，十天前轉賣，新買主是挪威人，全名叫魯薏絲霍華德，售價三萬美金，四天前才全部辦妥轉讓手續，今天是試航。」

陳秀蓮笑道：「够詳細了，那剛好是拿了胡益謀的錢去付清了船欵。目的地呢，知道嗎？」

「試航無須目的地，而且船上的給養也不多，不可能是遠航，買主準備改裝成遊艇，前天裝載了一批機器上去，另外有乙烷吹管十二具，還有，氫氣、氧氣各二十筒。」

陳秀蓮點點頭道：「那是直接作業，祇是不知道他們的目的是那一個島，我們祇有等待吧，現在大家可以分批休息三小時，輪值一小時，注意追蹤儀上的雷達變化，老二值第一班，以此類推，我值最後一班。」

朱麗苦笑道：「我最倒霉，第一個小

時未必能睡，值班後又得化半個多小時才能勉强入睡，很快又要醒過來。」

陳秀蓮笑道：「妳應該練習一下，眞正的睡眠有一小時就够了，其餘的時間是用在消耗體力上，尤其在做夢的時候，消耗的精力更多。」

她說着雙手抱住了頭，往座墊背上一靠，兩眼緊閉，把雙腿擱上前座的背墊，似乎巳經入了睡鄉。

朱麗叫了她兩聲，都沒有回答，不禁搖頭道：「大姊眞是個天才，她難道連睡眠都能控制嗎？」

馬佳琍笑道：「大姊學過瑜伽術，那就是將生理與心理的狀況完全達到人爲意志的控制，別說是睡覺了，就是心臟脈搏，也可以控制得暫時停止一會兒。」

朱麗道：「我聽過有此一說，但不信有此可能。」

馬佳琍忙道：「可能的，瑜伽術可把自己埋在冰雪下幾十天。仍然能維持生機，就是運用這種能力，使體能的消耗，達到最低的標準，而且中國的武學上，在內功修爲中有養氣龜息一篇，用的是同樣的道理。」

朱麗笑道：「武俠小說上還有隔山打牛的氣功呢！妳學會了沒有？」

馬佳琍道：「沒有，可是掌風絕不是玄虛的空穴來風，我母親就能够在兩公尺的距離下，發掌劈熄燭光，那完全是迅速與空氣壓力的配合運用，在科學理論上也有根據的。」

朱麗剛要開口，葉長青忽然道：「看！他們停下來了！」

雷達幕的光點果然靜止了下來，馬佳琍連忙取出地圖，詳細核對方位與距離，陳秀蓮忽然開口道：「那是大海島，他們可能在那兒接什麼人，總不會是他們的目的地！」

三個女孩子都爲之一怔，陳秀蓮笑道：「我早就算過他們所去的方向，祇有大海島可以停泊，那裏有個小型的漁港，照距離看也正是這個地方。」

朱麗道：「但又怎麼知道那不是他們的目的地呢？」

「因爲我提供的那張圖上完全是近代建築的形式，而大海島上只有茅草搭成的草篷與一些矮木屋，構成一個簡單的漁村而已，從來未經大規模的建設，所以我能斷定！」

馬佳琍笑道：「大姊！妳不是睡着了嗎？」

陳秀蓮道：「是睡着了，但我的耳朵仍是開着的，對不相干的聲音可以拒而不聞，遇上有關係的談話我立刻能醒過來，這是一心多用法！」

朱麗道：「大姊，妳有沒有不會的東西？」

陳秀蓮道：「當然有，而且還多得很，莊子說：吾生也有涯，智也無涯。這個世界上的學問太廣博了，我所懂的連百分之一都不到，該學的太多了！」

朱麗伸伸舌頭道：「大姊，妳還是停止學習吧，現在巳經够驚人了，如果妳再精研下去，將來怎麼嫁人，那一個男人敢做妳的丈夫？誰願意娶一個百科全書兼X光透視鏡的女拳王混合而成的一個怪物做老婆！」

陳秀蓮笑了一笑道：「妳別爲這個担心，那三種東西加起來是個怪物，但是再加一項就行了！」

朱麗忙道：「還要加一項什麼？」

陳秀蓮道：「加一項女演員的修養與演技。」

「大姊，這是怎麼說呢？」

「很簡單，有了女演員的修養與演技，可以扮演一個很平凡的女人，才不會把男人嚇跑了，這一項修養不僅是我應具備，妳們也應該具備，因爲妳們也都鋒芒太露了，否則像妳們這樣嬌媚的富家千金，怎麼連個追的男朋友都沒有！」

朱麗與馬佳琍都笑了，祇有葉長青道：「是的！大姊，我們是太露鋒芒了，前半年我們報館來了個新採訪組長是密蘇里大學的新聞碩士，人長得很帥，學問也不錯，剛來的時候對我很殷勤，可是約會了兩次，他就不再找我，一個月後，居然跟另外一個女同業結婚了！」

馬佳琍笑道：「唉，可憐！原來三姊被人摔了。」

葉長青笑笑道：「去妳的，我才沒這個感覺，我不過覺得他內外都不錯，跟他談起我們偵探社的事，他也很有興趣，同時說如果有機會，他可以充當我們的義務助手。」

朱麗道：「是不是三十歲才結婚的規定把他嚇跑了？」

「不是，他結婚的那個女記者比他小一歲，已經三十一歲了，問題出在第二次約會上，我們在山頂公園散步，遇上一個阿飛搶一個女遊客的皮包，他見義勇爲，上去攔住了那個刦賊，結果那個阿飛還有同黨，一下子多來了十幾個，他在密蘇里曾經得過校際輕量級拳擊亞軍，初時還奮勇抵擋，到後來招架不住了，挨了幾下，我才加入戰團，一頓拳脚，摔倒了兩個，把其餘的都打跑了。」

陳秀蓮一笑道：「那就難怪了，他本來想在妳面前表現一下英雄氣概的，結果英雄變狗熊，反而是妳這位美人把他給救了出來，叫他怎麼好意思呢？」

葉長青道：「我總不能看着他被打倒地不管吧，而且我還怕傷害了他的尊嚴，回去後寫了篇特寫，完全說成是他的功勞，我根本沒介入，那知這傢伙還是個小氣鬼……」

陳秀蓮笑笑道：「這倒不是他氣量小，是妳有欠妥當，這種事根本就不該上報的。」

葉長青道：「不上報行嗎？警察局落了案，別的報館都知道了，還大大的爲他吹噓了一陣，我們自己的報館總不能漏了這條新聞，人前人後他都出足了風頭，我沒洩漏一點實情，他還是不領情，一個星期後辭了職，再也不敢來找我，一個月後就跟另一個女同業結婚了。」

陳秀蓮道：「他還是算不錯的，如果他以此沾沾自喜，果眞把自己當作英雄了，那種人才恬不知恥，他疏遠妳也是對的，因爲他的自尊巳經在妳面前喪失了。」

葉長青道：「那是我的錯嗎？」

陳秀蓮笑道：「當然不是，這是一個對尊嚴觀感的問題，不是誰的錯，這個人

見義勇為，不避兇危，還算是不錯的，但風度不足，而且他自尊太強，跟妳合不來的。」

馬佳琍笑道：「大姊，照妳這麼一說，那個人該如何才能適合二姊呢？那種情況又該如何表現風度呢？」

陳秀蓮道：「長青是個坦率無隱的人，歸功於人，只是為了顧全對方的尊嚴，並沒有炫耀之意，直到今天她才告訴我們，可見她是個心地善良的女孩子，那位男士如果真能欣賞長青的這種美德，對外該接受她這番心意，在自己報館裏，却應該把事實說出來，以示心胸之無偽，他回去後並沒有更正，可見他的自尊太強，辭職他就，是怕事實被揭露出來，顏面無存，所以我說他人是好人，就是心胸不够豁達，沒有容人的雅量。」

朱麗笑道：「大姊，如果要以妳這種標準去為二姊擇對象，恐怕二姊要當一輩子老處女了。」

陳秀蓮笑道：「那倒不盡然，慢慢等下去，總有機會遇上一個的，如果等不及，不妨收斂一下自己，假如再遇上那種情形，不要逞強出手，趕快設法大聲召警來為他解圍，甚至寧可讓他受點傷去保存他的尊嚴……」

葉長青道：「去他的，要我這樣委屈求全去將就一個男人，老娘寧可一輩子打光棍了！」

陳秀蓮皺皺眉道：「二妹，妳的外號叫一丈青，口吻中却不可學那種女強盜，而且水滸裏的扈三娘也沒有妳這麼滿口粗話，女孩子性格可以豪放，但仍然要保持自己的閨秀風範，不要那麼塵氣。」

葉長青伸伸舌頭道：「我也祇是在自己姊妹面前放縱一下而已，在別的地方我絕不說的。」

陳秀蓮道：「在我們面前說說固然沒關係，但就怕養成了習慣，一下子冒了出來，我知道這些口語，在時下一般年輕女孩子堆裏很流行，但那絕不是有教養的淑女。」

葉長青道：「我們這樣打打殺殺的行業也不是淑女嘛。」

陳秀蓮神色一莊道：「二妹！妳的觀念錯得很厲害，偵探是我們的職業，跟歹徒搏鬥是職業上的自衞，我們並不是像那些飛女飛仔一樣好勇逞狠，我們組織這個偵探社，只是證明我們女人的能力並不遜於男人。在除暴安良，我們一樣能表現我們的能力，這個行業十分神聖！」

葉長青道：「我並沒有說這一行不神聖！」

陳秀蓮笑道：「那妳就是對淑女兩個字的定義下得太狹了，妳所謂的淑女，大概是指穿着晚禮服，聽聽音樂會，連上汽車也要人扶一把的女孩子。」

葉長青道：「時下對淑女的看法就是如此，連我當新聞記者都被摒諸淑女之外，我父親就說我太野。」

陳秀蓮笑道：「那是一般人的錯覺，把淑女當成弱女了，其實真正的淑女，應該要具備很多條件的，除了優美的儀態，良好的教養，端莊的品德外，更還要具有豐富的學識，健康的體魄與正當的職業，是一種獨立完美的婦女的典型，而不是男人的附屬品與社會的寄生虫。」

葉長青忙道：「大姊，妳別對我說教，我知道，妳該去教育的是一般人，糾正他們的觀念。」

陳秀蓮道：「我們不能去強迫改變別人。只有拿事實去表現，使他們自己領悟，但我們自己必須要有信心，如果妳自己都不以為妳是個淑女，那又怎麼能使別人承認呢？」

葉長青連忙舉起一隻手道：「是！我以後一定不說那些粗話，再說我就是王八蛋！」

說完她自覺不對，因又漏了一句出來了，忙伸伸舌頭，做了個鬼臉，朱麗與馬佳琍都笑了，陳秀蓮却扳着臉，一本正經地道：「二妹，剛才是妳最後一次的犯錯，如果再犯一次，我就要施行罰則了。」

葉長青忙道：「大姊，我不是故意的，如果再犯的話妳儘管罰我好了。」

陳秀蓮道：「妳別以為我是開玩笑。罰則很重的，第一次犯規，禁止參加活動兩個月，第二次犯規，禁止活動半年，到了第三次就要開除會籍了，因為我們是女神俱樂部，不是女光棍女流氓俱樂部。」

葉長青不敢再說話了，馬佳琍一看螢光屏忙道：「目標又開始行動了，這次是往西北西方向。」

陳秀蓮注意了一陣，然後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大家都知道打回家裏去的，而且是打給她貼身的侍女珍姐的，因為她說的是馬來土話，祇有珍姐一個人聽得懂。嘰嘰咕咕地說了一陣後，她掛斷了電話道：「走吧，在這兒無須再等下去了，我知道他們上那兒去了。」

馬佳琍連忙問道：「他們上那兒？」

陳秀蓮道：「北西北的海域中是鷄澎列島，大部份都是無人荒島，只有最大的一個島上，有人建了十幾座別墅，他們的目標一定是那兒。」

葉長青道：「何以見得呢？」

陳秀蓮道：「根據我們那張藏寶圖的判斷，對方的發順號漁船不能作遠航，就一定是那個地方，而在那個地方，也只有一個島嶼有較為現代化的建築。」

馬佳琍道：「那我們是否立刻追了去呢？」

「是的。剛才我打電話給珍姐，就是要她立刻去準備，她在馬來亞時持有遊艇駕駛執照，是個很有經驗的舵手。」

馬佳琍道：「大姊！有了人還得有船才行呀。」

陳秀蓮笑道：「自然有船，珍姐的弟弟在經營我的橡膠廠，香港設有分公司，公司有一條遊艇，叫『女神號』，雖然祇有五十噸，却設有最新的自動導航設備，現在就停在尖沙咀碼頭上，我們現在就乘那條船去！」

朱麗興奮地道：「大姊真壞，有這麼一條好船也不告訴我們，否則早就乘了出海渡假去了。」

陳秀蓮笑道：「這條船是屬於橡膠公司的。」

朱麗道：「公司也是妳的，取名『女神』號，分明是備作我們業務時所用。」

陳秀蓮道：「不錯。我是為了這個準備才叫公司購下這條遊艇，但不是用來渡假的，所以不告訴妳們！因為以前妳們承辦的案子沒有用到船。」

三個女孩子都很興奮，葉長青開車，飛快地開到了尖沙咀。港灣中泊着許多大小的輪船，也有不少豪華的遊艇，但因為這是冬天，主人們都沒有使用，陳秀蓮指示着找到了女神號，朱麗第一個就興奮地叫了起來，因為那條遊艇太美了，完全是流綫型的。

珍姐已經在船上等着了，大家跳上船去，好奇地四下觀望着，陳秀蓮一一為她們講解：「載重為五十噸，有全套電子導航設備，輪機部門也是自動控制，只要一個人就可以駕駛了，最高時速可以到四十海浬，但如果在必要時，可以使用噴射引擎加速到六十海浬。」

朱麗興奮地道：「那就不成了飛艇了嗎？」

她擅長游泳，所以對船也最感興趣，陳秀蓮把應用的東西搬下來，叫原有船上的水手上岸，由珍姐駕駛着，緩緩地離開了碼頭，她自己則拿了一張正確的圖片，開始研究着。

到達了目的地，遠遠果然看見了發順號漁船也泊在浮橋畔，陳秀蓮笑道：「我的判斷完全正確，他們已經到了！」

珍姐問道：「小姐，我們是不是也追過去？」

陳秀蓮搖搖頭道：「不，為了避免打草驚蛇，我們還是繞到另一邊去，用小船登陸。」

珍姐道：「這地方我來過，後面都是珊瑚礁。」

陳秀蓮笑笑道：「是的，所以才不會受人注意，我們不妨多辛苦一點，妳把船停下來後，就在附近兜圈子，千萬不要拋錨，我們隨時要準備離開的。」

珍姐道：「怕什麼？我們這條船比那條舊漁船快多了，隨時都能把他們拋得遠遠的。」

陳秀蓮道：「他們是一批亡命之徒，船上可能配備有武裝，我們祇有一支長程來福槍，船的速度再快，也快不過子彈，所以還是小心點好。」

珍姐道：「船上還有兩支獵槍，都是雙筒的，射程雖然近，但是威力很強，小姐帶着吧！」

陳秀蓮想了想：「也好，二妹，妳把來福槍留給珍姐，換一支獵槍帶着，記住，我們帶槍是為了自衞，却不是傷人，非到萬不得已時，絕對不能開槍。」

葉長青忙道：「大姊！這個妳放心，我是射擊俱樂部的會員，對於槍械的安全守則一向很注意的。」

於是她揹上了一支獵槍，帶了四十發子彈，珍姐已經把小艇放了下來，用繩梯把她們一一放下船裏。

這時已是晨間八點多鐘了，而且是個晴朗的好天氣，風浪很小，那條小艇是用電池馬達為動力的，聲音很小，速度却很快，輕飄飄地滑向了岸邊。

這所島上是政府公產，但已經有大部份賣給了私人興建了別墅，也開了一條馬路，日本佔領香港時，在島上還建了碉堡與炮台，戰後香港成了不設防的自由港，炮台雖然還在，炮都拆走了，只剩下一些廢棄的碉堡。

陳秀蓮拿出圖片來對了一對，才嘆了一口氣道：「我的判斷有錯誤，照圖片所示，應該是前面那所廢棄的營房，而藏物的地方，則是營房的地下室！這島上祇有這一所營房，魯薏絲持有的那張圖上，如果已標明地點，她根本就不需要我們這一張圖。」

葉長青愕然道：「那他們上這兒來幹什麼呢？」

陳秀蓮道：「我不知道，給她們搶去的那張圖，方位被我改變了，她們一時還找不到那兒，我們過去看看。」

朱麗却道：「不！不能去，而且應該立刻回到船上去，魯薏絲的頭腦不簡單，她可能想到了那張圖的方位被改變了，因為妳不知道真正地點，改變的位置所在，也許是一片荒地，她早就知道不對，故意把我們引到這兒來的。」

陳秀蓮沉思片刻道：「對！這是她故意佈下的一個陷阱，真正藏物的地點絕不在這兒，她在香港無法對我們用暴力，因為她還要顧慮警方，才把我們引到這兒來的。」

葉長青道：「她沒想到我們這麼快就來了，一定還沒有佈置好，我們快退回去吧！」

陳秀蓮苦笑道：「恐怕已經遲了，他們早就看見了女神號過來，島上沒有別的船，除了我們，不會有人到這兒來，恐怕我們已經在對方的包圍中了！」

葉長青道：「不管怎麼說，我們上來的地方很隱僻，趕快退回去還來得及。」

忽然遠處傳來了槍聲，葉長青道：「這是我那支來福槍的聲音，一定是珍姐在開槍了！」

陳秀蓮幸好帶着短波無綫電通話器，以便跟珍姐隨時連絡的，連忙打開了通話器問道：「珍姐！是妳開槍嗎？」

通話器中傳來珍姐的聲音，很着急地道：「是的！小姐，妳們的小船已經被人搶去了，有四個人想搶我們的女神號，我開槍打傷了一個，現在他們追來了。」

陳秀蓮忙道：「加速避開他們，繞島行駛，別跟他們鬥，隨時注意我的呼叫，接應我們離開。」

然後她一揮手道：「女神號無法靠近，小船又被他們搶走了，目前唯一的辦法是向浮橋撤退。」

朱麗道：「他們的船在那兒？」

陳秀蓮道：「是的！但是那兒還有幾條小艇，是住在島上看守別墅的人向外連絡用的，我們祇有去搶一條，才能脫困，而且他們的人力都分散了，不會想到我們會到浮橋那邊去的，分開來行進，成一直綫，我帶頭，二妹把獵槍上膛押後掩護，每人相距不得超過十公尺！老四，先為我掩護，然後緊跟着我。」

馬佳琍急道：「我沒有帶手槍！」

陳秀蓮道：「妳從不用槍，當然不會帶手槍，我是要妳把飛刀準備好，十公尺的距離內，妳的飛刀不會比手槍差，多扣幾支，老三跟着老二，行動！每個人都找掩護！」

她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衝出了十公尺，佔好了一個掩護處，向馬佳琍招招手，

馬佳琍也飛快地撲了過去。

兩人會合後，陳秀蓮低聲道：「我再推進一段，等我到達安全地點後，妳才叫老三過來。」

於是四個人，成了一條綫上的四點，首尾始終保持着三十公尺左右的距離，一段段地推進着。

海上不住傳來槍聲，有來福槍，也有手槍，大概是飛豹黨徒在向女神號開火，吸引了他們的注意，這四個人居然一路無阻地掩進到浮橋附近。

陳秀蓮看見二十公尺處有一間木屋，首先衝了過去，斷定是一間空屋，才進屋去，把後面的三個人都叫了進來，正準備商量着如何搶佔一條小船突圍，忽然魯薏絲的笑聲從一塊岩石後傳了過來，然後是她得意的聲音道：「密司陳，妳終於上當了，也嚐到了我雌豹的厲害吧了！」

聽見了魯意絲充滿了譏諷的叫罵，性子最急的葉長青忍不住就想回嘴還她兩句，但是很快地就被一隻手掩住了她的嘴，那是陳秀蓮。

投給她一個阻止的眼色，才拿下了手，輕輕地說：「不要發火，這木屋的牆壁很薄，擋不住槍彈的，而且妳要節省體力，說話是很傷神的。」

「大姊，難道就聽任她在那兒猖狂咆哮？」

葉長青還是悻悻地表示不甘，陳秀蓮微微一笑：「她是值得驕傲的，因爲她把我們騙到這兒來了，而且把我們困入了絕地。」

她看看三個雖非同胞，情勝手足的妹妹，又滿意地笑了：「妳們都不錯，處在這個危險的情形下，沒有像一般的女孩子那樣嚇得哭了起來！」

葉長青挺挺胸膛：「大姊！我們是有牌合格的私家偵探，遇事沉靜鎮定是應有的修養，怎麼會哭呢？」

陳秀蓮笑了一笑：「話是這樣說，但事實與執行却不同了，這是我們第一次遇上這種狀況，大家能有如此表現，就很不錯了，現在，我想知道一下妳們的感覺是怎樣的！」

朱麗皺皺眉：「大姊，在這個時候要討論這個嗎？」

「不錯！這是最好的機會，增加經驗，因爲我們眞正面對着危險，此刻的情緒表現最爲眞實，等事過境遷後，感受就不同了。二妹，妳先談談妳怕不怕？」

葉長青很快地回答：「不怕！我祇感到鬥志激昂；希望能出去跟他們面對面地打一次狠仗！」

陳秀蓮點點頭，嘉許地笑笑：「很好，妳是個很合格的新聞記者，面對着挑戰時鬥志蓬勃，雖然不够冷靜，却是個永不屈服的鬥士！老三呢？」

朱麗想了一想，搖搖頭道：「我也不怕，對方雖然人數多一點，但還不够多到能使用人海戰術來淹掉我們，再挨幾個小時就黑了，我們突圍的機會就多了。」

陳秀蓮笑了一笑：「妳是學法律的，遇事冷靜，從整個大局上着眼，先立定自己的脚步，處於不敗之地，再分析情況以求勝機。老四，妳的感覺呢？」

馬佳琍笑笑：「我也不怕，因爲我相信大姊必然能帶着我們渡過難關，而且情況也沒有到眞正危急的時候。」

陳秀蓮點點頭：「妳這個學家政的也够條件了，對人有信心，處變而不驚，我很高興妳們都有非凡的表現。」

葉長青忍不住反問：「大姊，那麼，妳呢？」

陳秀蓮苦笑一聲：「我！我怕得要命呢！」

三個女孩子都爲之一怔，陳秀蓮輕嘆一聲：「我說的是眞話，因爲對方是一批亡命之徒，是一批不在乎殺人的暴徒，一部份還有過殺人的經驗，而我們沒有，何況妳們都信任我才不怕，我除了要担負本身的恐懼外，還要分担妳們的恐懼，怎麼不怕呢？」

三個女孩子都默然了，陳秀蓮又道：「硬拚不是辦法，拖下去也不是辦法，因爲海上還有珍姐的那條游艇，必要時可以用無綫電向警方呼救，魯薏絲很清楚這一點，所以她不會拖下去的，再過一下她就會用別的方法對付我們了。」

「她會用什麼方法呢？」朱麗問道。

「不知道，魯意絲是黑道世家，她想出來的黠子一定是又狠又毒，令人防不勝防，她的外號是雌豹，豹是最兇猛狡黠而可怕的動物，所以有經驗的獵人寧可獵老虎不願意獵豹，就是這個道理。」

朱麗仍是很沉着地道：「大姊，我們該怎麼辦？」

陳秀蓮想了一下：「突圍，在對方還沒有進一步行動時，離開這個地方，因爲這是最危險的地方。」

葉長青立刻問道：「怎麼突圍？」

陳秀蓮想想道：「這個計劃由我們兩個人實行；三妹老四要守住陣脚，在必要時再帮老二一下。」

她挨到葉長青的身邊，貼着耳朵低聲說了一陣，葉長青不禁驚呼道：「那行嗎？太危險了！」

陳秀蓮笑笑道：「躭在這兒更危險，木屋最怕火攻，如果他們放火把我們燒出去，那就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了。」

才說到這兒，馬佳琍已低呼道：「大姊，他們有人來了！」

陳秀蓮從窗縫裏看出去，果然有一個黑衣的青年，慢慢地由掩蔽處向木屋匍伏着接近，手中拿着兩個鐵罐，不由地低呼道：「他們果然用火攻了！」

朱麗驚道：「那是燃燒彈嗎？」

「不是，但也有燃燒彈的功效，罐子裏裝的汽油，拖了一根繩子，只要點燃了繩子扔過來就行了！」

朱麗焦灼不安地道：「那我們該如何應付呢？」

陳秀蓮道：「這一來更配合我的計劃了，老二，穩着一點，成敗就靠妳的一擊了！」

葉長青端起散彈獵槍，點點頭：「沒問題。」

陳秀蓮已經把身上的瑣碎東西都放了下來，包括那具袖珍通話器，交給朱麗道：「假如我沒有達到預定的計劃，妳就立刻通知劉嫂，向警方呼救！」

那個黑衣青年已經爬到距木屋二十多公尺的地方，只看見火光亮了一亮，兩隻帶着火苗的鐵罐朝木屋丟了過來。

陳秀蓮的動作比飛鳥還快，在空中接住了第一隻罐子脫手，朝那青年擲了回去，飛快地又接住第二隻。

砰砰一陣槍響，子彈在地下激起一陣陣的烟霧。但似沒有一發能命中的，因爲這些人並不是槍手，而陳秀蓮的動作實在太快，雖然快不過槍彈，但却比他們的反應快，所以每一發槍彈都在她的身後。

但陳秀蓮的反擊却很快，先前的一個鐵罐已把那個意圖縱火的青年燒得滿地亂滾，手中的這一個也快燒到罐上了，她以最快的速度，把鐵罐擲向一塊岩石後面。

怒海追踪　古堡歷險

轟的一聲，燃燒的汽油罐在離地一尺多高處爆炸了開來，汽油帶着火花，飛濺在散布在岩石後面的人。

痛呼之聲不絕，有三個人哇哇叫着衝了出來，身上冒着熊熊的火焰，有的拚命用手去撲，有的倒在地下翻滾。

陳秀蓮以最快的速度滾了過去，檢到一枝拋在地下的手槍，一個打挺，跳了起來，揚槍就朝另一處石後直發。

那裏也躲着兩個人，但陳秀蓮的位置恰恰可以攻擊到他們，兩發之後，一個傢伙抱着腿痛叫起來，另一個傢伙則急急地往旁邊躲去。

陳秀蓮追上去喝道：「站住！」

她才追過去，忽然斜裏傳來魯薏絲的聲音：「密司陳，把手裏的槍丟掉！」

陳秀蓮一怔，魯薏絲在她的背後端着槍，居然是一柄連發的卡賓槍，陳秀蓮回過頭去，魯薏絲的頭只冒出一半，哈哈地道：「密司陳，我很佩服妳的身手，八個人，居然被妳擺平了五個，妳如果到好萊塢去演西部槍戰影片，一定可以紅得發紫，當私家偵探實在太可惜了！」

陳秀蓮淡淡地一笑：「魯薏絲，現在妳並沒有佔優勢！」

魯薏絲笑了一笑：「不錯，現在妳們的人手多了一個，而且以身手而言，妳們都比這些飯桶强。」

「那妳就該知道誰該把槍丟下。」

魯意絲搖搖頭：「密司陳，我這支槍可不像他們，我要打妳的鼻子，就不會偏到眼睛上去，看準妳脚前的那塊石子，就是像拳頭那麼大的那一塊，距離妳約莫一公尺。」

「砰」卡賓槍口冒出一縷輕烟，那塊石子竟被擊得粉碎，這頭雌豹的槍法之準，的確令人驚異。

陳秀蓮的臉色變了一變，但是她的槍也學了起來，倔强的道：「魯薏絲，我的槍法也很準的，妳要不要試試？」

她顯得沒有丟槍的意思，魯薏絲似乎沒想到在這個時候，陳秀蓮居然不屈服。

變方都在僵持，終於魯薏絲輕蔑的道：「妳跟我鬥狠還差了一截。」

陳秀蓮笑了一笑，依然把槍瞄着魯薏絲，完全沒有屈服之意，魯薏絲頓了一頓才道：「密司陳，我不想殺死妳，只要取到那筆貨而已，到手之後，我可以分給妳們兩成，妳知道兩成是多少嗎？那是足足兩百萬美金！」

陳秀蓮淡然地道：「我在馬來西亞有兩所橡膠園，而且各地都有生意，我名下的財產以億計算，兩百萬美金在我眼裏根本不算什麼，我是爲了正義與興趣才幹這份行業，妳想拿錢來收買我，未免太可笑了！」

魯薏絲爲之一窒：「妳有這麼多的錢，死了多可惜！」

陳秀蓮依然平靜地道：「不可惜，因爲我的錢太多了，所以我才想以我的生命做些更有意義的事。」

魯薏絲暴怒起來了，厲聲道：「陳秀蓮，限妳一分鐘內拋下槍投降，否則我將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妳！」

陳秀蓮笑笑道：「我不會投降的，因爲我投降，妳可以用我作爲人質來要挾我的同伴，然後奪取我的船，再利用我的船去取那一批害人的東西。」

魯薏絲咬咬牙：「妳說對了，要不是爲了妳的船，在妳們登岸的時候，我就把妳們射殺在海灘上了！」

「所以我也不會屈服，即使妳殺了我，妳也沒有好日子過，我的家人會出重賞來買妳這條命爲我復仇，我已經吩咐過了，我如有不測，在我的遺產中，提出五千萬美金的獎額來買妳的命，五千萬美金可以使妳走遍天下都沒有安身之處，世界上每一個職業兇手都會像獵犬似的釘着妳，甚至於妳的親信手足都會爲了那筆獎金來暗算妳！」

魯薏絲確實被嚇住了，跟陳秀蓮談判決裂後，她調查過陳秀蓮，知道她的財產多到一個驚人的數字，也知道東方偵探社的成員都是富家千金，她原來的打算是把

她們引到這兒，軟禁住她們，勒索一筆更大的贖金的。

可是她對這些女孩子的能力估計得太低了，現在變成了騎虎難下之勢，雖然她在黑社會裏經過大風大浪，但也了解到黑道上的人物重利而輕義，如果陳秀蓮的話是眞的，殺死陳秀蓮後，她將沒有一塊安身立足之處，一個職業兇手爲了一千塊美金都會殺人，何況是五千萬的鉅欵呢！

爲了這筆錢，有些人連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殺死，何況是名正言順地捕殺一個聲名狼藉的兇手呢？

魯薏絲看來姣好的臉上起了一陣猙獰的扭曲，但是她握槍的手已開始顫抖，陳秀蓮見攻心之戰已經收到了效果，笑了一笑道：「魯薏絲，我反過來要妳繳械投降，我不會難爲妳。更不會把妳送警，祇要妳毀掉那批害人的東西，我會送妳一張機票，一張世界任何一國的護照。」

魯薏絲笑了：「妳給我多少錢？」

陳秀蓮道：「五百美金，讓妳生活到找得一份正當的職業，這是對妳最寬大的條件了。」

魯薏絲哼了一聲：「我爲了得到那批東西，已經投資了十萬美金了，妳祇給我五百元。」

「那些錢是妳以不正當的手段掠奪而來的，丟掉了也是活該，今後妳必須規規矩矩地過守法的生活！」

魯薏絲近乎歇斯底里的笑了起來：「守法的生活，我雌豹從十歲開始就在法律的界限以外過生活，妳要我去過守法的生活？算了吧！陳秀蓮，妳把所有的財產全送給我，我仍然要鑽法律的漏洞，那就是我活着的意義。」

陳秀蓮一嘆道：「妳眞是無藥可救了，像妳這種人，祇有一個地方適合妳——監獄。」

魯薏絲大笑道：「錯了，沒有一所監獄能關住我，只有一個地方才能關住我——地獄，我這種人不會進天堂的。」

陳秀蓮語重心長地道：「魯薏絲，到地獄的路上只有一條，但隨時都可以轉向天堂，天堂與地獄只有一綫之隔，那怕在地獄的邊緣，祇要妳肯回頭，仍然可以到天堂的。」

「陳秀蓮，妳應該去做傳教士。」

陳秀蓮微微一笑：「魯薏絲，是妳該作決定的時候了，當妳的底牌都被人看到的時候，只有丟牌是最聰明的。」

魯薏絲獰笑道：「不錯，可是我已經孤注一擲，丟了這副牌，我連參加下一局的資格都沒有了，因此我只有咬牙拚下去，儘管妳的資金比我多上幾百倍，但我出了第一張牌的錢，就够資格看到底！」

陳秀蓮笑道：「妳會輸得很慘。」

魯薏絲冷哼一聲：「佐治，馬克，你們上去，把她綑起來，我不相信她會狠過我！」

那是兩個唯一沒有受傷的人，但是聽了魯薏絲的話後，兩個人都有點遲疑，佐治道：「她手裏有槍！」

「我知道，我的槍也瞄準着她，只要她敢反抗，我的槍彈會比她更快，快上去！只有抓下她，我們才有生還。」

兩個男的竟然不願意接受這個命令，因此還沒有行動，魯薏絲臉色一沉道：「你們別忘記我的手裏也有槍，我的槍也可以殺死你們的，快上去！」

砰砰兩響，兩個人都覺得耳朵一痛，用手一擦，摸到了一手血，槍彈擦着耳輪過去的，可見她的槍法之準。

魯薏絲冷冷地道：「這是警告，再不服從命令，我的槍就對準你們的鼻樑中心穿進去了。」

兩個人都被她嚇住了，知道她說得出做得到，連忙別好了槍，一左一右向陳秀蓮走過來，陳秀蓮也相當穩靜沉着地道：「魯薏絲，如果妳想打這個主意，逼得我要開槍了。」

魯薏絲沒想到對方也會如此沉得住氣，因而她對陳秀蓮的那枝槍居然有了一絲怯意，厲聲叫道：「快上去！」

佐治與馬克撲到快接近陳秀蓮的地方，伸手就可以抓到她了，陳秀蓮忽地縱身，雙脚飛踢出去，手中的槍開了火，砰的一響，却是射向魯薏絲。動作異常美妙，只是她的心分兩處，都無法兼顧，佐治與馬克隨時在戒備中，往旁邊一閃避過了飛脚，魯薏絲往後一仰身，手中的槍也發了火，陳秀蓮哎的一聲，由空中跌下，胸前鮮血直冒。

魯薏絲探頭一看命中要害，臉色一變道：「一不做，二不休，大家殺上去，把另外三個女孩子都殺了。」

佐治與馬克連忙向木屋衝去時，只聽見槍聲一響，一蓬火花，隨着一陣熱風捲來，是葉長青的散彈槍開火了。

那種槍的殺傷力並不强，却是以一個方向射來的，怎麼樣也躲不過，兩個人的臉上身上都感到一陣劇痛，呻吟着滾倒在地上，葉長青執着長槍衝了過來，魯薏絲躲在石後探出槍來正待射擊，忽而又是一聲槍響，是地上的陳秀蓮開了槍，子彈擊中了她的槍，把整枝槍擊飛了出去，魯薏絲縮到石後不見了。

葉長青連忙跪在地下問道：「大姊，怎麼了？」

陳秀蓮一個鯉魚打挺，跳了起來，滾到岩石後面。魯薏絲的槍跌落地下，槍柄上有着一抹血痕，那是手槍被擊脫手時拉破了手指刮出來的，但是魯薏絲却已經逃了。

葉長青跟着過來追問道：「大姊，妳沒受傷吧？我看妳流了不少血。」

陳秀蓮笑道：「當然沒有，我身上穿着防彈馬甲，那是最新的製品，外層有膠墊，裏面灌着紅色液體，有僞裝作用，這是我的新發明，準備申請國際專利呢！」

葉長青拍拍胸口道：「我眞替妳捏了一把汗，魯薏絲的槍實在準，她要是射擊妳別的部位呢？」

陳秀蓮道：「這是要冒險的，但是我心理戰相當成功，使冒險性減低到幾乎接近點，我先危言恐嚇，然後再跳起發槍，她要躲我的槍，回擊時一定揀目標大的部份射擊，這是一般的心理反應，因此多半是對我的胸部。」

葉長青吁了一口氣道：「大姊，我眞佩服妳了，妳的鎭定確實是無人能及，妳提出這個計劃，我一直就在爲妳担心，那實在太危險了，而妳竟像是經過多次排練

似的。」

陳秀蓮嘆道：「雖然我事前作過精密的計算了，但一樣嚇得毛管冒汗，但是非如此無以脫險；這次敎訓之後，以後我們的行動要謹愼一點了。」

葉長青笑笑道：「大姊還好沒發抖，我衝出來時，倒不怎麼樣，在屋子裏守着時，牙齒直打顫。」

陳秀蓮微微一笑道：「這就是我練過瑜伽術的好處，不管處於多緊張的狀況下，肌肉始終保持靈活的運用。別的都可以，發抖萬萬不行的，抖一抖就完蛋了，對了，老二跟四妹呢，她們還在木屋裏幹什麼？」

葉長青笑笑說：「妳倒下來的時候，老四就在屋角跪下祈禱，老三倒是很冷靜，這個人似乎是鋼鐵做的。」

朱麗笑着從一塊掩蔽石後探出頭來道：「喂，妳們只顧談得高興，竟忘記身處危境了。」

葉長青道：「危險已經過去了。」

朱麗一指那些被火灼傷的飛豹黨徒，笑笑說：「這些人有的祇是受了輕微的傷，危機可沒過去，有一個傢伙剛才還想偷偷地摸槍，被我一飛石擊中腦袋才安靜下去。」

馬佳琍也在石後探頭道：「另外一個想動傢伙，我給了他一飛刀，釘在他的鼻子面前，他才安份的。」

她的臉上還帶着淚珠，這時居然有說有笑了，陳秀蓮笑笑：「難得妳們細心，不過這些傢伙都不值得担心了，我的槍沒離手，祇要你們有動作，我可以比他們快個十分之一秒，那已經够了！」

馬佳琍跳上前，拉着陳秀蓮的胳臂道：「大姊！下次妳要實行這種危險的計劃時，最好先告訴我一聲，我看見妳倒下去時，還以爲妳眞的中槍了！」

葉長青笑道：「所以妳就爲大姊在天之靈求安息。」

朱麗微笑道：「那妳可錯了，妳要是聽見這小鬼的禱詞，妳會嚇個一大跳，她說的是：聖母啊！請您寬恕我的罪，因爲我要殺人了，求您賜給我力量，爲大姊報仇。然後抓了兩把飛刀就要衝出來拚命，要不是我拉着她，這些阿飛恐怕要變成死飛了！」

陳秀蓮很感動，但也微帶譴責地說：「小妹！以後不可以，眞到那個狀況時，妳應該先以生命爲重，安全第一！」

馬佳琍瞪了朱麗一眼，噘起嘴說：「三姊最壞了，妳明明知道，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呢？」

朱麗笑笑說：「天地良心，我跟妳一樣，怎麼會知道呢？大姊二姊設計時，也沒告訴我。」

「那麼，妳怎麼坐在那裏，一點都不激動？」

「因爲我知道大姊不會有危險的，她是胸前中的槍，那兒穿着避彈背心，而且大姊出去，一定有着相當的把握，所以才找二姊配合，如果沒有把握而企圖突圍的話，一定會找妳搭檔而不找三姊了！」

葉長青連忙問道：「爲什麼？」

朱麗笑笑說：「因爲妳是拚命三郎，有勇而無謀，不像老四冷靜，而且行動也沒有老四敏捷。」

葉長青瞪大了眼，剛要開口，陳秀蓮笑着說：「好了！不要吵了，現在我們可以把珍姐叫過來了。」

朱麗打開了通話器，跟珍姐取得了連絡。

「珍姐？妳那邊的情況如何了？」

「發順號開出來了，兩條追我的小電船也靠了過去，向南方海面行駛。朱小姐，妳們那邊怎麼樣？」

「遭遇了一點挫折，已經過去了，現在妳把船駛向浮橋來接應我們，不要去管他們。」

關閉了對話器，然後問道：「這些人怎麼辦？」

陳秀蓮道：「他們都受了傷，有幾個還很嚴重，我想島上還有他們的同件會救治的，把他們的武器繳下來，就放在這裏好了，我們不必管了。」

朱麗道：「他們非法持有槍械，結伙行兇，應該交給警署才對。」

陳秀蓮笑了一笑：「老三，我們祇是私家偵探。」

「私家偵探對當場行兇的現行犯是有權逮捕的。」

「不錯！可是要起訴他們，我們就得留下作證，魯薏絲把他們留下來，就是要躭擱我們，走吧！我們有更重要的事，這次給他們的敎訓已經够了。」

最先爲火罐擲中的是那個青年受傷較重，其次就是佐治與馬克，每人身上都挨了十幾顆鐵沙，陳秀蓮沒收了他們的槍械，却還留下了一點急救的藥給他們。

珍姐的女神號已經駛近了浮橋，四個人上了船，立刻啓碇離岸，馬佳琍道：「我們還有一條小艇呢？」

珍姐道：「被發順號帶走了。」

陳秀蓮笑笑道：「沒關係，找得回來的，實在找不回來，也有保險公司賠償，女神號投過保險的！」

葉長青道：「大姊，妳在打落魯薏絲的槍時，應該繼續追下去的，那樣就不會被她逃走了。」

陳秀蓮搖搖頭道：「我們只是在一場小接觸中佔了上風，對方的人手還是多出我們幾倍，窮追下去，我們未必就能捉得住她，何況我還需要她帶路去找那批毒品呢。」

「大姊，妳能確定是毒品嗎？」

「是的，我當面用話試探過，她沒有否認，祇是我想不透的是她爲什麼要冶鋼設備。」

「我們上當的那個島不是有些廢棄的地下倉庫嗎？也許是有着鋼門保險鎖之類的東西。」

陳秀蓮笑了一笑：「那祇要帶一具氧氣吹管就行了，但魯薏絲却在船上也帶一套小型的冶鋼爐。」

「會不會是毒品藏在鋼殼中間，必須要冶化後才能取出？」

「這是最大的可能，不過在高溫之下，那些毒品早就化成灰了，那還有什麼用呢？」

「剛才我們應該向那些飛豹黨徒問問的。」

「沒有用，魯薏絲不會讓他們知道的

，現在祇有向當地警方取調查資料，或者向戰時的盟軍單位查閱檔案，因爲魯薏絲的父親跟胡益謀是做買賣德國戰略剩餘物資起家的，我看，這批毒品一定是德國納粹的物資。」

朱麗道：「這方面由我來負責吧，我有個叔叔早年就入了美國籍，現在任職於五角大厦的檔案室，請他調查一下，也許會有點眉目。」

「那方便嗎？這是屬於國防機密。」

朱麗笑了笑說：「美國人的機密最不值錢，他們的專欄作家可以搜集到最新的國家機密，甚至連文件正本都弄了去公開發表，何況是這種過了時的機密呢！」

「不過希望也不大，假如是毒品的話，盟軍一定會設法找出來加以銷毀的，還會留到現在嗎？」

「也許在軍方的記錄中祇是一批報廢的軍火，但經辦的人把毒品藏進去，納粹到了後來已經很腐敗，尤其是基層幹部，看出戰事無望，紛紛在爲自己打算了。」

「好吧，妳進行一下，範圍可以縮小，調查一下由魯道夫經手的戰略物資是些什麼東西。」

珍姐從艙外進來問：「小姐，我們現在上那兒去？」

陳秀蓮想了一下：「我們沒到那個島上以前，魯薏絲已經準備好在等我們了，可見她在碼頭上已經派有人在監視我們的動靜，爲了保持行動的機密，我們要換個地方。」

珍姐一怔道：「小姐，船必須要靠岸的，我們不能在海上一直飄着。」

陳秀蓮笑道：「除掉維多利亞海港外，還有很多碼頭可以停泊的，尤其女神號領有國際航行執照。」

珍姐是個很聰明的好助手，立刻明白了，笑笑說：「小姐，那我們就靠到澳門去吧。」

陳秀蓮點點頭，航綫立刻轉向了澳門，朱麗道：「爲什麼要跑那麼遠呢，這條船的吃水量並不深，隨便找個漁港都能停泊，我們也可以上岸辦事去。」

陳秀蓮笑道：「這次我們要突擊，攻其無備，這兩天，她一定到處在找我們，而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給她找到。」

朱麗道：「可是我要跟華盛頓的叔叔通電話。」

「澳門也有長途電話局，妳可以在澳門打過去，然後讓回電通過香港電話局接到遊艇上來，所有的費用記公帳。」

馬佳琍道：「大姊，魯薏絲已經發現給她的照片經過改動，不會再留下了，妳用什麼方法追蹤呢？」

「在被他們搶去的小電船上，有電子防盜追蹤裝置，那是超短波的，即使他們跑到南北極去，我也找得到。」

三個女孩子都流露出欽佩的神色，她們發現這位大姊的內涵比他們預料的深得多。

船在澳門靠了岸，陳秀蓮用電話跟香港幾個地方都聯絡了一下，胡益謀還在昏迷中，但情況已經好轉，史密斯保證他沒有生命的危險了，而且，兩三天內可能會清醒。

東方偵探社的兩位女秘書已經銷假上班，而且有四椿案件前來請求接受委託，陳秀蓮問明了案情，發現並沒有什麼難辦，就叫她們接受下來，而且指示她們先展開偵查。然後她又接到一個令人興奮的電話。

那是書報社的經理劉光宇打來的，他查出了隣居熊大烈的兒子熊志申已經有兩天沒回家了，這傢伙今年廿一歲，品行不太好，有兩次吸毒被捕案底以及一次打架，原來在一家書院讀書，然而在本學期開始就被開除了，家裏是因爲兩天不見人，到書院去問了才知道的，從劉光宇對熊志申的敍述中，陳秀蓮發現這傢伙就是那天在島上，企圖用火罐來燒她們而反被陳秀蓮炙傷的青年。

顯然的，熊志申也加入了飛豹黨，有關於胡益謀的一切資料也是他供給的，這個綫索已經不重要了，但陳秀蓮的雷達幕上顯示出順發號又回到那個小島上去過，把受傷的接走了，然後停泊在大嶼山的銀礦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綫索，魯薏絲去取那批東西時，一定需要人手，而這種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因此她仍然需要那批飛豹黨，陳秀蓮覺得這是個機會，可以更進一步地搜到魯薏絲的行動，最後她對劉光宇作了一番指示。

朱麗上岸打了電話，跟五角大厦服務的叔叔取得了連絡，也取得了承諾代爲一查檔案。

剩下來的時間祇好等待了，每隔兩小時，她們打開雷達幕，探測電波追蹤器的位置，發現魯薏絲他們一直停留在大嶼島上，沒有動靜。

過了一天，該輪到馬佳琍守值，她打開了雷達螢光幕，發現那個光點不見了，連忙去通知陳秀蓮。

「大姊，魯薏絲一定是發現了追蹤器，把它拆除了。」

陳秀蓮到螢光幕前看了一下，苦笑着說：「他們沒有發現追蹤器，祇是窮極無聊，把我的船分解賣掉了。」

「妳怎麼知道的呢？」

「因爲我的追蹤器是裝在引擎上的，她不把引擎拆掉，追蹤器不會失效的，現在追蹤器沒有反應了，就證明他們把引擎拆了下來，分開來賣掉了。」

「爲什麼要拆開來變賣呢？」

「因爲那具引擎的性能極佳，是一家最有名的機械公司出品，引擎上有號碼，很容易追查，他們不敢變賣，而且也捨不得賣掉，所以拆了下來，換到別的小艇上去，再換上一具引擎賣出去了。」

「大姊怎麼知道他們是賣掉了？」

「如果不是變賣，不須要拆卸引擎，我的小艇是配合引擎性能設計的，換一具別的引擎，性能就差得多了，他們如果要利用我的船，不必要把它們分開。」

朱麗道：「大姊，妳似乎很高興，莫非是妳投保的賠償數額超出原價嗎？」

陳秀蓮搖搖頭：「那條小船是很容易被竊的東西，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肯接受超額投保的，整條小艇的買價是一萬五千元美金，保險公司只肯估價八千元，如果追不回來，我就要損失七千美金。」

「那妳怎麼還這麼高興？」

陳秀蓮笑道：「因爲這證明了魯薏絲很需要錢，也一定在短時間內行動，否則像這樣等下去，我可受不了！」

葉長青顯有點憂慮道：「可是我們無法控制她的行動了。」

「不要緊，我另外有安排，她躲不過的，現在我們要隨時準備行動了。」

一個上午過去了，朱麗的叔叔來了答覆，胡益謀與魯道夫戰後在歐洲從事買賣德國的剩餘軍事物資的範圍很廣，戰車槍械被服，無一不包，大部份是向戰勝的盟軍收購後賣出，但是大戰末期，有許多納粹軍官與蓋世太保隱藏下的物資也偷偷地交給他們轉手，被他們黑吃黑吞掉的也不少，納粹政府快垮台以前，希特勒爲了要日本在太平洋牽制盟軍軍力以減輕在歐洲的壓力，曾經派了一些軍艦載運了一些秘密武器支援日軍，有的送到了，有的在中途被盟軍的潛艇或空軍炸毀，資料也不大齊。

不過從戰俘的口中，得知蓋世太保總部的梅生少校曾經乘坐一條驅逐艦到過香港外海，運送了一部份新式飛彈過來，在香港曾經逗留了兩個多月，回程時全艦神秘爆炸，艦上人員全部死亡。

可是大戰結束後的第三年，奧斯陸有一個商人麥許神秘死亡，屍體上有血書希伯來文「復仇」的字樣，判斷是猶太人的復仇黨所爲，德國的蓋世太保在特務頭子希姆萊的示下，曾經慘殺數以萬計的猶太人，激烈的猶太人就成立了這種組織，專事狙殺改名潛匿的納粹份子，而麥許的屍體特徵，竟與在太平洋上陣亡的梅生少校極爲符合。

另外還有一個資料顯示很有意思，梅生少校送到東方的那批飛彈，事後檢點庫存，發現含有高度爆炸性的彈頭竟沒有帶去，同時這批資日的飛彈在日本的軍部也沒有記錄，而承辦接洽的犬養大佐在太平洋逐島戰中陣亡，那批飛彈的去向也成了個謎！

另附，梅生少校是蓋世太保的間諜首腦，曾經主管過一個化學實驗機構，專事提煉海洛英，分別運到同盟國去拋售，作爲國外情報人員的活動經費，兼而達到腐化同盟國的目的。

接獲這份報告資料，陳秀蓮十分興奮地說道：「好了，這一份七巧板大部份的圖片都已經找到了。梅生少校大概知道戰局無望，把那批飛彈的彈頭換了下來，把嗎啡裝在僞造的彈頭中送到了東方來，可能跟犬養大佐有了默契，將那批飛彈藏了起來，以爲日後匿居的生活費用。因爲犬養大佐是黑龍會的成員，也是專搞情報的，專搞黑社會的壞蛋，面對這一批東西，豈有不動心之理，於是兩個人利用職權把這批東西藏了起來，留作日後私人的資產了。」

「梅生爲什麼要送到東方來呢？」

「因爲他知道德國快垮了，日本還有一搏之望，他是想選擇東方作他安身之處的，當然要到東方來了，把東西藏好之後，梅生再安排了使那條驅逐艦爆炸，自己喬裝易名，在挪威立足，因爲那裏沒有參戰，保持中立，這是最理想的藏身所在地。」

「他難道不怕犬養大佐吞了這份贓物嗎？」

「攪情報出身的人都會留一手的，他們一定各負責一個部門，似乎是犬養提供人力，他負責藏物，然後雙方各持一份地圖，大戰結束後，犬養戰死，梅生爲了怕猶太人找到他報復，可能通過了魯道夫的黑社會組織，想瓜分這批東西，魯道夫又豈是省油的燈，取得了地圖之後，把他暗殺了，造成是猶太人下手的樣子，因爲那時猶太人復仇行動如火如荼，證明麥許是德國少校梅生，對他的死也就不會着力追究了！」

「可是魯道夫只擁有一份圖呀！」

「不錯，但胡益謀是個搞情報的，又是中國人，在香港工作過一段時間，他必然有辦法弄到犬養大佐留下的那份圖，也許當初他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但他弄清楚是毒品之後，就本着良知，不肯合作了，所以他手下藏着一份圖，魯道夫自然不肯放棄的，可是他自己却死於黑社會的火拚，把這件事冷了下來，結果又落到了魯薏絲手中。」

朱麗笑道：「大姊好像是親身參加的一樣。」

陳秀蓮笑笑道：「我一直弄不透魯薏絲爲什麼要冶鋼設備，現在總算弄明白了，那些嗎啡被封存在僞裝的彈頭裏，一定要經過冶化後才能取出來，把這個問題解決後，其他都不成問題了。」

朱麗道：「現在還有一個最後的問題，就是東西藏在什麼地方，這也是妳說七巧圖上最後的一塊，找到了這一塊，整個圖形就完全了！」

陳秀蓮又笑笑道：「追蹤器雖然失效了，但是我另外安排了幾着伏子，相信必然有一子能奏效的！」

朱麗嘆道：「胡益謀也是的，既然他不願意讓那筆毒品流出市場，就該毀了才是。」

陳秀蓮道：「我相信他有這個意思的，只可惜他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他的圖已經交給我們了，那祇是如果找到毒品的圖，這是犬養大佐手中的一部份，藏物的地點是梅生少校控制着，現在祇有魯薏絲知道了。」

「犬養是地主，爲什麼不知道藏物所在呢？」

陳秀蓮笑道：「他們都是攪情報出身的，當然懂得如何保護自己的利益，梅生一定提出了這個要求，藏物地方由他選擇，收藏的方法由犬養派人負責，犬養把設計圖設計好了之後，派出一批人，交給梅生帶到一個地方建設工事，工事造成後，將那批人秘密處死，工事的建設由日本人負責，梅生不得干預，這樣就雙方各掌握一個秘密，誰也無法吞掉對方的份了。」

「難道他們不可以設法探索對方的秘密嗎？比方說我是犬養大佐，就會設法叫一個部下潛伏其中，把地點標示出，而後再利用秘密通信方法告訴犬養。」

「完工之後，這些人要由德國人處死的，有誰肯爲這種事去送死，何況雙方都是叛國的行徑，他們不會讓第二個人知道的，何況梅生事後要把驅逐艦也炸掉，祇有一個人逃生，他當然也不能把日本人留

下一個去探悉工事的建築，這是一個天衣無縫而狠毒無比的陰謀！」

葉長青問道：「大姊，嗎啡是無法抵受高熱的，如果要把彈頭溶化，裏面的嗎啡還能保留原狀嗎？」

「一般技巧上說來是不可能的，但梅生主管着化學研究機構，自然有辦法在外面加上隔熱設備，德國人雖然戰敗了，但他們的科學技術却居於世界之冠，尤其是二次大戰的納粹黨，他們擁有了世界最優秀的科學家，戰後各國的科學發展，都是納粹集中營裏的科學家所創的成果。」

馬佳琍一嘆道：「現在就缺少那最後的一塊七巧板了，開門的鑰匙找到了，但是門在那裏呢？」

門在那裏呢？陳秀蓮含有着充分的信心，但是她的信心被一通電話擊碎了。

電話是劉光宇打來的，他接到了陳秀蓮的指示，帶了熊大烈秘密去到大嶼島的銀礦灣，她從劉光宇的敘述中，知道熊志申的本性並不太壞，對父母很孝順，她打算用親情去打動熊志申，使他把魯薏絲等人的行蹤透露出來。

熊大烈帶了一封信與一具追蹤儀，見到了熊志申偷偷交給他就行了，在信上懇求他顧念父母的一片愛心，從速回頭，而且陳秀蓮準備撥一筆獎金給他，幫助他到巴黎去學藝術，熊志申的成績很好，也有很高的繪畫天才，這封信一定可以打動他的。

可是劉光宇跟熊大烈找遍了銀礦灣，都沒有發現魯薏絲或是熊志申以及任何一個飛豹黨徒，更甚的是發順號漁船也沒有到過大嶼，祇有前一天，有兩個人駛了兩條小船來過，那兩條小船在岸上忙了一天，賣掉了一條小船，買了一些食品罐頭與醫療品又開走了，那條小船只賣了五千港幣，據買主說這條小船的構造絕佳，只可惜引擎不對，所以殺價買進，他已經去電向原廠訂購原裝引擎，裝上後可以賣到一萬多美金，因爲這根本就是條新船。

陳秀蓮接到電話後不禁啼笑皆非，她太信任科學儀器了，沒想到魯薏絲利用科學儀器開了她一個玩笑，最氣人的是魯薏絲在小艇的買主那兒留下了一封信與一個小小的電波發射器，信上說：「如果妳寫信去問問奧斯陸皇家學院，他們會回答妳我在那兒得過電子科學研究獎，謝謝妳的資助，不要報警，我這條船是有合法證明文件的。」

劉光宇在電話中讀出信的內容時，陳秀蓮的臉色的確很難看，像被人打了一拳，但過了一會兒，她自己也笑了：「我太低估了我的敵人，應該受教訓的。」

葉長青道：「這個教訓的代價只是七千美金，妳仍可取回八千元的保險費。」

陳秀蓮苦笑道：「不，是一萬五千元，他們是以我的名義賣掉的，轉讓書上有我的簽字，完全合法。」

朱麗一聽道：「他們怎會有妳的簽字的？」

陳秀蓮道：「我的簽名式並不難學，化五十元港幣就能找到一個專家來仿簽，香港是個臥虎藏龍的地方。」

另外三個女孩子也祇有陪着她苦笑了，陳秀蓮忽而振奮地道：「好在那具引擎還沒賣掉，他們大概很需要那具高速引擎，我還可以找回來的。」

馬佳琍道：「問題是上那兒去找，整個綫索都斷了！」

陳秀蓮道：「再到那個島上去，看看有沒有綫索，他們在那兒把受傷的人接走，總有一點綫索可循的。」

明知道這是個沒有希望的希望，但她們祇好這樣做了，珍姐把船又駛向了那個島，大家的心情很沉重，但是可以看見那個島時，葉長青以遠程望遠鏡瞭望時，突然興奮地叫道：「看！發順號，剛剛開出來！」

棄惡從善　改邪歸正

一條機帆漁船出現在視綫中，雖然小得像個黑點，但用長程望遠鏡，却可以看得出船頭上「發順」兩個字。

陳秀蓮連忙道：「劉嫂，降速，遠遠地釘住它。」

珍姐不待吩咐，早巳降慢了船速，陳秀蓮道：「離遠一點，別讓它發現我們在追蹤，從現在開始，我們每一分鐘都用望遠鏡釘住它，把距離拉到望遠鏡僅及的範圍就够了，這次絕不能再放它逃掉了！」

四個女孩子都很興奮，女神號降到半速以下，但前面的發順號則似乎全速推進，陳秀蓮取出了海圖，判斷它進行的方向，忍不住皺眉道：「奇怪啊，它是航向公海，那兒沒有島嶼，這是在搗什麼鬼？」

朱麗道：「也許他們是在試探着有沒有船追蹤，要等確定完全安全時，然後駛向目的地。」

陳秀蓮點點頭道：「可能，魯薏絲是一頭比狐狸還狡猾的豹，祇是這一次她要失敗了！」

天色漸黑，發順號仍然沒有改向的意圖，陳秀蓮道：「再往外走，他們就慘了，發順號沒有遠航設備，更沒有夜航設備，走的却是國際航道，被別的船撞上怎麼辦？」

朱麗道：「而且晚上的視距縮短，我們要不靠近，就無法看得見了，魯薏絲可能發現了我們這條船。」

陳秀蓮道：「對，她可能確定是女神號，所以才用這個方法試探，我們把距離拉遠一點。」

「那不是更看不見了嗎？」

「用雷達追蹤，完全脫梢，我們祇好碰碰運氣，希望短時間內，沒有別的船靠近經過。」

珍姐停止了引擎，使距離拉得更遠，陳秀蓮扭開了雷達幕，在五海浬的遠距下，發順號只是一個小光點。

天色已經黑了，四個女孩子聚在艙中，整條船都熄了燈，倒是前面的發順號亮起了燈火，可以看得很清楚，海上括起了三級風，浪也大了一點，那條漁船就像是一顆跳躍的星球，又像一個孤獨的精靈，在漆黑的海上跳着舞。

陳秀蓮一面研究着用手電筒照着海圖，一面凝視着前面那團光球，臉上現出了疑色。

過了一會兒，她把珍姐叫了過來道：「珍姐；這一帶的海域妳很清楚，前面是

否有島嶼？」

珍姐搖搖頭，陳秀蓮追問着：「妳眞確定了？」

珍姐笑笑說：「小姐；絕對不會錯，過去我父親是一個海員，經常航行這一帶，他把這一帶的情勢告訴過我，這裏巳經是公海，再往前跑，就是太平洋了，一直往前，最近的島是海南島。」

陳秀蓮熄掉了電筒，轉開了雷達，迅速地找到了目標，一面觀察，一面計算，最後苦笑道：「十一海浬。」

馬佳琍很詫異地問道：「那是什麼意思？」

陳秀蓮漫聲答道：「是發順號此時的時速。」

「一條機帆漁船能有這麼高的速度很不容易。」

陳秀蓮輕嘆道：「這種船最高時速不會超出九海浬，而兩海浬是風速，順風扯帆，剛好是這個速度。」

「他們拚命搶進，一定是想急着到達目的地。」

陳秀蓮搖頭苦笑：「不！他們是拚命把我們帶到遠處！」

其餘三個女孩子都爲之一怔，朱麗忍不住問道：「大姊，妳是說他們巳經發現我們了？」

「是的！早就發現了，魯薏絲恐怕正在島上高興地大笑，笑我們是傻瓜，這眞是一條狡狐！」

葉長青叫了起來：「什麼！魯薏絲不在船上！」

陳秀蓮凝重地點頭，吩咐珍姐道：「立刻回航，回到那個島上去，在離島兩海浬時熄去引擎在海上漂流，然後在海上等候接應我們。」

珍姐巳經習慣於接受命令而不發問了，馬佳琍則都愕然地道：「大姊，妳能確定是他們還在那個島上？」

「是的，而且藏東西的地方也是在那個島上，希望我們還來得及。」

葉長青疑惑地問：「大姊！妳這個推斷有根據嗎？」

「當然，絕對有力的根據，妳想一想，發順號在什麼樣的情形下才能達到最高時速？」

朱麗釋然地道：「空船，把載重減到最輕的程度！」

「對了！但發順號載的是冶鋼設備與焦炭，那是他們必須的用具，他們爲什麼要卸下來？」

三個女孩子都懂了，朱麗道：「那爲什麼要把船開走呢？他們取得了東西，還是要離開的，沒有船行嗎？」

「行的！他們拿走了我小艇上的高速引擎，裝在一條普通船上，足够帶着百來公斤的東西離開了！」

馬佳琍也聰明起來了：「把設備裝好後，祇要四五個人操作就够了，大部份的人乘着發順號離開，在海上跟我們捉迷藏，牽掣我們，爲他們爭取時間，這是調虎離山之計！」

陳秀蓮苦笑道：「不錯，魯薏絲實在是個很聰明的人！」

馬佳琍笑道：「幸好大姊也不笨，仍然識破了她的奸計，要是換了我們，一定還會繼續釘下去！」

陳秀蓮一嘆：「魯薏絲比我聰明，在鬥智上我巳經輸了好幾次，這一次祇是我的航海常識帮助我識破了她。」

其他三個女孩子都沒作聲，她們知道陳秀蓮雖然不是驕傲的人，但絕不是個肯服輸的人，既然陳秀蓮說鬥智不如魯薏絲，就是眞的不如。

陳秀蓮再度一嘆道：「不過，魯薏絲還有一點不如我。那就是她的環境，如果她有我這麼多的錢，她可以建立起一個世界性的黑社會組織，勢力之龐大，將無與倫比。」

朱麗笑了道：「大姊很少長他人威風的。」

「這是個事實，我相信妳們也有同感吧。」

葉長青搖了搖頭道：「我不承認，我認爲我們那一個都不會低於她，她自小就在黑社會裏打滾，受的就是這一套教育，她玩的這一套，並不是她獨創的，這些都是私梟們常玩的手法，我們之所以上當，只是因爲我們缺乏經驗而巳，我採訪過許多黑社會幫派的新聞，類似這種手法並不新奇。」

陳秀蓮笑道：「可是妳先前並沒有發現。」

葉長靑道：「是的！因爲我們第一次才接下這種案件，還沒有運用那些經驗的能力，經過這一次之後，以後再有類似的案件，我們該做一件事，就是先了解對方的背景，設想對方可能採用的手法，就不會上當了。」

陳秀蓮目光一亮笑着說：「老二，妳是最不擅用腦的一個，但這一次妳說的話比誰都高明。」

葉長青也笑道：「這是我當記者的習慣，原則只報導事實，不能主觀地去批評事實，但是當偵探就不同了，偵探必須去研判事實，以客觀的條件來作主觀的決定，我既然身兼了兩項職業，就不能祇走一條路。」

回航時，她們以全速進行，不到兩個小時，小島又巳在望了，陳秀蓮忽然想起上一次的經驗，立刻道：「珍姐！停車，這次我們要突擊。魯薏絲一定還會派人瞭望的，不能再讓她發現了。」

珍姐開了倒車，使船停了下來，馬佳琍道：「大姊，這兒離島上還有四五海浬呢，如果划橡皮艇過去，至少兩三個小時，而且風浪又大，那太費力了。」

陳秀蓮道：「橡皮艇的目標還是太大，我們要潛水過去。」

朱麗吃驚道：「大姊！妳不是開玩笑吧，雖然我有橫渡伊利沙伯海峽的記錄，但我還是沒這個把握。」

陳秀蓮笑道：「我有把握，而且登岸時，我們還要保持充份的體力，妳們跟我來吧！」

她進了艙，打開一具木櫃，裏面是幾套潛水衣，吩咐每個人都穿上了。每人還帶了一具氧氣筒，然後把槍械及用具都塞進一個膠袋中，再回到前艙甲板上，珍姐巳經把一座水底的推車吊上滑輪，慢慢地放進水中。

葉長青笑道：「原來有這個玩意！」

陳秀蓮笑道：「我這條遊艇的設備等於是一支小型軍隊，只差一架直升機，否則就海陸空齊全了！」

葉長青道：「我們可以買一架！」

陳秀蓮笑了道：「買一架是沒問題，祇是飛行執照太難，我們沒有時間去學，等將來再說吧，等這次事情完了，讓老四去參加航空俱樂部受訓，領到執照後，我們就添置一架，以後行動就方便多了。」

潛水車下了水，四個人也先後帶好膠罩，滑進海水，那是一架用蓄電池爲動力的新型潛水車，好像是一架雪撬，馬力很大，陳秀蓮負責操縱，其他三個人都緊抓住支柱在水面下兩公尺的深度，飛速地前進着。

約莫一個小時，她們已經到達了岸邊，找了一處掩蔽的地方藏好水車，脫下潛水裝，陳秀蓮載上耳機，跟海上的劉嫂作了一番指示與連絡，就靜伏不動了。

沒有多久，女神號上燈火通明，以高速駛向島上，然後在小島的四周繞行，葉長青道，「大姊！這是做什麼？我們既然悄悄地登岸，爲什麼又要驚動他們呢？」

陳秀蓮微笑道：「別說話，妳會明白的。」

她伏在暗處，用紫紅外綫望遠鏡對島上掃視着，足足觀察了有十五分鐘，才收下望遠鏡笑道：「好了！出發吧。」

葉長青道：「妳找到他們了！」

陳秀蓮點了頭：「不錯，是他們自己告訴我的！」

「他們會告訴妳？難道他們歡迎妳去嗎？」

陳秀蓮微微一笑：「可以這麼說，而且還會組成一個歡迎的隊伍，那儀仗隊快要出來了。」

她的手指向一處山壁，其他三個女孩子順着望過去，那兒果然閃着四五點手電筒的光，而且向岸邊移動着。

葉長青明白了，陳秀蓮故意要珍姐把女神號駛來，爲的是要驚動瞭望的匪徒，等他們向魯薏絲報告時，連帶地也暴露他們所隱藏的地方，這的的確確是一個高明的方法。

女神號已經在海上停了下來，而且是在對準浮橋的地方，距離浮橋約莫有一海浬的位置。

由山壁竄出來的人是五個，迅速地來到浮橋附近，分散開來，找好掩護的位置，大概是準備狙擊。

陳秀蓮她們佔據了一個較高的部位，恰好可以看見那些人的行動，見他們埋伏好了，才笑了道：「我們過去吧。」

像是四頭輕捷的狸貓，滑行到了山壁前，發現是一排近似防空洞的廢棄倉庫，在中央主洞前還有一個臉上裹着紗布的青年在巡邏着，四個女孩子在距離五十公尺的地方伏好，作再度的觀察。

朱麗壓低聲音道：「大姊，會是這裏嗎？」

陳秀蓮道：「應該不會錯，剛才那個人就是上這兒來報告，而狙擊的人也是從這裏出去的。」

朱麗道：「我發覺可能不對，別忘了胡益謀擁有的那份圖，才是眞正藏物的地方，這個地方跟我們手上的圖形完全不對，假如眞是這兒，魯薏絲就不必急着要胡益謀手中的那幅圖了，因爲魯薏絲早知道了地方，也無須驚動胡益謀了，妳以爲如何？」

陳秀蓮想了一下，用手敲自己的腦袋道：「我眞是天下最笨的人，幸虧妳提醒了我，否則我們又要上一個大當，而且把命也送掉了。」

葉長青滿腹疑團道：「大姊認爲不是這兒？」

「絕對不是，這兒是第二個陷阱，魯薏絲比我們想像中還要狡猾，她用發順號佈下了第一個陷阱，然後又在這兒佈下第二個陷阱。」

葉長青道：「何以見得呢？」

陳秀蓮道：「她知道我們趕回來了，只叫了五個人前去攔截，而且還亮着手電筒由此地出去，就是個漏洞，這兒前面沒有障碍，在海上也可以看得見，那種做法，不是明明故意暴露出地點嗎？」

朱麗道：「不錯！魯薏絲够聰明的，可是她把我們看成全無經驗的傻瓜，是她最大的失策處！」

陳秀蓮苦笑道：「實際上我們也是的，假如不是老三突然提醒了我一句，我們不就跌進去了。」

一聲輕嘆，然後又道：「我也太笨了，應該想得到的，假如他們是在洞裏挖取藏貨，應該把重點放在這兒才對，那裏會調五個人去攔截，却派一個人在這兒守衞呢？」

馬佳琍道：「那麼她派人在這兒放哨是什麼意思？」

陳秀蓮笑道：「是第二個陷阱，魯薏絲想到我們會以女神號誘敵而另外到別處悄悄登陸，所以才來上這一手，把我們騙進洞去，再在外面一堵，就眞正困死我們了。」

正說着，槍聲又起，是海邊的攔截者跟女神號上的珍姐駁上火了，陳秀蓮用望遠鏡看了一下。

但見有兩個人推了一條小木船向海外泅去，大概是想利用木船爲掩護去搶攻女神號的。

陳秀蓮連忙掏出通話器，接通後道：「珍姐，用魚鏢把他們的船炸掉，妳一定要守住船，別讓他們接近。」

沒多久，海上傳來轟然一聲，那條木船被炸毀了。

朱麗道：「大姊，妳的遊艇上還有重武器！」

「不是重武器，是捕捉大魚的魚鏢，鏢頭上有輕度炸藥，爲的是加重對大魚的殺傷力，火力並不强，但炸碎一條小木船是沒問題的。」

馬佳琍道：「目前我們最重要的是找到魯薏絲。」

陳秀蓮道：「祇可惜我把那張圖片放在女神號上，我以爲已經用不着了。」

朱麗道：「不要圖片，我知道在那兒了！」

陳秀蓮一怔道：「妳知道？」

「是的，就是我們上次來的那所廢軍火庫，因爲我們是按照正確圖形找到那兒的。」

陳秀蓮興奮地道：「對！是在那兒，

魯薏絲够狡猾，她故意放我們登岸，讓我們替她找到了正確的地點。」

葉長青道：「可是我們已經看過了，那兒並沒有什麼東西呀，除了幾所破碉堡，連廢鐵都找不到一根。」

陳秀蓮嘆道：「本來就是一種秘密武器，再加上梅生少校有心弄鬼，把毒品藏進了彈頭，自然更要秘密了，一定是藏在很秘密的密室中，我們匆匆找一下，怎會發現呢？」

葉長青催促着道：「那我們趕快到那兒去！」

陳秀蓮點點頭，已經準備行動了，忽又止住道：「等一下，這次我們要弄清楚，可不能再出岔子了。」

葉長青更急了道：「怎麼才能弄清楚呢？」

陳秀蓮指指那個守衞的阿飛道：「從他身上問出來。」

葉長青道：「他肯說嗎？」

陳秀蓮道：「可以試一下，這次很湊巧，因爲他就是我們要找的那個熊志申，我要制服他一下，掩護我。」

說完她一縱身，像支急箭似的射了出去，那個青年發現有人衝過來時，連忙擧槍，但陳秀蓮已站了起來，勇敢地面對着他道：「熊志申，不要糊塗，有三枝槍對着你，你要是開槍殺了我，你自己也難逃一死，何況我身上穿着避彈衣，魯薏絲打了我兩槍都殺不死我……」

那青年厲聲叫道：「我可以轟妳的頭部。」

陳秀蓮一笑道：「你受了傷，手上還綁着繃帶，擧得起那麼高嗎？而且你能射得準嗎？」

青年猶豫了一下，陳秀蓮道：「你祇有射一發的機會，射中我你難逃一死，射不中你也難逃一死，想一想，你上算嗎？熊志申，放下槍來，你還有重新做人的機會！」

青年一怔道：「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的？」

陳秀蓮道：「我已經掌握了你們每一個人的名字，而且也跟你的父親熊大烈見過面，他對你很傷心，胡伯伯那樣照顧你們，你反而去害他，你對得起他嗎？」

熊志申垂低頭，內心十分痛苦，但他忽而一抬頭道：「既然妳都知道了，那我更沒有機會了。」

他已經作出要拚命的樣子，陳秀蓮道：「不，你還有機會的，我雖然掌握了名單，但沒有報告警方，第一是出之胡伯伯的請求，他不願意事情鬧到警方知道，第二是你父母的懇求，他們不捨得唯一的獨子前途被毁，第三是我本人的意思，我也不想毁却一個有爲青年的前途。」

熊志申的決心有點動搖了，頓了一頓道：「是眞的？」

「當然是眞的！你對東方偵探社的成員應該有所了解，我們祇是伸張正義而服務人羣，並不是爲了名利，當然不會把你交給警方而邀功。」

熊志申放下了手中的槍，沮喪地道：「陳小姐，妳把我交給警方也沒關係，我認了，這也是我罪有應得！」

陳秀蓮上前取過他的槍道：「我說不交就不交，你只是一時失足，改過還來得及。」

熊志申一嘆道：「遲了，我已經染上了毒癮，更加入了犯罪組織，就算妳能寬恕我，社會也不會寬恕我。」

陳秀蓮拍了他的肩膀道：「別洩氣，我可以送你到私人療養院去戒除毒癖。」

熊志申笑笑道：「我的毒癖並不深，祇要有決心，不進療養院也戒得掉，可是我不能回家，組織的哥兒們也放不過我的，他們報復的手段很殘酷，警方保護的力量太微弱了，陳小姐，妳還是將我綑起來送到警方去的好，這樣他們至少不會認爲我背叛了組織……」

陳秀蓮笑道：「這個我明白，警方的力量是太單薄了，這就是我們要創辦偵探社的原因，我們以自己的力量來彌補警方的不足，至於你的問題，我已經跟劉光宇預先談妥了，我資助你上歐洲留學去。」

熊志申的眼中射出了光，但又暗了下去，苦笑道：「陳小姐！我是被書院開除的！」

陳秀蓮一笑道：「我知道，你很喜歡藝術，也很有天份，如果你的父母讓你往這方面發展，也許你不會墮落，他們望子成龍太切，强迫你學不感興趣的東西，引致你內心反抗的情緒，你才開始想毁滅自己！」

熊志申的眼睛亮了，充滿感激，哽咽着道：「是的！陳小姐，一開始我是這樣的，但是我不怪他們，因爲到了後來，是我自甘墮落了，想振作也沒辦法。」

陳秀蓮有點感喟地道，「上一代總以爲自己替子女選擇是對的，才造成兩代之間的代溝，熊志申，我資助你一萬美金，讓你上歐洲學藝術，一來是幫助你重建自我，二來是使你離開你的那個圈子，那大概够你在那邊生活兩年，兩年以後，如果你能有所成就，我可以繼續帮助你深造，否則你就得自己靠自己了！」

熊志申興奮地道：「眞的嗎？陳小姐，那太好了，我祇要有到歐洲的旅費，並不要那麼多的錢。」

這使陳秀蓮很感動，她發現熊志申是個很有志氣的人，於是她笑笑道：「但有一個條件，你必須跟我合作……」

熊志申皺皺眉頭道：「陳小姐，我……不能出賣朋友，我的墮落是我自己找的，他們並沒有誘惑我……」

陳秀蓮正色道：「熊志申，你要想明白，我不是要你出賣朋友，而是要你做一點爲自己贖罪的事，帮我毁了那一批毒品，你知道這批東西對人類造成的害處有多大！」

熊志申低下了頭，又思索了一陣才道：「是的！陳小姐，我自己已經受過吸毒的害處，不能再讓它害人，妳說好了，要我帮些什麼忙。」

「告訴我魯薏絲在那裏？」

「在岸邊，浮橋旁邊的小屋子裏。」

陳秀蓮一怔：「什麼！她在岸邊的小屋子裏？」

「是的，東西已經到手，昨天下午就全部起出來了，只是在等候機會離開。」

「東西是在那裏起出來的？」

「在妳們前次登岸到過的那個廢棄的

火軍庫中；魯薏絲知道東西在這個島上，卻不知道是那個位置，所以她才要胡伯伯的地圖，因爲這島上的地方太大了，她不能翻開每一吋的土地去找，因此佈下了一個圈套，等妳們來指示地點。」

陳秀蓮吁了口氣，朱麗的猜測完全正確。

「我們已經檢查過廢庫。」

「但不够澈底，東西是藏在碉堡的秘室中。」

「是從一批僞裝的飛彈頭裏嗎？」

「是的！那是一批僞裝的飛彈頭，共計二十枚，每枚彈頭都用隔熱的石棉層裹得很緊，而且彈頭與彈身接合得很密切，所以一定要用冶爐把彈頭熔掉，才能取到東西，每包重五公斤，共計一百公斤，都是品質最純的海洛英，每公斤的市價約值五萬美金……」

完全符合預料，但也有一點使陳秀蓮不明白，魯薏絲早就得手了，爲什麼還不離開呢？

熊志申似乎明白了她的意思，嘆道：「她是想要離開，但是沒有交通的工具，她怕妳們已報了警，不敢再回香港，而發順號巳亮了相，她不敢再乘用，而且她脫貨的地點不是香港，發順號也無法從事遠航。」

陳秀蓮聽得一怔道：「她要到那兒脫手？」

「大概是南洋一帶吧，她在銀礦灣巳經發出幾通電報，詳細地點不知道。」

陳秀蓮道：「她準備怎麼去呢？」

「當然是坐船，在公海上跟對方交易較爲安全！」

「她那來的船呢？」

「不知道，整個計劃都在她一個肚子裏，我們祇是聽命行事，她說到時候自會有船。」

陳秀蓮想了一下，指指山洞道：「這裏面是什麼？」

熊志申道：「什麼也沒有，她預料妳們一定會摸到這兒來，叫我不要抵抗，騙妳們說她在裏面取貨，把妳們都騙進去後，她們就在外面封擊。」

「洞有多深？」

「差不多四十公尺，但是很曲折。」

「再曲折也不過這麼長，我們進去後，發現沒有人，立刻會出來了，她帶人過來封擊，來得及嗎？」

「她說來得及的，因爲妳們要慢慢地搜索，我在妳們進洞後，祇要一按身邊的這個小電鈕，她就趕來了。」

說着拿出一個小匣子，體積像是一個火柴匣，頂端有一個紅色的按鈕，裏面可能是裝了電池。

熊志申還解釋道：「這個是電波通訊器，她接到消息後，五分鐘內就會趕到，因此要我按鈕後四分半鐘離開。」

陳秀蓮接過這具袖珍型的電波通訊器，看了一看，就用手按了下去，熊志申急急道：「陳小姐，妳這樣一按，他們立刻就會趕來了，那可怎麼辦？」

陳秀蓮笑道：「祇有你會相信，浮橋那兒看得見此地，假如我們進去了，她在浮橋旁用望遠鏡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還用得着你通知嗎？」

熊志申果然一怔道：「那她給我這個東西幹嗎？」

陳秀蓮看看腕錶，凝重地道：「別問，你等着看就會明白了，現在巳經過去一分鐘……一分三十秒……兩分，兩分三十秒，四十秒，五十秒，快！臥倒！」

順手一帶，把熊志申拖倒在地下，滾進一塊岩石後面，才掩好身子，洞中巳傳出轟然一聲大震，接着土石紛紛下墜，把整個洞堵住了！

熊志申嚇得張大了嘴，陳秀蓮道：「這才是她眞正的目的，要你跟我們同歸於盡……」

熊志申吶吶地道：「這……不可能，我以前試過很多次，並沒有引起爆炸！」

陳秀蓮道：「當然，試驗時，炸藥的雷管沒接通電流，它祇是一具電波發射器，等接通了電流，一按電鈕，裏面電池就形成電路，產生高熱，三分鐘後，達到雷管爆炸所需的高溫，她要你在四分半時離開實在多餘，因爲那時候你不但離開了這個洞，也離開這世界了！」

熊志申的臉上流露出憤色，陳秀蓮道：「這個圈子裏祇講利害，沒什麼道義的，尤其是魯薏絲那個人，她自小在黑社會裏滾大的，殺人根本不當回事！」

「可是我的朋友不會出賣我的。」

陳秀蓮笑笑道：「安置這樣一個陷阱，不是一個人辦得了的，魯薏絲沒有帶助手來，他們會不知道嗎？恐怕祇有你一個人不知道而巳。」

熊志申似乎還不懂，陳秀蓮笑道：「假如這祇是個誘敵的陷阱，魯薏絲應該在裏面留一個人才顯得逼眞，但她一個人都不留，而且也沒有派人在附近接應，證明大家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就是讓你一個人殉葬！」

熊志申憤色滿面道：「難怪我要求多派一兩個人協助我時，阿崑說不必了，他們還有更重要的事，原來是存心把我犧牲在這裏，這批傢伙太沒義氣了。」

陳秀蓮忽而神色一動道：「他們說還有更重要的事？」

「是阿崑說的，就是這傢伙把我引進飛豹黨的，原來祇是騙我在這兒送死！」

陳秀蓮道：「騙你送死沒錯，但他們有重要的事卻不是騙你，他們的確有事，要奪取我的女神號。」

她連忙叫道：「朱麗，快跟珍姐連繫，叫她把女神號開動，留心對方奪船！」

朱麗打開了通話器，呼叫了一聲，卻得不到回音，陳秀蓮趕了過去，再度呼叫，仍然沒有回音！

負責瞭望的葉長青卻道：「有兩條小船向女神號駛去，珍姐好像不在船上。」

陳秀蓮連忙道：「可能船巳經被他們奪去了，我們快到海邊去，想法子把女神號奪回來。」

她領先衝到海邊，看見一條快艇向女神號破浪而去，魯薏絲站在船上，朝她得意地揮着手。

浮橋上泊着幾隻小船，陳秀蓮解下了一條，但是伸手去拉發火栓時，只引起一陣噗噗的聲音！

兩條木船巳離岸兩百多公尺，一個青年高聲嘲笑道：「陳秀蓮，我們早巳把所

有船的電路切斷了，妳可以慢慢接好了再來追我們吧，哈……」

陳秀蓮急得直跳脚，卻是一點辦法都沒有，眼看他們慢慢向女神號接近過去，祇有掏出手槍來向船上連發着，她用的是小巧的勃朗林，射程有限，只引來一陣哈哈大笑。

葉長青她們也過來了，她倒是帶着一枝手提機槍，那還是上次從飛豹黨手裏奪來的，舉起一陣掃射。

這種連發自動武器的火力倒是很强，木船上飛揚起一陣木屑，船上的人雖然沒有中槍，卻急急地跳到水裏去了，唯恐被亂槍擊中。

朱麗問道：「珍姐呢？」

陳秀蓮嘆一口氣道：「不曉得，但女神號毫無疑問是被他們控制了！」

兩條木船上有六個人，魯薏絲的快艇上有三個人，另外三個人巳經在女神號的船頭上現了身，一共是十二個人，是魯薏絲的全部班底了。

快艇巳經靠近了女神號，開始把一包包的東西拋上去，那就是他們費盡心力取出來的海洛英了。

在黑暗的海面上，可以看見一個個的人頭在向女神號泅去，是那六個在木船跳水的人，陳秀蓮拿着望遠鏡，焦急地在看着，卻是一籌莫展，忽然她看見一個人沉了下去，再也沒有上來。過了一會兒，又是一個人沉了下去。

陳秀蓮的臉上浮起了笑容，她知道這一戰還沒有輸，而且還有六成的勝機，因此她立刻道：「老二，妳跟老三守着這兒，嚴密盯着海面上，對方如果下船別去管他，到了離岸一半的時候，就用長程來福槍嚴密控制，把他們集中在兩條木船上去，老四，妳跟我來。」

葉長青道：「他們上了女神號，還不趕快去。」

陳秀蓮笑笑道：「還不急，珍姐並沒有被擒，可能是看到情形不對而跳水棄船，她在棄船時，一定會做一件事，就是卸下女神號的推進器。」

葉長青道：「那能卸下的嗎？」

陳秀蓮笑道：「這是一條特別裝配的船，在一分鐘內就可以把推進器縮回船腹中，使船失去動力，那是一個秘密裝置，就是爲防備別人偸船用的，想不到果然發生了奇效，妳注意一下，珍姐還在海裏，別對她開槍！」

她拖了馬佳琍，迅速往她們藏潛水車的地方跑去。

魯薏絲登上了女神號，泅水的人也倒了，她檢點一下，發現少了兩個人，連忙轉動船頭的探射燈，四下照射，海上居然不見人影，她暴躁地道：「不管了，一定是被鯊魚拖走了，快開船。」

引擎響了起來，可是那條船卻在海上打轉，根本無法前進，反而把她自己的快艇碰開了。

魯薏絲暴跳如雷，親自到機房去探視了，一條人影輕巧地由水中翻出來，爬上了快艇，發動引擎，向岸邊飛駛，魯薏絲聽見聲音，又衝了出來，大聲叫道：「開槍！開槍！把快艇上的人打下來。」

然而女神號還在原地急轉，根本無法瞄準，快艇巳箭似的衝向岸邊，珍姐跳下快艇，葉長青迎着她道：「珍姐！妳沒怎樣吧？」

珍姐笑了一笑：「他們派了三個水鬼來偸襲，我就知道他們要刦船，乾脆將計就計，把船讓給他們，先動手脚，假意跟一個傢伙鬥了幾招，失足掉下海去，現在可以慢慢掇拾他們了！小姐呢？」

葉長青道：「潛水奪船去了。」

朱麗把槍交給珍姐，笑笑道：「我懂得大姊的計劃，槍給妳，我來監視海上的人。」

她拿起紅外綫望遠鏡，嚴密地注視着海上的女神號。

魯薏絲知道自己上了當，吩咐關掉引擎，扭開了通話器，開始發話道：「陳秀蓮，算妳厲害，我認輸！」

朱麗把對話器旋開道：「你們跳下船去，集中到那兩條木船上，等候我下一步的指示！」

「妳不是陳秀蓮？」

「我是朱麗，大姊中了妳的陷阱，跟一個叫熊志申的傢伙被困在山洞裏。」

「祇有她一個人中計？」

「是的，她是個很愼重的人，不會把我們一走拖去冒險的，而且她也沒有被炸死，只是被困在山洞裏。」

「整個山洞都塌了，她還會活嗎？」

「她還活着，只是被塌下的石塊壓傷了腿。」

「那需要趕快去援救，我們有的是人手。」

「不必！她沒有生命危險的，我們可以等一下，妳要得活命，就乖乖的照我的話做。」

通話器中一陣沉默，片刻後又傳來魯薏絲的聲音道：「我們的人數超過妳們幾倍，爲什麼要投降？」

「因爲妳被困在海上，沒有機會逃走了。」

「笑話，船上還有一條救生艇！」

「那是沒有動力的，除非妳到島上來，否則就別想逃得了，我們有三枝長程來福槍，而且有精確的射擊技術，妳絕對逃不了的，魯薏絲，妳以爲自己很聰明，但聰明得過份了，所以把自己投入絕地！」

又是一陣沉默，魯薏絲發狠了道：「朱麗！妳不要逼人太甚，弄火了我炸沉妳們這條女神號。」

「船上沒有炸藥！」

「不需要炸藥，有汽油就行了。」

「那也沒關係，船是大姊的，她不在乎這點損失，何況船是買了保險的，有保險公司賠償損失！」

魯薏絲發出了近似哀鳴的懇求：「妳們爲什麼要跟我作對？我又沒有招惹妳們什麼的。」

「妳太狠毒了，佈置下炸藥，想把我們都炸死！」

「那是妳們自己找上來的，何況妳們並沒有被炸死？」

「那是大姊機警，及時發現了妳的陰謀，最重要的是妳搬走的那批毒品，全是害人的東西！」

「把我送到警方，胡益謀也難免洗脫關係！」

「我們不想送警，只要毀了那批毒品，妳乖乖的投降，我們會網開一面，送妳離開此地的。」

「笑話，這是我最後的一批貨，已經弄到了手，我會放棄嗎？別做夢了，雌豹是永不屈服的。」

「那就等着吧，我們看誰厲害。」

魯薏絲吐出一連串骯髒的罵人話，朱麗關掉了通話器，她的目的只是告訴魯薏絲陳秀蓮負了傷，以爭取時間讓陳秀蓮好好從容地奪回女神號，這個目的達到了。

魯薏絲沒有死心，一共還有十個人，她派了一半人下水去探視船底的引擎，想找出船被陷住的關鍵！

沒有多久，答案出來了：「船底沒有推進器，只在船尾左側有一具小型噴氣孔，但是向着左方，發動時祇會打轉。」

「胡說！沒有推進器，船怎麼行動的？再找！」

又過了一會兒，有人向她報告：「船尾動力部份有一扇鋼門，推進器縮進鋼門裏面去了！」

「快把它打開！」

「鋼門關得很緊，沒辦法打開。」

「用最大的努力，撬開它。」

「水裏不好用力，又看不清楚，門上有鎖孔，是磁性鎖，除了磁力符合，沒有別的開啓方法。」

這傢伙對機械很內行，居然找出了關鍵，魯薏絲想了一下，只有加派了三個人下去，帶着一切可用的工具，帮忙撬開鋼鎖，她自己與另一個人則手持槍械，各據一頭，嚴密地戒備着。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塊鋼片丟在她的脚前，她連忙回轉走來，看見陳秀蓮穿着潛水衣，笑嘻嘻地站在五尺前的地方：「魯薏絲，太費事了，用這塊磁片投進鎖孔，就可以打開鋼門了，撬是撬不動的。」

魯薏絲像是見到了鬼似的：「妳沒有受傷？」

陳秀蓮笑了一笑：「老三告訴妳我受傷了？難怪妳會這麼大意，完全不加戒備，使我毫無阻碍地登上了船。」

魯薏絲的眼中冒出了火花：「陳秀蓮，妳欺人太甚！」

陳秀蓮笑了一笑：「魯薏絲，我不想欺負妳，只是阻止妳爲惡而已，現在我還願意給妳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

「把妳這批毒品賣給我！」

「什麼！妳願意買這批貨？」

「是的！我經過調查了，這批東西是父親從納粹梅生少校的手中弄下來的，沒有使它們流入市場，未造成人類的毒害，多少有點貢獻，因此我願意付出代價。」

「妳出多少價？」

「一萬美金！」

「什麼？一萬美金，你別做夢了，這是最純的精煉品，一公斤就可以賣到四五萬美金，而這兒有一百公斤。」

「我買來不是轉售圖利，是加以毀棄，這一萬美金的代價是買妳的才智，希望妳能用於正途。」

魯薏絲近乎瘋狂地笑了起來：「用於正途，妳以爲我喜歡在黑社會裏混？我在學校裏是高材生，得過皇家學院的科學獎，我準備規規矩矩地做人，而且跟一個貴族青年訂了婚。可是對方知道我的家庭狀況後，立刻解除了婚約，在學校裏沒有一個人看得起我，我才走上歧途，在黑社會裏混……」

「不會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遇見的人都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鏡看我，他們從我的姓氏上就決定了我的人格。」

陳秀蓮忽然對她充滿了同情，她發現每一個人本質上都是善良的、向上的，墮落的因素往往是來自外界的壓力。因此，她頓了一頓才道：「魯薏絲，如果妳願意的話，我們歡迎妳參加我們的偵探社。」

魯薏絲臉上流露出一絲奇異的神色，似乎感到很意外，懷疑地道：「妳要我參加東方偵探社？」

「是的！我們這個偵探社的組成完全是爲了興趣，以我們自己的力量去向邪惡挑戰，妳的條件很適合我們，因此我們竭誠歡迎妳加入。」

魯薏絲的臉上浮起一絲苦笑：「妳知道我身上有案底，正在被通緝，而且還有一批人在追尋我。」

陳秀蓮點點頭：「我知道，妳的資料我們已經調查得很清楚，只要妳肯加入，我替妳解決任何困難。」

魯薏絲把手中的槍一拋，沉聲道：「陳秀蓮，我佩服妳的魄力，也佩服妳的智慧，因此我願意跟妳再鬥一場。」

陳秀蓮道：「妳要怎麼鬥？」

「徒手對搏，妳勝了，由妳處置，我勝了，妳就放手，把女神號借給我，航行到目的地之後，妳再來取回去，妳放心，我絕不要妳這條船。」

陳秀蓮道：「好！我接受，祇是有一個條件，我還是要毀掉這一批毒品的。」

「不行，這是我重創事業的資本。」

「妳拿這東西無非是賣錢而已，我照市價收買總行吧，這樣還省得妳多事，妳去找人脫手說不定會給人黑吃黑吞掉。」

魯薏絲冷笑道：「沒人敢在我雌豹頭上動歪主意。」

「妳就是被人趕出挪威的。」

魯薏絲冷笑道：「可是那傢伙已經躺在棺材裏了。」

陳秀蓮笑笑道：「還是那句話，妳贏了，我付妳三百萬美金，讓妳創天下去，妳輸了就加入我們女神俱樂部？」

「什麼女神俱樂部。」

「女神俱樂部才是我們的組織，東方偵探社祇是我們爲社會服務的機構，偵探社可以隨時停辦，女神俱樂部却永遠不會解散的。」

魯薏絲笑笑道：「好吧！就這麼說了，妳別以爲我輸過給妳，在胡益謀的家裏，我急於脫身，而且知道妳有幫手，這次決鬥却是一比一，各憑實力的。」

陳秀蓮也笑道：「我們老四也上了船，她不會帮我的忙，但也不會讓妳的人插手，這場決鬥絕對公平。」

她也抛去了手槍，而且脫去了潛水衣，魯薏絲這次很守信用，等她完全準備好，才跳前開始進攻。魯薏絲的身手很矯捷，拳法很怪，掌力却很重，砍在艙板上時，兩公分厚的柚木板應手而裂。

但陳秀蓮的身形靈活，始終不讓她的手掌切中，全部的決鬥過程進行了十分鐘左右，魯薏絲體力漸漸不支了，在一個失手下，被陳秀蓮抓住了腰帶，一個單手摔，重重地抛了起來，又重重地跌在地下。

陳秀蓮上前一脚踏住了她的肩膀道：「結束了嗎？」

魯意絲一直在喘氣，吁吁地道：「我承認輸了，但不是輸在妳的技術下，而是輸在我的體力不繼，如果早幾年，我相信我能擊敗妳。」

陳秀蓮笑了一笑：「妳輸在染上毒癮，所以體力不繼，否則以妳的年齡，正是體力最充沛的時候，絕對不會這麼快就累的，現在妳該贊成毀掉這些毒品了嗎？」

魯薏絲沒有說話，撑着爬了起來，然後提起那一袋袋白色的粉末，用手撕破了袋口，倒進了海水中。

× × ×

女神號開始回航了，迎着燦爛的朝陽回航。在甲板上，每人開了一瓶可口可樂在喝着。

葉長青最高興，她最喜歡這個結局，高舉着瓶子道：「魯薏絲，歡迎妳參加女神俱樂部。」

魯薏絲却苦笑道：「還沒有，主席還沒有批准我入會，她要等我戒除了毒癮之後，才承認我的會籍。」

葉長青道：「沒有問題，妳會的。」

陳秀蓮笑笑道：「我也相信她一定會的，但根據女神俱樂部的組織法，本俱樂部的會員一定要身心健康，無不良嗜好才算合格，所以必須等一段時間再談。」

魯薏絲低下了頭，等會才道：「陳小姐，我很抱歉，沒能說服飛豹黨解散。」

陳秀蓮道：「這是很遺憾的事，但不是妳的錯。他們也許還沒有受够教訓，不過我相信他們總會有覺悟的一天。」

朱麗笑笑道：「大姊！這一樁案子算是解決了，祇是累妳賠了很多錢。」

陳秀蓮笑道：「值得的，我們得到了很多的經驗，又爭取到一個優秀的會員，這許多收穫，不是金錢能買到的。」

（全篇完）

戚繼光的連環掌

希華

說到明朝的將軍當中，最爲令人肅然起敬的一個大將，保衛國家民族，鎮守沿海各地，抵抗倭寇，場場獲勝，此人就是戚繼光。

戚繼光將軍，寫下很輝煌的戰績，而且他的槍法非常出色，另有陣法和拳譜各種書籍，留交後人參考，至於戚繼光的師傳，叫做惠可禪師，正宗少林寺內的人，屬於韋陀門人，不過，戚繼光本人的悟性極高，除了學習到師傳傳授下來的拳法槍技之外，還因他很有頭腦，能够自己另創一格，這一點值得稱讚。

當時戚繼光投身於少林寺，拜惠可禪師爲師練習武藝，當時惠可禪師傳授武功，俗家子弟當中，除觀察他們是否有恆心習武，還要看清楚那人是否胸懷大志，氣宇軒昂，看來看去，他認爲戚繼光特別出色，故此對他另眼相看，七年之後，戚繼光盡得惠可禪師的絕技，拜別恩師下山。

戚繼光本人只是喜歡拳棒，故此投身嵩山少林寺學技，並非想做和尚，因此之故，他走出山門，到了金華縣，爲着解決生活，不能不暫時以教授拳脚爲生，原來這一位大將軍沒有戰績之前，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教頭，因爲他的年齡僅有二十四歲，當地武師都不信他這樣年輕就是武藝高强的，往往邀他比武，殊不料一經交手，便告不支，於是，戚繼光的名氣漸响，投身於他武館裏面學習拳脚的青年人也就愈來愈多，最低限度可以使他能够很悠閑的過活。

有一天，忽有湖南武師高鳳山登門求見，懇戚繼光較量高下，戚繼光一向就是來者不拒的，一口答應，兩人先後到戶外練武的曠地之上。

戚繼光在後邊走，看見高鳳山非常雄健，心裏暗想，此人必然是氣力充沛，以硬拳硬馬取勝的，體型巨大，動作比較遲鈍，便即暗自盤算，決心用打游擊的戰略，企圖纏着對方，伺機出擊，一招取勝。

戚繼光的想法如此，殊不料兩人交手之後，他就發覺高鳳山雖然體格魁梧，拳大如斗，步法却是第一流的，來時如風，去時如雨，極難捉摸，還幸戚繼光年富力强，加上了他確是嵩山少林寺嫡傳拳技，故此兩人打個平手，相鬥了數十個回合，仍然未分勝負，不過，兩人都已打倦，便約翌日上午再決雌雄。

戚繼光因爲是當地的有名教頭，如果打輸，心裏實在難過，他決心取勝，那晚在燭光之下盤算很久，研究如何擊敗高鳳山的絕技，並把當時交手的情形一進一退，想了又想，終於，經過徹夜苦思，然後想出了「制步連環掌」這一招來，然後臉露微笑，沉沉大睡。

他睡到靠近中午然後覺醒，略進茶點，便到昨天約定的曠地之上晤見，當他抵達的時候，高鳳山早已在場，兩人點頭打個招呼之後便即交手。

高鳳山的拳技沒有變化，戚繼光却大不相同，他仍是好像打游擊似的，行踪飄忽，但却暗中準備，守候到適當的機會，對方一拳打出，他突然閃到對方右臂之外，跟着入步，把他的右脚插入對方的馬步之內，然後出掌，他知道高鳳山必然依照昨天的打法拆招，身形驟變，可是，他也步隨身轉，雙掌連環打出，一步快過一步，高鳳山既然無法變招用脚掃跌對方，只好用手抵抗，但因對方已經入了他的馬步，兩人用掌互相糾纏之際，戚繼光忽然使勁一壓，一劈，高鳳山就整個仆倒在地。

他站了起來說：「戚師傅，你的本領已經領教過了，何以這一手絕招，昨天苦鬥多時，仍未施展出來呢？」

戚繼光說出眞相，他才知道這一招是戚繼光在夜間苦苦思索然後想出來的，非常佩服，說：「長江後浪推前浪，我自問有所不及，再會！」

高鳳山飄然而去，不知所踪，戚繼光的制步連環掌就此揚名於世。（完）

聶政（下）

大刺客傳奇故事之一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離家逃亡四年後聶政回到家鄉，聶政在出亡中被一隱士收留教授他武功，回家後他當屠夫賣肉，除爲了養家外，主要以剁肉來陶冶劍法，半年內技藝也臻於成熟之境，一日，其姊聶榮賣絹到陳府，久久未回，聶政去陳府找他姐姐，陳府門外幾個大武士硬說聶榮不在，聶政等到晚上正想衝進陳府，一個叫費豪的趕來通信，知聶榮已被擄送呂去惡家中，聶政趕去破門而入，呂去惡見他武藝高强，有心收他爲門下，聶政不屑一顧，執意要回姐姐，爭持不下，呂去惡恐他日後不是自己所能敵，遂起殺機，正相鬥之際，忽然嚴仲子和季薇來到……

憤然救胞姊　悲哉迎嬋娟

呂去惡一笑道：「我聽說南山隱士季高是當世有名的劍客，我也奇怪聶政在短短幾年之間，怎麼會有這麼好的武功，原來是投到季高門下去了，方才領教了一下，却也未見高明，妳是季高的女兒，想必較爲高明吧……」

聶政連忙道：「季薇，讓我來！」

季薇道：「聶大哥，我知道你的劍技不會遜於他，只是兵器不及，爲什麼不把父親給你的劍帶出來呢。」

聶政道：「我一直遵守着老師的訓誡，不敢輕易使用！」

季薇急了道：「可是現在情況不同呀，人家擄刦了大姊來威脅你，你是自衞呀，父親可沒有限制你不要自衞！」

聶政豪然一笑道：「季薇！妳錯了，老師授劍的用意是要我用來作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不是與傖夫豎子爭勝的，憑他們這幾塊料，還不配我使用寶劍，妳退下來……」

季薇頓了一頓才道：「大哥！你的劍器太差了，怎麼跟他爭鬥呢，要不，你用我的劍吧！」

說着解下腰間的劍遞過去道：「這是雌劍，比你的雄劍要短一半，份量也輕了一半，但鋒利過之，雄飛而雌伏，你要用父親傳給你的靜字訣才能發揮其長……」

聶政含笑推開道：「連我的劍都不屑使用，更何況是妳的劍呢，季薇，妳放心，我不會輸給他的！」

說完仍然挺着手中的那柄凡鐵，勇猛地衝了過去，呂去惡冷笑一聲，揮劍直擊，仍是採取先前的戰法，想斬斷他手中的劍，那知道這次聶政不再閃避，奮力迎上，噹的一聲激響，兩劍交觸，凡鐵不敵利器，鏗然而折。

呂去惡得意之極，搖劍再擊，那知聶政將手中斷劍奮力擲出，直奔面門，不閃不避挺身受劍！

呂去惡削斷聶政的劍後，以爲必可將聶政置於死地的，萬沒想到聶政會鋌而走險，採取這種同歸於盡的戰法，雙方距離既近，聶政的擲勢又急，萬般無奈下，他祇得半途撤劍自保，圈回劍來，砸開那半

截殘劍。

就是這刹那間的空隙，聶政的身子如風一般的捲進，單拳直搗，疾逾閃電，呂去惡才看見一個影子，聶政的拳頭已擊中了他的胸膛。咚的一聲，直打得他飛跌出去，聶政迅速跟進，一脚踩住他的劍，一脚踏在他的胸膛上。

呂去惡口中噴出一注鮮血，目光如炬，盯着他的敵人厲聲道：「聶政，呂某自負天下無敵，想不到會敗在你手中，呂某別無要求，只求你做個好事，讓我死在劍下。」

聶政冷冷地道：「我才不殺你呢，我只要你交出人來。」

呂去惡頓了一頓才道：「那可沒辦法了，人不在我家。」

聶政一怔道：「什麼，陳甫沒把我姊姊帶到你這兒來？」

目光如炬，回頭盯視着陳甫，這老傢伙見呂去惡被制，早已嚇得渾身直抖，顫着跪下道：「聶壯士，小人該死，小人原想不冒犯令姊的，都是受了薛無同……」

聶政厲聲道：「我只問你，你把我姊姊弄到那兒去了？」

陳甫顫聲道：「令姊確是送到此地來了，呂去惡的意思是想將令姊先送往韓城，作爲人質，威迫壯士就範的，那知道被他家的人偷偷的放走了？」

聶政怒道：「胡說，如果人被放走了，我怎麼沒碰上。」

呂去惡道：「沒有胡說，放走令姊的是我妻舅，他是一個很正派的人，不滿我的作爲，悄悄地放走了令姊，自己也跟着跑了，可能是怕我們追趕，才不敢回去，必然是躲到那兒去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正在這時，王鐵牛也從宅裏出來，衝到面前道：「大哥！我抓住了幾個女的問了一下，大姊不在裏面，被一個叫秦璞的傢伙救走了，那傢伙是呂去惡的妻舅。」

呂去惡道：「秦璞是個很好的青年，不會虧待令姊的，他們一定是躲在那裏，最多過一兩天就會送她回家的。」

有了王鐵牛的證實，聶政相信這件事不假，可是他找不到聶榮，怎麼也不能放心，呂去惡在地下道：「你一定要我交人，我也沒辦法，你不如殺了我好了，否則你等兩天，令姊再不回家就唯我是問！」

聶政怒聲道：「等兩天你溜回韓城去了，我還去找你不成，見不到我姊姊，我絕不會放過你！」

呂去惡冷嘆一聲道：「聶政，我輸在你手下，生殺聽便，可是你不能貶低我的人格。」

嚴遂道：「你這種人還有人格！」

呂去惡憤然道：「嚴仲子，你是個做官的人，你們的人格是表現在政事是非上，我是個劍士，劍士的人格是表現在個人的尊嚴上，我在韓相府任職也許是不明是非，但他賞識我，重用我，士爲知己者死，我心甘情願地爲他賣命，這一點我並不慚愧，但今日我敗於聶政之手，就不會回到韓城去了，這一點聶政或許比你更能了解……」

對於這番話，聶政倒是頗有知己之感，所以他提起了脚，讓呂去惡爬了起來問道：「你的妻舅住在你家裏的嗎？」

呂去惡道：「不！他是韓邑人，這次是跟我一起探拙內的，因爲陳甫他們來了，談了一會兒，就發現他不見了，同時令姊也不見了，才判斷是他帶了逃走的！」

「何以見得是他帶走的呢？」

呂去惡苦笑道：「陳甫爲了防令姊私自逃走，將令姊的手脚都綑上了，結果發現繩索都被割斷，令姊不知去向了，必然是有人救走了，而我家就是這位舅爺失了踪！」

聶政道：「那麼，我們怎麼才能找到他呢？」

呂去惡道：「這個我可不知道，不過我可以保證，他不會把令姊帶回家去，你不妨先回家去，也許一兩天內，就會有消息的，假如再沒有，我陪你到韓邑去，找不到，你拿劍把我殺了，我只好認命！」

聶政實在也沒有辦法，只得發下了一句狠話道：「呂去惡，我就先回去等着，如三天內仍無消息，我就唯你們兩家是問，那怕你們逃上天，我也饒不了你們！」

呂去惡苦笑道：「聶政，什麼時候你要殺我，儘管提劍來好了，呂某技不如你，但還不是貪生怕死之輩……」

聶政哼了一聲，回頭昂然而去，到了村口栓馬的地方，嚴仲子與季薇帶了一批從人也跟了過來，嚴仲子道：「壯士放心好了，秦璞家在韓邑，對此人我略有所知，倒是個守義的君子，令姊如果眞爲他所救，必無差錯的！」

聶政拱拱手道：「多謝嚴先生。」

季薇道：「聶大哥，我是來向你報喪的，因爲怕路上不方便，才請嚴先生送我來，同時他也很想來看看你……」

聶政輕嘆一聲道：「老師仙遊，我這個做弟子的應該到他老人家墳旁結廬守喪一年，才是應盡的孝道，我現在却抽不開身來，老母年邁，乏人侍候，長姊又不知下落……」

季薇連忙道：「大哥！父親臨終交代過，絕不要你拘禮去守喪，而且連我都不要留在南山。」

聶政微怔道：「妳不在南山要到那兒去？」

季薇臉上一紅，嚴仲子道：「壯士，季高先生臨終曾有遺言，將薇姑托交給你，着令她一俟三年喪服期滿，就下嫁到府上，在這三年中，她就暫居在舍下。」

聶政愕然道：「要住在這麼遠？」

嚴仲子笑道：「齊韓雖爲異國，但是往返不過是幾天的路程，實在也不能算遠，本來你們都是俠義兒女，現在就住到你家也沒有關係，但季高先生是個很守禮的人……」

季薇道：「聶大哥，我到嚴先生家裏去還有一個工作，那也是父親指示的，嚴先生與韓傀交惡，俠累門下蓄有不少壯士，恐將不利於嚴先生，他這次來是向父親求救的，父親自己因爲年紀大了，不宜担任這個工作，原想介紹你去的，但也考慮到伯母年事已高，不便爲你作主，臨死前特別告訴我，要我去爲嚴先生護家……」

嚴仲子道：「請薇姑去護家是不敢當的，犬子頗喜武事，嚴某是請她去教授犬子劍法，三年服滿後，嚴遂當爲故人遺嫁

孤女，今天已經很晚了，令堂在家憂心如焚，嚴某也不便前去打擾，明日再登門造訪吧。」

聶政道：「那不敢當，嚴先生駐駕何處？明日……」

嚴仲子道：「嚴某此次入齊私行，不便招搖，假逆旅棲身，同時為掩形跡，未敢留名，壯士來訪不便，還是嚴某踵訪吧，同時薇姑也該前去叩見令堂……」

聶政實在也心急母親在家，同時聶榮的下落不明，也許家中已有消息，不敢多作耽擱，匆匆地告辭了。

飛馬回到家中，已是深夜，聶夫人還沒有睡，焦急地等着他，見他安然歸來又問起聶榮的事。

聶政將經過的情形說了，還怕母親不放心，極力勸慰，那知聶夫人倒比他看得透，嘆了一聲道：「只要榮兒不落在壞人手裏就行了，那個姓秦的既然敢不畏權勢，救出你姊姊，必然是個俠義君子，也許是躲到那裏去了，一兩天後，他知道消息，一定會把你姊姊送回來的，倒是不必担心了，你還是休息一下吧，明天別賣肉了，把家裏整理一下，好接待那位季姑娘！怪不得我幾次催你成親，你都左推右推，原來早就有了心上人了！」

聶政只有尷尬地苦笑一聲，什麼話都不便說，王鐵牛跟聶政出去找聶榮時，錢二虎一直在家裏照應着聶夫人，兩個人都沒回家，於是幫着整理一下。

第二天清早，聶政家門前來了個三十左右的壯年漢子，指名要找聶政，行色十分匆促，聶政接見後，還沒通名，他却先開口道：「聶兄，小弟秦璞……」

聶政大喜，連忙拉着他的手道：「秦兄！家姊怎麼樣？」

秦璞似乎還有點畏忌，聶政道：「秦兄！你放心好了，昨夜我已經到過田家口令親家中……」

秦璞怔然道：「聶兄去過了，有沒有跟呂去惡衝突？」

聶政笑道：「那怎麼免得了，但問題都解決了，家姊現在何處？為什麼沒跟秦兄一起回來？」

秦璞囁嚅地道：「令姊還好，祇是腿扭傷了，兄弟祇得將她藏在一個隱蔽的地方，再來通知聶兄……」

原來他悄悄地救出了聶榮，為了怕人追及，不敢直接回來，祇得在田野中亂竄，聶榮跌了一交，扭傷了腿，他祇好不避嫌疑，背負聶榮，藏在一個山洞裏，然後再悄悄來通知聶政，聶政謝過了他，也把昨夜交手的情形說了，秦璞聽他居然擊敗了呂去惡，不禁十分欽佩地道：「早知聶兄如此英雄，兄弟昨夜就不必多事了，反而害令姊受苦！」

聶政連忙道：「這是什麼話，呂去惡的劍術不愧高明，兄弟祇是勝得儌倖，不管怎麼說，秦兄的義舉仍是令兄弟感激萬分，現在就煩秦兄領路，這就去將家姊接回來吧！」

聶夫人聽說女兒有了着落，也是十分高興，同時聽說聶榮受了傷，未免有點着急，秦璞却力保無妨，聶榮是扭傷了腳踝，不能行走，他懂得醫道，所以立即背負而行，不使傷勢加重，回家後再稍加休養，就會恢復的，還說：「既然聶兄技鎮呂去惡，又有嚴大夫出頭，陳甫諒也不敢再作怪了，我們可以光明正大的將聶大姑接回來，祇是她此刻不良於行，最好是雇一輛車子，再有兩個女子扶着她較為妥當，而且我也得帶點藥去，立刻為之診治！」

王鐵牛道：「叫我跟二虎的渾家去接大姊好了，療傷的事，還是麻煩這位秦先生吧，這方面我們都一竅不通！」

聶政想想也不錯，遂請秦璞繼續費心，由錢二虎去雇車叫人，再由王鐵牛陪着上藥鋪去買藥！

把他們送走後不久，嚴遂輕車簡從，陪着季薇來了，還帶了一份極為隆重的厚禮，聶夫人接待季薇十分親熱，也非常喜歡，並且感謝他們父女對聶政的成全，也對季高之死，表示由衷的惋惜與哀悼，但對嚴遂送來的禮物，却堅辭不肯收下，同時更疾言厲色地道：「嚴先生，我們家一向清寒慣了，小兒雖操賤業，尚足溫飽，黃金白璧對我們毫無用處，綾羅絲綢，也不如布帛稱身，你還是收回去吧，我就是這麼一個兒子，不想叫他為豪門賣命！」

嚴遂惶恐地道：「老夫人言重了，嚴遂呈此薄儀，僅是一片敬意，別無用心，老夫人千萬別誤會！」

聶夫人却沉聲道：「嚴先生，如果你無所求於小兒，送這些禮物是侮辱他，我這兒子雖然不成器，却還不是個能為富貴所動的人，如果你對小兒有所求，這份禮又太輕了，黃金有價，生命無價，我這兒子不會這麼賤的！」

嚴遂惶然失色，不知怎麼說才好，季薇在旁道：「伯母！您誤會了，嚴先生絕無此意。」

聶夫人一嘆道：「孩子！妳年紀輕，有很多事是妳不懂的，如果他是送他師父這份厚禮，還可以說是一片敬意，因為季老先生德高望重，朝野知名，可是政兒才二十多歲，早年還淪落為市井遊俠，聲名狼藉，那一點配當他的尊敬？政兒又是個一介不輕取的人，受贈則必須回報，像我們這種人家，除了一條命之外，有什麼可以報答人家的？」

季薇也沒有話說了，聶夫人又嘆道：「有了令尊的遺命，我不便說什麼，事實我也不贊成妳到他家裏去的，好在祇有三年，等妳服滿後還是快點到我家來吧，只是我們家清苦得很，妳過得慣嗎？」

季薇連忙跪了下來道：「伯母！您放心，姪女絕不是貪圖富貴的人，先父在世之日，隱居南山，就是我們父女二人，操家縫織，都是姪女一身任之……」

聶夫人慈祥地拉她起來道：「好孩子，我知道，政兒能改變氣質，完全是季老先生化育之功，妳是他的女兒，還錯得了嗎？嚴先生，東西請收回去，因為你是季老先生的朋友，小兒受教於季老先生，理應竭忱欵待你，以後你如不棄，時常來賜教誨，老身是非常感激的，但如果你再要帶這些東西來，老身就不便接待了！」

嚴遂一身是汗，避座長揖道：「是！嚴遂愚昧，多蒙夫人賜教，嚴遂汗顏無地，今日權且謝過告辭，改日嚴遂當齋沐肅容，再行登門求教！」

聶夫人笑了一笑道：「今天因為小女

遭故，家中無人中饋，不便留客，改日再薄治粗餚欵待先生吧。再者老身尚有一事奉託，如果先生的公務能躭擱一兩天，就請多留幾天，我想跟薇姑多談談！」

嚴遂又肅然拱揖道：「嚴遂遵命，請容退！」

於是他收起禮物告辭了，季薇却被聶夫人留下，沒多久，聶榮也回來了，刼後重逢，道不盡的悲喜……

陳因為怕聶政再找他的麻煩，倉惶回韓去了！

秦璞則與聶政頗為相投，再者他精於醫道，被聶政留了下來，一面為聶榮治療腿傷，一面暢敘！

呂去惡果然辭去了韓相府的工作，隱居在家，再也不談劍事，嚴遂每天必然來拜候一下聶政，青衣微服，連從人都不帶一個，每天倒是叨擾了一頓酒飯！

住了七八天，他終於因為事務羈身，不得不回去了，季薇自然也跟着走，秦璞也要走了，大家都有不盡依依之感！

聶政的生活又歸於平靜了，由於他技懾呂去惡，驚動朝野，登門求見的人很多，多半是負着聘約的使命的，但聶政一概謝絕了，季薇來時帶給他一卷秘錄，那上面是季高老人一生的技藝精華，成為他每天必修的功課了！

過了幾個月後，嚴遂再度微服來訪，這次是為了秦璞所求前來作伐，要求聘娶聶榮，一度患難相共，他對聶榮的堅毅與溫淑大為心折，聶夫人對這年輕人也有好感，雖然遺女遠嫁有所不捨，但仍是答應了！

秦家在韓城也算是殷戶，聶政送姊姊出嫁，未免對自己的菲薄妝匳感到有點不安，誰知到了韓城，嚴遂早已暗中替他準備了一份很厚重的陪嫁禮物，聶政本待不受的，但為了姊姊的風光，他祇好厚顏地接受了。

他也見到了季薇，得知嚴遂為了上次在田家口的事件，再加上陳甫的挑撥，更為相互不容了，而且由於韓傀的權勢日張，使嚴遂的地位更加困難了！

嚴遂見到他時，絕口不提這事，這還是季薇悄悄告訴他的，聶政聽了十分難過，也沒向嚴遂告辭，託季薇留了一張字條給他，上面祇寥寥幾個字：「親在未敢身許，知己之德，先師之命，容圖後報！」

就這樣悄悄地回到了齊國，屠沽如故，祇是他暗地裏用功更為勤勉了。

一年過後，聶榮歸寧，聶夫人見她嫁後容光煥發，也知道她的生活很愉快，夫婦之間極為恩愛，高興之下，多喝了幾杯酒，由聶榮扶着回房去睡的，第二天早上，再也喚不醒，年老的人禁不住興奮，她已在微笑中大歸了！

料理了母親的喪事，也摒擋了一切，他帶了季高給他的那柄劍，帶了王鐵牛與錢二虎兩個人，藉着送聶榮的理由，到了韓城，把姊姊送到婆家之後，就去拜訪嚴遂。

到了嚴府，他奇怪地看見門口也懸着白，好像在舉行喪事，不禁十分奇怪，心想事情會這麼巧，自己喪母，嚴家也死了人，死的是誰呢？嚴家上面沒有老的，嚴夫人也去世了，兩兒俱健，假如是一個不關緊要的人，不至於府外掛素，如此隆重呀！會不會是嚴遂自己呢？

懷着滿腹的疑惑，他走到裏面，却見嚴遂一身素白地迎了出來，聶政迫不及待地問道：「嚴先生？怎麼回事？」

嚴遂看見他身着素衣，也是一怔道：「壯士已知道了？」

聶政被他沒頭沒腦的一句弄糊塗了，問道：「知道什麼？」

嚴遂目含淚光道：「壯士如果不知道，又怎會着素呢？」

聶政急急道：「家母前月逝世，因為路途遙隔，不敢驚動，不想府上也有人不幸，到底是誰呢？」

嚴遂呵了一聲，握着他的手道：「壯士，你是個非常人，否則我真不敢告訴你，你跟我來吧！」

牽着他的手，一直到後堂，聶政看見靈幃前供着季薇的那口雌劍，又看見靈牌上的字，腦中嗡的一聲，眼前金星亂冒，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等他醒來後，才發現自己躺在一間華美的臥室中，嚴遂、王鐵牛、錢二虎都焦灼地站在牀前。

他一下子跳起來，握住了嚴遂的胳臂就叫道：「快告訴我，季薇是怎麼回事，她是怎麼死的？」

王鐵牛忙叫道：「大哥！你快放手，你的手重，嚴先生的胳臂會給你捏出血來了！」

果然嚴遂的素袖上一片殷紅鮮血，涔涔滲出，聶政自知失態，連忙放開了手，歉然道：「對不起，嚴先生……」

嚴遂却毫無痛苦地道：「不要緊，這點痛苦比起壯士來不知差到那裏去了，旦夕之間，驟失兩個親人……」

幾年來的韜光養晦，聶政已經修為有素，剛才雖因一時的打擊而昏倒，但很快就懂得此刻必須鎮定下來，以免心氣浮動而成疾，毀却多年來的一點基礎，所以他慢慢地抑止住激動的情緒，移目向嚴遂問道：「季薇是什麼時候死的？怎麼死的？她是練過武功的人，疾病不侵……」

嚴遂目含淚光道：「她是前天死的，是被別人毒死的！」

「毒死的？怎麼可能呢，誰會對她下毒？」

嚴遂嘆了一聲道：「事情要從大前天晚間說起，我在書房致書燕侯，叫他妥為準備，因為我風聞韓傀有聯魏合謀圖燕之舉，這幾天魏國的使臣絡繹於途，經常出入俠累家中，而且俠累定於後日在校場檢點軍伍，這都是要用兵的先兆，為了天下蒼生，我實在不忍見戰火再起……」

聶政忍不住問道：「使臣往來，應該是公開的……而且有事也該與韓侯相商，到俠累家中去做什麼？」

嚴遂一嘆道：「韓侯雖為君侯，却已形同傀儡，韓國的大權，整個操縱在俠累一人之手，各地使臣入韓，根本就不登朝門，到俠累家中一談，就算把問題都解決了！」

「韓傀如此跋扈，連君侯也無動於中嗎？」

嚴遂又是一嘆道：「我食祿於韓，本來不應該批評君侯，但君侯實非明君，他

還妄想像昔年五公與吳王夫差一樣，稱霸天下，甚至於還想廢周天子自立為王呢，以前還肯聽聽我的勸告，這幾年他整個變了，連面都不讓我見，完全受俠累的擺佈，我雖受韓祿，名份上仍為周臣，皇室不振，君道廢弛，我也祇有盡心而已……」

聶政道：「這些朝政大事，我所知有限，也無力參予，先生還是談季薇為人毒斃的事情吧！」

嚴遂道：「這是薇姑致死之因，我必須先說明才能談得眞切，我既知有此陰謀，既無力諫諍韓侯，祇好通知燕侯準備，或能阻止其發展，因為燕為諸侯中較強的一個，韓魏聯手，只能出其不備，輕騎突襲燕都，一舉而下，如果事先得信，調集大軍嚴防邊界，庶幾可免戰禍！」

「這與季薇之死有什麼關連呢？」

「俠累雖然不知道我要做什麼，但也明白我是極力反對的人，所以預防我會洩密，必須先滅我之口，大前夜我到書房，竟來了三個蒙面的刺客意圖行刺，幸好薇姑在側，憑她卓越的劍法，將三個刺客都擊退了！」

「那是俠累手下的人嗎？」

「一定是的，除了俠累之外，我從無仇人，就是跟俠累，也沒有私怨，只是政見的不合而已，那三個刺客沒想到我家中有一個女劍客在，行刺不成，悻悻而退，第二天早上，門外來了個賣花的老婦人，薇姑天性喜愛薔薇……」

聶政惻然道：「是的！她從小就愛這種花，在她所居的南山，圃中遍植薔薇花，她的名字也是因痴此花而起的！」

嚴遂繼續道：「薇姑平時深居簡出，那天聽說這老婦人所販的花籃中，有一株綠色的異種，忍不住出來購買了下來，還親自拿到園中栽植，結果，就死在花畦之旁！」

「是那株花上有毒嗎？」

「是的！整株花上都染上了劇毒，我在事後曾經問過善於栽花的花農，他說綠薔薇為天下至毒之花，不僅香氣可以殺人，被它的毒刺刺破的肌膚，更能使全身潰爛……」

聶政失聲道：「季薇死得很慘了？」

嚴遂哽咽地道：「是的！面目全非，慘不忍覩！所以我趕緊收殮了，不敢讓壯士知道，預定明天殯葬後，才着人向壯士報知噩耗的，誰知壯士今天就來了！」

聶政沉思片刻才道：「那麼她的棺木還在嗎？」

嚴遂點點頭道：「還在，明天是黃道吉日，我已經把安葬的事宜準備妥當了，請壯士放心，我不會虧待她的！」

聶政想了一下，才道：「請打開棺木，讓我看她一眼！」

嚴遂沉吟良久，訥訥地道：「壯士不看也罷，看了徒增傷感！」

聶政冷冷地道：「打開！她是我的妻子，雖然我們尚未成禮，可是老師已有遺命，這件事已成定局！」

他的話中有一股懍然不可侵犯的莊嚴，使得嚴遂不敢違抗，祇得點頭道：「棺木停在靈堂後……」

聶政起身向靈堂走去，王鐵牛與錢二虎都跟着，到了靈堂後邊，但見那口棺槨十分華貴，彫花精緻，是士大夫家中所用的喪葬之具，聶政走上去，也不用工具，雙手一掀，將棺蓋掀了起來，凝視着其中血跡模糊的一具骷髏，他臉上的筋肉不住地抽動，却只默默無語。

那些人都遠遠站着，不敢接近，良久後，聶政才道：「鐵牛！明天你再去買一口棺槨……」

嚴遂忙道：「壯士！這口已經很好了，原是我自備身後之用，在韓城恐怕再也找不到更佳的了！」

聶政冷冷地道：「我曉得！正因為太好了，不適合她的身分，季薇只是個平民的妻子……」

嚴遂道：「薇姑因我而死，我應該為她的喪事稍盡點心！」

聶政沉聲道：「先生的盛意聶政心領了，聶政雖然貧窮，但殯葬妻子的能力還有，不敢勞先生！」

聽他這麼一說，嚴遂倒是不便多說了，聶政又道：「鐵牛、二虎，你們買好棺槨後，替季薇收殮一下，然後送到齊地，去葬在我母親的旁邊！」

王鐵牛連忙道：「大哥！你不親自送去嗎？」

聶政嘆了一聲道：「照理說，我應該親自送她去安葬的，但我目前分身不開，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你們兩人把季薇的事情料理妥當後，再來找嚴先生，請他替你們謀個出身，你們都不是做官的材料，但也跟我學過幾天武功，謀個軍職尚可勝任，不然的話，請嚴先生資助你們一筆本錢，做個小生意也行……」

嚴遂忙道：「這個不勞吩咐，嚴某當得盡力！」

聶政淡淡地道：「嚴先生，季薇雖未過門，但她已是我妻子，也是他們的大嫂，你照顧我這兩個兄弟，是季薇賣命的代價，所以我也不必向你道謝了！」

嚴遂弄不清他話中之意何所指，只得道：「壯士言重了！」

聶政舉手一揮道：「你們開始辦事去吧，記住！每一文錢都要用我自己的，不够的話，你們先墊上，我家裏的房子與使用傢具，都給你們作抵償！」

王鐵牛忙接口道：「大哥說什麼話，做兄弟的是應該的！」

聶政苦笑一聲道：「我這個大哥可眞慚愧，一年多來勞累你們，無法補償，幸好你們大嫂賣了一條命……」

王鐵牛見他言語失常，還以為他刺激過深，不敢再說什麼，連忙招呼錢二虎告辭出門購買棺槨去了！

聶政仍然守着棺旁，嚴遂道：「壯士請到前面歇息吧。」

聶政搖搖頭道：「不了，我在這兒陪她一下，以後也許沒機會了，先生有事儘管請便……」

嚴遂此時不敢跟他多說什麼，正待悄然退下，聶政忽又道：「先生，我還有一事請問，那賣花的老婦人……」

嚴遂道：「我事後嚴加追查過，却都不知此婦為誰，只有我問過那花農，他說綠薔薇極為稀罕，只要韓傀家中的花圃裏栽有此物，用以合毒鴆殺異己！」

聶政嗯了一聲，忽又道：「俠累權傾

君侯，要對付先生易如反掌，為什麼要用暗殺的手段呢？」

嚴遂一嘆道：「嚴遂是天子所委，韓傀雖然恨我，却不便公然排擠我，否則其不臣之心立昭，大家都會對他的行動注意了，再者各國諸侯的卿相大夫，多半為我的同窗好友，只要我不犯什麼過錯，他也不敢公然對付我！」

聶政又點點頭道：「我想不透他為什麼要害死吾妻季薇？」

嚴遂嘆道：「那多半是陳甫的獻策，那三個刺客敗北而歸，說起敗於一個女子之手，他就猜到就是薇姑，大概怕我利用薇姑去行刺他，當然要先下手為強了！」

聶政目中神光突射道：「先生有這個意思嗎？」

嚴遂頓了一頓，才道：「沒有！我從來沒有這個意思！」

「難道先生不想撲殺此獠，為天下除害！」

嚴遂一嘆道：「仲子有此心久矣，但不敢付諸行動，因為韓傀戒備很嚴，身邊高手如雲，自從呂去惡辭職後，他又重金聘得幾個名劍手為侍衛，出入相從，仲子自己既然無此能力，也不能叫別的人前去送死！」

聶政點點頭，不再說話了，嚴遂又站了一會，見聶政撫棺沉思，像是沉緬在往事中，才悄悄地退下！

第二天，王鐵牛與錢二虎買了一口普通的棺槨，將季薇收殮了，聶政送出城外，嚴遂則在城外的長亭上設了路祭，還出動了府中的樂伎，各着素衣，鼓瑟吹笙，奏起哀悼之曲，以示隆重，聶政叫王錢二人運靈啓程後，却請嚴遂將樂伎留下，就着路祭的酒餚，在亭上吃喝起來，同時道：「聶先生，你叫她們把剛才的曲子再奏一遍！」

嚴遂怔道：「那是送死致哀之曲！」

聶政哈哈一笑道：「有什麼關係，也送我一送不是很好麼？」

嚴遂愕然道：「那是專為死者所用的哀樂！」

聶政淡淡地道：「哀莫大於心死，季薇死了，我的心也跟着去了，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與死何異，嚴先生，這是我向你最後的一個要求，今後不會再求你什麼了！」

嚴遂多少能摸透一點他的心思了，連忙道：「壯士……」

聶政頭一搖道：「什麼都別說，聶政生來就是這副性情，凡事都由自己作主，從不聽人驅使，也不為人做什麼，你也別對我要求什麼，我也不欠你什麼，本來家姊出嫁，蒙你厚賜妝奩，我一直耿耿於懷，但季薇一死大概可抵過了，你認為不足，就照顧我那兩個兄弟一下，今日一別後，你是你，我是我，沒有任何關係了！」

嚴遂不禁默然，只得照他的要求，吩咐樂伎奏曲，那些樂伎雖然驚訝，但嚴遂治家極嚴，她們都是下人，不敢有何違抗，就依命而行，在哀傷的樂曲中，嚴遂見聶政大口的喝酒，想到他可能的作為以及所表現的冷靜與豪情，不禁悲從中來，淚水盈滿了眼眶，等他從迷惘中驚覺時，樂曲已終，眼前也失去了聶政的影子。

刺殺韓俠累　俠名傳千古

第二天，大軍蝟集校場，準備接受校閱，那些將領們心中都覺得很納悶，平白無故，舉行這一次校檢的目的何在呢？而且聽說君侯與相父韓傀親臨點校，這是從未有的，那必然是一次非常的舉動……

多少年來，都沒有這樣隆重的校檢了，較為年青的軍士都感到新奇，校場裏鮮明的甲胄，燦爛輝煌的干戈，以及五采繽紛的旌旗，隆隆的戰鼓，都使他們感到一種莫名的興奮，他們的心，都隨着那戰鼓的節奏跳躍着，他們的血，為奔放激揚的壯志豪情沸騰着。

突然一聲號角鳴自高高的將壇，司號的號手據高瞭望，看見了君侯的行列，奏起了致敬的號音！

由長長的牛角管中發出那嗚嗚的聲音，別具一種莊嚴的意味，軍士們立刻整肅行列，高舉長矛，發聲吶喊，歡迎他們的君侯蒞臨，於是在一列衣采鮮明的御林軍前導下，緩緩地走來了兩騎駿馬，左邊是個瘦弱的中年人，四十來歲年紀，雖然穿着鐵甲，却仍然顯得萎靡不振。

這就是他們的君侯——韓哀侯，稟承了先人的蔭澤，而取了顯赫的地位，但天性的儒弱與沉緬聲色的結果，使他的外表看起來毫無懾人的威儀，使多多少少在他轄下的軍卒對他感到相當的失望。

但右邊馬上的那個人就不同了，正當壯年，五十多歲的年紀，身軀略見臃腫，但仍具有逼人的威儀，烱烱有神的眼睛，粗黑而茂密的短虬鬍滿腮頰，表現出君臨天下的氣度，這個人——韓侯的季父，韓國的丞相，名傀字俠累的傢伙，才是韓國眞正的主宰。

他在馬上顧盼自雄，一身輝銀的鎧甲，腰下跨着長劍，一面舉手向致敬的軍士們答禮，一面還指指點點，向身旁的哀侯解釋着什麼，意氣飛揚，黑胖的臉上掩不住他心中的喜悅，因為一個偉大的計劃將要開始了，他的英雄歲月也要開始了，名義上，榮耀是屬於哀侯的，但無論是校場中的將領軍卒，甚至於他自己，都明白這是他的日子。

担任護衛的御林軍已經到達將壇之下，分兩列肅立，將壇上並排了兩張披着虎皮的座椅，脚下也是虎皮，一直延伸到八層階級的台下，韓傀與哀侯仍然騎在馬上，他們身後的四名劍士都手執劍柄，站到各自的位置，然後才有一名中年的劍士恭身請駕道：「請君侯登台校閱！」

韓侯似乎已不勝疲累了，皺皺眉道：「寡人不諳軍旅事務，還是請相父登台一校，寡人想回去了！」

韓傀笑了一笑，近乎脅迫地道：「這怎麼可以呢？兒郎們都等着瞻仰君侯的威儀呢，下來吧，要不了多久的。」

韓侯下了馬，韓傀跟着下來，看上去是在攙扶，實際上却是推送似的，握着韓侯的胳臂往台上走去！

校場的中心，也是將壇的兩側，樹着兩根粗可盈抱，高達十數丈的木柱，那是懸掛大纛的旗杆，在七八丈處，有一座四方的旗斗，是供司旗者容身的地方。

這兩面大旗，一面是哀侯的，一面是

韓傀的，號鼓雷鳴，韓傀一面走，一面回頭望着旗杆，等待着代表自己權威的大纛緩緩上升，可是屬於哀侯的旗巳升起了一半了，他的那一面還不見影子，韓傀有點不高興了。

就站在階梯的一半停住了脚，沉聲問：「是怎麼回事，怎麼我的旗還不升起來，祁武！你上去看看。」

祁武就是那個請他們登台的中年劍士，也是韓傀重金聘請前來，補呂去惡之缺的貼身護衞。

他爲了炫示武功，再者這也是韓傀的意思要他表演一下，讓下屬和健兒們知道丞相身邊有着一個這麼絕頂的高手。

所以祁武恭身應了一聲，就在地下雙足一蹬，輕飄飄地直登旗斗，可是藏身在旗斗中的聶政却掩不住身形，從昨夜開始，他就悄悄地躲在旗斗裏，又悄悄地殺了那名司旗的軍卒，等候一個最佳的時機，想一舉刺殺那暴虐不仁的獨夫，爲天下除害，也爲他的季薇報仇雪恨！

昨夜，他曾悄悄地進入韓傀的府第，却因那兒防備太嚴密了，韓傀又不知道棲息在那一所屋中，他怕打草驚蛇，不敢進去，又悄悄地離開，等待着今天的機會。

由於校場是不准民衆進入的，誰也沒想到他會在裏面。

所以一直沒人發覺他藏身在刁斗中，只是他不諳軍儀，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該升旗，以至露出了破綻。

祁武上了刁斗，聶政將心一横，暴起發難，首先將韓傀的那面大旗往祁武頭上一幪，祁武萬沒想到刁斗中會有人對付他，脚才踏上斗緣，頭上幪來一面大旗，立身不穩，一個倒栽葱跌了下來。

跟着，聶政將早就準備好的白布袋子往頭上一套，遮掩起面目，只留下一對眼睛，一身素衣，手裏分執雌雄長短兩枝寶劍，厲吼一聲：「韓傀！匹夫，納下首級來！」

叫聲中，他如同一隻白色的燕子，由刁斗上凌空躍出，飛越二十多丈，逕向階梯上的韓傀射去。

韓傀畢竟是一代奸雄，當祁武被人從刁斗上摔下來，他巳提高警覺，祇是沒有料到刺客會具有這等身手，再加他身形臃腫，行動不便，聶政的來勢又急，萬分無奈下，他把身旁的哀侯往前一推，自己却往下一坐。

聶政狙擊的對象是韓傀，而且知道在這等情況下，只有一擊之機，看得很準，拚將全力付諸長劍一揮。

但也沒想到韓傀會拿哀侯來作招架的，身在空中，勢注劍上，再也無法撤開了，嗆啷聲中，血光四濺，他鋒利的寶劍斬斷了哀侯的金甲，將哀侯揮成兩截，等他定住身形，韓傀巳從階梯上滾了下來，同時他那四名護衞的劍士也各自拉出長劍，將韓傀保護在中間。

韓傀在侍從的扶持下站了起來，手指聶政叫道：「漢子！你是什麼人？受了誰的指使，竟敢行刺君侯？」

聶政見最好的一個機會巳經失去了，他知道此刻必須冷靜，尤其不能多開口，以免爲人聽出他的聲音，進而推測到他的身份，更因爲他剛才失手殺了哀侯，按照律令，不僅要受凌遲之刑，而且還株連九族！

他是齊國人，當然可以不受牽連，可是他的姊姊下嫁在韓，却擺脫不了牽連，無論如何，他不能連累到姊姊，所以聶政祇是目光烱烱地盯視着韓傀一言不發！

韓傀連問了幾聲得不到答覆，也知道像這類刺客敢以身冒險犯難，早巳置生死於度外了，多問是沒有用的，將手一揮道：「抓他下來，看看他是什麼人，然後再追究主使者。」

四名劍士中，有兩名仍然護着韓傀，兩名則執劍向聶政逼近，同時那些軍卒他們也合圍起來，採取包圍陣勢，强弓勁矢，都對準在聶政身上，聶政忖度一下情勢，知道要脫身是很不容易了，在那些弓弩圍攻之下，只有死路一條，唯一的辦法就是不離開韓傀太遠，使那些弓箭手投鼠忌器，或許還有一綫希望，這希望不是逃生，而是與韓傀同歸於盡。

所以他穩住身形，等那兩名劍士漸漸逼近時，縱身急躍，再度凌空撲向韓傀，但這次沒那麼如意了，韓傀本身也頗諳技擊，腰下的長劍巳拔了出來，另外兩名劍士更嚴密防備，聶政只撲近韓傀身前半丈的地方，巳被他們圍住了，先前兩名去攻擊聶政的劍士也回頭參戰！

這四個人都是名震一時的好手，劍法凌厲，將聶政包圍起來，狠命地斷殺着，聶政以一敵四，雖然尚可應付，但最使他着急的是在刁斗跌下來的祁武，只受了一點輕傷，仗劍過來，翼護着韓傀道：「相爺！這刺客由他們應付好了，卑職保護相爺，先離此險地！」

韓傀看了一下，覺得刺客巳在包圍中作困獸之鬥，哀侯巳死，他可以名正言順地掌握了韓國的大權，尤其是此刻當着千萬軍卒，正是他表現英雄氣魄的時候，豈肯離開放棄一個揚威天下的機會，因此從聲笑道：「本丞相豈是貪生怕死之徒，我一定要坐鎮在此，手刄此刺客，爲君侯報仇雪恨，你不必多說，陪我在這兒看看好了！」

祁武不敢多說了，因爲他心中在納悶着，這個刺客會不會是韓傀自己所主使出來刺殺哀侯的呢？韓傀的野心他是很清楚的，韓傀雖然巳權傾君侯，但名義上仍然是哀侯的臣子，他一直引以爲憾的，那麼韓傀自己派出這名刺客也是很可能的，設若如此的話，韓傀當然不會有危險的，當然這種事是不能公開承認的，也不能詳細詢詰的，因此祁武只好在一邊默默地陪着他看看！

聶政是抱着有死無生的決心，越殺越勇，四名劍客中，巳有一名負傷，祁武看看不對了，忍不住低聲道：「相爺，卑職有句話想請示一下，這個刺客相爺認不認識？」

韓傀頓了一頓問道：「你可是有這種想法？」

祁武囁嚅地回答他道：「卑職以爲相爺……」

底下的話不敢說出口，但韓傀巳經明白了，笑笑道：「雖然我有過這個意思，但還沒有付諸實施，殺一昏庸之君易，掩普天下人之口難，我不敢輕舉妄動，今日之事，實乃天助我也，所以我一定要生擒此人，昭告天……」

祁武臉色變道：「那相爺還是遠離一點的好，此人神勇非凡，且具必死之心，卑職察其來意，似乎狙殺的對象乃爲相爺，君侯巳死，相爺大事定矣，宜以此身爲重。」

韓傀聽了這話，再見到四名劍士中，巳有一人爲刺客所殺，心中也有點害怕，遂點點頭慢慢的向後移動。

聶政身在戰鬥，精神却一直在注意着韓傀，見他要離開了，那裏肯放他走呢？長劍急揮，以雷霆萬鈞之勢，將纏鬥的三個人中又劈倒了一人，急衝了過來，可是祁武巳有了準備，迎面一劍急刺，聶政急着追韓傀，沒注意到這一劍，劍由胸前刺進，穿過後背，可是他横定了心，咬牙不顧[illegible]劍反削，將祁武一揮兩段。

餘下的兩名劍客也急追而上，一個人在[illegible]政的肩上又砍了一劍，聶政如同未覺，仍然奮勇急撲。

韓傀回頭看見祁武被殺，聶政身受重傷，仍然浴血奮戰，不覺心搖胆落，忙叫道：「快拉我的馬來。」

隨從的軍衞忙把他的馬牽來，韓傀匆匆上馬，那些御林軍巳經把聶政圍了起來，聶政眼看大仇人即將走脫，憤急交加，長短兩枝劍揮動如風，衝開一條血路，狠命追殺過去，對面前的戈矛都視如未見。

於是但聽得慘呼之聲不絕，他身過之處，斷頭殘肢，血水橫飛，雖然他自己身上巳添了十幾處傷，但在他劍下喪生的將有四五十衆，像一條瘋狂的猛虎衝入了羊羣，面對着這麼一個勇士，那些圍攻的人胆寒了，連那兩名身手超凡的劍士也都不敢過於逼近他去殺了。

不過韓傀經此一阻，巳乘馬逃出了三十多丈，中間還隔着密密的人牆，殺死他是不可能了！

聶政悲憤塡胸，發出了霹靂如雷似的一聲哀吼：「韓傀！」

這一吼有驚天動地之威，韓傀的那匹戰馬，雖然久經訓練，也不禁爲之一驚，前蹄揚起嘶的一聲，差一點將韓傀摔了下來，韓傀也嚇破了胆，等馬蹄落地，他用劍在馬股上一戳，只想摧馬快點離開這個地方！

那知道一劍下手重了一點，戰馬負痛忘生，將頭一低，後蹄猛揚，一弓一拋，將韓傀直抛離鞍。

聶政發過那一吼後，情緒巳穩定了下來，看見這個機會，心中默禱着：「薇！妳泉下有知，請顯靈保佑我這一擊！寶劍！你如果眞的通靈，請爲我殺此惡獠！」

禱畢將右手的雄劍奮力擲射而出，疾若飄風勢如虹，韓傀的身子還沒有落到地上，青虹巳至，寒光過處，隨着韓傀的斗大頭顱，一起隨落地下。

此一代奸雄，終於被殺死了，千萬對眼睛，眼睜睜地看着，千千萬萬的人，居然靜得沒有一點聲音。

聶政快意殲仇後，驟覺一陣空虛，身上的創痛雖然無感覺，但他的血巳快流乾了，一種從所未有的衰弱之感，開始侵襲着他，連站的力氣也沒有了，軟軟地坐了下來！

雖然如此，但包圍在他四周的韓軍却沒一個敢逼近的，聶政移目四望，但見遍地殘屍，心中又是一痛，這些人不是他願意殺死的，他狙殺的對象祇有一個人，那就是韓傀俠累，但這些人竟無辜的死在他劍下了。

空洞腦海中一下子湧起了許多的人，許多的事，但他來不及去一一整理追憶了，他知道必須趁最後一口氣的時候，完成最後的一件事，澈底的毀了他自己。

舉起左手的短劍，先在臉上貼了一貼，腦中只浮起一個影子，含笑的季薇，站在滿是薔薇的園中在向他招手，突然他又一震，才發現滿地的薔薇都是鮮血，被他殺死的人所流的血，季薇的影子換成了他的姊姊聶榮，一身是血，跪在市場的鬧集上，被人一刀刀地凌遲着。

他知道必須趕快行事了，不留一句話，不留一點痕跡，否則聶榮凌遲的慘狀就會變成事實。

於是他舉起劍插進自己的腹中，用力一拉，腸子都流了出來，流了滿地，可是並沒有多少的血！

他再度舉劍，劃向自己的臉上，左一道，右一道的也不知有多少道，更不知有多深……

一直到他頹然倒地後很久，才有人敢慢慢地接近他，慢慢地拉掉他頭上破碎的布套，巳經看不出像個人的樣子了，只有在那張堅毅的嘴中，可以看到一個最後的微笑。

在千軍齊集的校場上，一個刺客，居然擊殺了韓國的君侯與丞相，殺死了幾十名健卒與三名劍手，這個刺客太驚世駭俗了，這件事太轟動了，可是刺客最後毀了自己的面容，竟不知道是誰，自然也無從追究了。

當局震驚之下，將刺客的屍體暴露在校場中，通令全國，凡是有人能識得刺客身份者，懸賞千金。

賞金懸了三日，仍是沒有人去認屍，就在第三天的黃昏，一個滿身素服的婦人，來到刺客的屍旁，由籃中取出了酒肉，開始跪下祭奠，哀哀地哭了起來。

好奇的市民圍攏來了，終於有人問道：「大嫂！這個死者妳認識嗎？他究竟是誰？」

那婦人抹抹眼淚，立起道：「當然認識，他是齊國軹深的井里平民聶政，也是我的弟弟，他刺殺韓傀，一半是爲了私怨，一半也是爲了公義，韓傀的所作所爲，相信大家都清楚的……」

雖然想殺韓傀的人很多，但大家聽了她的話，反而遠遠地躲開了，那婦人却繼續朗聲道：「我的弟弟做了這麼一件永垂不朽的壯舉，却不敢留下姓名，只是爲了怕連累到我，可是我能爲了自己，使我弟弟的俠行義舉永遠埋沒嗎？我來的時侯，巳經預服了毒，所以不必怕再受什麼牽連，我只想借各位的口，告知天下的人，殺韓傀者，是我聶榮的弟弟聶政，是軹深井里的一個豪俠……」

說完了這些話，她的身子慢慢倒了下來，口角流出了黑色的血，俯伏在聶政的身上，姊弟兩人唯一相同的，就是口角那一絲微笑，一絲捨身取義後欣然瞑目的微

笑。

刺客之謎，因聶榮的揭露而傳揚於天下，聶政死了，聶榮也死了，這兩個名字都一直留在人們的心中。

聶榮的丈夫秦璞，早已在聶榮死前，避禍到齊地去投靠他的姊丈呂去惡，而且過了沒多久，韓傀的總管陳甫因失勢而回到齊國故里後，被人在黑夜間殺死了，連他的兒子陳澧也一併遭難，有人說是呂去惡所為，也有人說是聶政的舊日伙伴所為，但因為沒證據，何況陳甫的素行向為齊人所不齒，齊國的人以聶政為榮，自然也無人去追究，這是聶政死後的餘波，很快就被人忘記了。

只有聶政這兩個字，却永遠地掛在人們的口上，印在人們的心裏。

後記：聶政是歷史上最壯烈的一個刺客，但關於他的事跡，却祇有太史公司馬遷的刺客列傳上，短短的兩三千字，粗略地交代了一下重要人名與故事。筆者為了使後人加深印象，追思其豪情，才以小說的筆法改寫了一下，有許多人是增添的，有許多細節也是憑想像而增飾的，甚至於連情節也更動了。

如史記所敍聶政刺韓傀是在相府中，但後人追考的結果，聶政刺韓傀兼及哀侯，則是在相府之說又不可能了，所以筆者將行刺的地點移到校場中。

本文闡揚的是聶政的任俠精神與壯烈勇武的事跡，並不準備作為史跡的考究，何況太史公的史記所敍本篇，考證起來也許有多謬誤與存疑之處，想到這一點，讀者對幾千年後的筆者，也不能作太多的苛求了！作者謹識！（續完）

※※※※※※※※※※※※※※※※※※※※

預告

大刺客故事之二：**「專諸」**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功夫漫談

打穴的武功

麥海雲

在武林高手過招的時候，很少是用直拳當胸打出的，多數找到對方的弱點，然後出擊，務求一招就使對方倒下來，無法招架，如果認眞有本領的高手，也許能够憑着一兩隻手指向對方的穴道戳去，就使對方重傷，甚至喪命，這一類功夫在中國武林當中稱做點穴。

傳說中的點穴是非常厲害的，一招就把敵人弄到一生殘廢，但事實上，點穴功夫是不容易做到的，或者古人有很長的時間練習，能够登峯造極，到達這個目的，亦未可料，但以近人來說，却非如此簡單，不過，點穴雖然困難，「打穴」却仍然有可能辦得到的，在這裏，我試把如何打穴的絕招寫下來，為作一種研究，即使你無意傷害別人，不妨知道這種基層的理論，用以自衛。

所謂打穴，即是把原有的部位用拳或掌去打擊，因為一拳一掌打向對方的軀幹，容易過用手指刺向對方身上，故此，稍為懂得武功的人，就有可能照樣打擊。

從穴道說起，古人說的四肢穴道，碰着打擊，立刻喪命，這種說法。只是故神其說，實際上有些穴道碰着沉重的打擊，只是暫時麻痺而已，眞正受到重擊而致喪命的人，僅有幾處穴道，男性方面，稱做神龍穴的部位，就是下體當中最重要的一處，踢爆了它，眞的會喪命，此外，在眉心當中，或者一雙眼睛，又或者由鼻到口伸展，中間的「人中穴」，都是很重要的，甚至兩隻耳朵背後的一處，也是很重要的，總之，致命的穴道多數在頭顱，故此，有許多門派的武功側重於打擊對方的頭部。

體腔當中也有許多要害，因為那些地方能够直接打擊內臟的，特別是心臟與肺部，受到打擊有一定的傷害，舉例言之，在胸部有兩條橫過的鎖骨做成的深陷之處，那個地方叫做肩井穴，如果受到插掌擊中，可能引致肺部的上端爆裂，變成「內出血」，那是致命的傷害，甚至肋骨與肋骨之間的裂縫，如果給插掌插入，擊破了肋骨，也是極端危險的，此外，胸前靠近心臟附近任何一處都有影响，至於背後，受到襲擊而致喪命的穴道，俱是在脊椎骨兩端。

說到了穴道方面的打擊，日本的空手道頗有研究，分前後和兩側。以空手道的絕招來說，頭部方面最容易受擊而致發生重大損害的地方就是兩隻眼睛，以及雙眼之間的眉心穴，雖然平伸五指向敵人的眉心插去，這一招二龍爭珠，插中了之後，可能會使對方盲了一雙眼，比較有利，原因打不中兩隻眼睛的時候，擊中對方的眉心穴，仍使對方受不起，即時暈倒，此外，用凹搥由上邊打下來，用握拳的拳角打在眉心穴，亦有可能使對方受傷，總括一句，想打擊一雙眼睛比較困難，打擊對方的眉心穴容易得多了。

跟眼睛與眉心穴拉成一條橫綫的部位，就是額角兩邊，叫做太陽穴，該處是頭骨合縫之處，如果受擊，可能會發生重大的損傷，特別是用插搥打出去，更加會使對方感到嚴重的威脅。

所謂插搥，即是把一個拳頭握緊之後稍為拉開，然後用拇指壓着食指，那就會使拳頭伸長一點，四隻手指的指節骨向前伸開，一直伸到盡，那就是插搥。

沒有練過插搥的人，不宜使用這種拳法，因為指節骨太過脆弱，當心打中敵人的時候，自己的指節骨也會受傷，故此，學習插搥，先要練習打沙包，打到純熟，然後才能够運用自如。

使用插搥去打擊對方的太陽穴或肋骨與肋骨之間的裂縫，非常有利，此外，插搥還可以打頸、打喉，另一方面，在心窩中部一搥打去，也是有影响的，不過，作為震盪性的攻擊，始終還是用拳頭更加有利，原因是拳頭可以打出本人的腰勁來，震動性更强。

人體的心臟雖然緊緊的藏在胸骨之內，但是因為心臟附近的神經密佈，如果打中了神經叢，便有極嚴重的傷害，向對方心窩中一拳打出去，該處就是牽連心臟的神經叢之處，稱做「心窩」，稍為落一點就是胃囊，該處還有一塊軟骨，叫做「劍突」，打到這個地方去，不管打中胃囊，抑或打中軟骨，又或者震撼神經叢，這些都是很犀利的，此外，腹部當中臍孔的一處，受到拳打脚踢，也有嚴重的損害，但却沒有心窩受到襲擊那麼嚴重。

橫掌打擊對方的身體時，在背後肋骨最尾的一截，或者在胸骨後的一截受擊之後，都會發生渾身抖顫以及呼吸喘息之類的病態，因為該處是橫隔膜，不堪一擊，如果給人用手踭頂撞，所受的損害更加嚴重。

用掌根打擊對方的穴道，相當厲害，有時他比較用手掌的邊緣殺傷力更大，舉例言之，如果貼近對方的身體然後用掌根向上撑出，撑中了下頷，他就向上一衝，可能跌在背後，如果打不中下頷，打中口唇和鼻子，該處就是上述的人中穴，乃是神經叢密佈之處，一經受擊，發生劇痛，即時無法再戰，此外掌根還可以向對方咽喉襲擊，剛剛打在喉核的時候，那一種傷害力很强，另一方面，兩隻手掌一齊用掌根去拍對方的耳朵，這一拍震盪力極强，可能震傷腦袋，就此而喪命，不然的話，亦會使對方倒地昏迷。

至於背後脊椎骨之間，即是腰部略高之處，比較突出，而且無法掩護，掌根拍過去，可能把它拍斷，一斷無藥可醫。

掌根還可以打擊對方背後靠近頸部之處，即是頸骨突起的地方，那是神經叢，不堪一擊，再上一點就是後枕骨，該處也是適宜用掌根打擊的，一經拍中，便即倒地昏迷。

大致如此，用掌根打出去的力量比較用掌刀更加厲害，不過，日本空手道是比較重視掌刀多過重視掌根的，就是因為掌刀能够運用得靈活，練習已久，掌的邊緣，堅如鋼鐵，一經劈下，幾乎連頭骨也可砍碎，那是掌根比不上掌刀的地方。

南方拳師列為廣東十虎之一的鐵橋三就很喜歡使用掌刀，不過，他的掌刀跟前臂同樣堅實，拉成一條直綫，隨時用這一條綫或任何一處打擊敵人，都使對方受傷，他能够用掌刀或前臂，又或用手腕的一處砍柴，居然把大柴劈斷，故稱劈柴手，如果具有這樣雄厚的硬勁，跟對方交手，橫劈、左劈、右劈，或者倒劈到上邊去，幾乎可以一招挫敵。

研究打穴的人，應該要特別注意這一點，中國功夫跟日本空手道各有特色，不妨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後出擊。

日本的掌刀非常兇狠，練習已久，一個劈空掌由斜角劈下來，如果給他劈中頸堅或者太陽穴，甚至劈中耳朵，都有可能受傷，例如右邊的掌刀劈中對方左邊的短拳立即貼身撞擊，亦有可能連續使對方捱了兩下强硬的打擊，就此倒下。

不過，日本的空手道並不注意到擒拿手，一直都是閃避對方之後跟着出擊的，看來有如西洋拳，只是多了一招「化拳為掌」而已，中國功夫並非如此簡單，一個劈空掌劈下之後，如果落空，即時化為虎爪，抓對方的臉孔，跟着施展擒拿手，假如那個劈空掌劈下去對方用手擋格，那就更妙，即時抓住對方之手，使勁一拉，跟着左拳衝上，那就獲勝的機會更濃厚，因此之故，似乎研究日本空手道的掌刀之外，加上一些中國功夫的擒拿手，更加有利。

中國功夫很少碰頭就飛脚踢出的，因為他們覺得，如果連發兩三脚落空，給對方直衝過來，自己還沒有擺穩馬步就要接戰，比較危險，故此，一定是用手進攻，有機會然後起脚，日本的空手道比較兇狠，往往碰頭就一脚踢出，而且很喜歡第一脚就當胸側身一脚撑去，故此，日本的空手道苦練掌刀和脚刀，實行硬碰硬，說起來有點近似泰國拳脚，所差異的只是一點，日本空手道比較喜歡離身搏鬥，泰拳則特別喜歡貼身搏鬥，由於泰拳有這種特色，故此，他們的手踭非常厲害，落塲搏鬥，他們想盡辦法貼身用踭打擊敵人，跟着飛脚踢出，那是泰國拳最厲害的招式，由於手踭打擊人體許多部位都比較用拳或掌沉重得多。

故此，跟泰國拳師搏鬥，一旦打輸，就有可能身受重傷，日本空手道裏面有一種特殊的拳脚，叫做踢拳道，以脚法為上，有點像泰國的脚，可是他們也有這種感覺，以為用脚出擊，比較用手打擊更加靈活，威脅性更强。

這是事實，脚的威力較大，不過，用脚去踢對方的身體時，不容易「打穴」，反之，認識人體的穴道，用掌刀或掌根撲擊，一擊即中立刻獲勝，那是中國功夫或空手道勝過泰國拳的地方。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隆中客・文
子成・圖

一品公子（上）

閉門家裏坐　橫禍天上來

這是濟南城北郊的一個小村落！只有數十戶人家，居民大都是樸實的農民，也大都姓周，因而名之爲周家村。

村口第一家，住的是一戶寡母弱女，母親周王氏，業巳四十出頭，但却風韻猶存，女兒周阿巧，才十六歲，正是花樣的年華，也長得非常標緻，在周家村中，是首屈一指的大美人。

由於周王氏的亡夫薄有遺產，母女就靠收租與錢莊的利息維生，日子倒也過得頗算平穩而舒適。

時爲夏夜的初更時分，周王氏母女倆正在院落中納涼。

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由遠而近，而且，顯然是向這周家村而來的。

這母女倆方自眉峯微蹙之間，那急驟的馬蹄聲巳經進了村，而且止於她們的門口，緊接着，「轟」地一聲，大門被撞毀，衝進四個如狼似虎的勁裝漢子，後面跟着一個年約二十來歲，油頭粉面，滿臉邪氣的白衣書生。

深閨弱女，幾曾見過此等場面，因此，周王氏母女倆嚇得面色如土，張口結舌地呆立當場，作聲不得。

白衣書生邪笑着，緩步走向周阿巧身前。

周王氏連忙將女兒護住，厲聲叱問：「你要幹嗎？」

白衣書生一掌將周王氏推倒，順勢將周阿巧抱個滿懷。

周阿巧奮力掙扎，與乃母同聲尖呼：「救命啊……」

白衣書生巳抱着周阿巧快步走向堂屋，周王氏號叫着，奮力爬了起來，準備跟進去，却被一個勁裝漢子一腳踢倒，並沉聲叱道：「給我安份一點，我家公子看中妳的女兒，是她的造化！」

室內，正傳出周阿巧的淒厲號叫聲，院落外，也聚集了不少聞聲而來的村民，但那些村民們看到那四個如狼似虎的勁裝漢子之後，却不敢進來，胆子小一點的，更是瞧了瞧就悄然溜走了。

周王氏目覩此情，雖感芳心欲碎，却不得不强行忍住心中的悲憤，厲聲問道：「你家公子是甚麼人？」

那勁裝漢子道：「是撫台大人的內弟周公子，妳應該早巳聽說過……」

周王氏像遭了一記悶棍，慘呼一聲：「天啊……」人巳昏了過去。

剩下來幾個在門口的村民，也被另外三個勁裝漢子趕走了。

爲首的勁裝漢子目注昏倒地上的周王氏，嚥了一口口水，邪笑道：「這娘兒倒算是風韻猶存。」

另一個也邪笑道：「老兄如對她有胃口，也不妨用來消消火……」

「只是……咱們公子……他……可能快要出來了。」

「咱們公子正在快活，還早哩……」

「那麼，」爲首勁裝的漢子嚥了一口

口水，邪笑道：「你們三位，可得多多費點神。」

「放心，儘管去快活吧！」

「多謝老弟……」

爲首的勁裝漢子邪笑着，雙目慾焰熊熊，正準備俯身將周王氏抱起之間……

室內忽然傳出周公子的一聲痛呼，只聽他咆哮着怒叱一聲：「賤婢找死！」

緊接着，一聲慘號隨之傳出，不！其實，那只是半聲慘號。

當那半聲慘號倏然而止時，只見周公子衣衫不整，一手掩着右臉，一手提着褲子，踉蹌而出，那雪白的長衫上，還濺滿了殷紅的鮮血。

這情形，使得那四個勁裝漢子心頭一怔，一齊迎了上去，同聲驚問：「公子……您……？」

周公子苦笑了一下道：「那賤婢咬我一口，我將她宰了！」

四個勁裝漢子同聲諂笑，道：「宰得好！」

周公子雖然狼狽不堪，却也還能注意到昏倒地上的周王氏，而接着問道：「這老太婆怎麼了？」

那爲首的勁裝漢子道：「回公子，她只是昏了過去。」

「唔……」周公子一揮手：「咱們走吧！」

像一陣暴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一下子走得精光，只是給這寧靜的周家村，帶來了軒然巨波。

這一羣兇神惡煞撤了爛汚就走，可忙煞也急煞了周家村的村正。

當村正好不容易將周王氏救醒，正在婉言勸慰間，村外又傳來急驟的馬蹄聲。

巳成驚弓之鳥的村正和替他帮忙的助手們，齊都臉色一變而面面相覷。

馬蹄聲由疾而緩，但却顯然是向村內走來的。

鬢髮斑白的村正，輕嘆一聲道：「難道這些瘟神還不肯放過我們？」

馬蹄聲到了門口，忽傳來一個清朗語聲道：「諸位，這兒發生了甚麼事？」

村民們循聲瞧去，只見一位勁裝佩劍，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年人，正一手牽着一匹長程健馬，緩步走到門前。

察言觀色，以及聽他的語氣，這勁裝少年都不像壞人，至少他不會是周公子那一夥。

因此，村正和村民們提着的一顆心，暫時放了下來。

村正苦笑着揮揮手，道：「年輕人，請不必多問，快點走吧！」

堂屋中停着一具年輕少女的屍體，一位中年婦人在撫屍作無聲的哀泣，一旁的村民們個個悲憤莫名，怒形於色。此情此景，試想，教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怎能不過問呢！

只見他劍眉一蹙，道：「老丈，如果有甚麼困難，也許小可可以聊效棉薄。」

村正長嘆一聲，道：「年輕人熱情可感，只是，這案子你無能爲力。」

「老丈，」勁裝少年淡笑着接道：「有道是：人不可貌相，老丈何妨將案情說出來，等小可眞的無能爲力時，再下評語也不遲。」

村正向他深深地盯了一眼，道：「年輕人由何處來？」

「北京。」

「來此何事？」

「遊歷。」

「你是官家公子？」

「也算是……」

村正忽然臉色一沉，道：「算了，請吧！」

勁裝少年問道：「老丈對官家公子，好像具有成見？」

村正冷然答道：「你說對了。」

「爲甚麼？」

「因爲，眼前這血案，就是由一位官家公子所造成的。」

「哦！」勁裝少年忽有所憶地，道：「我明白了，這案子一定是周道幹……」

村正臉色一變道：「你認識周道？」

「不認識，但小可一入魯境，即聽過他一連串的劣跡和罪行。」勁裝少年以非常誠懇的語氣說道：「老丈，官家公子不一定全是壞人，你不能一桿子打翻一船人，尤其是我這個也算是官家公子的人，更不一樣。」

村正的神色略爲緩和，但沒接腔。

勁裝少年侃侃地接道：「老丈，何妨將案情說出來，也許小可能帮點小忙。」

村正搖首苦笑着：「難！難！」

勁裝少年沉聲道：「困難是可以設法克服的，老丈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

「好！那我就告訴你吧！」村正苦笑道：「小哥兒是京城來的貴公子，當知道這兒撫台大人的來歷？」

勁裝少年點點頭：「是的，山東巡撫國泰，是旗人，走的是慶親王的門路。」

村正道：「小哥兒方才說過，一入魯境，即聽到周道的不少罪行，當也聽說過咱們這位撫台大人的德政……」

他的老伴拉拉他的衣袖道：「老頭，你胡說八道些甚麼？」

村正苦笑道：「不要緊，我老眼未花，看得出來，這位小哥兒不是壞人……」

「好人壞人我不管，我只要你閉住你的鳥咀！」

「話到半邊不說，多蹩扭，阿貴的媽！咱們都是入土半截的人了，想想看，這是甚麼世界，眞要是由於言多惹禍而死，倒也樂得耳目清靜……」

那勁裝少年忽然輕輕一嘆道：「苛政猛於虎，其是之謂歟？」

接着，神色一肅道：「老人家，我了解你們的心情，我年紀雖輕，對國泰這個人，知道得却很多。」

村正「哦」了一聲，道：「小哥兒知道他一些甚麼？」

勁裝少年道：「他自恃是旗人，又有當權的慶親王撐腰，加上他那狠子野心，貪鄙成性的本性，因而他的官威所至，民怨沸騰……」

村正連連點首道：「對，對……」

勁裝少年接道：「我也知道，貴省縉紳和省籍的京官，也曾聯名告過御狀，但狀子却被與他臭味相投的慶親王壓住，皇上根本不知道。」

「慶親王居然如此無法無天？」

「他得過國泰的好處，自然設法包庇

，同時由於他是當政的親王，皇上也很寵他，還有甚麼事不敢作的？」

村正苦笑道：「山高皇帝遠，小哥兒，你又能有甚麼辦法給我們帮忙？」

勁裝少年道：「辦法是想出來的，我先要了解案情。」

當村正將目前的慘案經過說明之後，勁裝少年禁不住雙眉一揚，切齒怒叱：「該死的王八蛋！」

村正長嘆一聲，道：「誰都認爲這王八蛋該死，可是，却沒人能治得了他。」

「我能，」勁裝少年抬手拍拍自己的胸脯。

「你？」村正顯出不敢相信的神情。

「是的，我。」勁裝少年注目問道：「老人家，據我所知，國泰的夫人不姓周，怎會有一個姓周的內弟呢？」

村正道：「傳說周道是他的三姨太的弟弟。」

「哦！」

「也有人說，周道並不姓周，本來是那位三姨太的姘頭，改名周道，佯稱姊弟，不過是爲了掩人耳目，便於日常接近而已。」

勁裝少年笑道：「這也算是國泰這老混蛋的報應。」

村正的眼神中，忽然現出惶然不安的神色，囁嚅地問道：「公子，你是……」

勁裝少年含笑接道：「老人家別問我是誰，小可既然插手了，就必然會使死者瞑目，生者心安就是。」

村正心中以爲勁裝少年是甚麼王孫公子，不但稱呼方面由「年輕人」而「小哥兒」而「公子」，神態方面也較爲拘謹起來。

只見他神色一整，道：「公子的話，老朽自然信得過，只是，咱們該知道你如何進行呢？」

勁裝少年道：「當然是按一般打官司的途徑進行，明天，即由苦主向濟南府擊鼓鳴寃。」

村正苦笑道：「那有甚麼用？府尹跟撫台一比，可差得太遠啦！」

勁裝少年道：「有用的，新任濟南知府鐵錚，人如其名，是一位鐵錚錚的漢子，也是兩榜進士出身，爲人剛正不阿，不畏權勢，只要苦主前去告狀，一定會受理，同時，小可也會在暗中帮忙。」

村正苦笑了一下，道：「公子，話是不錯，老朽是鄉下人，不懂得官場中規矩，不過……」

勁裝少年截口笑問道：「老丈對小可的話，好像還信不過？」

村正道：「不是信不過，是可以想見的，這裏面困難太多。」

勁裝少年道：「不錯，我也承認有困難，但我担保，一定行得通。」

在極度悲痛中的周王氏，似乎對勁裝少年發生了興趣而插口說道：「阿旺伯，我同意這位公子的話，明天決定去府衙鳴寃，只是，咱們這村子裏，可沒人會寫狀子。」

勁裝少年連忙接道：「大嬸，我替妳寫。」

周王氏淒然一笑道：「好的，多謝公子，但願公子無災無難，公侯萬代。」

勁裝少年笑道：「多謝大嬸的祝福，無災無難，固所願也，公侯萬代，可敬謝不敏啦！」

村正訝問道：「怎麼，公子竟然不想作官？」

勁裝少年道：「這叫人各有志，小可只想提三尺青鋒，剷盡人間的不平。」

村正向他的肩頭的長劍深深地盯了一眼，道：「公子尊姓大名，能否見示？」

勁裝少年道：「倣姓吳，草字子畏，是恭親王的布衣摯友，也算是他的忘年之交，所以，方才我說，也算是一位官家公子。」

頓住話鋒，含笑接問道：「老丈，够了嗎？」

「够了。」村正欣然地道：「老朽早已料定公子不是一個尋常人物。」

吳子畏（勁裝少年）含笑接道：「其實，我是一個道地的江湖人，與恭親王的結識，也是由於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偶然救了他。」

「啊！」村正注目接道：「聽說恭親王是一位很正派的親王？」

「是的，如果當時遇難的是貪贓枉法的慶親王，我就不會救他了。」

「可惜，可惜！正派的恭親王，却不當權。」

「快啦！我敢保證，半年之內，慶親王必垮台，接替他的必然是恭親王。」

「那麼一來，可眞是小民有福了。」

村正接問道：「吳公子，你是打算借助恭親王的力量壓制國泰，還是用武力去對付他呢？」

吳子畏笑了笑道：「這兩個辦法都不妥當，目前，國泰不在乎恭親王的勢力，同時，他是朝廷的封疆大吏，我不會冒大不韙去殺他。」

村正蹙眉苦笑道：「那麼，公子用甚麼辦法能使國泰低頭？」

「王法。」吳子畏正容說道：「在王法之前，不怕他不乖乖就範……」

× × ×

第二天，濟南府知府鐵錚，當庭接受了周王氏的狀子，但他的刑名師爺却向他悄聲說道：「大人，這個狀子接不得。」

鐵錚冷然問道：「爲何接不得？」

「大人攷慮到此中的困難嗎？」

「本府攷慮過了，王子犯法，都與庶民同罪，區區一個撫台的內弟，算得了甚麼？」

「大人，學生不能不提醒您，恐怕案子還沒了結，大人的前程已經不保了。」

「讀聖賢書，食君之祿，所司何事？如果爲了保持官位而向惡勢力低頭，任令老百姓含寃負屈，則本府寧願失去官位，甚至丟掉老命，也不能讓作奸犯科之徒，逍遙法外！」

鐵錚的這一席話，算得上是義正辭嚴，擲地有聲。贏得圍在庭外觀審的民衆們的衷心讚美，也獲得雜在人叢中旁聽的吳子畏的激賞，他低聲自語着：「唔！不錯，是一位難得的好官。」

那位刑名師爺，馬屁拍在馬腿上，一臉的尷尬相，喏喏連聲。

鐵錚向堂下沉聲吩咐：「周王氏聽候傳訊！退堂！」

× × ×

鐵錚到任還不足三個月，他雖然憑着一腔熱血，接下了周王氏的狀子，但他心知這是一個很棘手的案子，只要稍一處理不當，就會如他的刑名師爺所說，不但案子辦不了，連烏紗帽都會保不住。

因此，他一退堂，立即召集包括捕頭在內的幕僚人員，密商辦案的方法，但那些幕僚人員，一個個支支吾吾，誰也提不出一個有效的辦法來。

這情形，使得鐵錚深感失望，因而憤然站起道：「都給我退下，本府自己去向撫台大人要人。」

緊接着，又沉聲說道：「吳彪，立即備馬，隨本府一起去撫衙。」

吳彪就是濟南府的捕頭，是一位年約三十五六的精壯漢子，聞言之後，微微一怔，才恭應道：「是！」

那位刑名師爺正容道：「大人，茲事體大，干係非輕，還請大人三思而行。」

鐵錚冷然接道：「再大的干係，本府一肩承担，請勿再多言！」

刑名師爺碰了一個軟釘子，只好訕訕地偕同他的同僚們魚貫而出。出了簽押房，他却向同事們悄聲說道：「咱們東翁年紀太輕了，這一莽撞行動，後果可眞不堪設想。」

是的，鐵錚的年紀，的確是太輕了，雖已貴爲山東首府的知府，但他的實際年齡，却還不過是二十五歲而已。

但也就由於他年紀輕，才有正義感和責任心，才有不畏權勢的幹勁和衝勁，像目前這個案子，如果遇上老奸巨滑的標準官僚，自然是以保官括財爲第一，老百姓的死活，管他娘！

目送幕僚們退出之後，鐵錚禁不住長嘆出聲。

他，背負着手，在室內來回踱步了一陣之後，坐回到書桌前，攤開文房四寶，準備寫點甚麼。

就當正時，捕頭吳彪却悄然進見，在他耳邊低聲說道：「大人，屬下有一個遠房侄子，剛由京城前來。」

鐵錚似乎心不在焉地「唔」了一聲：「馬匹已準備好了？」

「是的，已準備好了。」吳彪神秘地一笑道：「大人，屬下這個侄子，有一身靈敏而高明的武功，在目前這個案子裏，正好派上用場。……」

鐵錚已開始振筆疾書，一面說道：「這種事，不必向我請示，你自己替他安排一個工作就是。」

是呀？像這種鷄毛蒜皮事兒，作爲首府捕快的人，自可便宜行事，何必煩擾府台大人哩！

吳彪含笑接道：「大人誤會了，屬下這個侄子，可不是前來謀職的。」

「那……你的意思是……？」他仍在振筆疾書着。

「他想見見您。」

「見我？爲甚麼？」

「自然是爲了很重要的事。」

「我現在沒工夫，等我由撫署回來再說。」

「大人，您必須在赴撫署之前見他一見才行。」

這時，鐵錚已寫完了最後一行字，將毛筆一擱，扭頭問道：「吳彪，究竟是甚麼事？」

吳彪却失聲驚呼道：「大人，您……您……這是幹嗎？」

原來吳彪雖然站在書桌旁邊，但鐵錚究竟在寫些甚麼，他却不曾偷瞧一下，這是作爲一個手下人應守的本份。

等鐵錚寫完之後，他的目光偶然一掃，却看到最後那龍飛鳳舞「絕筆」二字。

「絕筆」，自然表示是一封遺書。

一個好端端的人，爲甚麼要寫遺書呢？也難怪吳彪爲之失聲驚呼了。

鐵錚從容地將信箋摺好，淡然一笑道：「吳彪，你當在小說中看到過，古時將官們在遇上重要的戰爭時，有抬着棺材上陣的，以示必死的決心。」

吳彪點點頭道：「是的，屬下曾聽說過。」

「你也知道，咱們這位撫台大人的爲人？」

「是的。」

「今天我們的任務非常危險，尤其是我個人，很可能進入撫署之後，會出不來，所以，我必須事先作最壞的打算，替老母弱妻略作安排。」

吳彪禁不住無比的激動，道：「大人謀國之忠，用心之苦，實在太難得了。」

「我只是盡我應盡的本份。」鐵錚喟然一嘆道：「可惜我職位太低，力量太單薄了。」

吳彪正容接道：「大人，人有善願，天必從之，屬下保證，這個案子，一定可以順利解決。」

鐵錚苦笑道：「但願如此。」

「大人，您猜，屬下這個來自京城的侄子，是甚麼身份？」

「你不說明，我怎麼知道？」

吳彪跨前一步，俯身低聲說道：「他就是半年之前，獨力殺死行刺恭親王的八個刺客的吳子畏，現在是恭親王的忘年之交。」

不等他說完，鐵錚已驚喜得一下子跳了起來，笑道：「你幹麼要先賣關子？」

吳彪得意地笑道：「屬下本意，是想給大人一個意外的驚喜。」

「這眞是太好了，太好了……」

「這是大人精誠感召，上天特派福星相助。」

「他人在那兒？」

「在花廳中，屬下這就去叫他來。」

「不！禮當本府前去才是。」

說着，已顯得無比興奮地，當先向外面走去。

× ×

獨坐在花廳中品茗的吳子畏，一見知府大人走來，連忙起身，含笑長揖道：「鐵大人，小可冒昧造訪，尚請大人多多包涵。」

「不敢當。」鐵錚連忙上前拉住他的手，笑道：「下官不知吳公子俠駕光臨，未曾遠迎，尚請當面恕過。」

「鐵大人，叫我一聲老弟可好？」

「恭敬不如從命，老弟，只是愚兄可高攀了，因爲，你跟恭親王也是兄弟論交呀，哈哈哈……」

是的，照鐵錚這麼說法，他的確是高攀了。

不但鐵錚高攀了，連吳彪也叔以侄貴而在府台大人前有了座位。

一陣歡笑之後，即轉入正題，但三人的語音也跟着降低了。

三個人密談了足有半個時辰，吳子畏才偕同吳彪告辭離去。

× × ×

周王氏控告周公子，濟南府尹鐵錚毅然受理的消息，不脛而走，不到一個時辰，全濟南城都爲之沸騰起來，販夫走卒，奔走相告，譽之爲「鐵面太守」，連深居撫衙內宅的國泰的三姨太周媚娘，也聽到了傳言。

周媚娘出身平民里巷，姿色僅有幾分，但却有十二分的媚勁，也由於她工於內媚，國泰才對其寵愛有加。

以周媚娘目前這寵愛有加的地位，這消息自然不致於對她構成威脅，却也不由她不微感不安。

因此，她聽到消息之後，立即着侍婢將她的「弟弟」周道召來，一見面就沉臉叱道：「你作得好事！」

周道却滿不在乎地漫聲應道：「妳指的是周阿巧那碼子事？」

周媚娘冷哼一聲：「多虧你還想得起呢！」

周道笑了笑道：「這也不能怪我。」

周媚娘截口怒聲道：「你自己惹的禍，不怪你，難道怪我！」

「是的，應該怪妳。」

「怪我？」她媚目睜得大大的，滿臉訝異神色。

「妳想想看，自從妳進入撫衙之後，一個月中，咱們都難得親近一兩次，我怎能不向外發展！」

「噤聲！你瘋了！」

「這兒的侍婢，都是妳的心腹，怕甚麼？」

說着，他偎近她身邊，涎臉向她的香腮上親去。

但周媚娘避開了，並沉臉說道：「現在，我提不起興趣，也想多活幾天。」

周道聳聳肩，自我解嘲地一笑：「沒興趣就算啦！」

周媚娘幽幽地一嘆，道：「妳這沒良心的東西，你自己說，我到這兒來，爲的是甚麼？」

「自然是爲了我們的將來。」

「虧你還沒忘記。」

「這等事體，怎能忘記？」

「但你却等於在破壞我們的計劃，天天惹是生非，如今惹上鐵錚這個書呆子，我看你如何善後？」

「放心，鐵錚不過是釣名沽譽，故作姿態而已，妳看他敢不敢向撫衙要人？」

周媚娘輕嘆一聲道：「以鐵錚那個牛脾氣來說，那可難說。」

周道仍然是滿不在乎地，笑道：「即使鐵錚敢來要人，我有這樣一位姊姊在，還怕甚麼？」

周媚娘道：「你這次的亂子惹得太大，恐怕我也沒法週全。」

周道臉色一沉，道：「媚娘，我要提醒妳一聲，咱們是一根繩子拴着的兩隻蚱蜢，如果我吃上人命官司，妳也休想獨善其身。」

不等她接腔，又沉聲接道：「再說，妳也該明白，必要時……我會採取甚麼行動？」

周媚娘連忙接道：「你可千萬不能胡來，至于目前這個案子，我儘量設法銷案就是。」

周道勝利地一笑道：「還有，我要妳在半年之內，離開這兒。」

「好！」周媚娘點點頭道：「再有半年的工夫，咱們的目標也可以達到了。」

外面迴廊上傳來侍女的語聲道：「老爺，舅少爺在裏面。」

侍女的語聲很高，顯然是有意藉此向周媚娘報訊。

只聽一個威嚴的語音沉聲道：「我知道。」

室內的周媚娘連忙悄聲喝道：「還不跪下！」

周道倒很聽話，立即應聲跪在一旁，低垂着頭。

周媚娘更是滿臉憂容地，泫然欲泣。

這一對兒，如果要當戲子，準會很叫座哩！

他們剛剛擺好姿勢，門外靴聲「格格」，一位鬚髮斑白，紅光滿面，年約半百的老人，已出現門口。

此人就是走慶親王路綫的山東巡撫國泰，此刻，他還是一身官服，顯然是才由簽押房出來。

周媚娘迎着他跪了下去，咽聲道：「老爺，請救救他，我們周家只有這一根幼苗。」

國泰沉着臉，哼了一聲，道：「這小子太不長進了，我不管！」

周媚娘膝行而前，抱住他的腿，哭道：「老爺，您不救他，我也不想活啦！」

國泰沉吟少頃，才將她抱了起來，坐在自己的大腿上，並在她那帶雨梨花似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小寶貝，千萬別哭，妳一哭，我就沒了主意。」

「可是，您一定要救他。」

「當然啦！貴爲一省巡撫，如果連自己的小舅子都救不了，那成甚麼話？」

一見自己的表演收了效，周媚娘笑了：「您……打算如何救他？」

國泰一面在她的嬌軀上下其手，一面笑道：「方才，我和總文案商量過，現已派人去叫鐵錚，當面談判，總而言之一句話，我担保這小子沒事就是。」

周媚娘高興得在他的胖臉上「嘖」地一聲，親了一下，媚笑道：「你……你眞好！」

「不是我好，是妳太迷人。」國泰的目光移注仍然跪在一旁的周道，沉聲說道：「周道，你聽着，這次的千斤重担，我替你挑下來了。」

周道連忙接道：「多謝姊夫！」

「不用謝，只是以後……」

「以後我再也不胡來了。」

「不！玩玩是可以，可不許鬧出人命來。」

「是！」

「還有，不許太自私，有特別好的貨色，也讓姊夫嚐嚐新。」

「得令！」周道高興得一下子跳了起來。

周媚娘忍不住白了國泰一眼，嬌嗔地道：「你……這是甚麼話？」

「下官說的是藍青官話。」國泰含笑接道，「小寶貝，別吃乾醋，我不過是說着玩的，有了妳，我覺得天下女人都味同……味同……」

「味同」了半天，却是接不下去，只好向一旁的周道求援：「嗨！小子，這話是怎麼說的？」

周道在心中暗笑着：「肚子裏擠不出一滴墨水，却偏要掉文……」

但口中却笑應道：「姊夫的意思，是說味同嚼蠟？」

「對，對……」國泰連連點着頭：「正是味同嚼蠟，味同嚼蠟。」

接着又向周媚娘邪笑道：「小寶貝，妳想想看，我對別的女人還有胃口嗎？」

周媚娘櫻唇一噘道：「你對別的女人有沒有胃口，是你自己的事，我才不吃這種乾醋哩！」

「妳不吃醋，那更好呀。」

門外，傳來侍女的語聲道：「老爺，總文案派人稟報，鐵知府已傳到。」

國泰語氣一轉，道：「知道了。」

是的，不但鐵知府鐵錚已經傳到，吳子畏也進了撫衙。

吳子畏是以鐵錚隨員的身份進入撫衙的，當鐵錚被總文案賈珍延入花廳後，他這位隨員却被隔離在另一間房間中。

但以吳子畏的靈敏聽覺而言，雖然隔了兩個房間，他對鐵錚與總文案的談話，却聽得一清二楚。

總文案賈珍和鐵錚的談話，都是一些不着邊際的官式應酬話，一直等國泰到達之後，才話入主題。

今天的國泰，一反常態，一點方面大員的架子也沒有，對他手下的這位小小知府，滿面笑容，一口一聲「老弟台」，極盡攏絡之能事。

而且，他也計劃好了自認爲很妥當的，解決這個命案的辦法，那就是在死囚之中，提出一個替死鬼來替周道頂罪。

當然，這個歪主意，是總文案賈珍想出來的，而國泰也另有一套說詞。他，手拈長髯，含笑說道：「老弟台，這兒沒有外人，甚麼話都可敞開來講，你帮我這次忙，我也會有適當的表示……」

鐵錚連忙接道：「大人言重了，但茲事體大，卑職有卑職的立場，也有其碍難之處……」

一旁的賈珍接口說道：「鐵老弟，我爲你借箸代籌，不會有甚麼困難，因爲，兇手有人頂罪，你的責任可以支卸，苦主不會知情的，而撫台大人却可藉這個案子，保擧老弟昇任四品正堂，你也知道，撫台大人與現掌軍機的慶親王交稱莫逆，所以，撫台大人的保擧，絕對可以馬到成功，老弟台，這是利人利己的事，一般人夢寐以求都求不到，你可千萬莫失良機。」

鐵錚在心中冷笑着：「是的，利人而又利己，就是不利於小百姓。……」

但表面上，他却不能不使點手段，以安其心，而避免不必要的變化，因此，他神色一肅道：「二位大人如此栽培卑職，如果卑職拒不接受，那就眞的成了不識抬擧的渾蛋啦！」

「好說，好說，」國泰含笑接問：「老弟台算是已經答應了？」

鐵錚漫聲應道：「大人，目前還談不上。」

國泰臉色一變之間，鐵錚又徐徐地接道：「不過，卑職可以攷慮。」

「要攷慮多久？」

「最多三天。」

「怎麼要這麼久？」

「大人，卑職方才已說過，茲事體大，所以，不得不特別愼重一點。」

「好，三天就三天吧！」國泰苦笑一下道：「老弟台，我要提醒你一聲，我的脾氣和作風，你該不至於不知道吧？」

「是的，卑職大致知道。」

「那好了，咱們先小人，後君子，不好聽的話，擺在前頭，你如果誠心誠意跟我合作，我答應你的好處，一定辦到，你要是欺騙了我，那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希望你善加抉擇。」

鐵錚正容說道：「大人請放心，卑職會善加抉擇的。」

「好！」國泰端起茶杯，道：「賈夫子代本部堂送客。」

賈珍與鐵錚併肩而行，吳子畏默默地跟在後面。

賈珍乾笑了一聲，道：「鐵老弟，你該看得出來，撫台大人已有點不愉快。」

鐵錚點點頭道：「是的，我有也這樣感覺。」

「據我所知，對這個案子，你可以一點也不用爲難，又何必多加攷慮呢？」

「也許我很快就會決定的。」

賈珍意味深長地一嘆道：「老弟台年紀輕輕，已經是四品正堂在望，今後，只要作人處事，略爲圓滑一點，將來前途不可限量。」

鐵錚含笑說道：「多謝夫子指點，也但願不負夫子的期望……」

這時，已走到大廳前的台階上，鐵錚停下來，話鋒一轉道：「夫子請留步，卑職就此告辭了。」

× × ×

轉眼兩天過去，由于周阿巧的案子一直沒有動靜，民間已有各種捉風捕影的傳說，但歸根結底一句話，這個案子，可能是濟南府受了國泰的壓力而不了了之。

這情形，對鐵錚的聲譽當然有影響，而更不幸的是，在這兩天中，又出了兩件採花大盜的案子，雖然沒出人命，但對身爲地方官的鐵錚而言，可够他煩的了。

晚餐席上，鐵錚目注吳子畏苦笑道：「兄弟，愚兄跟國泰所訂的三天之約，已只剩下一天啦！」

吳子畏漫應道：「我知道，待會，那位總文案一定還要來催問。」

「是啊！待會叫愚兄如何回答他？」

「大哥可回他十個字：『明天日落前，以事實答覆』。」

「可是……可是兇手還在撫衙中。」

「我保證，明晨天亮之前，一定將兇手抓到。」

「兄弟你說的話，愚兄自然信得過，」鐵錚苦笑着接道：「只是，爲甚麼一定

要等到明晨？」

吳子畏截口神秘一笑道：「也許我今天晚上，就可交差。」

鐵錚苦笑問道：「兄弟葫蘆裏究竟賣的是甚麼藥，能否透露一點玄機？」

「也好。」吳子畏沉思着接道：「首先，我教你放心，這兩天所發生的採花案件，我會併案解決。」

「併案解決？」

「是的。」

「你……你認爲也是周道幹的？」

「錯不了！」

「可是，這個採花大盜是幪面大盜，而以往周道犯案，都是明目張胆的。」

「現在情況不同，據我判斷，他是故意以幪面大盜的姿態作案，以冲淡周阿巧那個案子的嚴重性。」

鐵錚注目徐徐地說道：「我想，兄弟你必然有事實根據？」

「是的。」吳子畏笑了一笑道：「不瞞大哥，昨宵他作案後，幾乎被我當場逮住。」

「啊……怎麼沒逮住他？」

「當時，我是捕快的裝束，當我發覺他的武功很高之後，爲了證實我心中的疑惑，乃臨時故裝失手，讓他逃走，但我却暗中跟踪，結果，你猜他逃往那兒？」

「是逃入撫衙？」

「是的，但他故意兜了一個大圈子，自以爲沒人跟踪之後，才進入撫署的。」

鐵錚喟然長嘆道：「巡撫衙門，居然成了罪犯的庇護所，荒唐、荒唐，簡直是荒天下之大唐。」

吳子畏道：「其實，以國泰的作爲而言，他比坐地分賍的强盜頭兒更可殺。」

鐵錚忽有所憶地，道：「對了，聽說，慶親王已不如已往的寵信了？」

「是的，我判斷他半年內必垮台。」

「如果慶親王垮台，則國泰的官位，也必然難保。」

吳子畏笑道：「豈僅是官位難保，他那顆頭顱也可能保不住哩！」

「有這麼嚴重？」

「可不是，京中的御史大夫，每一位都握有他十條以上的死罪罪證，只等慶親王一垮台，可有得熱鬧瞧啦！」

（筆者按：國泰是有清一代中被明正典刑的少數封疆大吏之一。）

「但願他早點遭到報應。」鐵錚苦笑着道，「兄弟，咱們的話題扯遠啦！」

吳子畏微笑道：「不要緊，再把它拉回來。」

「好的，」鐵錚注目接問：「方才你說，臨時故意放走周道，是爲了證實你心中的疑念？」

「是啊！」

「那是甚麼疑念？」

「大哥，」吳子畏又將話題拉開了：「一年以前，在北京城鬧得滿城風雨的那個採花大盜的故事，你該聽說過吧？」

「當然聽說過，據說，當時連九門提督與步兵統領都驚動了，可是，結果却仍然讓他兔脫，迄今還未結案。」

「這是說，他的武功輕功都很高，沒人能趕得上，即使趕上了也制服不了他？」

「不錯。」

「那麼，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昨宵，當我發現那斯的武功和輕功都非常高明之後，直覺的覺得，周道也就是在京城中作案的那個採花大盜，追踪結果，我已有九成把握證明我的猜想不錯，所以，我放棄逮捕，先徵求大哥你的意見之後，再採取行動。」

鐵錚蹙眉問道：「兄弟你的意思，是爲了……」

吳子畏道：「大哥，如果明天在審問周道時，證實他就是大鬧京城的採花大盜，將他解送北京，可眞是錦上添花的奇功一件呀！」

一頓話鋒，又立即接道：「所以，我先將這消息告訴你，讓你在心理上有個準備。」

鐵錚沉思着道：「算了，明天我問案時，會問問他，但筆錄中却不紀錄。」

吳子畏訝問道：「爲甚麼？」

「兄弟，你年紀太輕，有些人情事故，還不大了解。」

「是的，請大哥指教。」

「首先，我要說明，一年以前，鬧得京城中滿城風雨的採花大盜案子，既然沒結案，爲甚麼也沒人追問了呢？」

「這個……」

「理由很簡單，受害的都是名門千金，時過一年有餘，受害者可能都已嫁了人，誰還去追究這個案子？如果再追究，豈非跟自己過不去？」

吳子畏恍然大悟地，連連點首苦笑道：「對，對，大哥深謀遠慮，比較起來，小弟我實在太幼稚了。」

「自己兄弟，別說這些見外話。」鐵錚誠懇地道：「其實，我樣樣不如你，只不過比你痴長了幾歲，多一些人情事故而已。」

「够啦！大哥，」吳子畏苦笑道：「現在，咱們談正經的。」

「請說。」

「請立即派人通知周王氏，叫她明晨前來聽審，並連夜放出空氣，讓旁聽的民衆越多越好。」

「好！我立即派人去辦。」

「還有，審案時間，必需定在明天清晨。」

「爲甚麼要那麼早？」

「爲了給國泰來一個措手不及。」

「對，對。」鐵錚苦笑道：「兄弟，我這個知府如果讓你來幹，一定比我出色得多。」

吳子畏展顏微笑道：「可惜寒舍祖墳風水不好，出不了作官的材料。」

門外有人恭聲說道：「大人，撫衙總文案賈大人在花廳候見。」

鐵錚沉聲說道：「我馬上就去。」

吳子畏向他打了一個眼色道：「記住我的話，我走啦……」

× × ×

二更才過，撫衙後院中驀地有一道人影掠過，有如一縷輕烟似地，向東南方向疾射而去。

緊接着，與撫衙緊隣的一幢樓房上，也飛起一道人影，緊躡着先前那道人影之後，悄然追踪。

先前那道人影在大明湖旁一幢巨宅中

一閃而逝。

少頃，這位不速之客出現巨宅後花園中一幢精舍的樓上，悄然貼近一個正透射着燈光的窗口，在窗口餘光的照映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就是巡撫大人的「小舅子」周道。

由於窗戶正敞開着，室內的一切，可以一覽無遺。

那是一間陳設很華麗的寢室，一位年方幷笄的美艷少女，正坐在梳粧枱前，臨鏡理粧，一個垂髫小丫環以朱漆托盤托着一雙用描金細磁盛着的銀耳羹，緩步走向梳粧枱前。

周道也就在這當兒出現窗口，而且，他臉上已幪上一塊黑布，只露出一雙慾燄熊熊的眼睛。

小丫環首先發現周道，尖呼一聲，手中的托盤和一碗銀耳羹，也「噹」地一聲，跌落地上。

也幾乎在此同時，周道已輕靈地穿窗而入，邪笑着探手向那位美艷少女的香腮上輕輕捏了一把。

那美艷少女始則一楞，繼則掩面驚呼：「救命啊……」

就在「救命」聲中，「嘶嘶」連响，少女身上的綢質衣衫被撕落，成了一個只圍着粉紅肚兜和內褲的半裸美人，那羊脂白玉般的膚色，與豐滿的酥胸，使得周道嚥下一口口水，並沉聲喝道：「乖一點，否則，我宰了妳。」

那美艷少女整個嬌軀軟癱着倒了下去了。

不是「乖」，她是嚇昏了，一旁的小丫頭，也震驚得呆若木鷄。

周道順手托住那少女的嬌軀，在她那紅菱似的小咀上貪婪地吻了一下，邪笑着走向那舖着錦衾綉被的雕花木床去。

就在這緊要關頭，窗口傳來一聲清叱：「周道，放開她！」

周道表現得非常沉着，他仍然托住那少女的嬌軀，頭也不回地，笑道：「朋友，這不是大煞風景嗎？」

卓立窗口的吳子畏，沉聲說道：「我再說一遍，放開她！」

那呆若木鷄的小丫頭，已清醒過來，驚呼一聲，奪門而出。

周道將手中的少女向床上一拋，倏地轉過身來，冷笑道：「人是放開了，但我要告訴你，可不是爲了怕你，而是爲了便於咱們放手一搏。」

「有種！」吳子畏一面飛身下樓，一面接道：「下來吧！」

「不勞吩咐。」話聲中，周道也跟踪而下。

這時，整幢巨宅都起了騷動，嘈雜的人聲與燈籠火把，都向後園中洶湧而來。

吳子畏揚聲喝道：「請本宅主人聽着，我是濟南府辦案人員，强盜已被截住，府上並未受到損失，爲免誤傷，請府上人員退回室內，緊閉門窗……」

周道接口冷笑道：「眞是顧慮周到，吳子畏，你幾時在濟南府兼了差？」

吳子畏一楞道：「你認識我？」

周道披唇一哂道：「我周某人是幹甚麼的？名滿北京的恭親王把兄弟，『一品公子』吳子畏，即使不曾見過，也該有雙耳聞。」

「高明！高明！」吳子畏苦笑了一下道：「看來，我的猜想沒有錯。」

「你有甚麼猜想？」

「我猜想你就是一年前，在北京城中，犯案纍纍的那個採花大盜。」

「何必多此一說！你此行不就是爲了我而來嗎？」

「不錯，你的消息倒很靈通。」

周道又是冷笑道：「不但消息靈通，藝業更是高人一等，天子脚下的北京城，我都要來就來，要去就去，這可不是吹牛皮的。」

吳子畏也冷笑道：「今宵，可就不同了！」

周道接道：「是的，今宵不同了，過去，你在北京城出盡了風頭，今宵，這李宅的後花園中，就是你的埋骨之地。」

緊接着，合掌三擊，但見人影飛閃，「砰砰」連响中，四週已出現十二個青色勁裝，手持青鋼長劍，年紀都在二至三十之間的年輕壯漢，以合圍之勢，將吳子畏圍在當中。

吳子畏藝高人胆大，對目前這種陣仗，他了無懼意，但却不由不暗中感到困惑，而注目問道：「周道，你事先知道我會來？」

「不錯。」周道淡然一笑道：「我不妨坦白告訴你，我這幾天來連宵作案，爲的就是要引你上鈎。」

「這是說，自我離開北京城起，一直到這兒爲止，都沒脫離你的監視？」

「當然！」

「北京城中還有你留下的耳目？」

「也許你不相信，步兵統領與九門提督衙門，都有我的眼綫。」

「我非常相信，而且，也相信你還漏下一條更重要的眼綫沒說出來。」

「是的，現在告訴你也沒關係，因爲，你已經是將死的人。」

吳子畏接口笑道：「你不說我也知道，那是恭親王恭邸，因爲，只有恭邸的人，才知道我的行踪和此行任務，而且，那必然是一個職位很高的人。」

「是的，要不要我告訴你？」

「不必，我自己會查。」

「哼！你還想活着離開這兒？」

「待會，自有事實證明。」

遠遠，有急驟的蹄聲疾奔而來。

那批勁裝漢子之一，沉聲說道：「老大，可能是濟南府的捕快趕來了。」

周道冷笑一聲：「那些飯桶，不堪一擊！」

吳子畏劍眉一揚道：「放心！我決不動用濟南府一兵一卒。」

就在這片刻之間，那急驟蹄聲已止於圍牆外。以捕頭吳彪爲首的十餘名捕快，已紛紛越牆而入。

目前這陣仗，自然使得吳彪暗暗大吃一驚。

但吳子畏不等他開口，已沉聲喝道：「八叔，這兒不須帮忙，請叫弟兄們集中一處。」

吳彪點點頭，道：「好的。」

吳子畏目注周道問道：「周道，你們這十三個，是不是新近崛起江湖的十三太

保？」

周道冷冷地一笑道：「你的反應很不錯。」

「你就是十三太保中的龍頭大哥？」

「對了。」

「十三太保出道不久，我自信沒跟你們打過交道，更談不上恩怨，你們為何要如此處心積慮的抬舉我呢？」

「你跟咱們十三太保雖然沒打過交道，但你跟黑道中人結怨太深，咱們十三太保身為黑道中一份子，才接受同道推舉，剷除你這個公敵。」

「哦！」吳子畏意味深長地接道：「我想，這還未必是眞正的原因。」

周道一怔道：「你以為……」

吳子畏冷冷笑道：「難道你不是受了慶親王的包庇和指使？」

周道臉色一變，道：「你够聰明！可惜你活不過片刻了！」

一頓話鋒，舉手一揮，沉聲喝道：「弟兄們！一起上，宰了這小子！」

一陣暴喏，外圍的十二個勁裝漢子，一齊揮劍進擊。

十三太保是燕趙地區一夥新興的邪惡，他們年富力强，武功又高，加上心狠手辣，崛起不及半年，燒殺姦淫的案件却是層出不窮。

吳子畏雖然早已聽過十三太保的名稱，也有心為江湖除害，却因受恭王之託，暗中追躡周道而無法分身，却沒想到周道就是十三太保的首領，並早已集中在這兒等他。

這，對吳子畏而言，算得上是天從人願，以他那嫉惡如仇的本性，自然是出手不留情，恨不得一下子將對方十三個殺個清光。

因此，當對方十二枝長劍一齊向他進擊時，他揮劍一式「夜戰八方」，並朗聲大笑道：「周道，你也上呀！」

在一陣震耳的金鐵交鳴聲中，夾雜着兩聲慘號，那十二個勁裝漢子中的一個，右臂齊肘而斷，一個却被削斷左腿。

在以寡敵衆的情況之下，一招重創兩個强敵，這一份身手是高明得驚人的。

但事實上，這一招硬拚的結果，雙方的當事人都似乎殊感意外地發出一聲驚叫：「咦！」

很顯然，他們雙方的這一聲驚「咦」，是表示低估了對方的功力。

那受到重創的兩人，在斷臂缺腿的情況之下，不但不曾後退，反而一聲怒吼，不顧一切地，縱身向吳子畏飛撲而來，配合着另外十個人的凌厲攻勢，那氣勢，格外令人怵目心驚。

又在一陣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傳出一陣淒厲慘號，也傳出吳子畏的朗笑道：「周道，十三太保已報銷兩個，你這個作龍頭大哥的，趕快上呀！」

原來那兩個身受重創的漢子，已在第二招硬拚中身首異處，但由于第一招的經驗，那剩下的十人已收拾起輕敵之心，因而在第二招，吳子畏雖然殺了那兩個身負重創、而又悍不畏死的漢子，却無別的收穫，不但沒有別的收穫，而且，感覺到對方攻勢的壓力，比第一招時，至少加强了一倍。

因此，儘管吳子畏話說得很狂，但他暗中却也提高了警惕。

在冲霄劍氣與連續不斷的金鐵交鳴聲中，只聽得周道連聲冷笑道：「姓吳的，你別急，到我該出手的時候，我自然會出手。」

戰況暫呈難分高下的膠着狀態，而周道這幾句話也使吳子畏更加提高了警覺。

因為，情況很明顯，周道不乘目前打成平手之際，立即參戰以爭取勝利，只有兩個可能，第一是等候厲害的帮手，其次是冷眼觀察吳子畏的劍路，同時也藉機消耗吳子畏的眞力，然後在適當的時機伺機出手，一擊成功。

上述兩種忖測，都對吳子畏顯然不利。因此，他心中警惕，立即改變戰術，一聲龍吟清嘯中，一道長虹騰拔三丈有奇，環空一繞，像銀鍊横空，也像游龍飛天一般，俯衝而下。

一旁的周道入目之下，疾聲驚呼：「弟兄們散開……」

驚呼聲中，他自己也揮劍迎了上去。

周道的反應，不能算是不快速，但事實上，却仍嫌為時略晚。

只聽一連串慘呼聲中，十個勁裝漢子已倒下三雙。

剩下的四個，神魂俱失地駭然後退，而周道也適時地揮劍飛身迎了上來。

但疾惡如仇的吳子畏，已存心對這批萬惡不赦的奸徒斬草除根，因而他揮劍環飛的身形，猛然一個折轉，避過周道的截擊，以疾風掃落葉之勢，追殺那四個剩下的勁裝漢子。

當最後一個勁裝漢子倒下時，周道也再度躍落他的身前。鐵青着臉，沉聲問道：「姓吳的，你是天山門下？」

臉色微顯蒼白的吳子畏，傲然點首道：「不錯！」

周道冷笑道：「我看得出來，你的馭劍術還談不上入門，方才勉强施展，消耗眞力太多，你已成了强弩之末……」

吳子畏冷然笑道：「我自信對付你，還綽有餘裕。」

「但我不想乘人之危。」

「你打算這麼就走了？」

「是的，今宵的血債，兩個月之內，我一定連本帶利，加倍索還。」

話沒說完，人已長身而起。

「留下命來！」

人影一閃，寒芒閃處，「砰」地一聲，兩人同時被震落地面。吳子畏披唇一哂道：「周道，你那十二個弟兄，都在等着你，你怎能這麼撒手一走！」

周道冷哼一聲，道：「吳子畏，由這一招硬拚中，可以證明我不是怕你，而是不想乘人之危……。」

吳子畏不屑地笑道：「別向自己臉上貼金了，周道，你認命吧。」

那「吧」字的尾音未落，吳子畏已「呼、呼、呼、」地一連攻出三劍。

周道也立還顏色，三劍反攻，居然將吳子畏迫退三步，冷冷笑道：「姓吳的，這又一次證明，我周某人不是怕你。」

但他話沒說完，却又被吳子畏迫回原地，吳子畏並朗聲笑道：「周道，這又證明些甚麼呢？」

周道怒聲道：「證明你的狗娘養的狗雜種！」

這兩人，口中固然是唇槍舌劍地鬪個不休，手中長劍更是精招迭出地，招招指向對方的要害。

由於周道的武功高出那業已伏誅的十二個勁裝漢子甚多，同時，吳子畏却由于施展馭劍術時，消耗眞力過份，因而他們兩人儘管殺得火爆激烈，但一時之間，却是難分高下。

一旁的吳彪沉聲喝道：「子畏，我助你一臂之力。」

吳子畏笑道：「不必，八叔，我一定讓他死得口服心服。」

周道又冷笑一聲道：「別說夢話了，打！」

隨着「打」聲，他的左手一揚，那寒氣森森的綿密劍幕中，爆出一聲輕响，一股黃色烟霧也隨之射放開來，只聽周道朗笑一聲：「周某少陪啦！」

一道人影，騰射三丈有奇，在夜空中劃上一道半弧，向圍牆外疾射而去。

很顯然，周道是眼看大勢已去，不敢戀戰，而不得不出以以毒性烟霧阻敵，藉以脫身。

但他又低估了吳子畏的成就，事實上，吳子畏已在那毒烟擴散到他身邊之前，也騰身而起，跟踪追趕。而且他那凌空疾射的身形，高出對方三尺以上。

周道人影以迅電奔雷之勢，向圍牆外射出。

同道眼看處境殆危，臨危反噬，手中長劍當甩手箭，脫手向後面的吳子畏的前胸射來。

「噹」地一聲，長劍被吳子畏撥落，吳子畏得理不饒人，左手凌空一指，以居高臨下之勢，點中周道背後的「靈台」大穴。

周道像洩了氣的皮球，他的身軀垂直下瀉，頭在外，脚朝裏，横擱在圍牆上。

吳子畏飄落牆頭，一把將周道提起，順手點破他的「氣海」穴，廢掉他的武功，向牆內一扔道：「滾下！」

吳彪迎着飄落的吳子畏，無限關切地問：「子畏，你該好好調息一下。」

原來吳子畏由于低估對方的實力，幾乎陰溝裏翻船，目前，强敵雖已伏誅，但他自己也消耗了過多的眞力，以致臉色一片灰白。無可否認，這是他自出道以來，最最艱苦的一戰。

但這位倔强的少年俠士，對乃叔的好意，却予以婉拒。

只見他苦笑着搖搖頭道：「不必，八叔，時間已不早，我們必須儘速將人犯押返府衙。這兒也得留下幹員辦理善後。」

吳彪連連點首道：「這個，我會派人妥善處理。」

吳子畏接口道：「那麼，我帶着周道先走。」

「好的……」

周道却冷冷一笑道：「姓吳的，除非你立即殺了我，否則，你會後悔莫及！」

吳子畏淡然一笑道：「別枉費心機，我不會殺你，我要你在萬衆矚目之下，接受國法的制裁。」

× × ×

翌日，天剛破曉，濟南府的府衙前，已聚集着數以百計的前來看大審周公子的人們，而且，後來的仍然絡繹不絕。

今天，濟南府也一反常規，將審案的公案移到府衙的廣場中心。以便民衆們能在四週觀審。

旭日初昇，濟南府的三班衙役，已在公案兩旁肅候，兵勇們並在公案四週佈崗，以維持秩序。

原告苦主周王氏，也在村正的陪同下，肅立一旁，靜候傳訊。

前來看熱鬧的民衆，已越聚越多，自少已在千人以上。

旁觀的民衆雖多，但却井然有序，甚至連談話也是悄悄地進行。

「升堂……」

皂役們循例喊起堂威，本來還有悄語在進行的現場，一下變得鴉雀無聲。

一陣清晰的「閣閣」靴聲，由大廳中傳出，全副官服的知府鐵錚，在幕僚們的隨侍下，緩步走下台階，由圍觀的民衆預先讓開的通道中進入廣場，逕行走向公案前肅然就座，幕僚們也分別在兩旁坐下。

緊接着，戴着手銬脚鐐的周道，也在捕頭吳彪親自押解之下到達公案前，吳彪沉叱一聲：「跪下！」

周道似乎仍然有恃無恐，倔强地冷哼一聲道：「憑他這小小知府也配！」

鐵錚一拍驚堂木，叱喝一聲：「大胆狂徒，胆敢咆哮公堂，掌咀！」

「巴哩巴啦」一陣掌咀聲過處，周道的咀角沁出了血漬，人也被强迫跪下去。

鐵錚目注周道沉聲問道：「你就是周道？」

吃眼前虧畢竟是划不來的事，周道的武功已被廢除，在後台又沒法支援的情況之下，不得不「乖」一點，而冷冷地「唔」了一聲。

鐵錚接着問：「三天之前，周家村周王氏的女兒周阿巧是你姦殺的嗎？」

周道冷笑點首道：「不錯！」

「最近半年以來，濟南府連續發生的百多件搶刼案，和採花案件，也都是你幹的？」

「唔……」

「你，也就是江洋大盜十三太保的首領？」

「是的。」周道冷笑道：「我順便提醒你一聲，作為一個江湖帮會的首領，總有幾個肝胆相照的朋友，所以，目前這個案子，你必須愼重處理……」

鐵錚截口冷笑道：「當着數以千計的黎民百姓面前，本府自會一秉至公，審愼處理。」

周道冷冷地接道：「否則，你殺死了十三太保之後，你的腦袋也要搬家。」

鐵錚沉喝一聲：「閉咀！本府以身許國，只知道奉公守法，替老百姓興利除弊，上報恩君，個人生死，早已置諸度外，現在，本府再問你，一年以前，在北京城中，以幪面大盜姿態，連續作下數十件血案的，是否是你？」

周道披唇一哂，道：「你這個小小知府，管的事可眞不少呀！」

驚堂木一拍，鐵錚沉喝一聲道：「放肆！」

（未完）

民初俠義傳奇小說

司馬紫烟・文
子　　成・圖

塔里木風雲

（七）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扎木台把三個維吾爾族姑娘送給白朗，他們的隊伍因多了三人而顯得熱鬧起來，小周嫂又成了牛老三的妻子，牛老三準備走完這趟沙漠之後，就帶小周嫂回鄉耕田，但朱七却認為小周嫂可能另懷鬼胎，要牛老三小心，別將機密洩漏出去。秦家姐妹對小周嫂態度的突然改變也感到有異，她們以為小周嫂對牛老三好，還賠了身子，一定另有目的，而秦家姐妹對三個維吾爾姑娘的加入也感到不滿，想趕走她們又不行，秦莎莎是想到達目的取出東西後，就把所有跟隨的人都殺掉滅口，以免他們組織的秘密外洩。……

槍擊三毒蛇　拯救大小姐

秦莎莎冷笑一聲：「這是妳自己說的，她能混到今天的地位，總有兩把刷子的，只是這一套却瞞不過我！」

「姐，那我們該如何呢？」

秦莎莎陷入了深思片刻後才道：「她這一手很厲害，拉住了牛老三，也就等於拉住了白朗跟朱七，在我們沒跟後面的支援大隊取得連繫前，我們的力量太單薄了，因此我們也得要想辦法，爭取助力，抵制他們！」

「姐，爭取助力？一共才這幾個人，上那兒爭去？」

「朱七，這是我們唯一可以爭取的人了！」

秦菲菲一怔道：「朱七？那是個死人，怎麼爭取法？」

秦莎莎道：「他是個男人，男人總是需要女人的，妳可以去探探他，看他喜歡怎麼樣的女人，然後就……。」

秦菲菲苦笑道：「姊姊，這份工作我實在担負不了，朱七那張臉冷冰冰的，從來也沒對人笑過，我不是沒試過，這一路上我巳經試着跟他多說兩句話，可是他把臉一拉，愛理不理的……。」

「那是妳沒有摸準他的胃口，沒有成為他喜歡的那種女人，妳還應該繼續試下去。」

秦菲菲搖頭道：「姊！沒用的，在男人方面，我比妳接觸得多，也懂得比妳多，現在我怎麼變都沒用了，因為在他心裏早就看定我是個怎麼樣的女人了！」

秦莎莎不死心地道：「那就儘量向他展露女人的本錢，尤其是在休息的時候，多向他靠近些，我不相信這麼多日子下來，他能忍得住……。」

秦菲菲道：「姊！那會更糟，我們一開始就弄亂了步子，現在他是打心眼兒裏瞧不起我們，妳沒忘記挨過他一個嘴巴了

。憑良心說，妳這張臉蛋在那個男人面前不是弄得對方失魂落魄的，可是朱七就能摔得出手！」

提起了這件事，秦莎莎的火又上來了，臉上湧起了一片殺機，咬咬牙道：「這個畜生，只要他落在我的手裏，瞧老娘慢慢地消遣他，我要把他的肉一塊一塊地割下來，割到他身上沒有一點肉還不叫他斷氣……。」

秦莎莎不以為然地道：「姊！說狠話沒用，那咒不死人，眼前我們就擺佈不了他，再說為了他打妳而恨他，那更犯不着，那天是妳自己的性子太潑辣，要不因為妳是我的姊姊，連我都想給妳一巴掌！」

秦莎莎臉色一沉，秦菲菲連忙退了兩步，秦莎莎却又把怒色收了起來道：「非非！我當眞那麼可怕嗎？」

秦菲菲道：「是的，妳自己不知道妳的樣子，連我都覺得奇怪，妳平時也不是那個樣子的，怎麼一下子會變成那種悍怯。白朗本來巳經對妳有點意思了，就是那一次後，妳把他給嚇着了，從此就不大理妳了！」

秦莎莎咬着嘴唇，低頭沉思道：「奇怪，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變成那麼暴躁的，難道那就是我的本性流露嗎？我的本性會這麼可惡嗎？」

她陷入沉思中，喃喃地道：「我十一歲，妳九歲的那一年，就被組長收養了下來，開始接受各種訓練。我的性子很烈，動不動就反抗，挨了不知多少的揍，好不容易把我的脾氣磨掉了，這十年來，我從來也沒對誰發過脾氣，再大的侮辱，我都咬牙忍了下去，也因為我仗着這副溫和的性情，在組織中漸漸地站了起來，漸漸地有了幾個有力的後台支撐着，使得組長也對我畏忌三分。我也認為我這個人沒什麼脾氣的了，可是不知怎的，那一天我就忍不住了，為一點小事就發作了起來……。」

話是對秦菲菲說的，但却像是說給自己聽的，說完了見秦菲菲沒有反應，才又問了一句：「菲菲，妳說，那是什麼原故呢？」

秦菲菲道：「這個我怎麼知道？連妳自己都不曉得，別人就更無法看到妳內心裏頭了！」

秦莎莎想了一下，敲敲腦袋道：「一定是這個鬼沙漠，在這個鬼地方不是熱得像火烤，就是冷得像冰凍，整天眼睛裏看的就是沙子，石頭，還有就是半青半枯的野草，怎麼不叫人發瘋呢？」

「我們大家跟妳一樣感受，怎麼我們沒發瘋呢？大妞兒，妳不知道原故，我倒是知道，要不要我說給妳聽！」

聲音是從背後傳來的，顯然是發自小周嫂的口中，兩個女郎都嚇了一跳，秦莎莎伸手就去掏腰間，可是手摸到槍把，才想起那是一枝空槍，白朗巳經把她的子彈卸下去代為保管了，搜得很澈底，連她密藏在行李捲中一盒子彈也都收走了，成了一枝只能唬人的玩意兒。

唬不知道的人還行，却唬不了小周嫂，所以她的手又放開了槍柄，却用戒備的眼光看着小周嫂。

小周嫂顯得出奇的和氣，擺擺手道：「大妞兒，別用這種眼光對着我，我沒有惡意，是專誠來跟妳談談的！」

秦莎莎道：「沒什麼好談的，妳跟菲菲說的條件我都接受了，只要妳盡心盡力，帮助我們達成了任務，妳就走妳的路，我會向組織呈報妳在半途上殉職……。」

小周嫂笑了一下道：「大妞兒，妳是眞心接受嗎？」

秦莎莎道：「那要看妳是不是眞心提出了，只要妳不玩鬼，我自然也會放妳一馬，因為妳畢竟是把我們姊妹撫養長大，引進組織的。」

小周嫂又笑笑道：「大妞兒！別說昧良心的話，我把妳們從小帶大，我還會不曉得妳心裏所想的嗎？妳從小就是心眼兒多，心裏想的跟嘴裏說的，始終是對不攏的！」

秦莎莎冷冷地道：「彼此，彼此！我跟妳相處也很久了，對妳也夠了解的，妳又說過幾次眞話？」

小周嫂神情有點愴然，低喟道：「大妞兒，不怪妳不相信我，因為我所處的那個圈子不能說眞話，也不能有眞情，妳把心掏出來給人家看，對方會在上面刺一刀，不過有一點妳該相信的，我有沒有對妳們姊妹倆說過一句假話？」

秦莎莎不禁一怔，小周嫂這句話給了她很大的震撼，她搜索記憶，想找出一點能駁斥這句話的證據來。

可是她顯然地失敗了！

小周嫂傷感地道：「我們的那個組織多複雜，很多人都是讀過很多書的，有些還到頭子那兒去，受過什麼特殊的訓練，我是一個沒讀過書的女人，要想在這個圈子裏保得住脚，慢慢地爬起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教妳們如何騙人，教妳們如何整人，那些經驗都是我咬着牙，忍住眼淚換來的，我對妳們一點都沒藏私，一古腦兒全教給妳們，因為我是眞的喜歡妳們。

「我自己沒有生過孩子，我的年紀也不可能做妳們的母親，可是我却是眞心把妳們當自己的女兒一樣地看待，我早就準備再混個幾年，把底子紮穩了，我就退出那個圈子，把一切都交給妳們，大妞，其實，我是交給妳，因為二妞兒的性子太軟弱，她担不起這個責任的！」

這次秦莎莎沒開口，小周嫂又道：「我知道妳一直在恨我，怪我在妳們小時候太嚴，太兇，經常逼妳去做些妳不願做的事，大妞，那是為妳好，要在這個圈子裏站起來，妳必須學得精，學得巧，沒有一點兒個性，却裝了一肚子的鬼計陰謀。

「妳學得很快，學得很好，而且一開始就在拿我作為鬥爭的對象，扯我的後腿。妳以為我不知道？」

秦莎莎道：「這本來就是妳教我的，要想爬起來，就得要狠，要六親不認，踩住人家的頭，用人家做墊脚石！」

小周嫂又嘆了一聲：「不錯，的確是如此，可是妳也記得，我還教過妳另外的一套手段，要想把穩自己的地位，必須要

注意比妳更低的人，發現那個人有威脅的可能時就必須立即採取手段先除掉他，不要給他機會，妳也看見我用這種方法，除掉了不少的人，可是對於妳，我一直在忍着，妳第一次扯我的後腿，告了我一狀，我只是笑笑，還對妳說別把箭頭指向自己人，要往外去找敵人，大妞兒，對別人我有這麼寬大過嗎？我是把妳當自己人！」

秦莎莎冷冷地道：「那是妳的錯！」

小周嫂一笑道：「是的！是我的錯，所以我才讓妳，我也說過，在這圈兒裏不能心軟，我對妳既然軟了心，就不適合再在這裏混了，所以我這次說要退出，是眞心的退出，也請妳相信！」

秦莎莎沉思了片刻道：「好吧，我相信妳，可是妳要帮助我達成任務。」

小周嫂誠懇地道：「我會的，我知道這次任務完成後，對妳的將來很有關係。多少人都想爭取這次任務，我千方百計地爭了來，原也想就此能更高一步的。可是來到沙漠上之後，我的想法改變了，對早先的一切，感到十分厭倦，我是眞心想退出來。」她頓了一頓，換了副更爲誠懇的神色道：「爲妳們姊妹將來的前途計，我本來也該勸妳們一起退出的，可是我知道妳們不會肯的，尤其是大妞兒，這正是個竄起的機會，絕對捨不得放棄的，所以我只有成全妳們了。」

小周嫂從來也沒有用這種語氣跟她們說話過，因此使得秦非非很驚異。秦莎莎的反應却很冷淡，平靜地笑笑道：「周嫂！那就謝謝妳了，也恭喜妳有了歸宿。」

小周嫂嘆了口氣，望着秦莎莎道：「大妞兒，我知道妳心裏信不過我，以爲我在說假話！」

秦莎莎淡然道：「組長，在我們這個圈子裏，對什麼人都不能太信任，對什麼人都要防着一手。幹我們這一行的人，連眼淚都是假的，這話可是妳自己教給我的，因此我就是對妳懷疑，也是應該吧！」

小周嫂無可奈何地搖搖頭，苦笑了一聲：「大妞兒，妳說得對，我把妳教育得太澈底了，難怪妳不信任我，這可以留待事實來證明。不過，我可是把話說在前面，妳別自作聰明，亂動歪腦筋，更不要想過河拆橋，翻臉不認人，不留一條路給我，否則的話……。」

秦莎莎冷冷地道：「怎麼樣？妳打算先對付我。」

小周嫂冷冷地道：「用不着我自己出手，只要我點一句，牛老三跟朱七就能活剝了妳。尤其是朱七，他恨透了我們這個組織，他的老家就是毀在咱們手裏，家人也是死在我們這個組織手裏的。他的老子是個富農，被活活處決死的……。」

秦莎莎微微一震道：「這妳怎麼知道的？」

小嫂周道：「我是聽牛老三說的。這筆血債壓在他身上有十年了，他這陰陽怪氣的脾氣，就是這麼養成的！」

秦莎莎一笑道：「我可不在乎，反正又不是我毀了他的家。十年前我還是個小孩子，總不會有我的份。要是眞抖出來，妳該比我先遭殃。十年前，妳正是在組織裏奮力上游，壞事幹得最多的時候，說不定毀他家的人，妳就有一份兒呢！」

小周嫂看了她一眼，嘆了口氣，默默無言地走了！

秦莎莎却顯得很高興，口中哼着小曲兒起來。這個轉變使得秦非非感到很奇怪，忍不住問道：「姐，妳這麼高興是爲了什麼？」

秦莎莎笑笑道：「當然有我的理由，周嫂提供的那個消息太有用了，只要能好好地利用，將來就可以造成他們的窩裏反，拔掉了白朗的兩條胳臂！」

「姐！我實在不懂到底妳打的什麼算盤！」

「妳不必懂，只要聽我的吩咐，照我的計劃去做好了。今天休息的時候，妳先去想法子接近朱七。」

「姐！沒用的，我又不是沒試過，他那人又冷又倔，根本不讓人去接近他！」

秦莎莎道：「想法子硬湊過去，用水磨功夫硬纏着他，他總不會宰了妳。周嫂能纏上牛老三，妳總不會比個老太婆都不如！」

秦非非苦着臉道：「是眞的不如，她的年紀雖然比我大，可是抓男人的本事却比我强多了，以前我能抓住的那些男人，都是他揀剩下不要的！」

秦莎莎生氣了道：「非非！妳要不是我的妹妹，我眞想一刀子宰了妳。沒見過像妳這麼窩囊的，她不是眞比妳强，而是她的地位比妳高，那些死猪們拚命想巴結她，現在可不一樣了，她這個組長已經快垮台了，拿出妳的渾身解數，跟她標一標去，那才現出妳的本事！」

秦非非道：「幹嗎呀！這種本事我可不希罕！」

秦莎莎一沉臉道：「非非！假如我說這是命令呢？」

秦非非的性子也上來了，寒着臉道：「姐姐，我們倆誰也不太看誰，只因爲妳是姐姐，我平時讓妳一點，那只是私下的情份，妳一定要搬出組織規律來，這兒祇有個組長夠資格下命令，還輪不到妳！」

秦莎莎沒想到一向柔順的妹妹，居然對她反抗起來了，臉色一變，伸手就是一巴掌摑出去。

秦非非可以躲開的，可是她沒躲，硬挺着挨了這一巴掌，然後才沉聲道：「姊！這是我最後一次挨妳的打，妳給我記住了，如果妳再對我伸一次手，咱們倆什麼關係都斷絕了，我不是跟妳開玩笑！」

秦莎莎怔住了，朝着秦非非看了半天，秦非非平時在她這種眼光的瞪視下，早已嚇得躲在一邊兒了，可是此刻她却勇敢地反瞪過去，絲毫都沒有畏縮之狀！

一縷殺機從秦莎莎的眼中掠過，可是她的態度却先軟了下來，浮起了一層笑容道：「非非，幹嗎呀？咱們是親姊妹倆，妳還跟我眞計較不成，眼看着我就要接替組長了，往後全是咱們姐妹倆的天下了，妳好意思不帮我的忙！」

秦非非冷冷地道：「天下是妳的，沒我的份。等妳當上了組長，我的日子會更難過。周嫂雖然利用我，畢竟還有點情意，把我當作　的自己人，我若是吃點虧，她拚命都會替我爭回來。妳只爲了妳自己的好處，會把我踩在脚底下往上面爬！」

秦莎莎的聲音轉爲更柔和地道：「非非，妳說這話不是叫我寒心嗎？在世上，就剩我們倆是手足親人了，妳我可不能再有兩條心了！」

秦非非道：「我們倆人加在一起也沒有一條心，最多只得半條，那完全是我的，妳根本就沒有心，我們倆從小一起長大的，誰還不知道誰？從小妳就沒把我當人看待，支使我做這做那，妳不願意幹的事兒，全挑給我，有了好處，妳一手撈了去，把指縫裏剩下的才賞給我，爲了討好組長，妳不知道在背後告了我多少次狀，我一直都忍着，只因爲妳是我姊姊。可是到了今天，我已經眞正地凉了心，妳能對組長那樣，將來不知道會對我怎麼樣呢？」

秦莎莎沉下聲音道：「二妞兒，這是妳的心裏的話？」

「不錯，這番話蹩在我心裏很久了，一直想找機會告訴妳，今天是時候了，我要妳明白，我不是傻瓜……。」

「二妞兒！妳是不是也想要背叛組織呢？」

秦非非沉思片刻才道：「我不知道，從一開始我就在這個圈子裏，做牛馬，做工具，我不知道脫離組織以後是怎麼樣的生活……。」

秦莎莎沉聲道：「我可以告訴妳，脫離了組織，就是一個死字，沒有第二種生舌，老老實實也跟着我，聽我的命令，妳才能活下去！」

秦非非勇敢地一抬頭道：「原來也不過是一死而已，那沒什麼了不起，我早就活夠了！」

秦莎莎眼中的殺機再起，手已要摸向腰間的短刀了，但是她終於忍了下來，換了副笑臉道：「幹嗎呀！非非，今天我們大家的心情都不好，容易動肝火，改天，等我們心情好一點的時候再談，妳對我有很大的誤會！」

「我的心情很好，而且從來也沒有這樣平靜過。姐，我告訴妳一句話，假如組長是眞心離開，我也打算跟她一起離開，不過我不會揭妳的唇，洩妳的底，我也會盡最大的努力帮妳達成任務。只是妳別叫我去做些不願意做的事，我受人的支使夠了。從今天起，我要過自己的日子。」

說完話她轉身就走了，沒有去找小周嫂，却跟娜麗莎她們一伙兒去了，秦莎莎呆了片刻，才狠狠地從腰間拔出了刀子，剛好一頭小沙鼠從一叢草根裏出來，成了她洩憤的對象，颼的一聲，刀子電疾出手，把那小沙鼠釘在地上。她拔出刀子，看着沙鼠在刀上作垂死的掙扎，痛苦地吱吱直叫，她的臉上才露出一絲殘忍的笑容！

「好功夫，好功夫，好準的手法！」

這是白朗的聲音從背後響起，這傢伙像是陰魂不散地，總是在不知不覺間冒出來，秦莎莎嚇了一跳，聽準了聲音的方向，猛地回身，刀子又出了手！

「別動！」這是白朗的急切聲，但是叫得已經慢了一步，秦莎莎已經擲出了手中的刀，白朗正在她背後的一棵矮樹旁，距離她不過丈許。

在這種距離之下，不管她的刀多快，白朗應該可以躲得了的，可是白朗沒有躲，只偏了偏身子，用左胸硬挨了那一刀，而白朗就在這刹那間拔出了槍，跟着立刻就開了火，碰碰碰，連射出三發子彈！

秦莎莎嚇傻了，雖然她自己也不知怎的，見了白朗就難以控制自己的脾氣。

她也明知道，要拉攏白朗，必須壓抑住她的本性，儘量地表現女性溫柔的一面，而且在這一方面，她以前表現得很成功，不知有多少的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言聽計從，但是在白朗面前，她就是裝不出這些。

所以白朗的聲音突然從後面響時，她回身就是一刀，這完全是一股莫名的衝動，刀子飛出手，她已經後悔了，因爲她的心裏並不想傷害白朗！

儘管她在妹妹面前叫得那麼兇，表現得那麼貪、那麼狠，但是她自己也知道，她的心中也知道，她的心中是怎麼想的。只是一向專橫倔强慣了，她不願意在人前表現自己軟弱的一面，尤其是在妹妹面前。

但是她再也沒想到白朗會對她開槍！

白朗的槍口還在冒着烟，秦莎莎却眞的傻了，連自己是否中槍，槍彈打在什麼地方都不知道。

她擲出的飛刀釘在白朗的胸膛上，揷得很深，而且血水已經開始從刀心的邊沿冒出來，濡濕了衣裳。可是看白朗似乎毫無感覺，他收起了槍，很快地過來，看了她一下，埋怨地道：「好險，好險，我叫妳不要動，妳偏不聽話，害我偏了一寸，不過，幸好是咬在腿上，要是另外兩條不打死的話，妳就完蛋了！」

秦莎莎每一個字都聽進去了，却聽不懂他說的什麼，白朗伸手托住了她的肩頭道：「妳，就這麼站着，可千萬不能再動了，趁着毒氣還沒攻心，我得趕快爲妳拔毒！」

他蹲了下去，看見白朗拔出了靴筒子裏的短刀，然後伸手抓起她左邊大腿的褲子，一刀挑過去，又一刀挑開來，刷刷輕響中，鋒利的刀鋒把她的褲腿割了一個大洞！

秦莎莎實在不明白他要幹什麼了，從他開始拔槍射擊，說着那些莫名其妙的話，以及現在莫名其妙的動作，都使她感到不解。

不過被撕破褲子的地方，感到了一陣凉意，而且那條褲腿的下半截也順着小腿，溜落到脚面上，這使她意識到白朗的行動，忍不住叫道：「白朗，你是頭畜生，就是你要欺負我，也不能用這個方法，在這個地方！」

祇說了一句，她立刻就住了口，因爲她意識到這一句簡直不像話！

好像她一直就在等待這種事情發生似的，連她自己都聽得出聲音中的喜悅。

她幾乎恨得想摑自己一個嘴巴，怎麼變得這樣沒出息了，不管自己心中多麼願意，但也不能在這種情形下接受那些呀！

一種出乎本能的感覺使她想掙扎一下，多少要表示一點抗議！

可是她的意志却似乎跟她的意識脫節分家了。她想抬起的那條腿，竟是絲毫沒動，整個下半截都像是被生鐵澆住了似的，一動都不動。

這是怎麼回事，這個鬼白朗，蹲在旁邊幹什麼？努力地移動了一下腿，還好，雖然感到很勉强，但畢竟是能動了，側過頭去，低眼一看，她立刻就有要昏倒的感覺。

白朗在拿着小刀在割她的大腿後面，靠進臀股的地方，把她的肉當作木頭一般地雕着。

而她自己居然毫無感覺，這是怎麼回事，等她再定定神，這才看得清楚了，有一股血淋淋的東西，比姆指還粗一點，正緊緊地釘在自己的腿上，大約有一寸來長，而且在不遠處的地方，除了一小堆剜出的血肉之外，還有着兩尺來長，花斑燦爛的一段粗繩般的東西。

那是蛇，沒有頭的蛇，還在醜陋地扭曲着。無疑地，釘在腿上的一定是那顆蛇頭了。

不知道這是什麼蛇，那麼厲害，不知不覺地咬了自己一口，立刻使得自己下半身痲木僵直無法行動了！

剛才白朗拔槍，原來是射蛇的，難怪他叫自己別動，因爲他已發現了自己身後有着毒蛇。

可是自己偏就沒聽他的，回身飛出一刀，這一個快速的動作引起了毒蛇的攻擊意向。

她又朝後望望，終於在距離自己身後五、六尺的山壁縫中，發現了另外兩條蛇，頭已經被子彈打爛了，屍體平掛在山石上，也在扭曲着。

這兩條蛇的高度，如果竄了出來，咬的部位正好是在腰間和小腹上，那還能有命嗎？

一刹那，無限的感激與歉疚都湧上了她的心裏，也明白了白朗爲什麼不閃避而硬挨她一刀的用意了！

假如白朗不爭取這刹那的時機拔槍快射；假如他躲了一下，三條蛇一定全都咬在她的身上了！

秦莎莎只感到一陣熱意湧上了眼眶，悔恨的眼淚像泉水般洒落下來，聲音變得哽咽了：「白朗！我……。」

白朗的動作迅速而俐落，頭也沒抬，只是輕柔地道：「莎莎乖，支撐着別動，很快就好了！」

他把刀子在蛇頭週圍剜出了一個坑，然後才用刀尖挑着蛇頭咬着的地方，向外一挑一抖，秦莎莎感到輕微的一點抽痛，然後是叭的一聲，一顆蛇頭掉落在她的脚前，三角形的尖嘴下兩顆長牙還是緊嵌進那塊肉中，粉紅色的肉居然已經變成了青綠色。

她感到有點知覺了，腿上也開始抽痛，可是她忍着，只憑着感覺知道有人在她的傷口上吮吸着，然後也看見白朗一口口吐在地上的口水都是綠色的！

她心中充滿了感激，有點訕然地道：「白朗，眞謝謝你救了我，而我却那麼不識好歹！」

白朗的聲音却很輕鬆：「沒什麼，只是妳身上的那股汗臭味不太好聞，下次停下來休息時，記得第一件事就是在身上洒點花露水，萬一再被蛇咬，我吸毒的時候也能舒服一些！」

此時此地，白朗居然還有心情說笑話。秦莎莎却感到很甜蜜。

白朗又割裂了她那條褲腿，倒出了水壺的水，把褲腿搓乾了，又用水絞乾，然後才爲她包紮好，他瀟洒地一笑，用手掌在她的腿上拍了一下：「好了，乖孩兒，我從來沒看見像妳這樣能熬痛的女孩子，居然一聲都不吭。」

剜肉的時候都不痛，但是這一巴掌拍下去的時候，竟然痛得使秦莎莎差點沒掉下眼淚，忍不住咬咬牙道：「白朗，你能不能輕一點，那是皮肉！」

白朗却深深吁了一口氣：「謝天謝地，妳終於知道痛了，直到現在我才算是眞正地放下心，妳知道，這種蛇叫錦帶蛇，是沙漠裏最毒的幾種蛇之一，牠們的動作快如風，毒性也很怪，咬中了人體之後毫無感覺，然後在很快的時間內，使對方痲痺而致死，幸好，妳被咬的部位肉厚，毒液分佈得慢，而且被咬過之後，立刻靜止不動……。」

秦莎莎道：「我不是不動，而是不能動，到現在爲止，我的腿像是釘在地上似的，還是不能動！」

「那得再休息一下，來吧，我抱妳上那邊去躺着！」

他伸出了雙手，秦莎莎果然撒嬌似的往他懷中一倒，白朗却忙用手撐住了道：「姑奶奶，妳可得輕一點，要是在這玩意兒上再撞上一下，那可眞要我的命了！」

說話時嘸了嘸嘴朝下一努，指向胸前揷着一柄刀的部位，秦莎莎不禁啊的一聲叫起來道：「白朗！我忘了你還受着傷呢，快放我下來，我把你的傷給治一治！」

白朗笑了一下道：「治是一定要治的，我可不能老是在胸前揷把刀來嚇人，只是也不像妳所想的那麼嚴重……。」

秦莎莎充滿歉疚地道：「白朗，眞對不起，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說才好，你放我下來吧，我能走了！」

白朗道：「沒關係，只要再幾步就到個避風的地方，到了那兒再說吧！」

秦莎莎道：「該死的牛老三跟朱七，他們爲什麼不過來帮你一下忙！」

白朗笑道：「他們都是很規矩很正經的君子，非禮勿視，看見妳這副模樣，不得我的招呼，自然不便過來！」

「那就把我的妹妹叫來爲你紮弄一下吧！」

白朗搖頭道：「不必，這點小傷並不算回事，我不想大驚小怪，非非現在跟娜麗莎她們在一起，如果一吵把她們都吵動了，過來反而痲煩，我自己支撐得了！」

秦莎莎知道他的用意，如果把這件事吵了出來，她勢必會成爲衆矢之的，白朗在三個維吾爾女孩子心目中是至上的主人，在牛老三跟朱七心中，是神明一般的頭

兒，如果他們知道白朗受了傷，而且是傷在她手中，每個人都會咬她一塊肉下來的，因此她又是感激，又是慚愧，只有緊緊地摟着白朗結實的胸膛，雖然隔着衣服，但是她把臉貼上去時，仍然可以感受到那裏面蘊藏着的力的感覺。

這是一個充滿了男性魅力的男人，秦莎莎在心裏暗問自己：「爲了這樣的一個男人，要我放棄一切，我願意嗎？」那回答是肯定的，一千個一萬個肯定！

接着她發出了第二個問題：「這樣一個男人，我該用什麼方法去抓到手中？」

這個問題使她困惑了，因爲她實在不知道怎麼做，雖然，在抓男人方面，她一向都是成功者，幾乎不用費力，只要她稍稍作爲暗示，那些男人就會像蒼蠅見了血般地湧過來，甚至於她不作任何表示，都有成羣的男人向她爭着獻殷勤，像一羣搖着尾巴的狗，想爭討她的歡心。

對於男人，她只是伸手抓一把，然後再慢慢地挑，從來也沒有想到要用什麼心計！

因此，當她主動地想去俘擄一個男人時，她反而猶疑了，她自以爲很懂得運用手段了，但是她知道對白朗，那些手段都沒有用！

「用什麼方法去抓住他？」

這句話在她的心中反覆地唸着，一直等白朗把她放下地，才警覺了過來，那是一個背風的沙丘下面。

高高的沙堆不但擋去了風，也擋掉了別人的視綫，雖然知道那些人就在附近不遠，但是已經看不見了，因此在意識上，這個世界就剩他們兩個人了！

白朗把她放了下來後，首先伸手在她的腿根上用力地按摩着，按壓着。

白朗的搓揉是有力的，似乎無視於她肌膚的細緻與柔滑，但是這種迎手粗魯的捏揉，却給了她一種異樣的感受，也使她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舒服；她閉上了眼，享受着，由白朗手心傳來的那種灼熱的感覺，一直燃燒到她的心裏。她明白，白朗爲她按摩，是使她的腿能儘快地恢復行動。

搓完了這一條，又移到另一條上去，搓了兩下，只聽見白朗低柔的聲音道：「莎莎！很抱歉，我必須把妳這邊的褲腿也割掉，因爲我發現妳中的蛇毒較爲嚴重，至少有一部份侵染到這邊來了！」

秦莎莎只是點點頭，白朗再度用小刀挑破了她的褲腿，把它撕了下來，然後用手在腿根上搓揉着，秦莎莎像夢囈般道：「白朗！你的掌心怎麼那樣熱？」

「要不是這麼熱，怎麼能夠深入經絡，把那一點蛇毒摧化掉，因爲妳的經絡由於受震過巨，幾乎陷入了停頓的狀況，幸好遇見我懂的，否則妳很可能會成爲殘廢，終身不能行動了！」

秦莎莎嚇了一大跳，睜大了眼睛，方才那些綺麗的感覺都化爲烏有了，失聲問道：「白朗！會有這麼嚴重？」

「是的！我不是嚇唬妳，所以我必須用內力直接輸入妳的體內，爲妳打通經絡，妳是練過功夫的，知道這種厲害的！」

「我只是隨便練練，根本談不上什麼造就！」

「這是一般人說的岔氣，也是你小子說的走火入魔，是很嚴重的一種狀況！」

秦莎莎的確不懂這種狀況，她練過武功不錯，但是沒有下過苦功，且沒有紮好基礎，她練的只是拳脚功夫，但是對武學的境界却知道一點，看到白朗滿臉都是汗水，而掌心却像火一般熱，知道他已經把全部的勁力都運在手掌上，不禁十分感動地道：「白朗！眞苦了你了！」

白朗吁了一口氣，停止了搓揉道：「好了！我想差不多了，因爲妳的腿上已經有了反應，自己能動了，現在妳先試着動動看！別太用勁，慢慢地來！」

秦莎莎用了一點力氣，慢慢地移動雙腿，起初還是不聽指揮，一直到她用足了勁之後，那兩條腿才能慢慢地屈伸，她繼續運動着，直到完全能控制自如了，這才知道自己經歷了多大的危險，先是幾乎送命，隨後又差一點成了半身不遂的殘廢！多虧白朗救了她。

而她却在這個男人的胸膛上揷了一刀，想到這兒，她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了，哭叫了一聲：「白朗……。」

撲上去抱住了他，用自己的臉頰貼住了白朗的臉，然而感覺却是一陣冰涼與潮濕，這使她嚇了一大跳，連忙問道：「白朗！你究竟怎麼樣了？」

白朗的臉色很蒼白，可是他仍打起精神道：「沒什麼，使脫了一點力，休息一下就好！」

「那你快躺下來，還有你胸膛上的刀子……。」

「等一下拔，我現在只是用氣封住傷口，却沒有勁來閉住血脈，等我休息一下後，自己能運氣了，再慢慢來，那樣才不會流血太多！」

這一切都是她引起的，秦莎莎胸中萬感交集，但是看到白朗閉上了眼睛養神，知道這時候不能去打擾他，只有靜靜地在一邊等着，白朗却睜開眼睛，微弱地笑道：「過來，靠我近一點！」

秦莎莎順着靠過去低聲道：「白朗，等你休息好了，你要怎麼樣都行，這時候你還是好好養一會兒神！」

白朗輕輕一嘆道：「莎莎！妳別誤會，我不是對妳有什麼別的企圖，只是做給別人看看！」

「做給別人看看，白朗！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我眞的需要休息一下，可能要廿四個小時，不受人打擾，但是他們不知道，我們這個樣子，如果他們跑來看見了，也會悄悄地退走了！」

秦莎莎聽了這番話，心中很心動，但是也有點失望，顯然地，她在白朗的心目中，並沒有多重的地位……。不過也可以往另外一方面去想，那就是白朗對自己的愛護與重視。雖然他並沒佔有自己，但是願意在別人的心目中造成那樣的印象，爲的是保護自己。

在一般的觀念中，男女相悅，似乎是男人佔了女人的便宜，可是從這多日的相處中看白朗的爲人，他無異是作了很大的

犧牲，爲了造成別人那個印象以後，也等於是告訴別人他們之間的特殊關係，因爲白朗是個一絲不苟的人，是個被人敬若神明的人！

究竟是屬於那一種的感情呢？秦莎莎想從白朗的臉上去尋找答案，可是他閉上了眼，只看見了一張俊美的、堅毅的臉，却看不出一絲感情激動。

那麼是不願意接近她了！秦莎莎實在不甘心承認是這個可能，咬咬牙齒，她要進一步求得更確切的答案。

俏麗的眼珠轉了一轉，她狡黠地笑了：「白朗！你的意思是說讓別人以爲我們是在一起……。」

「沒有的事，我對妳一向都很尊敬客氣的，只有在妳蠻不講理的時候，才潑了冷水，因爲妳需要那種方法清醒一下，以前妳接觸的男人太寵妳了，由得妳去使性子，也許妳以爲那是對妳的尊敬。那可錯了，因爲男人在遷就一個女人時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妳身上打主意撈回來。」

話是不錯，可是太直接，直得刺耳，秦莎莎幾乎要咬破自己的嘴唇才控制得住自己。好容易平靜下來道：「白朗！你因爲對我沒有企圖，所以才不必遷就我！」

「可以這麼說吧，不過也不盡然，我就是對妳有企圖，也不會遷就妳，當我要一個女人時，我絕不去討好她，而是使她眞正地喜歡我，當然，那也要我眞正地喜歡她！」

「我們之間有沒有到那種程度呢？」

白朗忽然睜開眼睛來笑了，低聲道：「不管我們之間到了什麼程度，現在也祇能安安靜靜，老老實實地睡一覺！」

這已經是答覆了，而且可以說是很露骨的答覆，但是秦莎莎却並不滿意，她至少還沒昏了頭，聽出了白朗語氣中模稜兩可，含混敷衍的意思；因此她抬着頭，很正經的，很嚴肅的問着：「白朗！我不在乎別人對我們是什麼看法，但是我要聽你一句話，你要不要我？」

這是逼着白朗攤牌了，白朗覺得這個女娃子的確够精明的，他不能再用那種遊戲的態度來處理了，因此也很正經地道：「莎莎！如果妳的意思是要我答應娶妳做老婆，那我可沒法子！」

「爲什麼，是嫌我不正經！」

「不是，是我已經有了一個女人！」

「你已經成過親了？」

「還沒有，我也沒有訂親，但是那個姑娘跟我已經有很多年的感情了，我雖然沒向她求親，可是我們彼此都在心裏有個默契，她非我不嫁，我非她不娶！」

一陣空虛與失望湧上了秦莎莎的心頭，使她整個地涼了，白朗歉然地道：「很對不起，莎莎，我知道就算我現在說要娶妳，妳也不會當眞放在心上！」

「是的，白朗！你實在很殘忍，你明知道我不會死纏着你的，只要你在口頭上哄我一聲……。」

白朗搖搖頭，莊嚴地道：「不！莎莎，我這個人在別的地方很隨便，祇有對這件事很認眞，我絕不昧着良心去哄另外一個女人！」

秦莎莎道：「假如沒有那個姑娘妳會要我嗎？」

「我不知道，因爲我很早就認識那個姑娘了，所以我從來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去！」

「你！那麼我再問另外一個問題好了，你有過別的女人嗎？」

「當然有過。」

「那你怎麼對得起那位姑娘呢？」

白朗笑了：「我不是聖人，也不是木頭人，長年在外頭跑，逢場作戲總是難免的！」

「白朗！你究竟是那一種男人？」

「就是這種，其實天下男人都差不多，只是有的古板一點，有的混帳一點，但不管古板也好混帳也好男人總是男人！」

「那是最混帳的想法！」

「說的是，所以天下的男人無不混帳，只是有大混帳與小混帳的差別，大混帳的男人甜言蜜語，可以指天發誓，好話說盡，然後在一轉眼間，又把那些誓言忘得一乾二淨。」

秦莎莎已經從激動中冷靜了下來，她知道要俘擄這個男人，必須要用迂迴的手法，不能直接由正面着手了。

所以她裝做漫不經心地道：「白朗！我再問第二個問題，你喜不喜歡我？」

白朗笑了起來：「莎莎！這個問題問得多笨，一個像妳這麼美的女孩子，那個男人不喜歡！」

「可是，你一直沒有表示啊！」

白朗嘆了口氣：「莎莎！說老實話，我心裏面也實在想跟妳更進一步的親近，但我再往深處一想，我就冷靜了下來。」

秦莎莎不肯放鬆，緊追着又再問道：「爲什麼？」

「因爲我付不出那個代價！」

「付代價，白朗，我不懂你的話！」

白朗莊重地道：「我的話並不難懂，因爲我對感情很重視，不但重視自己的，也重視別人的，我既無法付出自己的感情去愛一個人，就不能昧着良知去接受別人的……。」

「看來你把感情當作是買東西一樣的了！」

「我這人很俗氣，無法用一個比較好的比喻，不過我相信這一比喻很好，至少使人很容易明白。」

秦莎莎喃喃地道：「白朗，我不要你任何代價，那怕事後你我成爲兩個不認識的人都行，我只要你現在愛我！」

「不！莎莎！妳聽我說，我不能那麼做……。」

「爲什麼不能，白朗，我既不要嫁給你，也不要求你今後對我如何，我只要求你現在愛我。」

「那也不行。」

秦莎莎道：「白朗，我們至少可以做個朋友！」

「那當然了，我一直都是把妳當作一個好朋友，所以才千里迢迢，陪妳走這一趟！」

「那就行了，你不忍心拒絕一個朋友的要求吧！」

「是的！但是妳此刻的要求，我不能答應！」

白朗冷靜的，微笑地望着她：「好了！莎莎！別再裝了，我不是從沒見過女人的，因此我知道你只是做得很像，但妳內心並沒有眞正地這麼想！」

秦莎莎怔住了，她沒想到白朗在她這樣地誘惑下，仍然能無動於衷，一時有着羞辱的感覺，忍着即將湧出的眼淚，哽着聲道：「白朗你爲什麼要這樣對我呢？」

「我並沒有對妳怎麼樣呀！」

「那你爲什麼不肯接受我，爲什麼不能讓我爲你做些什麼。與其這樣，你又何必救我，讓我被蛇咬死算了！」

「那不同，我不是爲了要得到妳才救妳的！」

「我知道。可是這樣一來，使我感到欠你太多了，我無法償還你。」

「我並不要妳報償！」

「我却一定要償付，因爲我不願欠你的情，白朗，如果你堅持不接受，我只有另一種方法了！」

「什麼方法？」

「我這條命是你救的，爲了不欠你的情，我只有把這條命還給你！」

她坐了起來，刷的一聲，手上抓了一柄薄薄的尖刀，抵在胸口上，白朗怔了一怔才道：「莎莎，妳這是做什麼，快放下來，別做傻事！」

秦莎莎的神色很冷厲：「白朗，我不是開玩笑，也不是做給你看，我說得到就做得到的……。」

她的確做得到的，因爲那柄刀並不是虛比在她的胸前，她的手指很用力，刀尖已經壓進肌膚，殷紅的血已經順着她起伏的胸膛上流下來，流在她的身上，形成紅紅的一條血紋；這是一副很刺目的現象，呈現着一種殘忍而又粗獷！

白朗終於屈服了，伸手去奪她的刀子，秦莎莎却不肯放手道：「白朗！別想要我放掉刀子，我不會上那種當的，到了該放手的時候，我會放的！」

「莎莎！妳不能換個方法嗎？」

「不行！我一定要這麼做，因爲現在的機會不再有第二次了。」

白朗輕輕地嘆了口氣，對秦莎莎這麼固執的脾氣，眞使他不知如何是好。

白朗坐了起來道：「莎莎，我要把話說明白！」

秦莎莎閉着眼睛道：「你不必說，我知道你要說些什麼？你也可以放心，我會緊記住你的感情已經屬於另一個人了，我不能求什麼，只能做你的朋友，是嗎？」

白朗嘆了口氣道：「是的！兩個相互尊敬的朋友！」

秦莎莎笑了起來：「那已經夠了，老實說，現在你就是要我嫁給你，我也不肯答應了，因爲你太好，好得讓每個女人都眼紅，做你的老婆可是件痛苦的事，既不能一天到晚盯着你，又得時時刻刻地担心你被人搶去，我可不想去操這份心。因此，我覺得還是做你的朋友好！」

白朗披上衣服站起道：「莎莎，別說瘋話了，我們耽擱太久了，妳該回到帳篷裏去好好休息一下！」

「我怎麼回去，現在我身上的衣服破得不成樣子，總不成要我這麼回去吧！」

「那我替妳回去拿衣服！」

「這豈敢勞您大駕，告訴我妹妹一聲，叫她送來就行了！」

白朗猶豫一下道：「這不太好吧！」

秦莎莎笑道：「沒什麼好不好。」

白朗皺皺眉頭，但還是走開了，回到一邊時，大伙兒都已經歇下了，只有朱七在守着火堆站崗，秦菲菲居然在陪着他聊天，看見他過來，秦菲菲笑着站起來道：「白爺，我姊姊是不是要我過去！」

白朗點點頭。

秦菲菲倒是什麼也沒有說，很快就走了。

白朗挨着朱七坐下來，似乎有點茫然，但朱七却很尊敬，絲毫沒有爲白朗的一切而有變動，只是低聲問道：「頭兒，你探出個頭緒沒有，她們究竟要幹什麼？」

「沒有！我不便問她，也沒說。」

「倒是她妹妹似乎想告訴我什麼？可是沒詳細說！」

「她說些什麼？」

「她大部份時間都是在問您的一切，問您成了家沒有，知道您還沒成家，她就更起勁了，問您是否有意思成家，中意什麼樣的女人，然後問您是不是有可能娶她姊姊。」

「你怎麼回答呢？」

「我還能怎麼回答，只說這是您的事，我不清楚。」她却嘆着氣道：「您能夠使她姊姊覺醒過來，擺脫那個圈子就好了，說她們姊妹倆很可憐！」

「你作何表示呢？」

「我只是裝聽不懂，而且不知道怎樣來回答她，所以乾脆裝木頭人，什麼也沒說！」

「這樣最好，那一對姊妹很複雜，她們這一次來是有着一件秘密的任務，不過她不說，我也不問！」

朱七等了一下後，終於開口道：「頭兒，我有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該不該問？」

白朗笑了起來道：「朱七，你怎麼也學會了婆婆媽媽，有話不痛痛快快說，還得拐彎繞圈子。」

朱七道：「頭兒，不是我要繞圈子，而是這碼子事兒透着邪門兒，我也實在不懂！」

「什麼事情你不懂的？」

「就是我們這一趟進沙漠，到底是爲了什麼，您搭上了這麼一個組織，爲的又是什麼？」

「你說呢，我是爲的什麼？」

「就因爲我不懂，這不像是頭兒平時的作爲，您從入了雪山的伙，就對大伙兒弟兄們說，咱們要替天行道，闖出一番事業來，雖然落草，可是不爲害地方，爲老百姓們盡點力，只要良心過得去，咱們就不怕艱難危險，一定要叫人們對咱們改變看法，不認爲咱們是一伙兒盜賊！」

「不錯！我是這樣說過，而且也一直在這樣做！」

「有好幾個地方來向咱們遊說，要把咱們收買，您都一口拒絕了，說咱們不是圖的富貴名利！」

「是啊！被收買了就有了管頭，沒有這樣自由了，這是一；其次現在幾個省裏得勢的傢伙，都是拉槍桿兒的土皇帝出身，也不是眞正代表上頭的，不管咱們接受誰的收買，只是爲他們個人賣命，打來打去，還是打自己人，咱們犯不着爲他們賣命去！」

「頭兒！你這種說法博得了弟兄們一致的擁戴，所以雪山出來的弟兄，胸脯子都挺得高高的，上那兒都受到人的尊敬，誰也不敢小看我們一眼！」

白朗笑了起來道：「由此可見，咱們做得很對，雖然咱們佔着山，不完稅。不納糧，可是我們沒做過犯法讓人痛恨唾罵的事，只有行俠仗義，才能贏得別人的尊敬。」

「但是官府的事，咱們從不插手。」

白朗道：「不錯！咱們也不吃糧，僅憑良心做事，自然不必去管官府事兒！」

「可是這件事兒就是屬於官府的，用不着咱們去操心呀。」

白朗一笑，道：「你說得對，要是我早知道她們是那號兒的，把她們往官裏一交，就可以不管了，可是我發現得太遲，來到這個荒無人烟的地方，想交也沒人受理。」

「可是咱們可以交給小泰呀！他既是回族裏的長老，自然也可以代表官方的，由他去處理不就行了嗎？」

白朗搖搖頭：「你跟小麗也見過面了，知道她們不只這三個人，後面還跟着一伙人呢！光把她們交出去，逮不着後面的人，也是白搭。再說光抓住幾個那兒的號有什麼用呢？我要找出他們的陰謀，加以阻止，使他們不至再去害別的人。」

朱七道：「我只是担心咱們的力量辦不了。頭兒，你沒聽說，好像是俄國大鼻子也有份！」

「所以我們更不能歇手，要是把莎莎她們給抓了去，豈不是白白叫大鼻子他們給佔了便宜嗎？」

「但大鼻子是那組織的老窩兒，他們要是合成一夥兒。」

「不會的，朱七，你放心，表面上看起來他們是一伙兒，可是在骨子裏，仍然是貌合神離，尤其是這種有利可圖的事，他們誰都不肯放手的！」

「有利可圖，有什麼利呢？」

「不是說有一批大鼻子，以什麼考古隊的名稱，在那兒亂挖嗎？莎莎她們一聽就緊張了，趕緊通知了她們後面的人，由此可知，一定是一批很重要的東西。」

「就算是什麼吧，目前可是在秦家兩個妞兒手裏？」

「我看不是，她們只是掌握住一些綫索，要是眞在她們手裏，他們一定神不知，鬼不覺地去挖了，還會這樣公然地雇嚮導前去摸索嗎？」

「頭兒，假如到了那兒，咱們不是要對付兩方面了！」

白朗道：「看情形吧，反正咱們不會孤單，別忘了小麗一直在吊着那批人呢？她假如看到了情形不對，一定會設法去找人手來的！」

「小麗姑娘，她行嗎？」

白朗笑了道：「不必担心，別看她是個女孩子，胆大心細，遇事沉着冷靜，不比你差！」

朱七道：「頭兒，關於小麗姑娘，我也有點不明白，她剛跟咱們認識的時候，還是個什麼都不懂的小姑娘，連五丈外的水缸她都打不中，可是她到內地去探望一個什麼舅舅的，去了兩年之後，回來可就不同了。」

「哦！是怎麼個不同法。」

「我說不上，好像是她變得精明能幹，槍法也準了，拳脚飛刀樣樣都厲害，心眼兒也多了。」

「她那個舅舅是個作官帶兵的，小麗的父母就因爲她太野了，才送去讓她舅舅好好管管，這一管倒成器了。」

朱七看看這位信服如神的頭兒，不知怎的，他始終認爲頭兒這次沒有告訴他實話，好像頭兒的心裏還藏着一個重大的秘密，只是頭兒那一副問心無愧的樣子，好像這個秘密縱使不能告訴人，也絕對不是件見不得人的醜事！

他又思索了一下，終於才低聲說道：「頭兒，昨夜好像你終於把那個大的給沾上了。」

「嗯！是的，在沙漠裏，男人也好，女人也好，都會變得放縱一點，氣候太熱，太燥、就很難保持定力了。」

「頭兒！我不是說這件事有什麼不對，我只是担心。」

「担心我會被她迷住了？那絕不可能的。」

「不是的，我是担心小麗姑娘知道了，會找你纏個不完，她對你一片心意，誰都知道的。」

白朗拍拍他的肩膀：「朱七，我知道你的好心。但是，有些事是必須瞞着女人一點的，你不說就成了。」

「我雖然不會說，但是我是怕姑娘已經知道了。」

「她怎麼會知道的呢？」

「昨天夜裏有人在遠處的山頭上幌了一下，我去檢查後，發現人走了，留下一個標記，是咱們自己的人，縱然不是小麗姑娘，也必是跟着她的人。」

白朗說道：「有這麼回事，你不會弄錯。」

朱七笑道：「頭兒，我總還不是會把咱們自己的記號給看錯了吧！地面上劃了三個圓圈，裏面打乂，這是告訴我們目前還平靜，但是已經有警兆，要我們小心的意思。」

「此外沒留下什麼別的了。」

「沒有了，來人大概不願讓人知道跟咱們有接觸，所以祇留下記號就走了。」

白朗笑道：「那就不會是小麗，如果是她的話，她會隨時吵了上來的，只要不是小麗，不管來的是誰，也不會把事情告訴她的，那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儘管是一片好心，也會挨她的鞭子的！」

朱七也只有跟着笑笑，然後才道：「頭兒，要是我的估計不錯，恐怕事情在一兩天內就會有變化了。」

「哦！你爲什麼作這估計呢？」

「我雖然看不懂她們的那張圖，可是我估計總不出那兩三個地方，而且照路上過去的人說，那個什麼俄國的考古隊，也在距此不到一天的路程了，所以咱們是不是該盤算盤算！」

白朗沉思片刻才道：「沒什麼好盤算的，一切都隨機應變，你多照顧那三個維吾爾的女孩子！」

「爲什麼，難道她們也有問題！」

「那倒不會，我是說你要眞正的照顧她們，避免她們受到暗算或危險，因爲到了目的地之後，我們還有利用價值，一時不會對我們怎樣，但是這三個女孩子都會有危險。」

「她們根本是局外人，怎麼會有危險呢？」

「正因爲她們是局外人，才會碍手碍脚，怕她們會洩漏秘密，正是先要除去的對象。」

「頭兒是說外來的危險，還是咱們裏頭的？」

「都有可能。既然是咱們的人在附近現身留警，那就證明追踪小麗的人那一撥人也正咬着後面來了。這批人還眞有兩下子，我以爲可以甩脫他們了，誰知道他們還是緊緊地釘上來了，而且還釘得相當高明。要不是我在後面還跟上另一撥人，可就被他們吃死了！」

朱七笑笑道：「頭兒，這個倒不見得，不是我說句狂話，憑着頭兒跟我，加上牛老三這三個人六桿槍，就能抵得上六十個人，除非後面是成千上萬地搶上來，否則根本用不着你出手，我跟老牛就能把他們給解決了。」

白朗只笑了一笑：「老七，也別太自信了。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哪，後面那一夥子聽小麗說是十一個人，他們能一直悄悄地摸在我們後面，可見必然不簡單。而且你要記得，人家不是單面進攻，還有內應呢！到時候背後只要貼上一枝槍，咱們全得乖乖地擧起雙手。」

「是的！頭兒，我最就心的就是這件事。可是我又很放心，因爲你早就把這種事發生的可能性拔除了。」

白朗笑道：「老七，你也跟我動心機了，這是跟誰學的，連激將帶奉承全用上了。」

「頭兒，我怎麼敢呢！而且你不是已經把她們身邊的槍子兒都洗過了嗎？沒火藥的槍，就威脅不了人！」

「槍子兒是洗過了，但還是不能大意，萬一有偏失的呢？好在他們的槍子兒小，用不上咱們的。不過你還要跟老三說一聲，記好自己的槍火數目，一顆兒都不能差。」

「頭兒！你不是已經說過了，咱們的子彈口徑比較大，她們拿了去也沒用。」

「朱七，你怎麼了，我不相信你這個老手會想不到這個，我只倒走他們彈筒裏的藥，可沒閉死底火，光是雷管上那一點火的力量，也夠把彈頭轟出來的，只是殺傷力不强而已。」

朱七笑道：「那種子彈我空手都能從空中接下來，就跟小孩兒扔出的石子兒差不多，比着腦袋打也打不死人。」

白朗道：「如果把我們的子彈拿去，彈頭咬掉，倒出火藥來，再灌回她們的子彈裏去呢？」

朱七一怔道：「那就不同了，我還沒想到這個呢！頭兒，你說她們會用上這一手兒嗎？」

「我不知道，除非對槍械十分有研究的人，很少會知道這種方法，但是咱們不能不防着點，所以我叫你們要小心記住自己的子彈數目，發現丟了一顆都要立刻告訴我！」

「是的！頭兒，你放心，這條彈帶整天掛在腰上，進了沙漠後，我就沒解下來過，也沒人能靠近我。倒是老牛，恐怕不保險，他對那個婆娘竟毫無戒心……。」

白朗笑道：「朱七，你說這話是你根本不懂得女人，也不懂得老三，這些事你不必操心，你只要把我的話告訴他，他自然會留心注意的。」

朱七道：「你幹嗎不自己去告訴他呢？這混球這兩天不知犯了什麼性子，動不動就要跟我吵架，我說了未必有用，他還會以爲我假傳聖旨去奚落他呢！」

白朗淡然地道：「我要你去告訴他，是因爲我現在要離開一下，而且不想讓人知道！」

朱七想是已經習慣了這類事情，毫無吃驚的樣子，只是問道：「頭兒什麼時候回來？」

白朗想了一下才道：「四個小時，如果我趕不及回來，你就帶了隊前進，在前面的新月綠洲會面！」

「好的，對別人如何宣佈呢？」

「四個小時前你什麼也別說，根本不讓人知道我已經離開，除非到了要啓程時我還沒回來，你就說我到前面勘察去了。老七，這點兒我相信你辦得了的。」

朱七笑了一下道：「當然辦得了。頭兒，你放心好了，交給我的事兒，絕不會有差錯。」

白朗道：「老七，我對你的辦事能力一向沒懷疑過，可是這一次是再三地叮囑一句，絕不能出半點岔子，因爲你知道我們的對手，不是單純的人……。」

朱七肅然地道：「是的，頭兒，我知道，所以我也不說什麼話了，辦砸了，我就是自己砸下腦袋來，也沒有多大的用處，我只能說我會非常小心的！」

白朗笑笑道：「行！你能說這句話，我就放心了，不過老七，只要你眞正地用了心，就算出了什麼岔子，也不是你的錯了，別把得失看得太重了，我走了。」

他悄悄地潛離了紮篷營地，朱七把白朗的大白馬準備妥當了，也輕輕地一拍馬股，人與馬都有一種默契，那匹馬也悄然無聲地，慢慢地踱開了。

牠一面嗅着白朗的氣味，一面找着白朗的脚印，連翻過兩道的沙坡，白朗已在那兒等着。

（未完）

俠情中篇故事

高皐·文
子成·圖

戒鉢風雲

（四）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丁兆白夫婦一路追尋蘇采蓮，一面尋找七休堡以報殺父母之仇，途中來到七鍬堡，堡裏有一老婦孟一娘，見他倆誤闖堡來，心生愛意，竟留他倆在堡內，不久丁兆白和孟一娘結爲母子，孟一娘將她所習大手印的正宗眞傳教給丁兆白夫婦……蘇采蓮出走至城口，在酒館裏因幾個巴氏兄弟想欺負他而被她殺了，之後川東五霸聯袂來對付她，當川東五霸知是他屬下得罪她而被殺時，他們立刻退走。此刻夏侯天驕也在此尋到蘇采蓮，但她聲言他們的婚姻無效，逕自離去，夏侯天驕無法，只好尋蘇采蓮師父九仙殿主帮忙……

談笑挫强梁　連袂赴虎山

莫非是舊事重演？

莫非那啞傑復生，或是另外出現了一位異人？

不管是什麼原因，人們趕往川南是事實。

而且鬥毆兇殺之事在不斷發生，爲了爭名及猜忌，他們在剷除可能妨礙自己的敵人。

× × ×

隨縣在大洪山的東北，這天晌午時分，出現了一對金童玉女般的璧人。

他們是丁兆白夏侯燕燕夫婦，由於他們絕藝已成，七鍬谷派出的高手又找不到七休堡主令狐磊，因而孟一娘才叫他們自己去快意恩仇，還派遣孟優孟元帶着兩頭獒犬聽他們使喚。

他們打過尖，正待前往武漢，剛剛走出城外，正好迎面碰着那位帶他們去七鍬谷的黑衣人。

兜頭一揖，黑衣人打了一個哈哈道：「恭喜恭喜，兩位該如何感謝在下？」

丁兆白冷哼一聲道：「咱們正要找你算賬，你竟敢要咱們謝你！」

黑衣人道：「算賬？不錯，咱們的確應該算算，這樣吧，咱們交個朋友，只要給在下千兩紋銀咱們就彼此不欠。」

夏侯燕燕怒叱道：「帶錯了地方還想要銀子，哼，別做你的清秋大夢了！」

黑衣人道：「話可不能這麼說，飲水就該思源，如非在下帶錯地方，你們那會得到這些奇遇？」

夏侯燕燕道：「如果咱們遭到不測呢？咱們向誰喊冤呢？」

黑衣人道：「少夫人，妳可不能不講理，你們沒有遭到意外是事實，獲得奇遇也是事實，不能因爲在下帶錯了地方，就將在下的功勞一筆抹殺。」

語音一頓，微微一笑接道：「好啦，在下說過，咱們交一個朋友，千兩紋銀暫且記下，另外還奉送你們一個消息。」

夏侯燕燕撇撇嘴道：「你的消息咱們已經不感興趣，閣下可以請了。」

黑衣人道：「慢來慢來，少夫人不妨先聽聽，如若你們當眞不感興趣，在下再走也不算遲。」

夏侯燕燕道：「好，你說。」

黑衣人道：「夏侯世家的三名主要人物，已經去了川南，其餘夏侯門下，全部回到樊城。」

夏侯燕燕一怔道：「你說我爹，我姑姑，及我大哥去了川南？」

黑衣人道：「不錯。」

夏侯燕燕問道：「他們去川南做甚麼呢？」

黑衣人道：「這個麼，在下不便說，少夫人如果也去川南，妳就會知道爲了甚麼了。」

丁兆白道：「川南地方很大，家師他們究竟去了何處？」

黑衣人道：「大概是去富順縣吧，在下言盡於此，告辭了。」

黑衣人走了，丁兆白夫婦却四目相投的發起怔來，良久，丁兆白咳了一聲道：「燕燕：樊城距此不遠，咱們何不先回去瞧瞧？」

夏侯燕燕道：「看來咱們只得再信他一次了，走吧。」

他們不再躭擱，立即向樊城急馳，至第三天的午後，終於趕回了樊城。

「啊，二小姐姑爺回來了，大小姐正在念着你們呢。」

由於門房向裏面傳呼，夏侯鶯鶯及三英四俊幾乎全部迎了出來，還有茜紗紫苑兩個丫頭也跟在後面。

丁兆白夫婦與這般師兄弟見過禮後，夏侯燕燕迫不及待的詢問道：「姊姊：爹跟姑姑大哥他們呢？」

夏侯鶯鶯道：「他們去了虎頭山，只有娘在家裏。」

夏侯燕燕道：「虎頭山？去虎頭山作甚麼？」

廖元英道：「此事說來話長，先進去見過師母再說吧。」

在後堂見過夏侯夫人譚小香之後，再由廖元英解說虎頭題名，風閣凌烟的往事，此次是虎頭山再度題名，爲了夏侯世家的榮譽，夏侯鳳儀姊弟父子自然要趕往參加了。

夏侯燕燕道：「是什麼人主持虎頭題名，總不會還是那位怪傑吧！」

廖元英道：「這就不知道了，是師母傳達師父的令諭，叫咱們返回樊城的。」

譚小香道：「妳姑姑跟妳爹接到一份請帖，署名是無我山人，咱們雖然不認識此人，但虎頭題名是一件大事，所以妳爹才叫娘帶着妳大師兄他們回來，並通知妳大哥也去虎頭山長點見識。」

夏侯燕燕道：「娘：女兒跟兆白也想去。」

譚小香道：「你們年歲太輕，似乎沒有必要。」

夏侯燕燕道：「娘是瞧不起咱們了，咱們此次離家，可以說未虛此行。」

譚小香微微一笑道：「看來你們是獲得奇遇了，快說給娘聽聽。」

夏侯鶯鶯道：「不錯，二妹妹夫一定獲得奇遇，他們還帶看兩名怪人及兩條大狗，都是中原罕見的。」

夏侯燕燕道：「娘說對了，咱們的確獲得奇遇。」

於是她將一切經過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

譚小香道：「你們身兼兩家之長，倒是一件可喜之事，不過滿招損，謙受益，武功逾高，更應該虛懷若谷，今後行道江湖，你們應該記住娘的教訓。」

丁兆白夏侯燕燕同聲回答道：「是，娘。」

譚小香道：「你們去找你爹吧，大家聚在一起好歹也有個照應。」

夏侯燕燕道：「多謝娘。」

夏侯鶯鶯道：「娘，女兒想跟二妹一起……」

譚小香道：「不，此次虎頭題名，江湖上也紛亂迭起，我隱隱覺得有一股山雨欲來的沉重壓力，妳爹他們不在家，娘還在爲夏侯世家這片基業担心，如何還能減少咱們的實力！」

廖元英道：「師母說的是，咱們應該加强戒備，決不能有半點疏失。」

夏侯鶯鶯櫻唇一噘道：「好啦，我不去就是。」

廖元英微微一笑，扭頭對夏侯燕燕道：「二妹：妳說那幾條大狗十分厲害？」

夏侯燕燕道：「不錯，牠們經過特殊訓練，縱然是一流高手，只怕也奈何牠們不得。」

廖元英道：「小兄有一個請求，不知道二妹能不能答允？」

夏侯燕燕道：「大師兄太客氣了，自己師兄妹嘛，還有甚麼不好商量的。」

廖元英道：「多謝二妹。」

語音一頓，接道：「師父師姑不在家，咱們的實力就顯得有點脆弱，夏侯世家名滿江湖，咱們的一草一木都不能容許外人傷害，因此，小兄想將妳那兩名從人及兩條獒犬借用一下。」

夏侯燕燕道：「兆白：你說呢？」

丁兆白道：「我正嫌牠們驚世駭俗，留在此地倒是再好不過。」

夏侯燕燕道：「那大師兄就留下他們吧，不過藏族之人不懂禮節，大師兄可得多担待一些。」

廖元興道：「這個小兄知道，二妹不必担心。」

他們在家裏歇了一夜，翌晨渡過漢水，沿荊襄大道向着沙市進發。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荊門縣城，夏侯燕燕向街頭瞥了一眼道：「兆白，此地好像有點不對！」

丁兆白道：「妳是在說那些帶着兵刃的？」

夏侯燕燕道：「不錯，聽說此地文風極盛，怎會有這麼多武林中人？」

丁兆白笑道：「妳忘記虎頭題名的事了，他們還不是跟咱們一樣，是路過此地的。」

夏侯燕燕道：「對，哦，兆白，那邊有一家客棧，咱們過去瞧瞧。」

丁兆白道：「好的。」

那邊的確有一家客棧，但已經賓客雲集。

而且這般客人絕大多數是武林豪客，因而喧囂之聲鬧成一片。

他們連續走了幾家，家家都是如此，除了露宿街頭，就不得不耐着性子忍一忍了。

在一家西山客棧，他們要了一個房間，爲了避免煩囂，夏侯燕燕吩咐店小二將晚餐送到房間裏來吃。

在房裏吃飯礙不着誰，偏偏就有人瞧不順眼！

砰的一聲，房門被人一腳踢開，三名勁裝大漢一窩蜂的湧了進來。

丁兆白面色一變道：「朋友：你們這是做甚麼？」

一名虯髯繞腮，腰際插着一柄大斧的勁裝大漢道：「這就要問你們了，有什麼事見不得人？關着門悄悄說話兒！」

夏侯燕燕怒叱道：「咱們愛怎樣就怎樣，你不嫌管得太多了？」

虯髯大漢嘿了一聲道：「愛怎樣就怎樣？行，只要妳先陪陪大爺，妳愛怎樣咱們都不管。」

另一人哈哈一笑道：「對，小妞兒，只要妳陪陪咱們大哥包管妳百無禁忌。」

夏侯燕燕緩緩站立起來，道：「這麼說各位都是大有來歷之人了，請問……」

虯髯大漢道：「這回算妳說對了，神斧將申化，妳應 有過耳聞。」

夏侯燕燕啊了一聲道：「神斧將申化？嗯，果然是一個頗有份量的人物，不過江湖之上徒擁虛名的很多，僞冒他人的也不在少數……」

神斧將申化道：「妳懷疑大爺是冒充的？」

夏侯燕燕道：「我沒有這麼說，不過咱們素昧平生却是眞的。」

神斧將申化嘿嘿一陣冷笑道：「當今之世，只有一種人敢冒充神斧將。」

夏侯燕燕道：「哦，那是甚麼人？」

神斧將申化道：「死人，因爲那冒充之人，大爺決不會讓他再活下去！」

夏侯燕燕道：「好氣魄，只是口說無憑。」

神斧將申化用手拍了一下腰際的大斧道：「妳瞧到這個麼？妞兒。」

夏侯燕燕道：「瞧到了，我想只要有銀子，買幾把斧頭當不是難事。」

神斧將申化道：「要怎樣妳才能够相信？」

夏侯燕燕道：「神斧威力舉世無雙，只要閣下露幾手，咱們自會相信。」

神斧將申化道：「這很簡單，走，咱們到後院去，大爺叫妳開開眼界。」

房裏地方太小，要露兩手的確必須前往後院。

只是如此一來，瞧熱鬧的就多了，這般人無事還要磕，有熱鬧焉有不瞧之理。

直待夏侯燕燕摘下刀劍，神斧將申化才面色一變道：「姑娘姓夏侯？」

夏侯燕燕道：「怎麼，怕了？」

神斧將申化哈哈一陣狂笑道：「別往臉上貼金，申某正要見識下刀劍雙絕。」

夏侯燕燕道：「那就不必浪費唇舌了，請。」

神斧將申化是關東土豪，他知道夏侯世家的刀劍雙絕名震天下，却沒有機會考驗刀劍雙絕究竟有多大的威力。

人們都有一種通病，凡是稍有一點成就的總認爲自己了不起，神斧將橫行關東，從未遇到過敵手，他雖然明知夏侯世家名列當代武林五大門派，總以爲憑他掌中的一柄神斧，絕不會輸於刀劍雙絕。

何況丁兆白夫婦祇不過是兩個大孩子，如果讓他們唬着，今後他就不必再闖江湖了！

於是他摘下神斧，冷冷道：「出手吧，老夫讓妳三招。」

夏侯燕燕撇撇嘴道：「別太自信，閣下，等你接下三招再狂不遲。」

語音一落，長刀急揮，銀芒如電，向神斧將申化的右肩劈去。

這一刀急如閃電，刀鋒還未到達，勁風巳像狂飆一般的湧到。

神斧將申化心頭一懍，他決未料到一個年紀青青的女娃兒，一刀揮出竟有如此威烈的功力。

此時他當眞後悔了，適才的話說得太過，讓她三招可能會自取其辱。

而且夏侯燕燕這左手一刀只能算做半招，她那右手的劍法可能較這一刀更難應付。

不管怎樣，話出如風，一個名噪江湖的高人，說出的話不能不算。

然而他雖是手握 斧，却不能出手封架或還擊，除了避讓就別無他法了。

他的身法極快，避讓得也頗爲巧妙，他相信不僅可以讓開這一刀，連跟踪而來的一劍也能够同時避過。

可惜他的脚步只挪出一半，頓時目瞪口呆，那一脚無論怎樣也放不下去！

因爲一道劍光，帶着冷颼颼的寒芒正在等待着他，只要他放下脚步，那寒芒也將同時到達。

在這等進退失據，生死頃刻之際，尊嚴與信諾就受到考驗了，他可能惱羞成怒，出招反擊，待打贏了這一架再說。

不過他究竟不失燕趙男兒豪邁的本色，他竟然丟下神斧，收回脚步，一言不發，等待刀劍加身。

他認栽了，他的生死，夏侯燕燕可以隨意處置。

只是夏侯燕燕並不嗜殺，而且心田純眞無比，申化放棄了抵抗，她反而覺得有點過意不去。

刀劍一收，同時抱拳一禮道：「多謝前輩手下留情，兆白，咱們走。」

在神斧將申化一呆之際，他們巳穿過圍觀之人，回到他們的客房了。

翌晨他們由荊門縣城出發，剛剛走到「馱刀寺」，痲煩又找上了他們。

馱刀寺是一個鎭集，鎭上有一座關帝廟，在正殿的前面插着一柄青龍偃月刀，相傳它就是當年關公所用的那柄重達八十二斤的眞刀，馱刀寺也因此而得名。

丁兆白夫婦原想在此地打尖，他們正待走進一家飯莊，一杯茶水忽然向他們的身上潑來。

以他們那身功力，這杯茶水自潑不到他們，祇不過茶水帶着勁風，决不是出於無意。

丁兆白夫婦不想生事，舉目向潑茶的人瞥了一眼，仍若無其事的走進飯莊。

只是他們不想生事，別人却有意找碴，在一聲冷哼之後，三條大漢忽然攔住他們的去路。

「小兔崽子，給大爺滾出去，這兒咱們包下了。」

這兒包下了還有別家，倒沒有什麼要緊，但那「小兔崽子，給大爺滾出去」，這話語太過霸道，也是一種難以忍受的侮辱。

因此，丁兆白面色一變道：「希望閣下說話客氣一點，就算你包下了飯莊，也不能隨便出語傷人！」

出語傷人的就是適才潑茶的大漢，此人身材高大，滿臉橫肉，只要向他看一眼，就會知道他不是一個好東西。

他身旁一瘦一矮兩名漢子，也是惡形惡狀，怒目圓睜，好像要吃人似的。

丁兆白跟他們講理，算是找錯了對象，因爲他們從不講理，惟一喜愛的就是殺人。

果然，在一陣刺耳的冷笑聲之後，一隻蒲扇一般的手掌，忽然向丁兆白當胸抓來。

「小兔崽子：你敢教訓你家大爺，想是活得不耐煩了！」

丁兆白估不到此人會忽然動手，而這出手一抓，來勢又這般勁急。

如非他在七貅谷獲得密宗絕藝，這一抓可能會當場出醜，甚至將一條小命丟在此地。

所謂難者不會，會者不難，在千鈞一髮之際，他揮掌迎了上去。

格咯一聲脆響，響起一股斷骨之聲，不講理的大漢在慘叫中疼得蹲了下去，他那隻醜惡的右掌巳齊腕而折。

此人身旁的兩名漢子大吃一驚，伸手拔出長刀，就待衝上去拚命。

斷腕大漢沉聲叱喝道：「住手。」

瘦高大漢道：「大哥：你……」

斷腕大漢道：「咱們技不如人，只好認栽了。」

矮胖大漢大聲道：「你說甚麼？大哥，咱們太原三煞可是响噹噹金字招牌！」

斷腕大漢抹了一把汗水道：「江湖上沒有金字招牌，也沒有永遠不敗的英雄好漢，輸了就得認栽，咱們走吧。」

太原三煞惡跡如山，是三名黑道中最兇悍的人物，縱然丁兆白就此除掉他們也不爲過。

只是丁兆白本性忠厚，除非迫於無奈，總會留給別人一綫生機的。

因而這場搏鬥十分暫短，交 只有一招，太原三煞就巳敗北而逃。

丁兆白夫婦不願趕盡殺絕，也就放了他們一馬，在飯莊打了一個尖，逕自聯袂上路。

祇不過這前後兩次拚鬥，他們夫婦成了最受注意的人物，沒有人再向他們找碴，但偶爾有人瞧他們一眼，必然都是不太友善的眼神。

他們由沙市搭船在秭歸登岸，這是夏侯燕燕的主意，因爲她想遊遊膾炙人口的巫山十二峯，也不枉虛此一行。

巫山是巴山山脈最秀麗之處，只見重岩叠嶂，隱蔽天日，奇峯深壑美不勝收。

巫山雖名爲十二峯，但可以看見的只有九峯，以朝雲最高，神女最奇。

山下就是巫峽，江水奔騰，瞬息千里，其間險灘頗多，旅客視爲畏途。

巫山雖是引人入勝，但暢遊十二峯的人，畢竟不多，因爲遊山的基本條件，必須具有十分充沛的體力。

丁兆白夫婦自然不必顧慮這些，他們不只是年青力壯，還有一身超羣絕俗的武功。

雖然如此，他們還是遇到了困難。

亂山重叠，一望無際，最易發生的問題，是迷失前進的方位。

其次一點是飲食的問題。

在一般人的想像，飢食野果，渴飲山泉，或是獵捕飛禽走獸，總可以解決飲食問題的。

其實山泉野果，飛禽走獸，並不是到處都有，有時侯奔走終日，可能連一滴水一個野菓也尋找不到。

現在丁兆白夫婦不只是迷失了方位，而且口乾舌蔽，無法解決飲水的問題。

此時月起東山，猿啼幽澗，巫山十二峯巳被夜色籠罩着。

丁兆白向身旁的夏侯燕燕一瞥道：「燕燕，現在月色頗好，咱們何不再去找找看？」

夏侯燕燕道：「可是，我巳經走不動了。」

丁兆白道：「這樣吧，妳歇着，我去找找。」

夏侯燕燕道：「咱們找了一整天都沒有找到山泉，這會你到那裏去找？」

丁兆白道：「前面好像有一個山溝，我想前去看看。」

夏侯燕燕道：「好吧，不過深山絕壑之中，可能藏有毒物，你可得當心點。」

丁兆白道：「這個我知道，妳千萬不要離開，以免咱們失去聯絡。」

夏侯燕燕道：「好的。」

於是丁兆白踏着月色向前面奔馳，終於被他找到一條山壑。

他正待尋找進山壑的道路，身後忽然响起一聲輕笑，道：「你要做甚麼？公子，好死不如惡活，千萬不要自尋短見。」

丁兆白扭頭一瞥，只見丈外之處，立着一名頭梳雙髻，身着青衣的姑娘，瞧她那滿臉稚氣的神情，年齡可能只在十五六歲之間。

於是他微微一笑道：「姑娘說笑話了，在下活得好好的，幾時要尋短見了？」

他的確不是在尋短見，只是山高林密，危機遍地，在這般時辰往絕壑中闖，這就難怪別人要懷疑他的動機了。

因而青衣姑娘撇撇嘴道：「你知道這下面是什麼所在？」

丁兆白搖搖頭道：「不知道。」

青衣姑娘道：「你適才不是要下去的麼？」

丁兆白道：「不錯，在下只是尋找山泉解渴而巳。」

青衣姑娘道：「我沒有說錯，你如果走進這道絕壑，就難逃一個死字。」

丁兆白道：「爲甚麼？姑娘，這裏面藏有毒蛇猛獸麼？」

青衣姑娘道：「沒有毒蛇猛獸，却有一批比這些更爲可怕的惡人，自從他們在此地盤踞之後，巫山一帶就沒有一寸乾淨土地了。」

丁兆白道：「原來如此，但姑娘孤身一人就不怕危險麼？」

青衣姑娘道：「這個……」

丁兆白道：「姑娘如有疑難之處，就不說也罷，不過在下對姑娘有點請求。」

青衣姑娘道：「什麼請求？你說。」

丁兆白道：「在下與拙荊在此地迷失方位，咱們奔波終日，連一點飲水也尋找不到。」

青衣姑娘道：「這個容易，公子請隨我來。」

丁兆白道：「請問妳咱們到那裏去？姑娘。」

青衣姑娘道：「就在附近，拐一個彎就到了。」

她說的不錯，拐一個彎就到了，祇不過那幢隱藏在密林之中的房屋，此時却已發生劇變。

一股低沉的吼聲，像是在握着的喉管中擠迫而出，荒山靜寂，夜色幽幽，此時聽來，倍令人有驚心動魄之感。

青衣姑娘首先大吃一驚道：「不好，小姐她……」

語音未落，陡地彈身而起，以流星逐月之勢，向密林之中猛撲。

丁兆白不明白發生了什麼變故，微一遲疑之間，青衣姑娘已消失得踪影全無。

密林濃蔭瀉地，視綫十分模糊，要到林中找人，可就不太容易了，好在一陣清脆的叱喝之聲由林中不斷的傳出，丁兆白循聲前往，果然找到了青衣姑娘。

她正用一柄短劍與兩名彪形大漢交手，短劍吞吐翻飛，鬥得狂野以極。瞧到丁兆白，她似乎精神一振，道：「公子：快去瞧瞧我家小姐。」

丁兆白舉目一瞥，只見三丈之外有一幢房屋，青衣姑娘所說的小姐，必然就在這幢房屋之內。

看情形那位小姐可能遭到了變故，救人如救火，他不敢再作耽擱。

房屋原本不大，而且有一股掙扎的聲浪傳來，及循聲找到那個房間，他又有些遲疑了。

這位小姐究竟發生了甚麼困難，他不明白，但男女有別，會不會背上唐突佳人之嫌？

為了謹慎起見，他先由窗隙之處向裏面瞧着。

他瞧到一盞油燈，燈光雖不太亮，却可以一覽無遺。

距油燈約莫兩丈之處，是一張頗為華麗的綉榻，只可惜這華麗的綉榻之上，却在上演一齣醜劇。

一名清秀絕倫的姑娘，被人掐着脖子按在榻上，她的衣衫已片片破碎，露出一身雪白的肌肉。

企圖施暴的男子是一名長髯飄飄的老者，由於那姑娘的拚命掙扎，他迄今尚未如願。

丁兆白生平胆小，輕易不敢傷人，但瞧到此種情形，也不禁為之怒火中燒，他急忙掏出一粒菩提珠，口中一聲怒叱，逕向窗紙中彈了進去。

長髯老者聞聲回顧，吧的一聲，那粒菩提珠不偏不倚正好擊在他的喉結穴上。喉結中了菩提珠，長髯老者自然不能活了，但不待屍體倒地，丁兆白便已飄身而出。

他救了那位姑娘，却不敢再瞧她一眼，身形幾個起落，就已到達青衣姑娘打鬥之處。

跟青衣姑娘拚鬥的兩人功力都高，也許他們在憐香惜玉，雖是險象環生，她却毫髮未損。

祇不過她已筋疲力盡，再也拖不下去了。

她瞧到丁兆白，立即喘息着嬌呼道：「公子，救救我。」

那兩人似乎想不到丁兆白會活着回來，不由同時一呆，其中一人嘿了一聲：「唐兄：你看着這妞兒，待我去砍他兩刀，免得在這兒礙事。」

姓唐的道：「徐兄請，這妞兒跑不了的。」

姓徐的一翻身迎着丁兆白，健腕一振，長刀勢如靈蛇吐信，連肩帶臂的劈了過來。

丁兆白腳下微微一窒，左手已抓了出去。

他使的類似空手入白刃的工夫，左手電光石火般的一抓，那寒芒四射的長刀已經進了他的掌握。

同時左腳前跨，右掌一劈，在一聲慘呼聲中，姓徐的便像草人般的飛了起來。

一掌斃敵，身形急旋，左掌一甩，那柄奪來的長刀便以飛星逐月之勢插進姓唐的心窩。

青衣姑娘估不到丁兆白的武功竟如此之高，舉手投足之間就打發了兩名強敵，因而她呆呆的瞧着他，顯出一臉的駭異之色。

半晌，她忽然啊了一聲道：「公子：我家小姐呢？」

丁兆白道：「在裏面，妳快去瞧瞧她吧。」

青衣姑娘奔出了兩步，忽然又停了下來道：「公子：我去去就來，你可不能開溜！」

丁兆白微微一笑道：「快去吧，我等妳就是。」

他是來找飲水的，現在分明找到了，他自然不會撒手一走。

只是青衣姑娘這一進去，就像石投大海一般，頓飯時間過去了，還沒有瞧到她們主婢出來。

也許她們在商量什麼，或是那位小姐羞於見人。

不管什麼原因，丁兆白都無法再等待下去，因為時間躭擱得太久，他有點担心夏侯燕燕。

於是他奔出房屋，高聲呼叫道：「姑娘……姑娘……」

青衣姑娘應聲而出，眉目之間，似乎帶着三分憂愁，七分喜氣。

「公子請進。」

「不必了，姑娘如若能賜一壺飲水，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不，公子，飲水沒有問題，但我家小姐要向公子面謝救命之恩。」

「不過是一點小事罷了，姑娘不必掛在心上。」

「不，救命之恩，如同再造，何況公

子還保全了我家小姐的清白，怎能說是小事。」

「這麼說，姑娘是要報答在下了？」

「不錯。」

「目前在下最急需的就是飲水，只要姑娘賜給一壺飲水，咱們就兩不相欠。」

「不，不，公子，小婢不能同意你的說法。」

「哦，姑娘之意……」

「公子是姓夏侯吧？夏侯世家行道江湖，決不做虎頭蛇尾之事，公子既然救了咱們主婢，就不能如此一走了事。」

「姑娘越說越玄了，在下不懂。」

「你當眞不懂麼？公子。」

「自然當眞不懂了，在下何必欺騙姑娘。」

「好，那小婢就直說了。」

「姑娘請說。」

「請問公子，一個女人的身體，只有誰才能看得？」

「這個……」

「我家小姐冰清玉潔，公子却瞧見了她的身體，不管為了甚麼原因，除了公子她還能再嫁別人？」

「不，姑娘，當時事出無心，在下並非心存輕薄，再說，在下已有妻室……」

「小婢適才說過，不管什麼原因都不能抹殺既成的事實，至於公子已有妻室，早在我家小姐意料之中，這是緣，也是命，咱們不能抗拒上蒼的安排。」

「這是姑娘主婢食古不化，嫂溺援之以手，有時候是該從權的。」

「公子不同意？」

「不錯，在下不能同意。」

「我同意。」

我同意，是誰有這麼大的胆量，敢替丁兆白應承下來？

來人自然就是夏侯燕燕了，除了她誰會管這碼子閒事？

她的確是夏侯燕燕，由於丁兆白久去不歸，她不放心才一路尋來。

她能够找到密林，應該歸功於打鬥，在荒山寂寂，夜色深沉之際，打鬥之聲可以遠傳數里。

當時丁兆白正在大發虎威，連斃兩名大漢，夏侯燕燕為了明瞭究竟，因而未曾現身。

現在她由大樹之後轉動，並承允了青衣姑娘要求。

丁兆白愕然道：「燕燕：妳這是做甚麼？」

夏侯燕燕道：「這位姑娘說的不錯，你既然瞧到了她家小姐的身體，就不能拒絕她們的要求。」

丁兆白道：「可是……燕燕……」

夏侯燕燕輕盈的一笑道：「男子三妻四妾是常事，我不是醋娘子，你就不必顧慮了。」

丁兆白道：「燕燕：我不是這個意思，妳別忘了咱們還有重要之事待做。」

夏侯燕燕道：「這有甚麼要緊，她們主婢有一身武功，咱們一道前往就是。」

丁兆白問道：「燕燕，妳當眞要這樣嗎？」

夏侯燕燕道：「這位姑娘說過，上蒼安排，避之不祥，咱們如若害了人家小姐，豈不是一項罪過？」

青衣姑娘十分乖巧，此時上前一禮道：「小婢明瑺參見主人主母。」

夏侯燕燕笑笑道：「不必多禮，快帶咱們見妳家小姐去。」

明瑺道：「是，小婢帶路！」

在廳堂之內，他們見到一位身着紫衣，明眸皓齒的姑娘，論美艷，她與夏侯燕燕當在伯仲之間，與蘇采蓮相比還是差了一點。

祇不過她有一股柔若春水的氣質，人們只要瞧她一眼，任何人都會生出情愛之心的，人們常說女人是弱者，她就是這一類的典型人物。

她先向丁兆白及夏侯燕燕襝衽一禮，然後幽幽道：「蓬門弱質，險遭強暴，如非公子援手，我主婢只怕早已含寃於九泉了。」

夏侯燕燕握着她的玉手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咱們武林中人的本份，妹子妳就不必客套了，告訴我，妳叫什麼名字？」

紫衣姑娘道：「小妹姓令狐，名叫細柳。」

夏侯燕燕道：「原來是細柳妹子，妳們主婢為什麼孤零零的住在此地？」

令狐細柳眼圈一紅道：「小妹自幼就跟隨家師在此地習藝，目前家師前往虎頭山，將小妹託給阮鬍子照顧，想不到他人面獸心……」

夏侯燕燕道：「令師是那位高人？」

令狐細柳道：「家師官珮，人稱血手羅刹。」

夏侯燕燕面色一變道：「血手羅刹就是令師？」

令狐細柳道：「姊姊，這有什麼不對麼？」

夏侯燕燕略作沉吟道：「妹子：有幾句話希望妳不要介意。」

令狐細柳說道：「不要緊，姊姊妳請說。」

夏侯燕燕道：「江湖傳言，血手羅刹心狠手辣，殺人無算，由於兩手血腥，才博得一個血手羅刹之名。」

令狐細柳幽幽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是百年身，家師對她當年的行為十分後悔，經過十年默默行善，仍無法洗掉往日的惡名，估不到江湖流言竟然如此可怕！」

丁兆白道：「姑娘說的是，先父一生研究醫理，治人無數，仍被人安上一個地獄醫生之名，其實咱們只要俯仰無愧，又何在乎那些江湖流言？」

夏侯燕燕道：「我只是隨便說說罷了，妹子千萬不要多心，哦，那阮鬍子又是誰？」

令狐細柳道：「阮鬍子是一名劇盜，他的巢穴就在這兒的絕壑之內，有一次他犯在家師手裏，曾經立誓重新做人，家師見他是一條漢子，所以就饒了他，誰知他賊性難改，竟敢……」

夏侯燕燕道：「妹子，往事就不必提了，咱們飢渴交迫，妳這兒有沒有什麼吃的喝的？」

明瑺道：「有，小婢這就去準備。」

她手腳伶俐，片刻之後，就來請丁兆

白夫婦進食，在飽餐之後，夏侯燕燕道：「妹子，妳是依然住在這兒呢，還是跟咱們一起去虎頭山？」

令狐細柳道：「日日與强盜爲隣，小妹不敢再住在此地了。」

夏侯燕燕道：「那妳是要跟咱們一道走了，是麼？」

令狐細柳道：「姊姊如願携提，小妹將感激不盡。」

夏侯燕燕道：「要我帶着妳們不難，妳必須聽從我的安排，妳肯麼？」

令狐細柳道：「請姊姊吩咐。」

夏侯燕燕道：「咱們此去虎頭山遙遙千里，男女同行，諸多不便，倒不如先替你們成了親，免得一路上蹩蹩扭扭的，妳看可好？」

令狐細柳螓首一垂道：「但憑姊姊作主。」

夏侯燕燕道：「那好，擇日不如撞日，就是今晚罷，明瑞，妳快準備一下。」

準備很簡單，只是一個拜祭祖宗的儀式而已。

這幢房屋只有兩間臥房，丁兆白與令狐細柳佔了一間，夏侯燕燕又得跟明瑞共居一房了。

睡前，夏侯燕燕跟明瑞閒聊着。

「明瑞。」

「小婢在。」

「妳家小姐從小就跟隨血手羅刹官前輩？」

「是的。」

「難道她從小就失去了父母？」

「聽說小姐是主人行道江湖之時在路邊檢來的，她當時還不滿五歲。」

「哦，妳呢？」

「小婢是一個孤兒，是主人買來侍候小姐的。」

「唉，想不到妳們主婢的身世是這般不幸。」

「是的，不過主人視小姐如己出，對小婢也十分愛護，這十　年的生活總算過得去……」

「不錯，聽說妳適才力鬥兩名高手，武功頗爲高明，可見官前輩還認眞的教了妳的武功。」

「小婢跟隨小姐一同習藝，由於天資所限，小婢的功力比小姐就差得多了。」

「哦，細柳妹子旣是身負上乘武功，爲甚麼適才幾乎無力自保？」

「那是因爲阮翳子暗中施放悶香，如非小姐內力深厚，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原來如此。」

夏侯燕燕跟明瑞的閒聊到此爲止，由於她日間終日跋涉，很快就進入夢鄉了。

但另一個房間的連台好戲正在熱烈的上演着。

對女色，丁兆白是過來人，只是他此時却如飲醇醪，而無法自已。

因爲在床笫之間，令狐細柳是常人無可比擬的，她那嬌啼婉轉，如訴如泣的嗲聲與動作，會使人極度的興奮與無比的滿足，因而直到日上三竿，他們仍然高臥未起。

最後終於在夏侯燕燕的催促之下，他們才相偕起床，待盥洗後就道，已經超過午時了。

好在明瑞對行走山區有了才充份的準備，此後將不必再爲飲食遭到困擾。

這天他們到達重慶，距富順已不足十天的路程，此時不過剛過晌午，他們就準備在此暫作停歇。

因爲虎頭題名，是武林中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他們不得不養足體力，以備應付未來的變故。

重慶是水陸碼頭，客棧自然不少，但是他們却陰差陽錯，偏偏找到一家望江客棧。

望江客棧是老字號，自然沒有什麼不好，祇不過它裏面住的客人，却有不少是丁兆白夫婦的對頭寃家，他們剛剛進過午餐，麻煩就已經找上門來。

「啊，小妹，妳怎麼來了？令師官前輩呢？」

來人是一個油頭粉面的公子哥兒，修長的身材，穿着一件質料名貴的月白長衫，右手握着一柄描金摺扇，在輕輕的搖動着。

此人長像不俗，由他那銳利的目光推斷，內功的造詣必然十分高明，惟一的缺點是目光邪而不正，可能不是一個正派人物。

他眼巴巴的跑來跟令狐細柳打招呼，得來的只是冷淡的一笑。

「家師已去虎頭山，小妹是找她老人家去的。」

「唉，小妹，現在的江湖可亂得很，妳們主僕兩個單獨行動，怎能讓人放心得下，好在咱們不期而遇，今後妳就跟着愚兄走吧。」

「不敢勞動大駕，好意心領了。」

「妳是怎麼說啦？小妹，妳將愚兄當做外人了！」

此人就是天狠谷主伍豹的獨子伍彪，論師門的淵源，他跟令狐細柳的確不是外人。

伍豹與血手羅刹官珮當年同闖江湖，曾經有一段不太平凡的感情，後來雖是分道揚鏢，但這一段情並未因時間而被冲淡，他們每年仍然聚面數次，有時候伍豹也會帶着伍彪前來。

因此，伍彪與令狐細柳可以說是青梅竹馬的兒時遊伴，交情之深，自非泛泛可比了。

但明瑞却撇撇嘴道：「咱們小姐今非昔比，男女有別，請伍少谷主保持一點距離。」

伍彪一怔道：「這話是怎麼說？」

明瑞道：「這話十分簡單，咱們小姐已是名花有主，伍少谷主自然應該避避嫌疑了。」

伍彪面色一變，雙目如電，轉向丁兆白道：「是你？」

丁兆白說道：「是我，兄台有什麼指教？」

伍彪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伍某日澆花，却被你橫插一手的採了去，閣下佔盡了便宜，伍某却吃了大虧，你說，這該如何解決？」

丁兆白道：「在下不明尊駕在說些什麼，應該如何解決那是你自己的事。」

伍彪道：「很好，先將閣下的萬兒說來聽聽。」

此時瞧熱鬧的人羣中忽然有人插口道：「我知道，他名丁兆白，是地獄醫生丁虬的兒子。」

「甚麼！他就是地獄醫生丁虬的兒子嗎？」

「這倒是巧得很，地獄醫生死了，咱們正好要這小子獻出丐鉢來。」

「不錯，天賜良機豈能錯過。」

不管那人是有意還是無心，他這一當衆抖出丁兆白的底牌，立即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伍彪忽然大喝一聲道：「靜一點，各位，你們要丐鉢在下不管，但在下必須先跟姓丁的作一了斷。」

天狠谷主伍豹名震江湖，論實力，並不比白道五大門派中任何一派遜色，伍彪這一聲大喝，那些想渾水摸魚之人果然靜了下來。

伍彪面色再一沉道：「走吧，姓丁的，伍某在江邊等你。」

語音一落，逕自率領十幾名大漢向江邊奔馳而去。

丁兆白面帶難色的瞧着夏侯燕燕道：「燕燕，怎麼辦？」

夏侯燕燕道：「兆白，有一點你應該明白。」

丁兆白道：「明白甚麼？」

夏侯燕燕道：「江湖上是一個弱肉强食的地方，弱者只有任人欺凌，人們不會同情他的。」

丁兆白點點頭道：「我明白，咱們走吧。」

在行進途中，令狐細柳道：「相公：有一件事……」

丁兆白道：「什麼事？」

令狐細柳道：「伍彪的扇招十分凌厲，而且扇骨淬有劇毒，還可以當作暗器發射，相公千萬要當心一點。」

丁兆白道：「謝謝妳，我自己會當心的。」

四川民衆講義氣，重言諾，但民風强悍，習武之人頗多，如今有江湖高手了斷過節，他們豈能放棄一長見聞的機會？

因此，江邊萬頭攢動，無數人潮圍成一個龐大的圓圈，在這股人潮之中，有不少存心不利於丁兆白的武林中人，所謂一鹿在野，羣雄相逐，他成了萬衆矚目的人物了，像這等險惡的處境，他還是第一次遇到，如非夏侯燕燕適才開導，他只怕已嚇得手足失措了。

現在他並沒有手足失措，而且神色安祥，在伍彪對面淵停嶽峙的挺立着，使人們對這位神采若玉的美少年，有着深不可測的感受。

伍彪向他打量一眼，忍不住眉峯爲之一皺。

「出招吧，姓丁的，咱們是死亡約會，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咱們素昧平生，尊駕這是何苦！」

「廢話少說，接招。」

摺扇一套，一招玄鳥划沙，猛向丁兆白的前胸划來。

丁兆白脚下一挪，旁移三尺，將伍彪的玄鳥划沙讓了過去。

伍彪見丁兆白並未還手，暗中哼了一聲，點足彈身，跟踪進擊，摺扇點划削截，展開一輪猛攻。

他這把摺扇頗見火候，招式的精奇玄異，在江湖上極爲少見。

只是他連攻十餘招，竟無法碰到丁兆白的衣角，這是他出道江湖以來第一次碰到的怪事。

丁兆白年紀輕輕，只能說是一個大孩子，而且名不見經傳，江湖上沒有人知道有他這麼一號人物。

但伍彪就不同了，金扇子的字號名滿江湖，是黑道年青一輩的第一高手。

他栽不起觔斗，不能就這麼砸了金扇子的招牌，何況他認爲丁兆白橫刀奪愛，非將他斃在這裏不可。

可惜他使盡了全身功力，依然對丁兆白無可奈何，描金摺扇滿場飛舞，就是捕捉不到那條游魚。

他面上有點掛不住，雙目冷焰迸射，是兩股扣人心弦的殺機。

當他將丁兆白逼到某一角度之時，他忽然發出一聲尖銳的狂嘯，同時一蓬烏光由摺扇中勁射而出。

他們此時的距離約莫六尺，烏光急如强弩，眨眼就可射到。

而且它籠罩的寬廣不下一丈，無論丁兆白功力多高，這回只怕難逃毒手。

金扇子伍彪這一招果然霸道，烏光射出之後呼聲隨即四起，鬥場之上立即亂成一片。

說來好像有點離譜，烏光只是射向丁兆白一人，爲甚麼會呼聲四起，甚至整個人潮都亂了起來？

敢情那烏光是一蓬淬過劇毒的細小鋼針，裝在扇骨之中，用强力機簧發射，威力之强並不比九孔黃蜂針差了多少。

丁兆白記住令狐細柳的關照，時時都在注意伍彪的這一記毒招，當他扇面前指，手按機簧之際，丁兆白忽然向前一倒，貼着地面飛了過去。

這一記飛躍快如閃電，金扇子伍彪幾乎還沒有摸清楚發生了何種變故，脇下忽然一麻，手中的描金摺扇已被丁兆白一把奪了過去。

金扇子伍彪終於栽了，終於弄砸了他的招牌。

砸了招牌不要緊，他已惹來幾件人命官司。

因爲他射出的淬毒鋼針沒有射中了丁兆白，瞧熱鬧的却遭了池魚之殃。中毒針的共有七個，其中兩人已傷重死亡。

金扇子伍彪惹來了衆怒，血債血還，觀衆以排山倒海之勢向他衝了過來。

他已經被丁兆白制住了穴道，縱然是不會武功之人，要殺他也不過舉手之勞。

但丁兆白却橫身阻止道：「且慢，各位，你們不能殺他。」

「爲甚麼？他使用歹毒暗器，亂傷無辜……」

有人抗議，而且理由堂皇，因而喊殺喊打之聲鬧成一片。

丁兆白緩緩道：「各位有沒有想到一點？受傷之人必須解救！」

「這個……」

「針上有毒，只有他才有解藥。」

丁兆白的話具體有力，人們衝動的情

緒終於冷靜下來。

他微微一笑，轉身對金扇子伍彪道：「朋友：解藥呢?」

伍彪冷冷道：「在百寶囊中，綠色碎花瓷瓶就是。」

丁兆白探手伍彪的百寶囊，取出一只綠色碎花瓷瓶道：「那位會療傷?」

一名面容清瘦的老者道：「少俠如果相信得過，老朽願意稍盡棉薄。」

丁兆白道：「老人家是……」

清瘦老者道：「毒叟公孫子友就是老朽。」

丁兆白啊了一聲道：「久仰，那就有勞前輩了。」

他將解藥交給毒叟公孫子友去救人，却沒有解開金扇子伍彪的穴道，直待解藥奏效，毒叟交還綠色瓷瓶之後，他才拍開伍彪的穴道：「朋友，今日之事到此為止，你請吧。」

伍彪哼了一聲道：「救命之恩，伍某必有一報，但閣下橫刀奪愛，仍是在下不共戴天的仇人。」語音一落，縱身急起，眨眼之間，便已消失於視綫之外的，連那柄仗以成名描金摺扇也不要了。

丁兆白嘆息一聲，將奪來摺扇擲入江中，回頭迎向奔來的夏侯燕燕及令狐細柳主婢道：「沒事了，咱們回客棧去吧。」

回到客棧，夏侯燕燕喜燕道：「兆白，你今天的表現太令人滿意了，機智沉穩臨危不亂，處理傷者更是十分得宜。」

丁兆白長長一吁道：「這完全是妳的啓示，否則我可能還是一個弱者。」

夏侯燕燕嫣然一笑道：「你原是一個強者，只是秉性過於忠厚，忠厚是美德，但過於忠厚就變做懦弱了。」

明瑺道：「不錯，適才還有一些人想向咱們找碴的，後來金扇子砸了招牌，他們都變做縮頭烏龜了。」

令狐細柳輕叱道：「明瑺，一個女孩兒家，說話不要太過放肆。」

明瑺粉頰一紅道：「是，小姐。」

令狐細柳道：「相公，我很抱歉，那金扇子伍彪……」

丁兆白擺擺手道：「我很了解，這不關妳的事。」

令狐細柳道：「可是天狼谷主是黑道的霸主，咱們今後要多加一份小心。」

夏侯燕燕道：「不必担心，憑夏侯世家及七貅谷的聲威，他敢對咱們怎樣?」

丁兆白道：「話是不錯，但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他們在重慶休息了半天，一直等到次日辰時過後才摒當就道。

由重慶至富順，走快一點四天可以到達，他們沿途留連，走了七天才到富順。

他們當天歇在城裏，次日晌午趕到了虎頭山，及運目向四週一瞧，竟見不到半絲人影。

夏侯燕燕道：「奇怪，莫非咱們找錯了地方?」

明瑺道：「沒有錯，主母請瞧。」

夏侯燕燕順着明瑺所指之處一瞧，只見石壁之上刻着幾行字跡，字跡入石三分，似乎是以金剛指一類的指力所刻。

它的內容是這樣的：「虎頭題名，旨在選拔英才，弘揚武道，進而統一武林，天下一家，立萬世不敗之基，倡千載不朽之業，凡我武人，盍興乎來。」

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為求公平起見，任何人都可參加，但參加者必須連闖三關，始能虎頭題名。

第一關雲海凌波。

第二關降龍伏虎。

第三關百美獻瑞。

請由山麓右轉，循小道前進，約二十里即達第一關，祝你順利。」

瞧完這些字跡，夏侯燕燕眉峯一皺道：「兆白，咱們去是不去?」

丁兆白道：「既入寶山，焉能空回，好歹咱們也該去試試。」

令狐細柳道：「第一關可能是輕功，第二關也許是內力，只有百美獻瑞令人猜忖不出。」

丁兆白道：「那就不必猜了，到達第三關不就明白了麼?」

夏侯燕燕道：「是呀，咱們走吧。」

他們沿山麓向右走，一路之上遇到不少退回來的江湖人物，這些人可能自認無力闖關，因而神情上是一片沮喪。

走完二十里，在一道絕壑之前見到一塊聳立着的巨牌，上面寫着「雲海凌波」四個大字。

所謂雲海凌波就是飛渡前面的那道絕壑，祇不過絕壑寬逾百丈，深不見底，除非脇生雙翼，沒有人能够飛渡過去。

絕壑之中佈滿烟雲，一陣罡風吹來，那烟雲便翻滾不已。

此時可見到一條鐵索，橫亘兩岸，想是供給飛渡彼岸之人借力用的。

但鐵索時隱時現，壑中的罡風又是十分劇烈，只要一個失足，後果就無法設想了。

他們瞧着半晌，夏侯燕燕忽以堅決的口吻道：「兆白，咱們誰先過去?」

丁兆白道：「一起過去，多少有個照應，細柳，妳們沒有問題吧?」

他不明白令狐細柳主婢功力的深淺，不得不有此一問。

令狐細柳以感激的眼神向他瞥了一眼說：「不必担心，咱們可以勉為其難。」

夏侯燕燕由包裹中取出一件衣衫，將它撕成長條，編成兩根繩索道：「咱們兩人連在一起，以備萬一。」

丁兆白道：「好，妳帶明瑺，我帶細柳。」

於是他們分別將繩索繫在腰際，兩人連成一組，瞧準了鐵索的位置，向着彼岸飛渡。

壑中罡風凜冽，使人有點穩身不住。鐵索不只是時隱時現，而且在罡風吹襲之下動盪不已，踏索飛渡絕壑，可謂是玩命的把戲，不必身入其中，就算瞧它一眼，也會目眩神奪，勿怪有這麼多人望而却步了。

渡過絕壑，丁兆白抹了一把冷汗道：「燕燕，妳知道麼?」

夏侯燕燕笑笑道：「我知道，要是在往日呀，打死了你也不幹。」

丁兆白點頭道：「所以妳是一個好妻子。」

夏侯燕燕道：「不，君子不掠人之美，這可不是我的功勞。」

丁兆白道：「此話怎講?」

夏侯燕燕瞅着令狐細柳微微一笑道：「這應該歸功於令狐妹子，捨命護花是男兒的本色，換了我也會跟金扇子放手一拚的。」

令狐細柳羞容滿面說道：「姊姊……妳……」

丁兆白哈哈一笑道：「好像有點道理，不過三人同心，其利斷金，我有妳們兩位賢淑的妻子，今後就會無往不利了。」

不管他們今後是否無往不利，丁兆白有了極大的轉變却是眞的，他不再胆小如鼠了，縱使蹈危履艱，也決不會皺一下眉頭。

現在他們繼續前進，向着第二關進發，約莫盞茶工夫，到達一座奇峯之上。

這兒也立着一塊巨牌，寫着「降龍伏虎」四字，巨牌之下擺着一張長桌，桌後坐着一名頭戴瓜皮小帽，身着長袍馬褂的老者，桌上設有文房四寶，以及一本厚厚的名冊。

長袍老者向丁兆白等打量一眼，道：「噫，娃兒，你們從那兒來的?這可不是好玩的地方，快走開。」

明瑺撇撇嘴道：「咱們倒覺得好玩得很，你居然敢把咱們當娃兒!」（未完）

美國人教太極拳

小雲

由於「中國熱」的緣故，太極拳在美國逐漸給人推薦，認為它是很有份量的健身術，除了促進血液循環以及堅強心臟之外，還有哲學的成份在內，長期打太極拳，有所獲益，且能够更為深入的瞭解東方哲學。

基於這種觀念，現時在舊金山，芝加哥及紐約等地，凡有公園之處，早上必有人打「太極」，特別起勁的是加州公園，園中豎立一個高大的「孔子銅像」，並有銅座，在銅像前面天天有幾十人打太極，望之有如孔子的信徒，可是，他們全是美國的中年人和老翁，那種景象使人想起了「東西文化交流」。

甚至影片之內有時也會介紹太極拳的，彼得方達主演的一套影片「慢慢騎馬的人」（譯名），它就有幾十個美國年輕人集體打太極。

此外，演「功夫」片集享譽的大明星「大衞卡力甸」也讚揚太極拳，認為它是一種使人身心兩方面獲益的健身運動，却又超乎健身運動，就像是印度的「瑜伽」。

華盛頓是最先接受太極拳的一個都市，在報紙上時有刋登「太極拳速成班」，「太極拳高級班」以及「太極拳研究社」的廣告，任何一個在華盛頓居住的居民都可以報名參加，不止學習打太極，還把練習太極拳之後的感覺報告，互相研討。

更妙的是紐約家庭福利協會，除了教授太極拳之外，還說它是夫婦共同玩的健身運動，可得到情緒上的和諧，亦即間接增進家庭幸福，無疑它所指的是「太極推手」。

有一名美國的老翁叫做「史密斯」，本來是美國的經濟專家，因為他醉心拳術，對太極拳很有心得，故此他早期得風氣之先，教授太極拳，現時有許多美國太極拳專家，是美國人，他們全是史密斯的學生，可見他老人家如何受到當地人士的景仰。

他在美國「政府官員柔道比賽」中獲得冠軍，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後來他寫過五本暢銷書，不是討論柔道，而是討論亞洲局勢，不知怎樣，他忽然對太極拳發生興趣，苦練不已，變成了美國的太極拳宗師，他回答記者詢問關於他苦練太極拳的各項問題時，笑着說：「不知道別人抱着甚麼目的學習太極拳的，至於我，雖覺老了許多，先決的原則是太極拳的功能却可以使我活得長久一點，故此我學習太極拳，至今仍然朝夕苦練。」

看來他把壽而康的希望放在太極拳之上，現年只是六十四歲。體型中等，潛力驚人，他每天早晚各打太極拳一次，共打三小時之久，能够把一套太極拳打起來要打一小時又三十分鐘才打得完，可見他有相當的功力。

他確確實實領悟「太極拳打得愈慢愈好」這一層妙用，像他那麼用心學習太極拳的人，實在不多見。

另有一個物理學家叫做戈登馬丁，比他的年齡更大，今年七十歲，他對記者說：「我認為太極拳最大的好處就是指導一般人如何使肌肉鬆弛，眞眞正正能够休息，但在另一方面，却又隨時可以使肌肉堅強起來，抵抗外來的打擊以及情緒上的壓力，因此之故，我雖然不相信叫做氣的一種推動力，但仍覺得太極拳妙用無窮。」

另有一個中年婦人叫做茱麗，她天天早上七點鐘起床打太極拳，這樣寫下她的報告：「太極拳並非一種柔軟體操那麼簡單，它包括了深呼吸以及深深的沉思，我覺得它是我生活中的一部份，天天打太極拳使我增加精神生活的快感，熱情洋溢，並不是只知道享受物慾的生活。」

著名的內科醫生奥德博士說：「我知道一個人上了年紀很容易患高血壓，腎病，心臟衰弱及另外一些病症，更多的人患風濕，如果他們喜歡打太極拳，按時練習，肯定的對他們有利，是否可以治癒呢?那是另一問題。」他的話表現出在醫學上對太極拳的評價，確是十分中肯的，無怪美國有那麼多人集體練習它了，照這樣看，太極拳在美國已經開枝散葉，將來它會更加蓬勃的，同時可能吸收更多的中國功夫師傅在美國各大都市教授，落地生根。

金路（一）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黃金夢未覺　英年命先喪

司馬洛從夢中驚醒過來時，出了一身冷汗，因爲他聽到一點不對的聲音。那是有人正在弄他的門的聲音。似乎是有人不得其門而入，而正在企圖把門弄開。

他希望祇是一個小偷而已，而不希望是一個來向他尋仇的人。而事實上後一種可能性也似乎是不大的，因爲近來他想不出有什麼人會向他尋仇的。

他悄悄地從床上下來，走出房門口。他是連槍都沒有拿出來的，由於他現在並不是在做一件工作，他的槍已經收了起來了。

他聚精會神地傾耳細聽，發覺聲音是來自後門的。

大概是一個小偷吧？向他尋仇的人假如要深夜潛入他的屋中，絕不致於笨手笨腳到讓他聽見了而還未進得屋中來吧？

他走到後門的門邊，在廚房的門口，蹲下來等着。

外面的聲音仍然在響。其實亦不是太刺耳的聲音，祇不過司馬洛的聽覺特別靈敏，一聽就聽出來了而已。

聽起來，外面是有一個人正在用開鎖的工具來開這度後門。爲什麼要來弄後門，司馬洛就莫明其妙了。這後門應該比前門更難弄開的，因爲後門有門閂閂住了，而前門則祇是彈簧鎖而已。有門閂在裏面閂住的門是特別難開的，尤其是這門也不常開，門閂並不太靈活，就是從裏面開，也要頗爲費力才能够拔開門閂的。

司馬洛蹲在那裏等着，又好氣又好笑。這個人即使過得門閂那一關，也還要過他這一關，而他這一關又是最難過的。

不過門外那人的本領也不太差，之所以會發出聲音，就是因爲那門閂不太靈活而已。他看着那門閂居然漸漸退後而打開了。

他連忙站起來，貼身在陰影之中。因爲下一步應該是較爲容易的，剩下來的不過是那種彈簧鎖而已，祇要伸進一片薄薄的膠片來一推那鎖舌，就可以把門打開了。

而情形也正是如此。那鎖舌上面發出輕微的「格搭」一聲，門便慢慢推開了，一個人閃身而入，然後小心地慢慢把門推回，無聲地關上。假如這是一個小偷，這個小偷也是眞怪的。把門關上幹什麼？就讓這門虛掩着，那他要逃走的時候不是更加容易了嗎？

門一關好，另外一聲「格搭」，廚房中的燈就亮起來了。這是司馬洛開的燈。

「哇！」那人嚇了一跳，叫出聲來，兩個人在燈光下面對面，呆了一陣。

「阿翹！」司馬洛詫異地說，「這是什麼玩意？」

那是一個相當年輕的人，還不滿二十歲，身上穿着一套那種時下流行的褪色牛仔褲以及牛仔褸。他再呆了一呆，然後把一隻手指放到咀唇上，示意司馬洛不要開聲。

「你究竟在幹什麼？」司馬洛祇好把聲音壓低一點，又詫異地問。

「我……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跟你談談！」阿翹神秘地低聲說。

「爲什麼不給我一個電話，」司馬洛說，「或者在前面按門鈴？」

「我不想人家知道。」阿翹說。

「哦，對了，」司馬洛說，「這件事情是要守秘密的！」他拍拍阿翹的肩，「很好，到廳中來吧，我請你喝杯酒！」

他搭着阿翹的肩膊，跟他一起出到廳中。

「先拉上窗簾再亮燈！」阿翹說。

司馬洛點點頭：「對了，先拉上窗簾！」他走過去把窗簾拉上了，然後開了燈，再走到酒櫃前面拿出一瓶葡萄酒來。那是酒中的酒精成份最少的一種了。

「我要威士忌！」阿翹說，「我能喝的！」

「但是不要喝得太多，」司馬洛說，「我不希望你在我這裏醉酒！」他替阿翹斟了一小杯威士忌，自己也是同樣的斟了一小杯。

阿翹接過酒杯來，一飲而盡。

「好了，」司馬洛說，「你有什麼這樣機密的事情要跟我商量的呢？」

「你對黃金感興趣嗎？」阿翹問着，眼中閃爍着一種奇異的光彩。

「唔，」司馬洛說，「黃金是種可愛的金屬。」

「價值一百萬元的金條，」阿翹說，「我知道是在什麼地方。祇要你跟我一起去拿就行。」

司馬洛看着他，一時不知道應該如何回答。阿翹一手執住他的手腕，搖動着：「別這樣看着我，司馬洛，我不是瘋的！我……我是正常的！」

「當然了，」司馬洛說，「假如你不是已經復原了的話，他們又怎會放你出來呢？」

講到這一句，司馬洛的心理不由得就一陣難過。阿翹是不久之前才從精神病院裏放出來的。這個年輕人，對發財很有興趣，也許是想錢想得瘋了，有一天忽然發狂起來，就給送進了精神病院。這是與股票及黃金有關的。阿翹本來是一個電子技工，在這個方面自己研究，頗有一點心得，司馬洛也有兩次用過他。後來阿翹拿自已存起來的一點錢去炒股票，却買到了一些根本沒有資產可言的半行騙式股票，股市狂瀉，那些股票變成了廢紙，他又去炒黃金，但是命運仍然跟他作對，他買進之後就跌價，放出去之後又起，於是他就瘋狂了。他在精神病院裏過了一段時間，現在出來了，却以這種方式來找司馬洛，而對司馬洛講這樣的話。

司馬洛知道精神病這回事是很難有所謂眞正痊癒的，因爲主要的因素還是決於環境。爲了發財而喪心的人，進了精神病院之後，他可以痊癒起來，由於在那裏面，他離開了發財的誘惑。但是出來的時候，世界並沒有變，還是一樣的，於是老毛病又回來了。司馬洛不知道阿翹現在的精神狀態究竟又壞到什麼程度，總之他知道跟阿翹講話是非要小心不可的。

「司馬洛，」阿翹說，「你不相信我嗎？」

「我不是不相信你，也不能就這樣相信你，」司馬洛說，「你還沒有詳細跟我講清楚。」

「我知道一批價值一百萬的金條在什麼地方，」阿翹說，「我們祇要去拿就行了！」

「你是要去偷還是去行刦呢？」司馬洛問。

「都不是，」阿翹說，「這是一批藏起來的黃金，我們祇要去拿就行！」

「那爲什麼你不自己去拿？」司馬洛聳聳肩，「還要分我一份？」

「這可能是很危險的，」阿翹說，「祇有我知道那些黃金是在什麼地方，但是可能有人曉得我知道。你明白嗎？」

「我明白，」司馬洛說，「你需要的就是保護！」

「對了，」阿翹微笑，「你是可以保護我的。」

「聽我講吧，」司馬洛說，「既然是危險的事情，你還是不要去做的好。你何不安安份份，找點正當生意做做呢？生意做得好，也許你還不祇賺到一百萬呢！」

「你不相信我！」阿翹說。

「我並不是不相信你，」司馬洛嘆一口氣，「我不過是給你一個忠告吧了。」

「你是最喜歡冒險的，」阿翹說，「這種事情你一定很感興趣。你叫我不要做，這就證明你是不相信我了！」

司馬洛聳聳肩：「你認爲我該相信你嗎？你不是那一類人，你怎會忽然之間知道有一百萬元的黃金藏在一個地方呢？」

「你聽我說，司馬洛！」阿翹伸出一隻手來指着他，「我不是瘋的，我也從來沒有瘋過！你知道我是怎會進那裏面的嗎！我是裝瘋的！那些精神病醫生很容易騙！我花了很大的努力，終於騙過了他們，進去了！」

「你進去幹什麼？」司馬洛問。

「要查出那些黃金的所在，」阿翹說，「因爲那裏面有一個人知道。」

「誰？」司馬洛問。

「一個病人。」阿翹說。

「一個神經病人告訴你什麼地方有一百萬元的金條，」司馬洛沒好氣地說，「而你相信他？」

「我知道是眞的！」阿翹說。

「我相信你，」司馬洛說，「但是我不相信那個人。很好，你的腦筋沒有問題，你是用詭計進去的，但是那個人，他是一個腦筋有問題的人，對不對？他不是用詭計進去的，我不相信他，你也不應該相信他！」

「你眞是不相信我！」阿翹顯然表示憤怒了。

「我認爲你不值得浪費時間去作這種無謂的追尋。」司馬洛說。

「你的意思是你認爲不值得爲此而浪費時間。」阿翹說。

司馬洛聳聳肩：「是的，隨便你怎樣說好了！」

阿翹忽然站起身，就向後門走去，連再見也不講一聲。不過他並沒有大力把門拉上。門上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來，而阿翹就這樣離開了。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走到後門去，把門閂推上了。他並不是不想遷就一下阿翹，祇是，遷就和帮忙也要有一個限度的，他可不能爲了安慰阿翹就跟着阿翹去亂闖，找尋所謂價值一百萬元的黃金。阿翹眞相信有這件事，那就讓他自己去找好了。

他回到床上，閉上眼睛，又睡着了。

×　×　×

第二天下午，司馬洛已經與一位美麗的小姐在一起喝下午茶。他是一個浪子型的人物，喜愛冒險，而當他無險可冒的時候，他就向美女這方面發展了。這也是一種很賞心的娛樂，成功的機會很高，而冒險的成份很少。祇要他堅守一貫的原則，不去碰別人的妻子，那他是沒有理由會有什麼危險的。

這個女郎並沒有丈夫，那是說目前沒有，以前有過，但是性格不合，不到一年就已經離婚了。她說她已經受過了教訓，暫時不會再做這種傻事了，她要享受幾年人生再算。她的環境是最適合司馬洛的理想的，因爲司馬洛目前也認爲結婚是一件對他不適合的事情，而且他也不希望他所認識的女人會纏着他，强逼他要他馬上結婚。

他們談得很好，假如沒有意外的話，他們也許會繼續談下去，直至談到床上，才告一個段落。

但是意外却出乎意外就來臨了。

當司馬洛偶然向左邊一望時，臉色忽

然變得很難看。

「怎麼了?」她吃吃笑着問，「你的太太在那邊嗎?」

「誰的太太在那邊?」

「那爲什麼你一看見她就臉也青了?」她問，「她又不是你的太太。」

「哦，你誤會了!」司馬洛笑了。她是看得太遠了一點，看看較遠處一個已經年華老去，却仍然拚命把自己打扮得很青春的女人。而他所看的祇是隣桌那人攤開看的一份報紙。

他揮揮手把侍者召來，交給侍者一張鈔票:「剛剛出版的晚報，請你替我買一份來好嗎?」

侍者點點頭，拿了鈔票走了，過了一會兒之後就給他帶回來了一份晚報。

司馬洛打開來。那份晚報上也刊出着同樣的新聞:一個人墮樓死去了。

他的臉色更加不好看了。

「怎麼了?」那女郎問，「有什麼不對嗎?「

「這是一位朋友。」司馬洛頹喪而哀傷地說。

不錯，那是一位朋友，而且那正是阿翹。

「這是謀殺嗎?」她說，「我猜你要去調查這件事情了?」

「別開玩笑，嘉露!」司馬洛提高聲音，幾乎是喝叫起來，使附近也有好幾個人轉過頭來看他了。

嘉露委屈地低着頭:「我……我並不是取笑你的，司馬洛，我不過是關心你吧了!」

「對不起，嘉露，」司馬洛嘆口氣，「希望你明白，一位朋友死了!」

「我知道。」嘉露伸手過來按住他的手，「我明白你的心情。」

她也坐過來，坐到他的身邊來看看這段新聞。

新聞上告訴他們阿翹是今天接近天亮的時候，從一座十五層高大厦的樓上掉下來的，而由於他是一個剛剛從精神病院放出來不久的人，所以初步懷疑可能是他的精神病又再度發作。

「他……有家人嗎?」嘉露問。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他祇是獨自一個人，什麼人都沒有的!」

「這眞可憐!」嘉露說。

「對不起，嘉露，」司馬洛說，「我看我要回家了，我的心情實在太壞。」

「不要緊，」嘉露說，「我可以陪你回家嗎?」

司馬洛有點意外地看着她:「這個我當然是歡迎之至的。不過先此聲明，我這幾天是不會有心情跟你去玩的。這個年輕人，我一向都很關心他!」

「不一定要去玩才是朋友，」嘉露說，「一個人心情壞的時候最不應該一個人呆着。有人陪着你，也許會令你的心情改善。我也希望我能令你的心情改善!」

「謝謝你。」司馬洛滿含謝意的說，「我們走吧。」

他們回到家裏。場面的確是相當沉悶的，司馬洛祇是閉上了眼睛靠在沙發上不知道在想着什麼，唱機是開了，却是播放着古典音樂。他倒想不到嘉露能夠忍受這個。她跟他來往是爲了享受人生的，而現在的情形則絕對不能算是享受人生。

後來她輕輕推推他:「我看你需要一點咖啡。」

「你會煮嗎?」司馬洛問。

「你會嗅嗎?」嘉露吃吃笑問。

這時司馬洛才醒覺到，果然一陣咖啡的氣味正升進他的鼻端。他張開眼睛，才發覺原來已經有一隻托盤放在几上了。托盤裏面放着一個壺和杯子，還有一個大大的奶油蛋糕。

司馬洛奇怪地看着她:「這眞是意外了，嘉露，你從什麼地方弄來的?」

「你家裏有咖啡你也不知道嗎?」嘉露說。

「我是指這蛋糕，」司馬洛說，「你怎麼變出來的?」

「我是用你冰箱裏的盒裝蛋糕做的。」嘉露說，「你的廚房設備也很不錯呀，你還有焗爐。」

「哦，盒裝蛋糕，」司馬洛說，「對了，盒裝蛋糕，那是以前從超級市場裏買來的!」

不過他沒有告訴嘉露，這並不是他自己買回來的東西，而是另一個女人買回來的。相當久之前了，這個女人也是像嘉露差不多的身份，要找尋一段刺激的時光。她也想學一學做一位賢妻似的，給司馬洛一點家庭安慰，於是她到超級市場裏去買了一大堆食物回來，那種很容易做的早已準備好的冷藏食物，譬如蛋糕就是早已經弄好了的，而用一隻盒子裝着，祇要打開盒子，把蛋糕放進焗爐裏一焗就行了。結果他却不是那種人才，買是買回來了，却是連簡簡單單的動一動手也沒有耐性，於是那些食物就這樣在冰箱裏放着了，反而有時司馬洛懶得出外去吃飯，也會自己來弄一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這隻蛋糕的，不過既然她弄得出來，則顯然是來自那一批食物的了。

她替他斟了一杯咖啡，也替他切了一塊蛋糕。

蛋糕不是她手製的，沒有水準可以衡量，不過咖啡却是做得一流的。

「我想不到你也懂得做家裏的事情。」司馬洛說。

「家裏的事情我是最會做的，而且也最有興趣的，」嘉露說，「你看!」她揮揮手。

司馬洛又是感到意外了，他發覺廳裏的一切都已經收拾得十分齊整了。他到底是一個獨身漢，他的屋子當然不會是怎麼齊整的。而在他閉上了眼睛的時候，嘉露已經替他把屋子收拾好了。而且她連一點聲音都沒有的。

「我眞不明白……」司馬洛說着，就沒有說下去了。

「算了，」司馬洛揮揮手，「沒有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嘉露說，「爲什麼我這樣一個女人也會離婚，是嗎?」

「那既然已經是過去的事，」司馬洛說，「那就算了吧!」

「不要緊，」嘉露說，「我是可以告訴你的!」

她告訴他。而且所告訴他的亦是一個

相當老套的故事了。在普通男人的心目中，她應該會成爲一位賢妻的，由於她很喜歡做家務，喜歡把屋子收拾得有條有理的，然而她的丈夫寧可她丟下一切家務跟他一起出去玩。

是性格不合使他們分開的，並不是因爲她有什麼不好，或者是他有什麼不好。

「這實在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她後來說，「兩個性格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當他們住在一起的時候，他們通常才會發覺彼此的性格是完全不配合的。」

「我猜主要還是你們結婚得太早的問題，」司馬洛說，「人年輕，性格還沒有充份發展好，你們結婚的時候，性格也許是配合的，但是當你們再長大起來的時候，性格也許會向一個不同的方面發展，於是你們之間就會發生意見了。」

「我猜你也正是如此，」嘉露說，「很奇怪，原來你對這種事情也相當了解的。雖然你這個人並沒有結婚的經驗。」

「我見得不少。」司馬洛說。

「那麼你認爲人是根本不應該結婚了?」嘉露問道。

「也不是這樣!」司馬洛說，「我是贊成年紀比較大一點，肯定了自己需要什麼的時候。這件事情，就像在門口種兩棵小樹，種的時候是一樣高的，但等到這兩棵樹逐漸長高的時候，其中一棵可能會長得比另一棵高得多，這樣就不配合了，但是假如你種的兩棵樹一樣高的話，就不會發生這種情形。」

「你倒教會了我不少事情呢。」嘉露說:「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這一點!」

「你現在想到了，你就知道應該怎樣做了。」司馬洛說。

「對了，」嘉露說，「我猜我現在知道應該怎樣做了。」

她伸出手來，輕撫一下司馬洛的頭髮:「爲什麼你這樣問，這位墮樓而死的朋友，是一位很好的朋友嗎?」

司馬洛聳聳肩。

「跟我談談，對你也許會有好處的，」嘉露說，「一個人不應該把事情悶在心裏。我覺得假如你有什麼心事的話，你對人講出來，這通常是會使你的心裏好過得多的!你認爲是不是?」

「沒有什麼好談的，」司馬洛說，「我認識這個人，喜歡這個人，他却自殺而死了。這都是錢之累。他一天到晚都在做着發財夢，而結果他還是爲錢而死。」

「嗯，」嘉露點着頭，「報紙上也是這樣說的，他就是爲了想發財而給關進去的，也許發財的夢無法實現，他就把自己殺死了!」

司馬洛沒有做聲。

嘉露的分析也不是全無道理的，不過用在阿翹的身上並不適合，因爲她不認識阿翹這個人，不了解阿翹，而且她也不知道阿翹昨夜來過的事。但是相反地，司馬洛知道昨夜阿翹來過，也知道阿翹不是那種會自殺的人，阿翹的求生欲望也是與發財的欲望一樣强烈的。

而且，有一百萬的黃金正在等着阿翹，阿翹怎會去自殺?除非他發現這黃金的事情祇是一個夢吧。但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發現，而且亦决不可能是因爲司馬洛的一席話就點醒他的黃金夢的。

假如阿翹不是自殺，那就是謀殺了。

司馬洛不做聲，那是因爲他認爲不方便對嘉露透露。嘉露是不會明白這種內情的，而且這種事情也許會把嘉露嚇跑。

嘉露輕撫着司馬洛的頭髮，溫柔地說話給他慰解。

司馬洛心裏則正在算着時間，依照報紙上報導阿翹的死亡時間，驗屍的工作一定還未曾完成，因而眞正的死因還未能知道。

假如阿翹是給謀殺的話，他不知道他可以做些什麼，不過他决定不會撒手不管這件事情，這一點則是一定的了。

嘉露在搖着他:「怎麼了，司馬洛，你沒有聽見我在說什麼嗎?」

「哦!」司馬洛如夢初醒地抬頭看着她，「你在說什麼?」

「我說你還是別想得太多吧!」嘉露說，「在某些情形之下，死亡也不見得就是太可怕的事情。假如他的發財夢永遠不能實現，那他會永遠痛苦下去，那不是死了還好嗎?十八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也許那時候他已經是有錢的好漢了!」

司馬洛拍拍她的肩:「謝謝你，嘉露，你講得很好，我……我祇是覺得很抱歉，我悶着了你!」

「不，」嘉露搖搖頭，「也許你還是不了解我。我現在需要的是一位朋友，一位可以互訴心事的朋友，我的所謂享受人生，不單是吃喝玩樂的。」

「你使我感到意外，」司馬洛不由得微笑起來了，「我覺得很少女人會像你這樣的。」

「那是因爲我是出身於富家的，」嘉露說，「吃喝玩樂對於我來說已經是很普通，而且是近乎討厭的事情，我根本不在乎這個。但我的丈夫，他却是最重視這個，假如你再問爲什麼他會跟我分開，那我可以再告訴你，他並不是一個傻瓜，不過彼此的性格不配合吧了!」

司馬洛輕輕把她擁過來，輕吻她的嘴唇。她的身子就軟了下來，頭枕在他的肩上。司馬洛又輕吻她的臉和輕吻她的嘴唇，她的眼睛也閉上了。

司馬洛說:「你不會反對這個吧?」

「我不反對，不過我也不喜歡人家强我之所難。」

「順其自然發展?」司馬洛笑着問。

「是的，」嘉露點點頭，「順其自然發展!」

順其自然發展就是繼續吻她。

新歡盡繾綣　舊情却難忘

這之後便一切的發展都很自然了。司馬洛繼續吻她，而且把她抱進了懷中。她好像一隻柔順的小貓似的靠在司馬洛的懷中，司馬洛嗅着她的香氣，觸着她那柔軟的肉體，不由自主地就暫時忘記了其他的煩惱了。

他發覺嘉露是一個非常女性化的人，而以他的經驗，他是知道應該如何對待一個特別女性化的女人的，這種女人喜歡的就是溫柔，而他就給她以溫柔。

他吻着她，好久，然後手才輕輕地沿

着她的腰而上，按在她的乳房上。

「希望你不會認爲我太無禮。」司馬洛說。

她祇是搖搖頭。而司馬洛還是很慢地逐步的進展，一面吻着她，手則一面在她的身上蠕動着，雖然他的手所經之處都是她身上的要點，而且還是隔着衣服，可是她的呼吸，仍然跟着急促起來了。

司馬洛這時才伸手解開她的襯衣的鈕子。

乳罩的扣子是在前面的，很容易就解開了，兩隻筍型的遮蓋物解開了之後，就是兩座雪白的小峯，不是豐滿，而是小巧的，司馬洛的吻落在那珊瑚色的尖峯上，她的身子就扭動起來，她的喉嚨也開始發出低低的呻吟。

司馬洛知道時間巳差不多了，便把她抱起來，走進房間裏。

她仍然閉着眼睛躺在那裏，毫不抗議地讓司馬洛把她身上的衣服都除去了。這之後，她就怩聲問道：「告訴我，司馬洛，我美麗嗎？」

現在是白天，光綫是很充足的，司馬洛可以看得很清楚，她果然是很美麗的，全身都是那麼白，並不祇是那兩座少見日光的山峯才是特別白的。而且應該深色的地方也不太深色，看起來在感覺上是乾淨得多了。

草叢間巳經有了朝露。

「你告訴我吧，」司馬洛微笑，「你認爲你有哪一個地方是不美麗的？」

她祇是微笑，並沒有做聲。司馬洛這一句間接的讚美比直接的讚美更有有效，一個特別女性化的女人也是特別喜歡受到讚美的。

她仍然閉上眼睛等着，直至司馬洛的手再觸到她的身上。這時巳經是兩分鐘之後了，因爲司馬洛需要這些時間解決自己身上的衣服。

她的身子在他的輕撫和輕吻之下扭動得更厲害，直至她不能祇滿足於外表的愛撫了，而他也一樣。於是他不用手也不用吻，而是……

她的嘴巴張開了，吐出輕輕的「呀」一聲。

就像有所接受之後，空氣就給逼了出來似的。

當然實在不是這樣，這不過是一種心理上的反應而巳，得到了滿足之後，便不由自主地發出來的一聲嘆息。

她的反應仍然是不太强烈，不過則是一步一步地增强，直至引到了一個高峯，便抖顫着放鬆下來了。她的第一個高峯似乎是很容易達到的。

跟着，休息了一陣之後，他又把她帶上了第二個高峯。仍然是很快。女人的反應都是不同的，有些很快，但需要很多次，而嘉露就是屬於這個類型了的。

司馬洛反而無法知道她究竟要到第幾次才算滿足。不過，後來是她自己告訴他的。她輕輕推一推他，嬌婉地說：「我不要了！」

於是司馬洛自己也告一段落，爲了他要告一段落，他還是要再一次把她帶到高峯，而她雖然說不要了，這一次的反應却是更爲强烈，手指就像要刺進他的背脊似的。

這之後，他們就兩個人都放鬆了下來，互擁而眠。

過了好一段時間，她嘆一口氣：「這也是我們以前不調協的地方，以前我那丈夫就像老虎吃羊一樣，吃飽就算了，也不管那隻羊是死是活，抑或是半死半活，他從來沒有這樣溫柔。我……我在嫁給他之前也不知道他會是這樣的。他平時對我也相當溫柔體貼的，但却想不到在這件事情上會這麼自私！」

「這就是婚姻的矛盾了，」司馬洛說，「結婚是一件好事，不過許多壞習慣往往是在結婚以後才發現，而那時是巳經太遲了！」

「但我是一個處女，」她說，「我怎可以在結婚之前跟他試試呢？結果情形弄得很糟，我不肯讓他碰我了，所以我們之間實在也並沒有接觸過幾次！」

「你們分開了之後呢？」司馬洛問。

「我也交過幾個男朋友，」嘉露說，「但是他們……我很快就看出，他們千方百計就是爲了急着把我弄到床上去，他們都使我失望了。」

司馬洛明白爲什麼她仍然是這樣飢渴了，他其實並沒有經歷過很多次。他微笑說：「其實男人總是這樣的，而且我也不是一個例外！」

「你是不同的，」嘉露說，「我有一種不同的感覺，覺得你起碼並不是單單要那件事情，起碼你是懂得欣賞和找尋一個女人的優點！」

「你說得對，」司馬洛輕撫着她的頭髮，「而且你是一個很多優點的女人，將來娶到你的男人一定很幸福！」

她沒有做聲。

後來，他們就在那一陣精疲力盡的慵倦之中睡着了。

他們醒來的時候巳經是天黑了。她首先坐起來，說：「我猜你一定也肚子餓了，你想在家裏吃飯，由我做呢，還是到外面去吃？」

「你做主好了，」司馬洛微笑。

「試試在家裏吃如何？」她說，「你的冰箱裏還有不少東西，假如老放着不吃實在可惜！」

「我不反對。」司馬洛說。

「那很好。」嘉露說，「現在你先躺在這裏休息一會，我去洗一個澡，然後你也洗一個澡，當你也洗好了澡時，就差不多可以吃了！」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我這個家，實在很難得有機會得到一個女人在這裏煮食的！」

後來，當他們一起吃晚飯的時候，嘉露又問他：「爲什麼你總是不結婚呢？」

司馬洛聳聳肩：「難道你覺得我能夠成爲一個好丈夫嗎？」

「剛才你的成績也很不差。」嘉露含笑帶羞地說。

「那祇是一半而巳，」司馬洛說，「但是另外一半——你也知道我是幹什麼的。我是一個愛冒險的人。一個愛冒險的人不會常常留在家裏，而且也很難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掉。這個不是任何妻子所能夠忍受的。」

「這倒是眞的，」嘉露說，「唔……關於這個阿翹，他這件事，猜你也我會去調查吧？」

「你憑什麼覺得我會去調查呢？」司馬洛奇異地問。

「看你的神情，」嘉露說，「你好像不單祇是傷心而巳，你好像還有很重大的懷疑。」

「你倒很會察言觀色！」司馬洛說。

「那麼你承認了？」嘉露說。

司馬洛聳聳肩：「是的，我承認，而你大概也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了吧？」

嘉露微笑：「意思就是你會常常不在家的。」

「所以我覺得很抱歉了，」司馬洛說，「忽然之間出了這件事，我不能留在家裏陪着你！」

「這倒不要緊，」嘉露說，「我也很喜歡這樣。我可以在這裏等着你，替你收拾地方，煮煮食。我心目中的樂趣並不是天天要到外面去玩。而事實上這亦正是我上次婚姻失敗的主要原因！」

「你是一個可愛的女人，嘉露！」司馬洛嘆口氣：「人生眞是奇怪，偏偏就是娶妳的人不欣賞妳的優點！」

「而欣賞我的優點的男人却是不會娶我的。」嘉露有點自嘲地微笑。

「我巳經講過了，」司馬洛說，「我這種人是不可能成爲一位好丈夫的。」

「你害怕什麼？」嘉露諷刺地道，「我也沒有講過我要嫁給你呀！讓我們暫時來玩玩家庭娛樂不是很好嗎？」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微笑，「晚飯之後，妳想做些什麼消遣呢？」

「去看一場電影，然後回來睡覺吧，」嘉露說，「當作你明天一早要起床上班去的！」

「很好，」司馬洛點點頭，「吃過了飯，去散步一下，就差不多是電影開場的時間了。」

× × ×

第二天一早，司馬洛在嘉露仍然熟睡的時候就起床打電話了。他是打電話到警局去找謝探長的。

「怎麼，司馬洛，」謝探長說，「你有什麼情報可以提供的嗎？」

「爲什麼你認爲我有什麼情報可以提供的？」司馬洛問道。

「很有趣，每當一件離奇的案子發生的時候，就有你的消息了，」謝探長說，「不過問也是多餘了，你知道什麼你也不會告訴我的。」

「你說什麼離奇的案子？」司馬洛問道。

「阿翹那件命案，」謝探長說，「我猜你是爲了這個而打電話來的吧？你是認識這個人的。」

「爲什麼你說是離奇的呢？」司馬洛問，「我還以爲這是一件自殺案呢。」

「那你爲什麼打電話來？」謝探長接着問。

「我的目的是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了，」司馬洛說，「我是要向你透露一些綫索。我了解這個人，我認爲他不是那種會自殺的人。」

「謝謝你，」謝探長說，「經手替他診治的精神病醫生也是這樣說的。」

「等一等，」司馬洛說，「除了提供這點綫索之外，我也想問一個問題。驗屍報告有了沒有？」

「你的意思是想知道他是不是給謀殺的？」謝探長問。

「正是，」司馬洛說，「嘻……你眞了解我！」

「他是給謀殺的，」謝探長說，「他是在別處死了之後，才移屍從那裏丟下來的。」

「還有什麼嗎？」司馬洛問。

「我正打算問你這個問題，」謝探長說，「我們這裏不是公共諮詢處，我們向別人問問題，而不是回答別人的問題。」

「但我們是朋友呀。」司馬洛說。

「不錯，我們是朋友，」探長說，「所以這一次你不要瞞着我什麼好不好？」

「好吧，」司馬洛說，「我告訴你好了。不過我告訴你的，希望你盡可能守秘密。他死之前那晚來過我這裏，好像一個竊賊似的從後門進來，他說有人要對他不利，謀他的財之類。」

「而你打發他走了？」探長說。

「我知道他不是富翁，他有什麼財給人家謀的呢？」司馬洛說，「而且我也知道他是剛剛從什麼地方出來的。」

「這很有趣，」探長說，「似乎眞是有人謀他的財之類，他死之前曾有被逼供的跡象！」

司馬洛頸背上的汗毛直豎了起來，一時說不出話。

探長又說：「這也是我不願意宣揚出去的事情，所以希望你守秘密。我認爲他是受不住拷打，所以招供了。他招供了就再沒有用處，所以那些人把他殺掉了，然後把他的屍體從高處丟下來！」

司馬洛仍然說不出話，祇是有一陣歉咎的感覺。假如他相信了阿翹的話，這件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等一等，」探長說，「我一會兒再打電話給你好了，這裏又有新的工作，天，爲什麼天天都這樣多人被殺？」

探長掛了電話，司馬洛好像行屍般放回聽筒，呆呆地坐在那裏。

一個鐘頭之後，嘉露從房間裏出來了，打着呵欠，伸着懶腰，而司馬洛則還是老樣子。

她吃了一驚，走過來抱着他：「怎麼了！司馬洛，有什麼不對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那位朋友是給謀殺的。看來我眞要插手管這件事了。」

嘉露聳聳肩：「我並不反對，不過我祇有一句話，就是小心一點！」

「我向來都是小心的，」司馬洛說，「應該小心的時候小心，應該胆大的時候胆大，我看這一點你是用不着替我担心的！我担心的祇是……」聳聳肩，「這件事我根本無從着手！」到阿翹的住處沒有用，警方一定巳經先到了。

「要不要告訴我？」嘉露問。

司馬洛搖頭。他不想告訴嘉露，那是因爲他不想她在這件事情裏牽涉得太深，她完全不知道內幕就最好，阿翹就是因爲知道太多內幕而給殺掉的。

嘉露也沒有跟他辯駁。在家裏，嘉露

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她說：「那麼我爲你弄一頓早餐好了，告訴我你想吃些什麼呢？」

「隨便吧，」司馬洛說，「總之我要多一點咖啡！」

「很好，馬上就來！」嘉露說。

她果然是很能幹的，早餐很快就來到了，咖啡有一大壺，而且她够在這之間的一段時間內把頭髮也弄好，並且穿好了衣服。

當他吃完了早餐之後，探長的電話又來了。探長說：「司馬洛，我可不可以跟你談談？」

「當然可以，」司馬洛說，「我現在空閒得很，你有什麼話說就說好了。」

「我不是要在電話裏說，」探長道，「我想你來一趟。」

「什麼事情這樣重要？」司馬洛問。

「我剛才說又有人死了，」探長說，「你猜猜死的是誰？精神病院裏的一個病人，他在院子裏散步的時候被人從山上開槍把他打死了！」

「我的天！」司馬洛說。那種陰冷的感覺是更加强烈了。

「你來一趟好嗎？」探長問，「我得跟你詳細一點談談這件事。」

「到什麼地方來？」司馬洛問，「精神病院？」

「不，」探長說，「我的寫字間，我現在已經回來了！」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好吧，我馬上就來！」

他放下電話，嘉露微笑：「唔，董事長有要緊事情，你得去一趟，是嗎？」她還在陶醉在幸福家庭的生活之中。

司馬洛苦笑：「對了，爲了吃飯，想不走也不行的！」

「你會回來吃午飯嗎？」嘉露問。

「假如不回來，」司馬洛說，「我會給你一個電話的，好不好？」

「很好！」嘉露在他的臉上輕吻一下，「我跟你一起出去吧，你先送我回家，我回去拿點衣服，自己回來。當然，你得把門匙交給我！」

「很好。」司馬洛點頭答應。

他們一起出去。司馬洛把她送到她家門口，然後到警局去。

探長已經在寫字間等着他了。

司馬洛給了探長一根香烟，兩個人沉默相對了一陣，探長說：「你有什麼要告訴我的嗎？」

「我還以爲你叫我來是要告訴我些什麼呢。」司馬洛說。

「好吧，我告訴你！」探長沒好氣地瞅着他，「正如我剛才在電話裏所講的，有一個病人在精神病院裏散步時給槍殺了。沒有人聽見槍聲，那是一把長距離步槍，可能有滅音器的，而且射得很準，一彈貫腦！是職業殺手幹的。」

「怎麼呢？」司馬洛問。

「阿翹也是在那精神病院裏住過的。」探長說。

「這是公立精神病院，祇有這一間，」司馬洛說，「你和我的精神有問題的話，也是會給送進那裏去的，除非我們自己請得起醫生。」

「這裏還有一份醫生的報告，」探長說，「是那病院裏的醫生寫的，他們認爲阿翹很有可能是故意誇張自己的症狀，換句話說，他可能是假裝的。」

「那爲什麼他們又要讓他進去呢？」司馬洛問。

「假裝精神病，本身也是一種病態，」探長說，「正常的人爲什麼要假裝精神病？混得進精神病院，有什麼好處？精神病院就有這個毛病，你要混進去很容易，祇是逃出來比較難。要殺死那裏面的一個人，更加是容易的事情，誰會提防這種事情呢？」

司馬洛沉默地看着探長，沒有什麼特別的表示。

「他們把阿翹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終於覺得他是不需要留在裏面的，」探長繼續說，「於是就把他放出來。」

司馬洛心裏想的却是，也許是阿翹覺得不需要留在裏面了，所以就使他們以爲他不需要留在裏面。

「總之，」探長說，「正常人是不會裝瘋進那種地方去的，除非這個人是另有目的。但阿翹的目的當然不是進去殺這個人，因爲這個人是後他而死的，而且要殺也不一定要進去殺。阿翹出來就死掉了，我不相信這是巧合，這其中一定有着某種關連的，我可以肯定！」

「那個在裏面被殺的人，」司馬洛說，「他又是什麼時候才可以出來呢？」

「這一個恐怕是永遠不能出來了，」探長搖搖頭，「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不會有人企圖制止他出來的。他根本已經不是一個人，祇是剩下三分之一個人而已！」

「這人是誰？」司馬洛問。

「這是最有趣的一點，」探長說，「這個人叫賴希。聽說過沒有。」

司馬洛想了好一會，然後搖搖頭：「沒有。」

探長聳聳肩：「你大概也不會聽過的，這是二十年前的人。」

二十年前，那的確是比較陌生一點了。二十年之前，司馬洛可以說祇是一個「剛出道」的人而已，他也許會從傳聞之中聽到一些名字，但是親身聽到過的就不多了。

「這個二十年前的人是誰？」司馬洛問。

「他的名字叫胡勳。」探長說。

「胡勳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又問。

「他進了裏面也已經有二十年了，」探長說，「他進去是因爲一顆槍彈射進腦袋，而破壞了一個中樞，因此他變成了剩下半個人了，記憶剩下不到十份之一，很難再與別人溝通和做正常的事，也很難再恢復正常了，因爲他的腦子失去了一部份，這是長不回的，而且即使是用科學方法移植，亦是補不回的。他能活着巳經是很幸運的了。」

「也許是不幸的活着，」司馬洛說：「一個人這樣活下去有什麼意思？」

「這要看你的觀點了，」探長說，「不過這是個令我們很感興趣的人物。二十年前，他是黑社會的頭子莊基手下的貼身保鑣。有一次莊基被行刺，他擋了一顆子

彈，就變成這樣子。莊基一直把他養在一間私人療養院裏，到幾年之前，莊基也終於難逃一死，又有人行刺成功了。這之後，沒有人負担胡勳的療養費用，而胡勳亦並沒有任何親人，於是胡勳就給送進了這間官方的療養院中來了！」

「這很有趣，」司馬洛說：「忽然之間，在這許多年之後，有人認爲胡勳不需要再活下去了。而胡勳不過是一個廢人吧了！」

「是的，」探長說，「這正是我們目前最感興趣的一點，而我相信這是與阿翹的死有直接關係的，現在，我知道的都巳告訴你了，你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

司馬洛考慮了好一會，聳聳肩：「一百萬元的黃金。」

「你在說什麼？」探長皺眉看着他。

司馬洛告訴了探長阿翹來找他的經過情形，以及阿翹對他講過的話，這一次他眞的沒有對探長瞞隱了。

探長圓睜着眼睛看着司馬洛：「而你並不相信他？你簡直是把他趕出了門口？爲什麼呢？」

「假如是你，」司馬洛說，「你也會這樣做吧，我們都知道阿翹是剛剛從什麼地方出來的。」

「現在，」探長說，「我們知道阿翹是眞的裝瘋的，也果然是爲了胡勳而進去的，而他也從胡勳的記憶之中探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情報來。」

「這是可能的嗎？」司馬洛問。「我的意思是，你們警方難道沒有企圖過在胡勳剩下來的那一點點記憶裏找尋一些有用的情報嗎？」

「我們沒有這樣做，」探長說，「胡勳到了我們的手中時莊基巳經死了，再沒有調查的必要，但我可以告訴你，司馬洛，黃金這件事並不是沒有根據的，莊基這個人在生前最喜歡收藏黃金，這是出了名的，他特別喜愛那種金光閃閃的顏色。」

「然而他死了之後，曾有人找到他收藏起來的黃金？」司馬洛問道。

「沒有，」探長搖搖頭，「莊基這個人可以說白努力了半輩子，而死也死得相當寃枉，他沒有後人，他在銀行裏的存欵等於是送給銀行了，也許最得益的還是瑞士銀行，因爲這一些人的錢多數是大部份放在這種銀行的，而這些人的存欵利率也很高，而且永不提取利息，可是人一死，錢也就完了，你存錢在他們那裏，他們不給你利息，還要扣下你的存欵！」

「對呀，」司馬洛說，「這種事情我是很清楚的，不過，我們現在談的不是存欵，而是黃金。」

「也沒有人發現他的黃金，」探長說，「他的房間裏有好幾塊黃金，大約有四斤左右吧，那是他經常拿來把玩的玩兒，不過照猜想他應該不止這一點點黃金。一百萬元這個數目是相當準確的，傳說他手上有一批黃金，以現在的時價來計算，應該是値這個數目。」

「却沒有人企圖把這一批黃金找出來？」司馬洛問道。

「有人企圖找過，却沒有找到，」探長說，「人們猜想大概是存在銀行保險箱之類吧，假如用一個化名，把黃金放在銀行保險箱裏，先付十年二十年的租金之後，那這批黃金就很久都不會出現了。」

「價値一百萬元的黃金是很重的一大堆，」司馬洛說，「怎麼放得進去？」

「分開許多間銀行，」探長說，「每間銀行裏放一點就行了，這並不是很難做的事情。」

「這祇是猜想而巳，」司馬洛說：「你並不肯定吧？」

「這當然祇是猜想而巳。」探長說。

「難道你總沒有調查過嗎？」司馬洛問。

「爲什麼我們要調查？」探長問。

「爲什麼你們不調查呢？」司馬洛又問。

「你得先明白這是怎樣一件事情，」探長說，「我們知道莊基是什麼人，但我們一直抓不到他的把柄，不然他巳經在監獄死了，他死的時候仍然是一個無罪的人，我們查他的財產幹什麼？我們又沒有藉口，可以加以沒收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不過現在你却應該開始查一查了。」

「我們巳經派了人在查了，」探長說，「現在的情形是相當明朗的，不知道爲什麼，忽然有人知道他有一批黃金是存在一個可以拿得到的地方，而且有人認爲胡勳會知道是在什麼地方，祇是胡勳這個人不容易接觸，阿翹胆大包天，冒充神經病人進去，居然給他探出來了，也許這些殺他的人是探出了阿翹正在做這件事，也許阿翹是與他們合作的，總之，少一個人，就可以多分一點，於是阿翹給逼出了秘密來，然後就把他殺掉了！」

司馬洛緊緊握着自己的兩隻拳頭。假如他相信了阿翹，阿翹就不會遭遇這個命運了，但是阿翹那樣的處境，對他講的是那樣的一個故事，他又怎能相信呢？現在，那些殺死阿翹的兇手們正在動程去拿那價値一百萬元的黃金了，而除非他知道這些黃金的所在，否則他是很難追到那些人的。

但是，知道這些黃金所在的人也巳經死了。

「阿翹的住處如何？」司馬洛問。

「沒有什麼綫索，你知道他現在是住在什麼地方嗎？」探長問。

「不知道。」司馬洛搖頭。

「一間天台木屋，」探長說，「關鎖得當然不會很安全了，沒有人和他同住，假如有人進去毀滅一切綫索的話，也不會有人知道，也沒有人說得出有些什麼人去找過他。」

「這個祇有剩下一點腦子的胡勳，」司馬洛說，「他是莊基的親信，所以他知道莊基的秘密，但他比莊基先死了好多年，莊基後來的親信呢？」

「跟莊基一起給殺掉了！」探長說。

「那眞有趣了，」司馬洛說，「什麼綫索都沒有！」

「你眞的沒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探長問。

司馬洛猛的轉向他，似乎就要一拳揮過去似的，但結果把拳頭收住了，並非因爲他是探長，祇是因爲他能及時恢復了自制，他嘆了一口氣：「起碼我們知道了一

件事情，那就是，這些黃金並不是放在什麼保險箱裏，而是放在一個很容易拿到的地方。阿翹說祇要去拿就行了！」

「也許是埋在什麼地方。」探長說。

「莊基的屋子呢？」司馬洛問。

「什麼屋子？」探長問。

「什麼什麼屋子？」司馬洛說，「難道莊基也會住在一間天台木屋的嗎？」

「他死前的一間屋子，對了！」探長說，「我馬上派人監視着！」

探長馬上出去了，一會兒之後又回來：「自然，我不會叫人住在那間屋裏，把要來的人嚇走的，我祇是分佈人員在附近監視着，那間空屋現在就是空着，就是因爲莊基沒有後人，沒有遺囑，還要等五十年地價年期滿了，才由政府收回。」

「這屋子總算可以作爲捕鼠機之用。」司馬洛說。

「不過捉到老鼠的機會却不高，」探長說，「第一，這許多年來，這間屋子巳經被不少人搜過了，第二，莊基的屋子多得很，他喜歡全世界到處跑，在這裏住一陣，在那裏住一陣，他在很多地方都有屋子，還有天知道有多少間屋子是他化名買了下來而沒有人知道他是眞正主人的！」

司馬洛咒罵一聲，轉身就走。

「喂！」探長叫道：「你怎麼了？」

「我不想再聽你告訴我更多壞消息！」司馬洛說。

他一直走出去，回到他的車子，開動了，似乎漫無目的在街上兜來兜去，其實，他的目的就是想知道有沒有人正在跟踪着他。

假如阿翹把夜間去探他的事情也招供出來，甚至在夜探的時候巳經被人跟踪，那麼他也可能被人跟踪，而且可能隨時有殺身之禍。這使他不由得有一陣陰冷的感覺。遠處射來一响冷槍，這實在是防不勝防的，幸而在鬧市放這樣一槍並不是容易的事情，不容易找到沒有人看見的開槍地點，也有很多阻碍槍彈的障碍物，而且祇要他不停下來，走路時脚步急促一點，成爲一個急促移動着的目標，他就也沒有那麼容易給射中了。

車子開着的時候，給射中的可能性更是大大減低了。

他的車子無目的地兜着圈子，好幾次兜回了原來巳經走過的地方，假如有相同的車子也跟他一樣兜回原來的地方，那車子就是跟踪着他了。這是判斷有無車子在跟踪的很古老而一定有效的方法。

他雖然不希望有一顆槍彈在等着他，却很希望有車子跟踪着他。假如有車子跟踪他，那他就可以設法把跟踪他的人捉住了。

但是沒有。

那麼，也許亦沒有槍彈在等着他了。

司馬洛感到放心，但同時亦感到失望。

不過他下車回家的時候仍然是走得很快，而且是「之」字形的走，這使路人對他投以奇異的眼光，奇怪他究竟是不是喝醉了酒，不過司馬洛對於別人對他投出以怎樣的眼光是一向都不在乎的。

他回到了家門口，踏進樓梯，舒了一口氣，忽然又覺得自己有點傻氣，假如那些人知道阿翹來找過他，一定叫阿翹把這件事也招供出來，那麼阿翹會告訴他們司馬洛根本不相信這件事，假如他們不知道阿翹來找過他，阿翹當然亦不會提起這件事，那麼無論如何，他們都不會管司馬洛的了，他們現在大概巳正在想趕去拿那些黃金了。司馬洛現在這樣實在是杞人憂天，不過，一顆冷不提防的槍彈，實在不由你不害怕的。

司馬洛用門匙開了門，就呆若木鷄地站在那裏。

嘉露正在等着他。

但是另外有一個美麗的女人也正在等着他。

兩個女人的臉色都不大好看，並不以微笑迎接司馬洛，而司馬洛亦不感意外，這個新來的女人就是司馬洛前一任的情人，司馬洛不明白她來幹什麼。

他好像機械人似的踏入廳中。

嘉露在這裏的身份，這個女人是毫無疑問知道了，由於是嘉露開門給他的，但嘉露一定想知道對方的身份。

司馬洛尷尬地說：「讓我來介紹吧，這位是嘉露，是黃小姐，這位是張婷玉小姐。」

「我們巳經自我介紹過了。」嘉露有點諷刺意味地。

張婷玉說：「很對不起，司馬洛，我不應該來打擾你們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不過當然他與嘉露都是覺得很要緊的。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談談的。」張婷玉說着，望望嘉露。

「我要去一趟洗手間。」嘉露還算相當知情識趣地自動避開。

「我們還是到房間裏去談談，好嗎？」張婷玉說。

「房間裏？」司馬洛不免大感爲難，面上露出不滿地瞪了張婷玉一眼，張婷玉這樣說，也等於表示在廳中談亦是不大安全的，也許嘉露會在房門口偷聽。

但張婷玉可不管他們高興不高興了，她巳經站起身來，領先走進睡房，司馬洛也祇好跟着進去。

張婷玉關上房門，推上了門閂。

「婷玉，」司馬洛說，「你究竟在攪什麼鬼？」

張婷玉走到窗前，離開門口最遠的地方才說：「阿翹那件事情你也聽過的！」

司馬洛的心猛然一跳，他現在記起來了，張婷玉也認識阿翹的，他深呼吸着，小心地說：「妳對這件事情可知道些什麼嗎？」

張婷玉打開手袋拿出一個裝得相當飽滿的信封來，交給司馬洛：「這是他給你的！」

「什麼？」司馬洛的眼睛凸出來。

「是他要我交給你的，這信封裏面的一封信，」張婷玉說，「外面的一封信寫給我，說假如萬一他有什麼不測的話，裏面這封信就交給你！他……現在不是巳經死了嗎？」

司馬洛接過那信封，吶吶着：「婷玉，你對這件事情還知道些什麼？」

「我什麼都不知道，」張婷玉說，「我也不知道爲什麼他不直接寄給你，我跟你本來早巳經分手的了。」

「除了這之外還有什麼嗎？」司馬洛問，「你有沒有見過他，或者接過他的電話？」

「沒有，」張婷玉說，「我跟這件事沒有關係，我也不想有關係，亦不想知道得太多。我……我是怕這些事情的，你要明白。」她就像快要哭出來似的，「我得走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先走吧！」他把信封放進衣袋，然後就開門送張婷玉出去。

嘉露兩手交抱在胸前，冷冷地看着他們。

「再見！」張婷玉對她說。

「再見！」嘉露也還禮一聲，不過這是相當冷淡的。

司馬洛把張婷玉送出了門外，關上門，看着嘉露，仍然感到非常尷尬的，吶吶着問：「你們……大概談得不大好吧？」

「這不關我事，」嘉露說，「她除了告訴我她姓甚名誰之後就什麼都不肯講了，但當然，我也猜得到她是什麼人的，因爲她顯然對我沒有好感。」

「她……就是把那些食物留在冰箱裏的人，」司馬洛說，「我們……我們巳經相當久沒有見面了，但你說她對你沒有好感是錯的，她祇是不知能否信任你！」

「難道我是小偷嗎？」嘉露說。

「不，」司馬洛說，「她是爲了這件事情，有些秘密要告訴我的！」

「哦，原來如此，」嘉露說，「她對在廚房烹飪的事雖然不行，但在這一方面則似乎是相當能幹呢！」

「妳在廚房裏則是相當本事的，」司馬洛說，「我的午飯怎樣了？我還以爲我回來的時候就有得吃了！」

「我現在去弄好了，」嘉露說，「剛才我在監視着她，不敢進廚房。」

司馬洛啼笑皆非地搖頭：「你們女人，眞是莫名奇妙！」

嘉露起來，走向廚房，一面說：「等一等，很快就可以吃了！」

她進去了，司馬洛則把那隻信封打開來。裏面是一封信，阿翹寫的。阿翹的文字並不通順，不過意思是明白的。大意就是說，當司馬洛見到這信封時，他一定巳經死了，不論他是怎麼死法，他決不是自殺，而是被謀殺的，因爲他沒有自殺的打算。他之所以把這封信由張婷玉轉交，就是因爲張婷玉不會被任何人的注意。當司馬洛知道他死了時，就會相信他說的是眞話了。他老早知道司馬洛不會相信他的，所以他在來找司馬洛之前就巳經把信寫好寄出了。

假如他死了，那就是一個叫癩皮江的人殺他的，因爲他並沒有跟什麼人合作這件事，他祇是在進入精神病院之前有一次跟癩皮江一起喝酒，喝醉了，很可能在醉後對癩皮江透露了這件事情也說不定。

至於那些黃金，不錯就是莊基的黃金，他巳經問出來了。莊基在K城有一間別墅，胡勤認爲莊基的黃金就是藏在那座別墅的地下室裏的。莊基與胡勤一起住在那裏的時候，胡勤秘密買進了一批金條，照現時的價值大約值一百萬元。莊基有一段時間每天都在地下室裏弄着，做着水泥匠的工作，不准任何人下去，胡勤也祇是在上面看守着，而後來他們離開的時候，那批黃金並未帶走。

憑這樣的蛛絲馬跡來看，顯然那批黃金就是在這座別墅裏面了，一定是莊基自己動手埋在地下室中。他們祇要去拿就行了。不過也有一個危險，胡勤知道莊基並且也預備了一些爆炸的器材以及炸藥，而這些炸藥也並沒有帶走，妄想拿黃金的人也可能會給炸個粉身碎骨的，所以阿翹更需要有司馬洛與他同行了。

阿翹對炸彈這件事情完全沒有把握，也許司馬洛能替他解決困難。

就是這樣了。假如司馬洛相信了阿翹所講的話，那事情是相當簡單的，他們可以去把那些黃金拿到手，而阿翹也不必慘死了。由於另外還有人在覬覦着這些黃金，所以他們在途中可能亦會受到一些險阻，不過假如有司馬洛在一起，則這些困難是應該可以克服的，不僅阿翹不會死掉，而司馬洛亦不會死掉。

但是現在沒有用了，那些人一定巳經動身了。

「可以吃了。」嘉露說。

「吃什麼？」司馬洛抬頭看着她問道。她的身上現在巳經圍上了一條圍巾，這東西是不會增加美感的，不過却使她增加了一種可親之感。

「吃午飯，」嘉露說，「你不是吵着叫肚子餓嗎？」

「噢，對了，」司馬洛說，「但是對不起，我現在要出去一趟！」

「吃了再出去也不遲呀！」嘉露說。

「對不起，不能等！」司馬洛說。

「這眞有趣了。」嘉露說，「怪不得沒有人願意嫁你了！」

「對不起，」司馬洛站起來在她的臉上輕柔地吻了一下，「回來時再向妳詳細解釋！」

「假如那時我還在的話！」嘉露說。

× × ×

飯當然是要吃的。司馬洛就在探長的寫字間裏吃，吃的則是從餐廳買回來的飯盒。

探長終於說：「這一次你可是眞够朋友了，司馬洛，你居然會把這信拿給我看，這眞是難以置信！」

「K城不是你管轄的地方，」司馬洛說，「你也不能去。去的人是我。」

「你在幹什麼？」探長問，「想把那些黃金拿到手？」

「這有什麼不好？」司馬洛說：「那是一百萬元呀！」

「然而阿翹却沒有份了。」探長說。

「我不是不想分給他，」司馬洛說，「祇是沒法交到他的手上吧了，但毫無疑問，他寧可我獨佔，也不會願意給那些人拿到的！」

「何不就讓那些人去拿，讓他們給炸成肉醬呢？」探長問。

「也許他們之中也有人懂得拆卸炸彈的。」司馬洛說。

探長聳聳肩：「不錯你說得對，我是不能制止你去拿那些黃金的，因爲K城是在外埠，不是我的權力範圍之內，所以，祝你好運了！」

（未完）

技擊鬥智傳奇小說

文·羽成　圖·朱子

八絕（十五）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曹玲得龍不王相告，得知胡濤與徐小蕙原是夫婦，而且金開泰在金門客棧被「死」後還陽的胡濤所挾，於是曹玲匆匆趕返相救，但胡濤却要她以一箱珠寶交換金開泰的生命，爭辯間，曹玲突施絕招，鎖住徐小蕙的咽喉，這一突變的情況，險象環生，立使胡濤與徐小蕙的生命交換金開泰的安全，在這種情形下，胡濤只得屈服，放走金開泰，而徐小蕙也安然無恙……

爲獲取珠寶　不惜施奸謀

「彭娘子！」金開泰緩緩地說：「到現在爲止，我還不知道曹玲眞正的目的是什麼，不過，我敢肯定，她絕不是爲了貪財。不管她的目的是什麼，我都不願眼看她失敗。妳若是眞能帮她一把，我願意答應任何條件。」

「眞的嗎？」

「我說話從來是不反悔的。」

「你最少要考慮到一個問題：你與我在一起之後，你就失去了曹玲。跟我在一起的男人不再被任何一個女人看在眼裏，這種損失也是很大的。」

「我不在乎。」

「曹玲不但不會感激你，反而還會恨你。」

「我也不在乎。」

「眞了不起，那麼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了？」

「說一不二。」

「老弟！」背後突然响起一個聲音：「這種事最好多想想，事關你的名譽，也關係你的終身幸福啊！」

是龍不王，他不知打那兒突然冒了出來。

「是龍老呀！」彭娘子起身迓迎。「坐！坐！我陪你喝兩盅，驅驅寒……」

「彭娘子！別跟我笑裏藏刀，耍奸巧，咱們的一筆帳該算算吧？」

「龍老，我欠你的帳？」

「當然。」龍不王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

「那就算一算吧！」彭娘子一副不在乎的神情。

「妳和無影刀表面上是我的帮手，暗中却是胡濤派來臥底的，你們觸犯了江湖大忌，妳說該怎麼辦？」

「憑據呢？」

「還要憑據？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還要憑據？」

「龍老！你是有身份的人，說話不能東拉西扯，當初我就表明過，無影刀的行動我不管，我呢？要看情況而定，所以我

分文未收，如今你又來找什麼碴兒？」

「胡濤還在裏面嗎？」龍不王突然問道。

「還在。」

「能請他出來談談嗎？」

「這……？」彭娘子面有難色。「如果你非找他不可，而且一定要在此刻，那你自己何不進去一趟？」

「如果他正在料理什麼事情，只怕不便。」

「那麼，你就在這兒等他好了。」

「等我又等不及……」

「我看你是存心在攪和，開泰！咱們去別處。」

「這麼着，」龍不王向金開泰使了個眼色。「麻煩金老弟替我叫一聲，順便告訴他，如果此時不與我見面，他將後悔終身」

大概是後面這句話發生了作用，彭娘子竟然沒有阻攔。

金開泰也關心曹玲的處境，他當然樂得走一趟。

他離開的時候，徐小蕙尚在曹玲的鎖喉手挾持之下，曹玲久久未出來，場面應該仍是僵持的。

可是，結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三個人竟然平起平坐，正在那兒聊天哩！

金開泰出現的時候，曹玲又將目光移開了。

「胡濤！」金開泰冷冷地說：「有人找你。」

「誰？」

「龍不王。」

「人呢？」

「在店堂裏，他教我告訴你，如果此刻不見，你將後悔不迭。」

「哼！這老傢伙挺會唬人……小蕙！妳去見見他，有事，跟妳說也是一樣；我還要和曹姑娘好好談一談。」

徐小蕙站了起來，向金開泰揮揮手，示意他和她一起離開。金開泰得不到曹玲的任何暗示，只得黯然而退。

「曹姑娘！」胡濤一臉溫和的笑。「小蕙不在，咱們談起來更方便。」

「怎麼？有許多事你還在瞞着小蕙的嗎？」

「我什麼事也不需要瞞她，只因爲令尊是被小蕙的父親所殺，咱們談起來總有些蹩扭，是嗎？」

「我的條件已經開出來了，很簡單，我要明白當年的圈套是誰安排的，然後我就讓你得到你想得到的東西。」

「曹姑娘！我認爲妳作的全是無意義的事。」

「什麼事才算有意義？」

「了解妳自己。」

曹玲瞪大了眼睛，顯得非常吃驚。

「曹姑娘，如果妳同意將那箱珠寶交給我，我就告訴妳一個秘密，這個秘密絕不是一箱珠寶可以買得到的。」

「這只是你說說吧了！誰又知道它是不是眞有價值？」

「那麼！我先說一個頭，妳的父親還在人間。」

「胡濤！」曹玲冷笑着說：「你休想騙我，雖然那個時候我還小，可是我親眼看到我爹的遺體……」

「死者根本不是妳爹，妳不是他的女兒。」

「這是什麼話？難道我是抱來的，檢來的？」

「曹姑娘！如果妳答應我提出的交換條件，我就繼續說下去。」

「好！我答應。」

「不過，我先要把話說明，妳千萬不能認爲我在胡說，一定要靜靜地聽完，絕不能中途發脾氣。」

「好！」

「妳的父母感情不好，多年來，都是過着名存實亡的日子，後來有一個人闖入，跟妳娘有了一段孽緣。」

「胡濤！我要警告你，如果你在胡亂捏造，你就要考慮到後果問題。」

「瞧！妳又中途打岔了。」

「好！我絕不再打岔。」

「這個人才是妳眞正的父親。曹姑娘！妳可以說有兩個父親，一個是生身父親，另一個是名份上的父親。」

「這個人是誰？」

「先別問，妳靜靜地聽我說下去……當妳尚在母親的孕育中時，妳爹就發現情況不妙了，因爲他在一次決鬥中傷害了生殖能力，他跟你娘的疏遠也就是這個緣故，他當然怒氣沖沖地質問妳娘，妳娘也承認有這段孽緣，而且很坦白的說，她是個凡人，不是聖女也不是神，忍受不了衾冷枕寒的滋味，她還要藉此結束名存實亡的夫妻關係……你爹苦苦哀求，因爲他實在太愛妳娘，求她給他一個期限，如果他治不好，他自願離她而去。」

談到男女之私，女性應該忸怩不安，只因爲事關自己的身世，曹玲反而聽得津津有味。

胡濤又接着說下去：「妳爹終於找到了一個專門醫治這種暗疾的大夫。那位大夫告訴他，經常吃珍珠粉，也許回春有術。如果能找到一種五彩珍珠，研成粉吃下去，他的暗疾就可霍然而癒。」

「哦！」曹玲終於忍不住了，故事已經離題不遠了。

「妳爹摸索到了一條門路，十粒五彩珍珠由八面蜘蛛交到他的手裏，他迫不及待地留下了一顆，他只想到治癒自己的暗疾，贏取嬌妻的芳心，至於後果，他就完全不去顧忌了。沒想到，他用盡了各種方法都無法將那粒五彩珍珠研成粉末，他偷盜的行爲也東窗事發了。」

「後來……」

「後來他情急之下，竟然將整粒珍珠吞下了肚。」

「可是……？」

「可是那粒五彩珍珠如今還在，對不對？曹玲！妳永遠也想不到，那粒珍珠又從妳爹的肚子裏取出來了。」

「他們殺了他，還將他開膛破肚？」

「是的。不過，妳不能怪小蕙的父親，他當時只是一個殺手，他並不知道內幕，也不知道這個被殺的人事後還被開膛破肚。」

「胡濤！現在那一箱珠寶幾乎就要成爲你的了，你只要再告訴我兩件事：我的

生父是誰？主使殺我爹的人又是誰？」

「曹玲！妳絕對守信嗎？」

「當然守信。」

「曹玲！我只要說出一個人名來就行了。」

「你是說，兩者是同一個人嗎？」

「是的。」

「誰？快說。」

「龍不王。」

曹玲猛地一震，她是龍不王的親骨肉？難怪龍不王對她那樣關照，方才對她的言語又是那樣曖昧。

龍不王曾說對她的爹的死亡感到內疚，對！因爲他是主使者，淫其妻而又奪其命，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多麼深厚的仇恨，但是，自己如何尋仇雪恥呢？這個仇人是自己的生父呀？

胡濤似乎還嫌自己說得不够明細，又加以補充。

「當年龍不王是在黑道上的大人物，他主持一條龐大的銷贓路綫。十粒紅粉珍珠是從遜清遺族的家裏偸出來的，各方面都追查很緊，所以龍不王教郎一雄將那十粒五彩珍珠轉移到別處去……」

「可是，郎一雄在途中丢了那批珍珠呀？」

「因爲郎一雄的行動受人注意，所以龍不王玩了一招移花接木的花招，其實，東西還在他們手裏。要不然，郎一雄還能活命？所謂制裁他的殺手放他一馬，那只是遮人耳目的手法而巳。」

「胡濤！你如何知道這些內情的？」

「因爲當年我自己也在這條綫上混生活。」

「我現在要問你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龍不王當初派小蕙的父親去殺害我爹的時候，他知道這個人是誰嗎？」

「應該知道。」

「那麼，他是不是故意藉這個機會而永遠佔有別人的妻子？」

「曹玲！別人心裏的想法我們無法加以臆猜，不過妳這樣是不對的。江湖道上的規矩必須以嚴厲的手段來維持，龍不王手下很多，組織龐大，如果他不施以鐵腕統治，又如何能約束那麼多人的行爲？」

「你在爲他辯護？」

「不是爲他辯護，只是想使妳了解眞實情況。」

這時，徐小蕙走了進來，她向胡濤招招手。

胡濤走過去，輕聲問道：「老傢伙說了些什麼？」

徐小蕙看了看曹玲，然後輕聲說：「龍不王向你豎白旗，他要求你爲他保守秘密，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哦？」胡濤突地一楞，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這難道有什麼困難嗎？」

「太晚了。」胡濤搖頭嘆息着。

「太晚了！你已經源源本本地告訴她了？」

「是呀！」

「爲什麼？」徐小蕙憤怒地加以質問：「這樣並不算是對曹玲好呀！」

「小蕙！曹玲也提出了交換條件。」

「什麼條件？」

「那箱珠寶。」

「她已經承認那箱珠寶是在她那兒了嗎？」

「幾乎是巳經承認了。」

「那麼，她什麼時候兌現諾言？」

胡濤回過頭去望望曹玲，她正好向這邊走過來。

她的表情非常平靜，冷冷地問：「小蕙！妳剛才從店堂進來嗎？」

「是的。」

「開泰在嗎？」

「在。」

「還有誰？」

「龍老頭和彭娘子。」徐小蕙故意多說一個人作陪襯，以減低曹玲的注意力。

曹玲又轉頭對胡濤問道：「你相信我嗎？」

「這話怎麼說？」

「只要我證實了你方才告訴我的話是確實的，我立刻就將箱子原封不動地送到你面前。」

「好！我絕對信任妳。」

「那我就失陪了。」

「曹玲！」徐小蕙突然叫住了她。

「幹什麼？」

徐小蕙道：「「曹玲！方才妳聽到的一些事也許……」

「小蕙！」胡濤連忙插了進來。「我知道你要說什麼，你說那些傳說未必確實，來寬慰曹玲的心，對嗎？那樣我還能得到那箱珠寶嗎？確實就是確實，又何必掩飾？」

「二位不必爭吵，是否確實，我會去查明。」

曹玲再也沒有停留，她很快地走了出去。

龍不王一直在注意二道門，他似乎在等待什麼。

當曹玲出現時，他略略感到意外。

「龍老！」曹玲向他招呼：「借一步說話。」

二人來到另一副座頭坐下，這使得金開泰有些莫明其妙。

「龍老！聽說你以前在黑道上主持一條銷贓路綫？」

「曹玲！妳到底聽說了些什麼，都說出來吧！」

「還用都說嗎？」

「這麼說，胡濤都告訴妳了？」

「龍老！他說的沒有用，要你親口說的才算數。」

「曹玲！我只想問妳，妳許了胡濤什麼？」

「那隻箱子。」

「曹玲！妳爲了想知道一些秘密，就許下這樣的重諾？妳可知道那隻箱子的眞正價值是什麼？」

「我不想了解那隻箱子的眞正價值，我只想了解我自己，誰該關心我？我又該去關心誰？」

「曹玲！什麼都不必說，對於妳爹的死，我會對妳作一個完滿的交代，現在聽我一句話，行嗎？」

「你說。」

「讓開泰好好地照顧妳，這兒的事情都交給我處理。」

「好！」曹玲依順地點着頭。

「那麼，妳告訴我，那隻箱子放在什麼地方。」

「就在那間客房的帳子後面。」

「就是金開泰住的那間廂房嗎？」

「是的。」

「那一間廂房巳經被人搜查過無數次了。」

「龍老！你該相信我，那隻箱子的確在那兒。」

「好！」龍不王向金開泰招招手。

金開泰走了過去。

「開泰！好好照顧曹玲，這是你唯一的任務。」

「我知道。」

「曹玲！去好好睡一個覺，等到明天，就一切都過去了，知道嗎？」

「我知道。」

「好了，你倆快些離開此地吧！」

金開泰拉着曹玲的手，向店外走去。

「喂！」彭娘子叫道：「金開泰！我們剛才談的事情怎麼樣？」

「彭娘子！」金開泰冷冷地說：「咱們什麼也沒談。」

「這小子！變得眞快，比我還高一着哩！」

金開泰和曹玲巳經走了出去。

龍不王臉色一變，沉聲說：「彭娘子！在外面守着，聽見了嗎？」

彭娘子畢恭畢敬地回答道：「我知道了。」

這又是怎麼回事，他們之間的關係怎麼隨時都在變呢？

龍不王走進廂房，原先坐在那兒的胡濤突地站了起來，很恭敬地說：「龍老！一切都按計劃進行的。」

「嗯！效果也非常好，胡老弟！你將來退出江湖以後，有一門行業對你倒是很合適。」

「哦？」

「你可以到茶樓去說書，因爲你很會編故事。」

「龍老取笑了。」

「我說的是實話，曹玲當然相信了你的故事。」

「她眞的相信了嗎？」

「她一點也不懷疑。」

「可是，她還沒有將那隻箱子交出來呀。」

「她巳經交出來了。」

「在那兒？」

龍不王向徐小蕙一指：「勞妳駕。」

然後他又向帳後一指。

徐小蕙立刻去帳後尋找，果然發現了一隻黃色皮箱。

胡濤接過了箱子就要打開，龍不王却將他攔住了。

「胡老弟！慢點，咱們早先就說好了的，這隻箱子內的任何東西都要由我來分配，處理。」

「是的，龍老。」

「這隻箱子並不屬於我，而是屬於許多人。」

「龍老！我只希望得到我那一份。」

「那九粒五彩珍珠，是嗎？」

「是的。」

「胡老弟！我要問你幾件事！第一，那姓傅的小伙子和童梨二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們巳經回到了三家村，童梨巳經成爲傅家的小媳婦了。」

「第二，你拿到那九粒五彩珍珠之後，是不是立刻就離開此地？」

「當然，目的旣達，還留在這兒幹什麼？」

「第三，從今以後我就成了曹玲的生父，這個秘密你保證永不說破嗎？」

「龍老！我要提醒你，曹玲最相信的人絕不是我，而是她的母親，她一定會去問她母親，當她母親一否認時，咱們編的故事就失效了。龍老！別老想檢便宜當人家的老子，該想想當人家孫子的時候。」

胡濤在拐彎兒罵人。

龍不王兩道眉毛立刻皺了起來。

「胡老弟！別耍嘴皮子，只要這個秘密不是你洩漏的，就行了。」

「好！我答應。」

龍不王向徐小蕙打了一個眼色，徐小蕙立刻走到了門邊，向外張望，担任警戒之責。

龍不王將箱子放在桌上開動了鎖鍵。當箱蓋揭開來的那一刹那，他和胡濤都很緊張。

箱子裏有各種東西，就是沒有金銀珠寶。

有一張白紙上寫了醒目的八個大字：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這八個字是在諷刺誰？

曹玲要這麼一着花招的目的何在？

夤夜往晤女　中途遭擊伏

就在這個時候，走道上突然傳來了沓亂的脚步聲。

徐小蕙疾聲道：「來了許多人。」

那一羣人來得又眞快，龍不王剛把箱子蓋關上，人巳經進屋子了。

頭一個就是巫婆婆，當然她的手下也緊緊地跟着，郎一雄也跟來了，還有他的一羣嘍囉。

那只箱子似乎有太大的吸引力，巫婆婆一進門就被吸引住了。

「哼！」她冷笑。「二位在分贓？」

龍不王和胡濤不知道該如何解釋。

巫婆婆旁若無人地走了過去，揭開了箱蓋。

她當然看見了箱子的那些東西。

也看到了那張紙條。

她沉聲問道：「二位！箱子裏的東西呢？」

龍不王冷冷答道：「箱子裏的東西不是都在嗎？」

「我是說原先放在箱子裏的東西。」

「誰又知道箱子裏原先放的是什麼？」龍不王到一邊去坐了下來。「咱們打開箱子時就是這個樣子。」

「胡說！」巫婆婆吼了起來。「分明是你們將箱子裏的東西拿走了，故意耍點手法來搪塞。」

「巫婆婆！」龍不王尖刻地說：「妳說這種話實在很幼稚，就算東西被人掉了包，妳又能怎麼樣：一無憑，二無據。再

說，就算有憑有據你也只有瞪眼瞧着。」

「龍不王！你把老太婆看扁了，是不是？」

徐小蕙插嘴說道：「咱們誰也不敢把妳老人家看扁，有一個人倒是眞把妳看扁了。」

「誰？」

「曹玲那個小丫頭。」

「她人呢？」

「只怕已經得到了箱子內的全部財物，遠走高飛了。」

巫婆婆眼睛珠子一轉，冷笑道：「少在我面前打馬虎眼兒，一個小丫頭片子，能在你們這些老江湖面前得手嗎？那是絕不可能的事。」

「巫婆婆！」徐小蕙說：「信不信由妳啦！」

「我當然不信，我要搜。」

「妳儘管搜。」

巫婆婆指揮她的手下：「去三個人搜他們的身上，其餘的搜屋子。」

她的手下立刻就發動了，龍不王向胡濤、徐小蕙打了眼色，三個人都很安靜地讓那些人去搜。

巫婆婆手下也有女的，這還不至於使徐小蕙感到尷尬。

搜身的結果是一無所獲。

搜屋子的結果却有了收獲，在床下發現了一串亮閃閃的東珠，雖然不是極爲名貴的飾物，倒也算是珍品。

「龍老頭！如今有憑有據，有贓有證，你該怎麼說？」

「巫婆婆！妳要弄清楚一件事，這屋子並不是我的。」

「可是，你在這兒。」巫婆婆的臉色極爲難看。「你們要是不自重，我可就要得罪啦！」

胡濤很和氣地開了口：「巫婆婆！如果妳追不回這一箱被刦掠的珠寶，結果又會怎麼樣？」

「我要賠償，而且我的名望也要掃地了。」

「巫婆婆！」胡濤笑着說：「妳這麼大把年紀，早就該在家裏享清福了，何苦在道上奔波？至於賠償的問題，那更不成爲問題，因爲已經沒有人找妳了。」

「這是什麼話？那位督辦大人在翳帥跟前是紅人，他有財有勢，這箱珠寶是他一生的積蓄，他會放過我嗎？」

「巫婆婆！他不會找妳的。」

「何以見得？」

「因爲他已經死了。」

「死了？」

「幹嗎這樣吃驚？這個世界上天天在死人呀！」

「胡濤！你怎麼知道督辦大人已經死了？」

「因爲我看見了他的屍體。巫婆婆！一個專刮地皮的貪官，一個軍閥手下的走狗，難道不該死嗎？」

「該死不該死是另一碼事，我受他之托，運送這箱珠寶，就有責任保護這箱珠寶的完整……」

「巫婆婆！」胡濤的臉色沉了下來。「咱們很敬重妳，是因爲妳上了年紀，如果妳不識趣，那我就要說句放肆的話，妳愛怎麼辦就怎麼辦，別再囉嗦。」

「胡濤！你不要目中無人，今天我要狠狠教訓你一頓。你們夫妻倆一齊上，我也不在乎。」

話聲一落，人已欺身而上，貼近胡濤的身邊。

巫婆婆在這種場面輕率動武，足證她的性情是多麼火爆。

胡濤顯然沒有動武的打算，竟然閃開了。

龍不王也適時縱了過去，伸臂將巫婆婆攔住。

「巫婆婆！請息怒。」龍不王突然客氣起來。

「龍老頭！」巫婆婆非但未息怒，反而氣咻咻地吼道：「連你算上也無所謂，我這個老婆子可不好欺負。」

「巫婆婆！」對方愈張狂，他反而愈客氣，這個老頭兒眞怪。「妳說到那兒去啦！我知道妳心裏頭不舒服，可是，在塲的人誰也沒惹着你，坑了你呀！」

「龍老頭！我找的是打刦的人……」

「妳明明知道打刦的人是曹玲那個丫頭片子。」

「哼！她小小年紀，怎麼敢幹出這樣驚天動地的大事？一定有人在她身後撐腰，說不定就是你們三個。」

「巫婆婆！」一直沒說話的徐小蕙開口了：「妳說話總得要有點憑據，空口說白話，未免有失你的身份。」

「這串東珠就是憑據。」

「巫婆婆！」龍不王說：「也虧妳活了這麼大把年紀，這串東珠值多少錢？箱子裏有多少價值連城寶物？爲什麼單單留下這串東珠？我看其中一定大有文章。」

巫婆婆楞一楞，似乎覺得龍不王的話頗有道理。

龍不王乘勢上勁兒：「巫婆婆！妳仔細想想吧！說不定咱們這幾個老江湖都鑽進了曹玲那丫頭片子的圈套了。」

「好！我去找曹玲，這串東珠我帶走了。」

「儘管帶走。」

巫婆婆氣沖沖地走了，她顯然是個缺少頭腦的人。

胡濤輕聲問道：「龍老！你看這串東珠是曹玲留下的麼？」

「當然是她留下的。」

「用意何在？」

「這丫頭片子的花樣很多，令人難以猜透。」

「據我看，」徐小蕙說：「曹玲並不是一個喜動心機的人。」

「人不可貌相，」胡濤將徐小蕙的話題截住，然後問道：「龍老！咱們仍然依照原定的計劃進行嗎？」

龍不王很用力地說：「當然要照計而行。」

「龍老！」胡濤神態凝重地說：「據我觀察，曹玲已經完全相信我的話。不過，我要提醒你，這丫頭片子很冷靜，她也很會用頭腦，也許事後她會發現其中的破綻……」

「胡濤！你都照着我的話說了嗎？」

「一字不改。」

「如果眞是一字不改，那應該不會有

問題，胡濤！你不要再猶豫，就按原定計劃進行就行了。」

「她還在老地方？」

「是的。」

「好！我這就去。」

胡濤顯然對龍不王非常尊敬，說完之後立刻就走了。

幾乎是曹玲剛到家，胡濤隨後也就到了。

曹玲冷冷地問道：「你來了，是爲了那箱珠寶嗎？」

「除了這碼事以外，我再也沒有什麼理由來拜訪了。」

「對不住！現在那只箱子還不能交給你。」

「爲什麼？」

「我娘明天會到這裏，我要當面問問她。」

「曹姑娘！這又不是什麼光彩的事，妳娘未必會承認，傷了顏面，等於破壞了母女之間的感情，太冒險了。」

「我寧願冒險，這個事情非弄清楚不可。」

眼看曹玲如此固執，胡濤只得讓步：「好吧！我等到明天晌午，如果她堅持不承認，妳又怎麼呀？」

「我自會處理，用不着你來操心。」

「好！那麼我明天晌午過後再來討消息。」

胡濤走了之後，一直沉默的金開泰才開了口。

「曹玲！我認爲這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事。」

「如果眞是這樣，娘就太糊塗了。」

「我不相信這是眞的。」

「不相信？爲什麼？」

「我見過令堂，她不是那種女人。」

「我也不相信，可是胡濤說得又是那麼肯定。」

「我猜這可能是一條歹毒的詭計。」

「我猜不是如此，他們應該了解說謊的後果。」

「有許多人是只顧眼前，而不顧將來的。」

「開泰！不要老是去猜疑別人，反正明天一切都要解決，萬一他再耍花樣，我就絕會用嚴厲的手段對付他。」

「曹玲！妳非要問問妳父母親嗎？」

「非問不可。這種事怎可聽信一面之詞。」

「曹玲！我勸妳最好不要問。」

「爲什麼？」

「那將使令堂很難安心。」

「開泰！這個你放心，我會問得很技巧。」

「令堂是個精明人，妳的心意絕瞞不了她。」

「那……咱們應該怎說？」

「曹玲！我看最好的方法是澈底忘記這件事。」

「開泰！就好像一支燒紅的烙鐵在我心上烙了個印兒，恐怕很難消掉。開泰！放開別的原因不談，單是關於我娘的性格我就很難忘了，別人同樣也忘不掉。

作女兒的詢問作娘的隱私，這對雙方都是一件尷尬的事，冰雪聰明的曹玲怎會有了這種愚昧的想法呢？

金開泰是個武士，也是個鬥士，而他却認爲這件事不可追問，因爲他的本性善良。他覺得：不管生身父母作了什麼不對的事，作子女的都不能去傷害他們。

他想勸阻，但他不知道用什麼巧妙的方法才能達到這個目的。

「曹玲！妳說妳娘的性格，這又是怎麼回事？」

「我娘非常執着，她愛一個人，那怕她是愛錯了，她也不會中途改變，她怎可能見異思遷，有了外遇？」

「是呀！你心裏知道就好，又何必多此一問？」

「我又怕萬一是眞的，他們說得太逼眞了。」

「曹玲！我想再問妳一件事情，可以嗎？」

「當然可以。」

「那只盛滿了珠寶的箱子眞在你手裏嗎？」

「沒錯。」

「妳是怎麼弄到手的？」

「我在巫婆婆身邊安排了內應。」

「哦？妳壓根兒就沒有想將那只箱子佔爲己有嗎？」

「從沒想過。」曹玲突然凝視着開泰：「開泰！莫非你突然有了什麼念頭？」

「曹玲！別把我看成那種人，錢並不能爲人帶來快樂。我記得有人說過，錢財如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曹玲沒有吭聲。

「曹玲！如果妳肯聽我的話，我倒有個主意。」

「說說看。」

「那箱珠寶如今成了燙山芋，交給巫婆婆，就再也沒有麻煩了。等令堂一來，咱們回曹家莊也好，到任何地方也行，咱們三個的日子一定過得很快活。」

「不！」曹玲用力地搖頭。

「爲什麼？」

「萬一龍不王眞的是我的生父又怎麼辦？」

「妳仍然相信那種說法？」

「我是說萬一……」

「曹玲！忘掉這件事，是最聰明的作法。」

「我沒法子忘掉，開泰！你不了解女人，最堅定的女人也無法衝破情關。」

「令堂何時到？」

「也許明天一大早。」

「那……咱們還是歇息，歇息吧！」

黃昏很快來到，然後又是一個漫長的雪夜。

今夜的雪花飄得不大，路面早已封凍，飄落的白雪花立刻又結上了冰，所以路面是光滑的。

一輛雙轡大車正向外城緩緩駛來。

馬蹄綁上了稻草，車輪也綁上了稻草，這是防止路面滑溜的方法，車行平穩，足見馭者是個好手。

兩匹拖車的大麥騾，體健力壯，在冰冷的雪夜拖車疾行，牠們並沒有顯示絲毫的怯意和疲態。

在將要接近縣城十里路的地方，大車突然停了下來。

駁者回頭高聲發問：「夫人！咱們是今晚入城？還是明兒一大早入城？」

「深更半夜，咱們不入城，上那兒過夜去？」

「這裏叫做十里詹，有人家，可以借宿。」

車廂內的女人猶豫了一下，回答說：「不！咱們還是連夜進城吧！記住，大車直接去金門客棧。」

「是的，夫人。」那駁者又揮動了長鞭。

兩騾八蹄正要揚動，突然有人竄上了道路的中央，駁者只得緊勒韁繩，引起兩匹大麥騾發出幾聲長嘶。

車廂內的女人發問：「怎麼啦？」

「有人攔車。」駁者高聲回答。

「是什麼人？」

「曹夫人，是我。」攔車的人竟然是孫琴。

雪地反光，視綫廣闊，車內的人一定可以看見孫琴。

「哦！是孫姑娘，這一別又是好多年了。」

兩人似乎是好朋友，雖非好友，也是熟人。

「聽說夫人要來，所以在此迎接。」

「這倒奇了？妳怎麼知道我要來？」

「知道夫人要來的，還不止我一個人哩！」

「哦？還有別人知道我要來嗎？」

「多哩！」

「都是些什麼人呀？」曹夫人似乎毫不驚訝。

「都是些江湖朋友，不懷好意的江湖朋友。」

「不懷好意？這是甚麼意思？」曹夫人語氣中依然沒有驚意！

「離城三里處是一段約為百丈的夾道，他們在那裏設置了埋伏，準備在那兒狙殺曹夫人，所以……」

「這我就不明白了，我跟他們沒仇沒怨呀。」

「夫人，人心險惡，千萬小心。」

「孫姑娘，咱們並沒深交，為何趕來報信？」

「多人狙殺一人，而且夫人又是個女流……」

「所以孫姑娘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嗎？」

「拔刀相助不敢，只是趕來送信，請夫人閃避。」

「為我一人而得罪多人，姑娘不合算啊。」

「我不在乎。」

「謝了。明天我在金門客棧設宴，答謝姑娘盛情。」

「夫人莫非不信我的話？」

「絕對相信。」

「那麼夫人就該暫留城外，等天明再作進退。」

「孫姑娘，只因為我女兒派人快馬傳書，我才兼程趕來，疾如星火，我那能再作耽擱呀？對了，姑娘要不要搭一趟順風車，順道進城。」

「不了！」孫琴往路邊一閃，「夫人多保重。」

駁者長鞭一揮，大車又疾馳而去！

孫琴在樹林中找到了預先藏置的弓箭，用火點燃浸過油液的箭頭，將火箭射入了漆黑的夜空。

「夫人。」駁者真是眼觀四方，「有人向空射出火箭，像是在作什麼信號。」

「你猜。」曹夫人竟然非常輕鬆。「這支箭是誰射出的。」

「就是方才那個姓孫的女人。」

「沒錯。這年頭，可別相信誰會對你有好心。」

「那麼，咱們還是連夜進城嗎？」

「當然，誰也別想阻擋我的行程。」

車行甚疾，轉眼就到了那段夾道的入口處。

夾道兩旁峭壁環立，一車勉強通過，絕無迴旋餘地。

駁者將大車的速度減緩，最後終於停住了！

「怎麼啦？」車廂內的曹夫人發問。

「一株斷樹倒在路中央，咱們過不去啦。」

「靠你一個人的力氣能夠將那株斷樹拖開嗎？」

「那得試試看。」

「去試試吧。」曹夫人的語氣毫無緊張意味！

駁者下了車，向那株斷樹走去。

斷樹長約二丈，一個普通人想要搬動他，當然是不可能的，可是，這個駁者卻有超人的臂力，竟然將斷樹移開，使車道暢通。

就在這時，有人從夾道中出現，龍不王，胡壽，徐小蕙，無影刀，彭娘子，還有好些勁裝疾服的大漢！

深更半夜，雪地荒野，有如此大的陣仗，倒有點令人感到意外。

駁者緩緩倒退，退到了大車的旁邊。

曹夫人沒有下車，但她絕不可能不了解前面的情況。

而她却很輕鬆地問道：「斷樹移開了嗎？」

「移開了。」

「那就趕緊駕車進城呀。」

「夫人！前面路上有人。」

「這話又奇了，路是開出來給人走的，路上有人又有甚麼稀奇呀？」

「夫人，以小的看來，那幾個人好像是攔路的。」

「攔路的？」對這句辭兒曹夫人好像不懂！

「這幾個人好像是沖着咱們來的。」

「哦？都是些甚麼樣的人？」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你不會駕車衝過去嗎？我不相信誰能擋得住牲口的奔勢，立刻駕車進城，這是我的命令。」

駁者沒有再說話，他飛快地躍上了車座，揮動長鞭，兩匹牲口立刻以奔雷之勢拖車向坳口衝過去。

其勢洶洶，看來誰也阻攔不了。

龍不王等人似乎也沒有料到有這麼一招。

在他們紛紛閃避中，唯獨一人飛身躍起。

是無影刀。

就在大車衝到他面前的那一瞬間，他已躍上了車座。

駁者雙手力執韁轡，全心全意地駕車，根本就無法去抵擋無影刀的攻勢，實際上他也沒有本領去破解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無影刀法。

駁者只有死路一條。

無影刀的作法正是如此，一刀將駁者殺死，接過韁轡，將大車停下，就算他有惻隱之心，只將駁者推下，車行甚速，人從車上墜下，也是夠瞧的。

眼看駁者在剎那間就要遭到厄運。

突然，一根龍頭拐杖從車廂內伸了出來。

其速度之快，簡直令人難以想像！

拐杖點在無影刀的肋間，無影刀立刻從車上翻落。

這輛大車終於衝過了坳口，曹夫人却大叫一聲：「停車。」

駁者對曹夫人顯然是唯命是從的，她的命令一下，他立刻雙臂力挽韁轡，硬生生將雙騎勒住了。

曹夫人並沒有露面。

駁者沒有得到進一步的命令，只有靜靜地坐在車座上。

除了兩匹牲口的喘息聲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聲音。

龍不王趕了過來。

他立在車邊，口氣溫和地說：「夫人受驚了。」

「你是誰？」曹夫人的語氣異常的冰冷。

「龍不王。」

「沒聽說過。」

「本來就是無名小卒。」

「你們想攔車？」

「攔車不敢，只是在這兒恭迎夫人的大駕。」

「還有誰？」

「夫人既然連我龍不王也沒有聽說過，別的人也就不用提了。」

「我跟你們素無來往，你們迎個甚麼勁兒呀？」

「夫人，咱們只是想轉告一件極為重要的事。」

「哦？」

「夫人此刻不宜進城。」

「為甚麼？」

「如果夫人此刻進城，對令嫒將大不利。」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甚麼？」

「令嫒闖下了滔天大禍，夫人不去，她或許能化險為夷，夫人一去，反倒不妙了。」

「龍不王，你有兒有女嗎？」

龍不王一時啞然。

「龍不王！如果你有兒女，聽說兒女有危，你能不趕去嗎？」

「情上來說，當然要趕去，理上來說，則要衡情度勢，莽撞不得。」

「我為甚麼要信你的話？」

「夫人，咱們都是一片赤忱……」

「這個世界上笑裏藏刀的人不是沒有的。」

「夫人，咱們沒交往過，我不怪你有這種想法，可是，令嫒青春年少，如果萬一遭到不幸，那豈不可惜？」

「用不着你操心，女兒是我養的，就算她遭到不幸，那只怪我命苦……好啦，你們的盛情我心領就是。」

龍不王突然發出一聲冷笑。

曹夫人冷冷問道：「你笑甚麼？」

「江湖朋友對令嫒有些評語，妳可要聽。」

「說來聽聽也無妨。」

「令嫒聰明，艷麗，是個人見人愛的女孩子，只可惜她過份任性，缺乏大家閨秀的嫻淑氣質。」

「哦？……」

「令嫒的缺乏氣質原來是受了夫人的影响，夫人如此任性，不聽勸告，作女兒的當然也是那副樣子了。」

「龍不王，若不是因為我要急着趕路，我一定會下車給你兩巴掌，這筆帳記着，改日再算，再討。」

龍不王顯然故意想惹曹夫人生氣，而他的計劃並沒有成功，他千方百計想阻撓曹夫人進城也是有原因的，母女見面，他所編造謊言就破，一切計劃也就完了。」

看來只有訴諸武力一途了。

曹家的絕傳鎖喉手曹玲已經顯露過，的確是威力驚人，剛才老太婆又顯露了她的「霹靂杖功」，但他們人多，要說合集羣力還留不下這個老太婆，他倒是不太相信。

於是，他暗暗打出了一個手勢。

那些人立刻移動位置，呈鉗形將大車包圍住。

曹夫人雖在車上，但她却了解車外的情況。

「龍不王。」曹夫人這一聲沉叱顯示她發了脾氣。

「夫人……」

「這些人是幹甚麼的？」

「他們全是我的朋友。」

「你教他們幹甚麼，他們就會幹甚麼，對嗎？」

「那當然。」

「你問問他們，看他們願不願意陪你死。」

曹夫人說這句話未免太欠考慮，她無異給予龍不王個翻臉的機會。

果然，龍不王就趁這個機會翻了臉。

「夫人這話是甚麼意思？」

「怎麼？你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連這句話都聽不懂。」

「我的確不懂，還要請夫人詳細解說一下。」

「龍不王，你的心意我明白，你千方百計阻撓我進城，不教我和玲兒見面，如果你不識趣，堅持要這麼作，我就教你看不到明朝的太陽，如果你的朋友要陪你到黃泉路上去走一走，我也成全他們。」

這話太狂了，曹夫人真有以一敵衆的把握嗎？

龍不王真不明白曹夫人何以會猖狂如此，他只能作出唯一的結論，因為曹夫人從沒有嚐過失敗的痛苦教訓。

「夫人請下車。」龍不王沉聲說。

「幹甚麼？」

「因為我想去閻羅王那兒作客，請夫人送我一程。」

（未完）



未央劍

長篇武俠故事

伴霞樓主・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朱逸與吳護院在客店把酒話舊，豈料朱逸酒後吐眞言，吳護院却乘人之醉，偸去朱逸的試卷及竹劍，歸交張公子，正當吳護院將眞情講出，突覺室外有人掠過，兩人先後追出，但無發現，及再入內，試卷與竹劍已不翼而飛，均疑爲顏如玉所竊，即令吳護院往顏父等人住處查探，至則人去屋空，及追至客店，只見顏父等人，而顏如玉則不知所踪。顏如玉追尋朱逸，黑夜，至一荒郊，却發現一少女正生火在侍候一醉酒少年，這人是否朱逸？請看下文……

冷月昏燈下　隔牆防有耳

顏如玉心下可不僅奇，而且很自然的湧起了一股酸味兒來。

這才是她呆住了，不急於躍上大石之故，說甚麼她也是個姑娘，姑娘們陡然發現心愛的人和另一個姑娘在一起，尤其是這樣的黑夜林中，那會是怎麼個滋味兒？饒她不是個世俗的女兒，也總還是女兒。

一時間，驚喜化作了猜疑，既然朱逸分明是往這面來了，她一路追踪下來的，這小白玉和一醉酒的人在一起，不是他，還會是誰？

她急於想知道是不是朱逸，却又怕見到眞會是他，只聽那小白玉又在說了，說：「把咀張開啊，張開些，再張大一點，你瞧，這法兒好不好，這葉兒捲摺起來，不就成了杯兒啦。」

咕的一聲，是吞嚥之聲，是……小白玉在餵那人喝水。

顏如玉再也忍不住了，飄身上了大石，石接着崖壁，一株古松倒掛下來，把大石覆蓋了一大半，她躲入松下，倒不怕被人見到了。

可不是小白玉，她脚下可不是躺着朱逸，眞是他，啊！顏如玉駭呆了，那朱逸的頭，竟是倚在小白玉的懷裏，她手中拿着一塊樹葉捲成的杯，仍在餵他喝水。

顏如玉怎會不駭得呆了，她和朱逸日夕相處了那麼久，而且還……可眞是有了肌膚之親，他對她又那麼情痴，她就從沒和朱逸像這般親熱過。

她那初時的一團高興，登時化爲烏有了，這是怎麼回事？她和朱逸像是早相識，早已這般親熱了。

陡然間，她想起了一件事來，是她在張尙書府中，在那後園的精舍裏，有天一早起來，發現枕邊有張紙條，只是簡單的一句話，一個地址，說朱逸已落在那店中了，那時她心下一喜，立即就起身出了府門，尋到朱逸的下處，她竟沒問過一聲，是那時她想來，她也曾託張珏查訪過朱逸，那吳護院也陪她出去查訪過，不用說，必是這兩人查訪到了，書下地址都清楚的送了進來的，那又何必再問。

現下，她可有些明白了，尤其是明白

了吳護院會不惜施陰謀詭計，好教朱逸不入京城，不讓她和朱逸相見，豈會倒把朱逸的下處告訴她，不差，那字條上的字跡分明是她筆下寫出來的，亦有所不如，豈是張珏所書，再說：若是侍女們傳遞進去的，她醒了，豈有不稟明的。啊呀！莫非就是這個小白玉？

但小白玉怎又會識得朱逸？那穆家姊妹呢？怎倒不在她身邊，又是去了何處？

顏如玉可就不僅是酸酸的，滿不是滋味，而且也滿腹驚疑，這一切可不令人太以驚詫了！

這一切顏如玉太以驚奇，甚至駭怪，幾乎不相信自己所見，小心，別讓小白玉發覺，她倒要弄個明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朱逸在小白玉懷裏，驀可裏一搖頭，原來是那冰涼的水，滴入他頸中，因是也更清醒了，可把小白玉駭了一大跳，說：「喲啦，你！瞧啦，洒了我一身水。」

那捲葉作的杯，又能盛得多少水，他靠在小白玉懷裏，驀可裏一搖頭，那頭撞着小白玉的臂，杯中水怎會不洒了出來，朱逸只是半醒，也駭了一跳，也一跳離開她懷裏，驚道：「你你……你是……啊！是你！怎會又……」

一句完整的話兒也沒說完，他已由驚而喜，喜又變驚，把眼睜得不能再大了，搖頭，又猛搖頭，怎麼他要去找小白玉，這白玉姑娘就來到他面前了，不，他躺在小白玉的懷裏了？是眞的心靈相通，還是……噯呀！難道他眞是個救難的小仙女？他雖是心裏想，那一聲噯呀却也叫出了聲來，躲在石上松下的顏如玉，那心下倒好過了些，原來這呆子才認出她來，原來他還不知適才他是躺在她懷裏，這麼說，他們兩人不是在親愛了。是了，是了，這小白玉的個性子就是這樣既天眞又純潔，豈會……

小白玉也站起了身來，拍了拍衣衫，衣衫濕了小小一塊，天眞無邪的說：「是我啊，難道你認不得我了。」

朱逸拂了拂衣衫，是正衣冠，冠呢？小白玉說：「你找頭巾麼，這不是？」她從脚把頭巾拾起來給他，朱逸忙恭恭敬敬接過，恭恭敬敬戴上，又恭恭敬敬作了一揖，才道：「多謝仙姑，救苦救難。」

小白玉不覺也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笑了，眞好笑，說：「怎麼你又把我當作仙姑了？」

那日朱逸眼看掉入寒潭，這小白玉就突然現了身，今日他醉倒在荒野裏，醒來却又在她懷裏了，還有呢，他現下以爲明白了，恭恭敬敬的道：「必是仙姑你施展無邊法力，把我從靈山的伽藍寺中，送到京中，也才趕得及報考。」

小白玉露出一臉惶惑，說：「我……是仙姑？有無邊法力？把你送到京……中，你說甚麼啊，我眞的不明白。」

朱逸又搖頭，猛搖頭，他已清醒了，不，這不是作夢，他酒醉了，但已醒了，小白玉眞眞實實站在他面前，道：「只是，學生辜負了仙姑一番善心，倒也趕上了考期，只是榜上却無名。」

小白玉點了點頭，道：「我明白了，你必是沒中得舉，又以酒消愁，是不是啊。」她笑起來眞美，眞好看。

朱逸忙雙目垂簾，盯着人家仙姑看，那可是無禮，豈可大不敬，道：「不過也算是中啦，只不過榜上却無我名。」

那顏如玉舒了一口氣，果然不假，這書呆自己也說出了，張珏的文章眞是他代替的，要不然怎會中了又無名，這原是已知道的了，但朱逸現下是親口說出來，她不但舒了一口氣，而且笑了，小白玉仍是天眞無邪的小姑娘，這書呆既然把她當作仙姑，那麼恭敬禮拜，她又怎可往邪裏去猜疑。

小白玉又道：「這不奇啦，榜上無名便是不中，我啊，那日穆姊姊把你送走後，她們對我說明白啦，我才曉得……」

朱逸啊了一聲，他此番出京，一者是京中傷心地已無所戀，二來便是要弄明白，怎生他分明昏倒在伽藍寺中，醒來却會在車中，還有這小白玉，他要救這小白玉，却不料小白玉無恙，他分明醉倒在樹下，雖仍在荒山中，但醒來却在她懷裏……

「啊！」朱逸說：「你穆姊姊送我，送我到京？」

小白玉點着頭兒說：「怎麼不是，我可仍沒弄明白，怎生那大和尙不好人，把我們兩人迷倒啦。醒來却見到穆姊姊，原來她們不見了我，我啊，可不是對你說，穆姊姊會去找我，定會尋到我不是？她們見人就問，把我的模樣兒說了，人家就指給她們，說我往北去啦，跟着個醉了酒的秀才，她們找啊，找啊的，就找到了伽藍寺。」

朱逸道：「那日我們是往西走的。」

小白玉笑了，說：「你是往西來，我歇在大路傍，那小店裏的老媽媽正和我說着話兒，說：「小姑娘，你打那兒來，要去那兒啊，我說：我等人，你可就來啦，倒倒歪歪，我就說，老媽媽，你瞧，這人多可憐，要是跌下山溝裏，落入水塘裏，可怎麼好，我穆姊姊就要找我來啦，來了煩你說一聲，說我往北去啦，我就跟着你，誰知你却走北又轉了西，你說巧不巧，穆姊姊找啊，找啊，就找到了伽藍寺，我們那日晨早走啊，走啊，也走到了伽藍寺，咱們着了那壞和尙的道兒，剛剛倒下，穆姊姊可也就找到啦。」

朱逸又啊了一聲，這麼說，小白玉不是小仙女，救苦救難的原來是她的穆姊姊，那晚她不是再說穆姊姊會去找她，他不也在那高坡上生起火來，就爲了要教她穆姊姊見到麼，原來是這麼回事，當眞越往北，越少人烟，伽藍寺却是個大叢林，老遠老遠就能見到的大廟，他和小白玉不也走啊走啊，就走到那廟去了，但怎麼却送他上了京呢？

小白玉說：「你和我們一道上了京，穆姊姊差點兒沒一把火，把那廟給燒啦，幸是我醒了來說：廟裏還有那秀才啊。」

小白玉頓了頓，繼續道：「穆姊姊就套了廟裏的車，把你載上了車，我醒啦，你却醒不來，穆姊姊說：必是你多吃了那和尙送來的飯菜，咱們可沒解藥，後來，你整整過了一個對時，你就說起夢話來啦，才知你上京趕考。」

朱逸這才會明白啦，不用說，他在半醒仍昏迷之時，把心裏的話都說出來了，

必是提到戶部尚書，只怕也說出了顏姑娘，於是，就命人把他送到那巷口，他却在車中醒過來了。

啊，原來是這麼回事，朱逸囁嚅，地說：「我可提到……一個姑娘？」

小白玉說：「怎麼沒有，穆姊姊說：原來你是上京來找顏姊姊的，我就說，穆姊姊，別惱啊，咱們送他到顏姊妹那裏去吧？」

朱逸可又糊塗了，說：「你穆姊姊……惱了，惱誰啊？可是惱了我？」

小白玉說：「不，是惱了顏姊姊，穆姊姊說：原來人家對她一片痴情，眞沒想到她是那樣的人，嫌貧寒，愛富貴，因爲你說：說甚麼張公子大富大貴，說你配不上她。你說，我是不是很蠢？我不明白你說甚麼，穆姊姊她們可明白啦，她們惱了顏姊姊，我眞傷心。」

朱逸着急道：「不不，我不是那個意思，顏姑娘不是那樣的人，誰說她嫌貧愛富，她們誤會啦，咦！」陡然間，他呆住了，當眞這小白玉怎會也認得顏姑娘？

小白玉却又說：「我也這麼說啦，顏姊姊不是那樣的人，別惱啊，不信把他送到顏姊姊那裏去，穆姊姊就說，好，但她說可不願見顏姊姊。於是，就雇了一輛大車，把你送去啦，咱們的車遠遠跟在你後面。」

顏如玉這才明白過來，敢情是這麼回事，她見到的枕邊紙條，原來是穆家姊姊送去給她的，錯非是穆家姊妹，才能神不知，鬼不覺，但也怔住了，不由也在心裏哼了一聲，這書呆雖然令她氣惱，倒也沒辜負她，小白玉也更覺可愛，那心下也就不由生了歉意，這小白玉連善惡也不分，沒些兒男女之嫌，是她一片純眞，她先前倒誤會了，却是穆家姊妹，哼！

就在她長起身來，正想下去，忽然遠遠有人叫道：「小白玉，小白玉，你在那裏啊？」

小白玉道：「噯呀，她們找來了，快，快把火熄了。」

石上的顏如玉立即縮了步，朱逸不覺也奇了，道：「可是你那穆姊姊尋了來，你怎麼……」

火光照亮了的小白玉的臉，陡然間泛出了紅霞，說：「我啊是來找你的，可不願被她們找到。」說着，朱逸發出了一聲驚呼！那驚呼之聲自然不大，也只是躲在石上的顏如玉才能隱約的聽得出來吧了。

朱逸驚奇得眼睛睜大了，皆因小白玉兩臂一揚，兩掌緩緩向火堆按落，竟然把火焰壓落下去，陡然間，眼前一黑，一股濃烟竟騰空而起，不但火焰沒了，那火炭也瞬已由紅變了黑。別說朱逸驚得呆，使顏如玉也駭然，她雖知小白玉的無相神功了得，觸體令人勁道全失，可還不知相隔數尺！竟把火堆也壓滅了。雖然只是小小一堆火，但也太神奇了。

朱逸半晌才說得出話來，道：「你你……原來仍然是仙姑！啊？」

小白玉輕悄悄笑道：「別出聲，你聽，她們向山外去啦。」

可不是呼喚小白玉之聲，往山外去了，烟濃，天色又黑，黑暗中，只聽小白玉又說：「別站在下風頭，你不怕烟麼，來啊，這裏來。」

那天色雖黑，烟可是白的，顏如玉因是也看得明白，小白玉牽着朱逸，往溪邊去了，她也怔住了，一個知道害臊了的姑娘，還會不知男女之嫌麼？她心下又老大不是滋味。且慢，倒要聽他們說些甚麼，怎麼那穆家姊妹尋了來，她不答應，倒躲了起來，而且……是和朱逸躲在這山裏。

她也溜下大石，小溪在亂石中嗚咽，繞過那熄滅了的火堆，躲開那白烟，她又聽到兩人在說話了，是朱逸語帶驚疑說道：「是了，原來你也會功夫，除非你練成了氣功，豈能，你才……這點點年紀。」

現下輪到小白玉來驚訝了，說：「你！也識得氣功？」

朱逸說：「若是三月前，我眞還不曉得，現下我可曉得啦，我也練過了，只不過……」

小白玉更驚訝了，她驚奇地說：「你也練過了？當眞？」

顏如玉一怔，怎麼沒聲音？半晌，才聽小白玉噯呀一聲，說：「沒想到，你當眞會，只不過……」

她明白了，原來小白玉握着他的手，必是試了試他，但怎麼說眞會？這書呆倒也懂得一些，但他那會甚麼功夫？這是怎說？她悄悄又移近了兩步，現下，她看得見兩人的影子了，可不是小白玉仍然把朱逸的手握在掌中。

朱逸吐了一口氣，隨聽他喘着氣，說道：「若是你多用上一成眞刀，只怕我就抵抗不了啦，我可也眞想不到，這麼說，你那姊姊的武功一定是很好，是了，難怪她能把咱們從伽藍寺救出來，那大和尚看來好生威猛，武功也是極好的，眞眞……想不到。」

小白玉說：「又有甚麼想不到的？」

朱逸不氣喘了，道：「一個顏姑娘，又一個你，還有你那兩個穆姊姊，怎麼都有了不得的功夫，比那邪惡的老道，那兇惡的和尚都更了得。」

小白玉笑了說：「但你也不差啊，前些時我初見穆姊姊，心裏一喜歡，握着她的手勁大了些，她可連臉色也變啦，我却存心試你，你倒能抵抗，怎麼我一些兒也瞧不出你身有武功？」

朱逸道：「你有一身武功，而且還是這般了得的上乘功夫，我豈僅看不出來，而且想也沒想過，便現下，我……仍不信，小白玉，你再試試，再……」

顏如玉初時感覺到的酸酸滋味，又上了心頭，現在，那火雖熄了，冷月却爬上了山頭，溪邊的兩人恰好對着那一輪盤冰的皓月，又是月圓了，鬧市唯有燈昏，誰理會月的陰晴圓缺，當眞月該圓了，但那團圓之月，對她，却似打背脊上昇起來的一輪冰盤，眼前的景象，和那入耳的話語，她也感到一般兒冷。

「再試一試，小白玉。」朱逸說。

這書呆從沒像現刻這般，不轉眼地望着她，但現刻，他望着小白玉，竟然帶着笑，而且對小白玉伸出了手去！哼！好啊，顏如玉心裏也說：「再試一試，我倒要瞧瞧，是這書呆比她更有一身了得的功夫，還是把這小白玉看錯了，還以爲小白玉天眞無邪，原來……

朱逸在笑，那小白玉也笑了，兩人手握着手了，笑臉對着笑臉。笑着，兀自在笑着。

顏如玉的心兒在下沉，比夜更凉，比月更冷了，眞凉透了，小白玉的臉上出現了喜容，她凉透了心中，却昇起了怒火！她眞難過，傷心極了。

他的難過，不是因爲小白玉適才所言，輕視了她，那是眞的，那日船中初相遇，在小白玉一握之下，她眞是臉上變了色，別說她喜歡小白玉，再驕傲的人，也不會對喜歡的人驕傲了，而且論內家功夫，也眞是遠有不如，她傷心，是因爲小白玉再也不是那麼天眞無邪，她以爲，現在在她面前的這兩人，是在調情，原來這書呆也不呆，她以爲也被他騙啦，甚麼對她情眞意眞，一個轉背就愛上了別一個姑娘的人，還會是個痴情的人麼？

顏如玉傷心透了，眼前這兩個她最喜歡的人，竟然都欺騙了她，她是眞心眞意愛這兩人的，但，現在……」

她霍地站起身來，若然她多瞧一會，那就好了，就會知道她誤會了自己最喜歡的兩人，但傷心又氣惱的顏如玉，多一眼也不瞧，退後，而且轉身走了。

她那會想到，眞是萬萬想不到，朱逸竟會在三個多月的別離時刻，獲得了曠世奇緣，修練了上乘內家功夫呢？在她想來，小白玉若是用上無相神功，那書呆豈僅會臉上變色，只怕早叫了起來。不用說，在她想來，這兩個不過是在借個題兒調情罷了。

在愛情之前，當眞最寬廣的心胸也會狹窄了，情人的眼裏眞揉不進一粒最微細塵埃的。她啊，眞傷心，她以爲小白玉欺騙了她，只道朱逸情眞意眞，她是不拋棄了富貴，苦心用盡，跑來尋他麼，不料滿懷的情愛，化作了滿懷冰雪。

小白玉如何不是欺騙了她，她不知朱逸怎會遇上了小白玉，但既然穆家姊妹把朱逸送去了那巷口，自該知道這書呆情有所鍾了，但今晚她親眼所見的小白玉，竟然……那當然是調情！

現在，她去何處？是林鳥夜驚飛？還是驚起了林中的野兔？但她却也被那聲響把她從迷惘中驚醒了，這是何處？

她仍然身在林中，從那林隙中洒下來的月光，也辨不得方向。她也不急於去辨方向，反正北京是不回去了，她爹和秦天都，必以爲她南下，回轉家鄉，不，她的家早已被賊子們一把火燒了，現在的家，可是張珏替她重建起來的，她又怎能再住進那房裏去。

她嘆了口氣，雖然只不過在江湖上才闖蕩了一年不到，但已經歷過多少兇險，多少次艱危，甚至兩番受了傷，她可從未嘆過氣，今天，她却嘆息了，一時間，她眞感到去無所去，歸無所歸，忽然有前路茫茫之嘆。

她又嘆了口氣，不，只是嘆了半聲，這是甚麼聲響，怎麼好似也有人在嘆息，她本能地一閃身，雖然她立即明白，那不是有人嘆息，而是流水嗚咽，但陡然間，却有人聲入耳了，是有人在低聲說話。

顏如玉一怔！從水聲想到，莫非她在林中轉來轉去，又走了回頭？要不然這深夜林中，怎會另有人來？先前那穆家姊妹雖也在林中，但已早出山去了，豈會再有他人？哼？

她一蹬脚，那料尚未轉身，已有步聲入耳了，而且向她這面走近來，現在，話聲亦可聽得出了，竟是兩個男人在交談。只聽一人說：「就在前面不遠了，你看見前面那一道嶺麼，看來像是一道嶺，其實是兩座山摺疊起來，便是在白天，若非到了近前，也發現不出的，那兩座山之間，有一條狹谷，穿過那狹谷，那才令你驚奇哩。」

顏如玉覺得那聲音熟，但低沉而帶沙啞，絕不是朱逸，忙不迭閃到樹後。

現在，來人近了，她也能見到人影了，是兩個勁裝漢子，啊，這不是那喪門劍古元麼？當眞她怎麼把這般賊子給忽略了，明知他們在北京近郊有一處巢穴，莫非就在這山裏？哼！這倒好，斬草不除根，這般賊子那會同她甘休，那可眞是防不勝防，而且她幾乎喪命在那山腹中，身受重傷，這口惡氣一日不出，她也就一日不肯甘休。哼！

來人更近了，顏如玉這時才看出來了，原來她在迷惘中，是順着林中的一條小道走的，這兩人也是打從道上來，來人更近了些，那喪門劍古元身後，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年，腰跨一把長劍，可不像古元把劍背在背上。現在，她連那劍帶在夜風裏飄拂也看得見了。

那少年在說了，道：「可就是那寒潭，紅娘子就在……」

喪門劍古元陡地一縮身，因是離顏如玉只得幾步遠了，清楚見到他打了個哆索，喝道：「你是找死了，到了她這山裏，也敢叫她的名兒。」

那少年吐了吐舌頭，却因這一來，兩人倒在顏如玉藏身的樹停下來了，那喪門劍竟然兀自害怕，怯怯地向四外望了，才低聲道：「我是怎麼吩咐你來，別瞧這四外不見人，說不定她隨時會現身出來，她要是聽到了你喚她這名兒，說不定你連人影也沒見到，你就早沒命了。」

那少年縮了縮肩，但仍道：「只不過眞教人難信，她的武功會高到這個地步，再說，她這名兒，不都這般叫麼，那你要我叫她甚麼？」

古元道：「你這是怎麼了，這樣沒記性，要叫他做紅姑。」

少年道：「我怎麼不記得，只是奇怪罷了，既然她年紀大了，又不是沒嫁過人，她這名兒，江湖上又早傳開了，叫她紅娘子倒不尊重……」

古元喝道：「低聲，你你……」

顏如玉可也驚奇，這喪門劍古元的武功，也僅在飛天狐和那黑判官之下，可不是個胆怯的人，難道他說的這紅娘子，就眞這麼厲害？那少年才又叫了聲紅娘子，他又驚惶四顧？

古元皺眉，搖頭，一會才又說道：「你眞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是年紀輕輕，她近年又不再在江湖上露面了，是以你不明白，因爲她姓洪，又喜歡穿着一身紅，是以早年都叫她紅姑，後來嫁了人……」

那少年接口道：「我曉得，就是飛天狐的師兄，那個姓古的，聽說是……」

古元道：「是我同宗的一位兄長，名叫古嘯天，那時飛天狐可還是名叫滅門太歲，因她嫁了我那大哥，大家便叫她紅娘子了。」

少年道：「好啊，既然大家都這麼叫了，叫了這麼多年，怎麼現在却又不能叫了，這可不奇怪麼，叫了就要命，更沒這個理！」

那古元嘆了口氣，緩緩向四下掃了一眼，少年道：「瞧你怕成這個樣兒，你不是說她惱人家叫她這名兒麼，我可叫了兩遍，她也沒現身出來，那就不在這左近了，還怕甚麼？古大哥，你可不是個胆怯的人。」

古元道：「若說怕別人，那可是丟臉，在江湖上難抬得起頭來，但若是怕她，可就不是丟臉了，因爲沒人不怕。不過，你說得也是，我就再多告訴你一些，你就知道緣故，也知道厲害了。說起來，她還是我的一位嫂子，却不料嫁古嘯天不到兩年，兩人就分了手，但我那大哥却再沒露過面，說是活着，可誰沒見過。」

那少年神色慌張，回頭向四面觀察，才說道：「只怕被她殺了。」

古元打了個寒顫，這兩人顯是提起那紅娘子，心中就害怕，說話間，不自覺越縮越後，退到了樹下，可就與顏如玉僅一樹之隔了。她不把這兩個人放在眼裏，可也不願被兩人發現，是以反倒上前了半步，貼着了樹身，因是把個人的眉目都瞧得清清楚楚。

古元道：「別胡說，這話也是說得的麼，你眞要找死了，其實，當時飛天狐：：不，那時他還叫滅門太歲，和我都勸過我那大哥，他和紅娘子的武功相差得太遠了，雖然比起我和滅門太歲來，已是好得很了，但不信能接得下那女人三五招，初時恩愛也罷了，日久必會爬到他頭上，我那大哥可也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一朝不能忍受必然翻臉。」

少年駭然道：「她眞有那麼厲害？古語說：齊大非偶，當眞不妙。」

喪門劍古元搖了搖頭，道：「偏是我那大哥迷戀她的美色，和她住到這裏來了，以致，落得如今生死不明。」

那顏如玉也驚疑了，眞有這麼武功高强的女人？這古元也罷了，飛天狐的武功已是當今有數的人物，是他的師兄，自也比他高强了，竟只能在女人手下走得三五招？

她本是要偵查賊子們的動靜，明知恨她入骨，必有圖謀，登時心中一動，這兩人此來，莫非是要想請出這個甚麼紅娘子來對付她！

她心念一動，也就不再大意了，忙把身形隱得嚴密些，那樹下草長得可以沒膝，她身形小巧，自易隱藏，忑也作怪，怎麼江湖上有這麼個人物，她却一點也不曉得？但她也是個聰明人，稍稍一想，便即明白了，她父女雖也是武林中人，但以往從不在江湖上行走，交往得密切的，也只得一個秦天都，但秦天都可是在秦中稱霸，那中原地已輪不到他了，何況相距數千里的無人地帶，而且聽古元說，紅娘子這女人多時也已不再在江湖上出沒了，自然她不曉得了。

那少年忽然一聲嘻笑，說道：「我明白了，她不願別人叫她紅娘子，喜歡人家叫她紅姑，意思是說，她又是待嫁女兒身。這女人的武功必是好的了，只可惜她年紀不小了，只怕淫蕩也過於常人，已是虎狠之年，一定不及年青時美貌了，倒自爲仍是小姑獨處。」

却聽喪門劍古元道：「你說錯了，今年初春時候，我此來一次，在路上巧遇了她，一者覺得好生面善，二來也太美貌了，不禁：……」

「不禁色心動了，是不是？」少年嘻笑道。

古元也不否認，道：「自是多瞧了她兩眼，你猜怎麼着，差點兒沒被她揭去了一層頭皮，這紅姑出去行走，是從不帶兵刃的，總是騎一匹白馬，手中也總是拿着一條銀絲編成的馬鞭，明瞧着向我頭上抽來，我可就是躲不開，那日我頭戴一頂范陽炎毡，竟被她劈成了兩半！」

少年啊唷一聲，說：「當眞？她那條銀絲鞭，豈不是比刀劍還要鋒利，古怪，戴在你頭上的毡帽也劈成兩半了，你這顆頭倒還完好，沒也被她劈成了兩半？」

喪門劍古元道：「你雖是取笑我，却教你知那紅姑的厲害了，若然連我頭也劈成兩半了，那她的武功再也有限了，厲害便是只把我戴在頭上的范陽炎毡劈成兩半，却沒傷我一根毫髮，原來我也和你一般想法，多年不見他，美人遲暮了，便是仍然美，也不會再年輕嬌嫩了，是不是，那料到眼前的嬌娃，便是她，她要是也喜歡你，那可更不妙，否則，小心你的小命不保。」

顏如玉還是個黃花閨女，那懂得這些，聞言也怔了一怔！這是怎說？

却見那少年又嘻嘻笑了，道：「我才不怕哩，有道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古大哥，說眞的，聽你這麼一說，這個紅娘子我倒眞想見見了，世間眞有越老越嫩的女人，我眞不信，一鞭把你頭上毡帽劈成了兩半，却不傷你毫髮，那更令人難信。」

喪門劍古元嘆了口氣，說道：「你不信也得信，令人信了，其實還有何奇，那日她是認出了我來，這才手下留情，你這話倒提醒了我，除非是她喜歡的人，否則誰要盯着她瞧，多看那麼一眼，眞得小心性命。還有，這番可是你們來求我，要我帶你去找她的，該警告你的，我也警告過了，那紅姑的性子眞是難以捉摸，喜怒無常，這一去若有個兩短三長可別怨我。」

那樹後的顏如玉聞言可又是一怔！難道這喪門劍古元不是爲了要對付她，才來找紅姑相助？但雖事不關己了，她此刻對這個古元口中的紅姑，生了好奇，也就想見一見了，哼！她也是一劍之外，也善用長長的馬鞭，所謂南船北馬，北地的人多在馬上來去，誰不鞭在手，是以那鞭上多有獨到功夫，可沒見過像古元所說的紅姑一般奇絕。

只聽那少年道：「誰說我求你？不過是你們把她說得天上有，地下無，我眞不信，想見一見罷了，你要這麼說，咱們不去也罷。」

說着，就要站起身來，兩人本是半靠

半坐在那拱起的樹根上，古元忙伸手搭在他肩上，狡獪地一笑，道：「怎麼，是不是我這麼一說，你就怕啦。」

那少年只不過身子動了動，却也側過了身子來，只見他眉梢一挑，道：「笑話，我怕，我怕了誰？我燕山派的人就不知怕字怎麼寫。」

夜入深山地　意外見紅姑

先前相距得遠了，顏如玉只辨得出他是個二十來歲的少年，現下坐得這麼近，他一側身，枝葉中洒落下來的縷縷清光，恰好照在他的臉上了，是以樹下雖暗，顏如玉倒看得更清楚了，這少年倒也鼻正口方，還算得上英俊，一雙眸子也正而不邪，尤其是他眉兒一挑，透着一股高傲的神情。

古元忙道：「老弟，好好，不是你求我，我可沒說你怕，其實，你們燕山派名頭高大，當家的把你們管得嚴些，少在江湖上行走，但誰也知道你門中那燕雲十八劍，近百年來就沒逢到過敗手，但這些年來，武林中却也能人倍出了。」

少年哼了一聲，冷笑道：「你是說濟南府顏家那一字騰龍劍，哼！」

古元道：「可不是麼，老弟，我可沒說你不行，但我和飛天狐可全栽在人家手裏了，還有一個使竹劍的，那更是氣人，數日前在微山湖邊那小鎭上，咱們眼看得手了，不料那書呆子陡然闖了來，被他傷了咱們兩個，不過半月前，飛天狐在保定府巧遇那老的一個……」

少年道：「你說那是顏娃娃的爹。」

古元道：「可不是麼，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眼看飛天狐那一拂塵就能結果他，偏又遇到那書呆子，又是竹劍那麼一指，飛天狐的手脚就傷了，總算逃了回來。」

少年霍地站起身來，瞪着眼，說：「喂，你們眞沒騙我？我可眞不信，別人我不曉得，飛天狐沒當老道之前，雖不算得是我門中之人，但說甚麼也是燕山一派的傍支，那時我入門還不久，一次我師叔帶了他來，雖算不得我師叔的徒弟，但師叔却在我師傅面前，讚他劍術不在我那師兄之下，你也認得，就是……」

古元接口道：「就是錢江潮，他是你同宗的兄弟吧？不，你叫錢昆，可是不江字輩的。」

原來這少年姓錢名昆，說道：「五百年前還不是一家，一個錢字可沒兩樣寫法，他是南邊來，我可是北地土生土長，這不去說他了，當時我師傅聽師叔一讚，一時高興，眞考驗了飛天狐幾招，雖然在第八招上，他就接不下來了，但我師傅也稱讚了他幾句，還說可惜他已有了武功底子，師叔若收他爲徒，便是把燕雲十八劍練成了，那劍術也絕不會精純，其實，我師傅最惱人帶藝投師才是眞。」

古元道：「這事我也曉得，只怕曉得的比你還多些，你師傅掌門燕山派，凡師兄弟收徒，都得他點頭他不會爲了飛天狐帶藝投師，才不答應，而是飛天狐那個名改壞了，那時他那個滅門太歲的名頭，在北道上已傳開了。我還告訴你，就因爲他出手太狠辣了些，因是結怨也越來越多，仇人也多了，這才投到你師叔名下，哄得你師叔對他寵信了，不但傳了他燕雲十八劍，還想列身門墻，那時他打出燕山派的旗號來，就沒人敢再惹他了，可惜你師傅對他的居心洞若觀火，才沒上他的當。」

這錢昆啊了一聲說：「眞的？」

那古元才驚覺自己失言，忙道：「其實飛天狐那個滅門太歲的名頭，又不是他自取的，雖然出手狠辣些，但以後你就懂得了，在江湖上行走，過起招來，不是你勝就是我敗，不是我死，就是你亡，有時不由你不狠，不狠就不行，總之，飛天狐絕了望才改投山東青松觀醉道人門下。」

顏如玉幾乎啊了一聲，叫出口來，原來那個被囚鎖的老道是醉道人，不差，那道觀青松遍山，便觀裏也有十多株古松，原來是青松觀。

錢昆說：「醉道人！甚麼？他又投到醉道人門下？我可知道有這麼個人物，我師傅說：論內家功夫，北道上就數醉道人登峯造極，可惜那道爺日在醉鄉，已多年不再露面了，師傅還說，只怕　仙去了，不料倒收飛天狐爲徒。」

喪門劍古元笑道：「那老道若不是葫蘆不離身，日在醉鄉，又豈會收滅門太歲爲徒，可惜，不久醉道人就摸清了滅門太歲的來龍去脈，雖也傳了他一些武功，但醉道人的絕招和內功心法，却對他秘而不傳，便連引滅門太歲入門的他那個大徒弟，也再不傳授了。」

錢昆道：「看來你對飛天狐的一切也倒眞知道得不少。」

古元打了個哈哈，不過壓着嗓門兒打的，道：「你忘了，我和他是一根綫兒上的兩個蟲蚱，要不，人家怎會叫他們滅門太歲，稱我喪門劍。老弟，有道是單絲不成綫，獨樹不成林，你要在江湖上行走，獨往獨來是不行的，飛天狐不在江湖上露面就不說了，否則有他必有我。老弟，你是才出來在江湖上行走，你和飛天狐也算得是同門了，別說你得到了燕山派的眞傳，劍術了得，有了你和飛天狐這點淵源，誰也多敬你兩分。」

錢昆哼了一聲，道：「我才不稀罕哩，却是我眞不信，你們這麼多人，倒敗在一個姑娘手中，還是個……是個……」

古元邪氣地一笑，說：「美人兒，早晚你就會見到她了，老弟，你可得小心，我這把喪門劍沒喪過門，飛天狐那個滅門太歲，天地良心，也沒滅過甚麼人的門，那娘兒可眞美如蛇蝎，你要是被她美色所迷，迷得你劍招也使不上來了，只怕你才眞會喪門也會滅門。」

古元繼續說：「嘿！老弟，倒是你想一想，咱們那夥人，別個你不知道，飛天狐早在你師叔錢江潮門下，武功已了得，何況過了這麼多年，又在青松觀醉道人門下這麼多年，豈有會不敵一個小娘兒的，就是那話兒：英雄難過美人關，一見到她，被她那美色迷得手軟了，便有再精絕的招術，你也使不出來，你說罷，咱們那還是她的敵手！」

顏如玉早摸着劍柄，這還是第一遭兒聽人這麼損她，談論她，雖明知這喪門劍古元不過是在替自己臉上抹金，不過是遮羞，但那個氣可大了。但！且慢，倒是說

一句眞心話，她在雲陽觀痛懲那般賊子，可眞還是女兒妝，那般賊子豈有好人的，誰不初時不把她放在眼裏，誰不色迷迷地望着她，要不然，憑她一人一劍，豈能够劍起人落頭，狂風掃落葉般，一下子殺了二十多個賊子，後來賊子們怕了，自然膌下來的也都是武功高强的，雖然也不是她的敵手，可不是她也勝來不易麼？若說喪門劍古元這話兒沒有半句是眞實的話，那也不確。

這古元却也不會說些骯髒令她過份難堪的話，好吧，天下間又有這幾個是不樂意人家讚她美的，顏如玉可替她自己找到了藉口：她獨自在江湖上行走，已快一年了，但却除了僻處秦中的秦天都師徒外，還眞沒和武林中人相處過，小白玉和穆家姊妹雖有一身奇絕武功，可是也和她一般不與武林中人往來的，甚麼燕山派，甚麼紅娘子，簡直提也沒聽人提過，便是他傳了醉道人的內功心法，慚愧，因那時困在山腹中，危機四伏，竟連那老道的道號也不會問得，這個錢昆聽那古元說來，已是驚奇了，她聽來可也不新鮮。

且慢，暫且饒下這個喪門劍，他和飛天狐把錢昆哄了來，當眞爲何？初時以爲不是要對付她，現下越聽他往下說，倒又有點像了，若他所說的紅娘子眞有這麼厲害，她還是非要小心不可的了。

顏如玉總算按捺下了怒火，只聽那錢昆道：「喂，古大哥，這個紅姑和那個姓顏的，這兩個誰更美？」

喪門劍打了個哈哈，這賊子可眞是老江湖，他可是眞樂了，但是這聲哈哈也只是最近身的人才能聽到，也可見他是如何怕這紅姑，那顏如玉可尖起耳朵，不自覺，眞是一些兒也不自覺，她那咀兒巳呶了起來。錢昆更急了，說：「你笑甚麼，說啊。」

喪門劍道：「老弟，你心動了吧，我可是說的眞話，別瞧這紅姑巳該是虎狼之年了，但你要是見了她的面，不經我說破，你準會不信她二十歲出了頭……」

錢昆頓着脚，說：「我是問你，她們兩個人到底誰更美。」

喪門劍忍住笑了，說：「瞧你急成這個樣兒，我這不是誰了麼，其實，眞要我說那一個更美，我還是眞說不上來，論年紀呢，這紅姑是大些，但偏是嫩得像個大姑娘，眞個渾身是火，一雙媚眼攝魄勾魂，說到風騷，那姓顏的妞兒却遠有不如她了。」

錢昆如痴如呆，說：「我明白你那個意，是說這紅姑多了萬種風情，姓顏的姑娘却不解風情，美則是一般兒。」

這錢昆說着，竟霍地一旋身，但身才半轉，却又轉回身來，喪門劍古元可又撲嗤一聲，說：「老弟，你樂不得了吧，看來你還眞是個風流種子，我還沒說出來，你巳先明白了，我就是那個意思，你要我分別出來那個更美，我還是眞說不上來，只能說各擅勝場。」

錢昆這少年眞像動了心，道：「你越說可越奇了，我還不信，這幾年間，江湖上竟出了這麼多厲害的人物，一個書呆子憑一隻竹劍，就可以令你嚇破了胆，可了不得，而這麼兩個美人兒，你們要不是像見了女羅刹，便不死必傷，我倒眞有些不信。」

喪門劍道：「老弟，這可不由你不信了，要是咱們沒吃過這兩人的苦頭，誰會承認怕了兩個婦人女子。而且你就會見到這個紅姑了，記住了，你得叫她紅姑，甚至你如果肯叫她小妹子，她倒會高興。」

這喪門劍怎麼盯着眼，對錢昆打量起來？分明還皺了皺眉頭，也搖了搖頭？又道：「老弟，我是帶你來了，可這是飛天狐的意思了。」

顏如玉忙把耳朵貼近了樹身，她也急於要明白，只聽那錢昆道：「你這是怎麼了，去見一見了吧，你們把她說得天上有，地下無，我自要去見識一下這個天下奇女子，與你何干，飛天狐那意思，我豈會不明白，他不過是有求於她，却又不敢去見她，這才求我去打頭陣，等我和這紅姑套上了交情，他隨後便去。」錢昆說着，右袖也拂着一拂，裝出個風流瀟洒的模樣來，哼了一聲，說：「飛天狐把我當雛兒啦。」

喪門劍着了慌，道：「錢老弟，你千萬別誤會，不……是……」

錢昆冷笑道：「不也好，是也吧，古大哥，走吧，你們以爲三言兩語就把我哄了來，上了你們的當，嘿嘿，饒他飛天狐再狡猾，他尾巳一翹，我也知他要撒尿，我不過是不服這口氣，再說，也心下好奇，倒要見識見識這個紅姑。」

喪門劍略一沉吟，道：「好，錢昆果然聰明得緊，不瞞你說，飛天狐還眞是這麼個意思，不過，你說他把你當雛兒，那可寃枉了他，我巳把這紅姑詳細告訴你了，錢兄你想，這紅姑算不算歷盡滄桑，就算要你去巴結她，錢兄可也得是個人物才行是不是，若非錢兄你正派名門，英俊瀟洒，劍術了得，他便有此存心，又豈能巴結得上紅姑。」

這不過是頓飯工夫，顏如玉巳聽喪門劍對錢昆的稱呼，由老弟而錢老弟，而錢兄，雖說巳刮目相看了，但分明初時也眞是把錢昆當雛兒。

却是這幾句話，令這錢昆高興了，道：「不用說了，走吧，說甚麼我和飛天狐也有那麼一段淵源，豈能眼見他有危難不救的。」

古元道：「錢兄慐地重義，好生令人佩服，他沒對你詳說，錢兄聰明人，有甚麼不明白的，咱們實是被那個姓顏的妞兒逼得走投無路，你想，咱們的藏身窩被她挑了，二十多個兄弟被她殺了，眼看着巳了身不說，青松觀這個站頭也又毀在她手裏，還把醉道人和他那師兄救了出來，也不知她去那裏又結交了一個使竹劍的少年，武功莫測高深，錢兄，嘿！還沒對你說哩？咱們沒暗算得她，那妞兒倒又結交了三個姑娘……」

錢昆啊了聲說：「又是姑娘！還是三個？」

古元道：「說來話長了，因是丟臉之事，先前飛天狐和我都沒對你詳說，那三個丫頭竟然皆有一身奇異得了不得的功夫，你要是被她扣住了你的脈門，你渾身的脈道就被逆轉了，簡直厲害過分筋錯骨，

你想想，那姓顏的妞兒一個也巳難對付了，而今又如虎添翼，再加上醉道人到處搜尋他的下落，咱們別說報仇雪恨了，除非把這個紅姑請得出來，只怕還能救得了這步危難。」

錢昆的目中射出了一道奇異的閃光，說：「爲何你們不早說，飛天狐也曾在我燕山派門下，該當知道，以往燕山派的門人弟子，是不准在江湖行走，也不和江湖中人往來的，爲何我倒出來行走了？古大哥，我也不瞞你，我師傅年初去了世，現下由我師叔接掌燕山派的門戶，也就是當年要收飛天狐作徒弟的錢江潮師叔，而今戒律巳沒先前一般緊嚴了，飛天狐若是去求他，必會出來解救他這步危難。」

古元跳了起來，道：「錢兄怎不早說，他也曾對我說過，若能請得你師叔出來，必可對付得了醉道人，那個丫頭和那個使竹劍的書生，武功無論如何神奇了得，老實說，咱們也還不十分放在心上，有道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何況咱們人多，必令他們防不勝防，幾個初出道的雛兒，還怕對付不了麼，那姓顏的丫就差點生葬在那山腹中了麼。」

錢昆朗朗一笑，道：「好好，看來我這番出來在江湖行走，還是眞是時候，可趕上這場熱鬧了，還是那話，讓我先見識一下這位奇女子紅姑，再去會會……哈哈，那幾位美貌的妞兒。」

好狂的小子，竟然一拂袖，左跨一步，又右跨一步，自以爲自己風流瀟洒又豪邁。

古元道：「好，那好吧，也還是那話兒，我送你到那山坳，翻過山，你就能見到那寒舍了，我可就要回去了，告訴飛天狐，即刻去求你師叔出山。」

兩人立即轉出了林中小路，錢昆走得更快，那帶路的古元，倒成爲追趕了，林中薄霧氤氳，眨眼巳去得無影無踪，顏如玉才跳了出來，她那唇兒上留着深深牙印，若不是她咬牙强忍，不早跳出來，也會早出聲了。

她脚兒一蹬，哼，這番北來，她原是追踪飛天狐一夥賊子的，不料被張珏這麼一纏，被那吳護院暗裏作弄那書呆，倒生出無窮事故來，倒把這夥賊子丟在腦後了，她打秦中動身，獨自闖蕩江湖，原是要仗劍走江湖，令她爹研創的一字騰龍劍，揚威天下，却不料才名揚，她倒幾乎墮入十丈軟紅塵中，作了歸嫁娘。

哼！顏如玉登時又萬丈雄心，那豪情盛慨，又回到了心頭，倒把那溪邊的書呆和小白玉抛在腦後了，好哇！她倒要瞧這個紅姑，端的是怎麼個奇女子，竟然强得過醉道人，燕山派！好得很，她倒也聽人談起過燕山派的劍術北道稱尊，她也要見識見識。

若不是爲了要跟踪這兩人，也要見識一下那個奇女子紅姑，她豈會饒過這喪門劍古元，那小子……哼！

當眞那姓錢的小子巳打前頭走下去了，她得快追，說眞話，這個名叫錢昆的小子，那長相倒也不令人討厭，甚至還說得上英俊，就是那一雙眸子不正，也太狂了些，這錢昆必是燕山派有數的人物了，她得找個時機，敎他見識見識一字騰龍劍，哼！

那料她接連兩個起落，竟失了兩人的踪跡，這不是怪事麼？再瞧瞧，脚下竟無道路，其實那荒山之中，那來道路，樹林稀少之處，便草深沒脛，不過是沙石多的地方，才見似有山徑，何況這又是夜晚，林中月不明。她這裏才抬頭尋找喪門劍古元先前所指的山坳，忽聽人聲入耳，顏如玉可怔住了，怎麼人聲來自左面山下？

她才這麼一凝神，登時遲疑起來了，但只是向喪門劍古元所指的那山坡望了一眼，立即奔下山坡，皆因那人聲雖聽不出說些什麼，但却像是小白玉，她原也在山脚溪邊，不是她，更有誰。

顏如玉立卽奔下山坡，因爲入耳之聲，是一聲驚呼，隨又喝問了一聲！

小白玉他們……自是和朱逸在一起，遇到甚麼了！她立即想到的是，古元錢昆兩人立即失去踪跡，莫非遇上了，適才那喪門劍古元說得不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小白玉倒眞有一身功夫，但善惡不分，一點兒閱歷也沒有，豈能保護得了她自己，更保護不了朱逸。要知她雖然惱了二人，但又不由她不担心，到底這兩人都是她最喜歡的人。

自從那醉道人傳了顏如玉內功心法，加上這些日來的苦練，那內功眞力巳大增長了，不但劍上也增了威力，而且輕身功夫也遠非她初到陽山之時可比。要知她劍上功夫了得，輕身功夫原本也平常，現時可巳倍增了。

她飛掠前去，又聽了小白玉叫了，這番聽得清清楚楚，語音驚惶：「這位姊姊，你是誰啊，你怎麼把他……把他……噯呀！」

這位姊姊，那自是眞另有一個女子，把他，他自是朱逸！她和小白玉相處了那麼久，眞還沒聽她如此驚惶叫過，心裏一急，那女子把朱逸怎麼了？

她見到了，原來她在山中轉來轉去，又轉了回頭，不過是上了高處，小白玉和朱逸却在溪邊，就在那山脚下。

她見到了，小白玉面前站着一個黑衣女子，月亮爬上了高高山頭，洒了一溪清輝，那女子倒是站在明裏了，只見朱逸靠在一塊石上，如泥雕木塑般。

好美的一個女子，一頭長髮披洒在肩後，她原以爲是喪門劍所說的紅姑，但月下看來，那俏麗面龐顯得清逸蒼白，可不像是個淫蕩的女子，何況一身黑？當眞這女子是誰？

只見小白玉睜大了一雙驚恐的眼睛，在瞧自己的手，又瞧那女子。

那個清麗的女子也在瞧她，而且緩緩繞着她轉了半圈，顏如玉一怔！皆因這女子轉到右方，更對正了月光，她也看得更清楚了，那臉上竟也一般有驚疑之色。這是怎麼了？朱逸兀自傻傻的笑着，連眼珠子也沒轉動一下。顏如玉倒不十分驚奇，她可不知朱逸巳獲曠世之緣，心想：這書呆必是又發了呆，八成兒又以爲是仙姑降了塵寰，要不也當這女子是妖魔女怪，本就有些呆氣，這必是駭傻了。

顏如玉按住了劍柄，面前這人都面露驚恐，可就奇怪，只聽小白玉又說：「你……這位姊姊，你是誰啊？」

小白玉的話聲眞是又柔又甜，便是她面有驚恐之色，也不解分毫。

那女子唇邊閃過一抹微笑，若不是她抿得緊緊的咀兒那麼微微一張，露出了皓齒，簡直看不出她那唇邊的笑意來。顏如玉倒鬆了口氣，不論她是誰，即使是那個甚麼紅娘子，也不像對小白玉有惡意。

那女子終於開口了，神情傲慢的說：「好好，我正少了個小丫頭，你姓甚麼，爲何半夜跑到我這山裏來？」

跑到她這山裏來？顏如玉明白了，這女子眞就是喪門劍說的那個紅娘子？是了，那紅色在月下看來，可不是成了黑色麼。哼！她倒異想天開，要小白玉作她的丫頭，不信她的功夫能勝得過穆家姊妹，最多也能欺負小白玉有一身功夫而不會用吧了。

「到你這山裏來？」小白玉仍然睜大了眼睛，說：「這是你的山裏麼？那咱們走就是，我們不知道啊，你怎麼點了他的穴道。」

原來是紅娘子點了朱逸的穴道，顏如玉的劍立即出了鞘。眞個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顏如玉見喪門劍這麼個武功不弱無法無天的賊，尚且提起這紅娘子來就怕成那個樣兒，她那會不心存戒懼，敢情飛天狐等人不會把她放在眼裏，想方法設計要求出這紅娘子去，其實並非是對付她，而是對付那個醉道人，那倒也不假，賊子們痛恨她，和她深仇似海，但知顏如玉不會急於對他們趕盡殺絕，那醉道人可不同了，被這兩個孽徒囚禁在那山腹中數年，一旦復了武功，豈會放過飛天狐和他那師兒，不怪這番北來，這夥賊子都銷聲匿迹了，想到這紅娘子若無眞實過人本領，賊子們豈會對她懼怕如此，而又前來求她，顏如玉劍雖出鞘，可不願即刻現身出去。

只聽紅娘子冷笑一聲，說道：「這小子有多大點道行，跑到我這山裏來不說，竟敢對我出手，但也……眞怪！」只見她眉頭皺了皺，竟沒見她跨步，却已飄身到了朱逸身前，對朱逸打量起來，說道：「嘖嘖，先前我沒看淸楚，這少年倒眞俊朗，更料不到他倒有一身眞功夫。」

小白玉忽地嫣然笑了，說：「你說錯了，他不過是一個考不中進士，落了第的舉子罷了，那有甚麼眞功夫。」

顏如玉的劍立即也垂下了，若然這紅娘子也以爲朱逸有一身眞功夫，那可就高明不到那裏去了，只不過她在點穴功夫上，還眞不內行，解穴也差勁得很，雖說現下她的功力已大增了，但這認穴打穴解穴的功夫，可不是短短時日可練成的，小白玉必然也不行，解鈴還須繫鈴人，一時之間，那去找人來解救朱逸，自然只有靠這紅娘子了。

那紅娘子那裏肯信，陡地一沉臉，但她右臂只半招，那飄出去的長長袖管，只飄起一半，便垂了下來，那語聲却冷厲之極，道：「小丫頭，你也敢騙我，他這一身氣功，若不是得到高明指點，十年八年也不能有他這般成就，還說不會武功，小丫頭，還有你。」

顏如玉駭了一跳，她連眼也沒瞬，這紅娘子竟不知她用的是甚麼身法，一旋身已轉到小白玉面前，待見她不像有惡意，才稍稍放了心。

那紅娘子道：「小丫頭，你也趁早對我老老實實說了，你這麼一點年紀，竟有一身神妙的功夫，你姓甚麼？你師傅是誰？啊！」

怎麼紅娘子霍地一拂袖，在後飄退了數尺？小白玉又沒動手？小白玉又豈會出手？

那紅娘子又厲聲道：「哼哼！你兩個年紀輕輕，竟然都有了一身上乘功夫，半夜入我山，必是爲我而來，趁早老實說了便罷！」

小白玉急得像要哭，她從不知甚麼是害怕，便是眼見到惡人，惡人也在她面前，她也是不信世間會有惡人的，何況從有生以來，從她懂得人事以來，從來就沒人對她惡聲惡氣說過話，怎會不急得要哭，不是要，而是眞哭了，月光下，更易見到她含在眼裏的淚，閃爍出淚光，道：「我們眞不知道這是你的山，他不過是醉了酒，走啊，走啊，就走到你這山裏來了，我也跟啊跟啊，也跟進你這山裏來了。」

她那麼可憐兮兮，而且楚楚可憐，那一片純眞，豈能瞞得過紅娘子的一雙銳利的眼睛，眞不信世上會有人會以爲她所言不眞。

那紅娘子的面色緩和了，說：「好吧，我且信你說的，但你們姓甚麼？你們的師傅是誰？」

小白玉的眼睛又睜大了，說：「師傅？沒有啊，我那穆姐姐倒有，他啊，我都說他不會武功，你怎麼不信啊？」

紅娘子的話聲陡然又轉厲了，霍地上前一步道：「你這小丫頭敢不對我說眞話，你是想……」

顏如玉暗叫一聲不好，便是飛天狐那樣的惡人，說來也令人不信，在小白玉面前也生不出惡念來，但這紅娘子可不同了，顏如玉見到她話聲未落，那衫袖已抖顫起來，顯然她有一身高絕的內家功夫，小白玉却空有一身功夫，却不會對敵，若然這紅娘子對她生了惡念，只怕小命兒不保，她甚至連想也來不及，斜身一掠，竄了出去，那料她脚未沾地，陡然眼前一黑，啊！總算她心存戒懼，也作了戒備，忙不迭就勢用劍向傍邊樹身上一點，那身子便在空中劃了個半弧，落到了小白玉身側。

小白玉一聲歡呼，叫道：「顏姊姊，顏姊姊，是你啊！」

顏如玉早劍隱肘後，左手把小白玉向後一帶，攔在她面前，忙道：「這位姑娘休生誤會，我這小妹子年幼無知，不會答話，姑娘有話要問，請許我來奉告。」

若然在先前，她豈會這般禮下於人，一者懼這紅娘子的聲威，二來朱逸被她點了穴道，非她不能解！

紅娘子的眉頭揚了揚，顏如玉適才露的這一下身手，端的少見，顯然更高過眼前這一男一女，但她又豈會把顏如玉放在心上，當下冷笑一聲，道：「好，又來了一個，你們還有多少人來？看來你這一身功夫也算不錯啊！」

顏如玉強忍着怒火，道：「我這小妹子不知和他怎生得罪了姑娘，我這裏陪不是了。」

小白玉叫道：「顏姊姊，咱們可沒冒

犯她。她怎麼這樣兇啊。」

那紅娘子又一晃身，顏如玉忙不迭抓住小白玉，但只滑步，橫劍，皆因那紅娘子又是倏左忽右，對她打量，顯然跟着露着驚疑之色，道：「我不過近年才少在江湖中行走，不料而今武林竟出了能人。」陡然間，她面上寒霜陡降，道：「你三人小小年紀，竟有這樣罕見的功夫，必是爲我而來，否則豈會入我山來。」

顏如玉小心戒備，道：「姑娘，我這位小妹子已說得明白，實是無心，我等雖少在江湖行走，見聞不廣，不知姑娘高姓大名，但亦知我等在姑娘面前，不過是末學後進，尚請姑娘賜諒誤闖寶山之罪。」

說着，抱劍一拱手，是她瞟了有如泥塑木雕的朱逸一眼，强忍了心中怒火，但也不甘示弱，她可記住了那喪門劍之言，這紅娘子最惱人說她年老，不料她連聲以姑娘相稱，還是眞對了，只見那紅娘子把垂在肩上的長髮，掠到背後，分明是不自覺搔首弄姿，那冰涼的蒼白臉上，不那麼陰沉了。緩緩掃了顏如玉和小白玉一眼，最後落到朱逸身上，道：「你們說，他名落孫山，醉酒入我山來？」

小白玉搶着說道：「是啊，他醉倒在這山裏，顏姊姊我可眞想念你，我啊，跟在他身後，走啊，走啊，就走到這山裏來了，好不容易才等到他淸醒了些，嗳呀，火就快要熄啦，我也忘了添上枯枝。」

說着，向溪邊的火堆跑了過去，世間竟會有人不信小白玉說的話麼？她是那麼天眞，在紅娘子面前，竟然有人不露恐懼之色的，顏如玉雖然也在小心戒備中，却也不露一些兒敵意，她又豈是怕人的。

那紅娘子微微點了點頭，道：「諒你們這幾個娃娃，豈敢與我作對。」

顏如玉哼了一聲，道：「姑娘，咱們不過是尊敬你，誤闖寶山，是我等的不是，你有多大點年紀，大不了也只是年長三兩歲罷了，當眞好笑得緊，我們倒成了娃娃，你可是七老八十啦。」

顏如玉何等聰明，一見紅娘子緩和了，就知是那幾聲姑娘生效，便故意惱了，雖是一半兒眞，但一半兒可是假。果然，雖是紅娘子唇邊浮現的笑意也冷冰冰，但那面色總是更緩和了，只見她眉兒掀了掀，說：「你說：說我只大你們三兩歲。」

顏如玉心裏暗罵了一聲，火堆中熄滅下去的火，已燃燒起來了，也照亮了紅娘子，顏如玉也學起她先前模樣來，左跨一步，右跨一步，再又走前一步，說：「眞沒見過你這般老氣橫秋的人，叫你一聲姊姊，那不過是尊敬你，我看啊，你今年十八歲？大不了十九，只怕比我還要小一兩歲，倒眞像我這小妹子。」

紅娘子瞪大眼睛了，火光之下，那蒼白的臉上倒也見了點血色，看來可眞比適才所見要年輕些，不過，顏如玉的目光可避開了她眼角隱現的魚尾紋。

只見小白玉臉兒紅紅，跑了過來，說：「顏姊姊，你說誰像我啊？」

顏如玉向紅娘子一指，道：「小白玉，我說她，你說，好笑不好笑，她竟老氣橫秋，叫我們作娃娃，你瞧，她可不是比你大不了多少，不是比我還年輕些麼？」

顏如玉早把劍隱到肘後了，便也把劍直晃，示意她別說眞話，那小白玉却不會說假話，壓根兒就不懂得甚麼示意，睜大了眼睛，那火光熊熊地燃燒起來了，紅娘子再也不是一身黑，那紅衣也紅似火，映得紅娘子原是蒼白的臉紅了，也更見白中透紅，遠看自也嬌嫩了。

小白玉望望顏如玉，又望望紅娘子，說：「顏姐姐，這位姐姐看來和你差不多，倒像我穆姐姐。」

顏如玉鬆了一口氣，只見那紅娘子笑容才綻，忽又繃緊了，說：「穆姐姐，你還有一個姐姐。」

小白玉道：「不是一個，是兩個，我有兩個穆姐姐。」她笑了，顏如玉還是第一次見到她頑皮的笑臉，只聽她又道：「剛才還找我來啦，她們喚啊，叫啊，我躲在這裏不出聲，嘻嘻。」

顏如玉心想：小白玉倒也會成大白玉的，雖然太不懂事，那穆家姐妹尋不到她，此時不知如何焦急，但她也會頑皮了。

她竟然想及無關緊要的事來，不由心驚，眼前放着一個連喪門劍古元這般人也爲之喪胆的女魔頭，她怎可分神，忙不迭又凝神相向，不料那紅娘子的長髮，竟在夜風中飄飛起來，那夜風不是更勁了，她如何會不明白，適才這紅娘子雖不把她兩人放在眼裏，但不是全無戒備的，到底顏如玉也露了一手，只怕她未來之前，這紅娘子亦已知道小白玉有一身奇異的功夫，但現下，在小白玉恁地天眞無邪的言態之前，那戾氣怎會不變成祥和，更不要說敵意了，顏如玉可不是也分了神麼。

顏如玉雖然放心些，但也更驚訝：難道這紅娘子的內功眞力，竟能透達到髮梢！要不然她豈會才見鬆弛，長髮便飛舞了起來？可見喪門劍古元說得一些不假，這紅娘子眞有一身絕世功夫。

那紅娘子可不瞧她，柔和了的目光望着小白玉，她的唇邊，笑意也更濃了，說：「你……你剛才叫我甚麼，你過來。」

小白玉却往後退，道：「我叫你姊姊，你不喜歡麼，我不叫就是！」

小白玉對她竟也知道怕！那麼，先前必已是出了手，吃過這紅娘子的苦頭了，顏如玉不由又緊了緊手中短劍。

紅娘子已又說道：「我喜歡，來，我叫你過來，就是喜歡你，你說，你還有兩個姐姐，是不是，必也和你們一般，也有一身功夫了，可是眞的你們這些……」

顏如玉道：「末學後進，但在你面前，咱們也不過是螢火之光，而且，你說錯了。」

那紅娘子唇邊的笑意陡然消逝了，目光似閃過一抹冷光，那飄舞的長髮又垂了下來，顏如玉心頭一凜，不自覺退了半步，她愕然不解，難道這麼一句話，也會觸怒了她不成？

紅娘子道：「你這丫頭的胆子倒眞不小，敢說我錯。」

顏如玉才知她不悅之故，哼，難道眞怕了你，但掃了泥塑木雕的朱逸一眼，可就不敢把不悅之色現在臉上了，道：「我是說：這小白玉和她的穆姐姐，雖然也練過武功，但可不算得武林中人，她們和武林中人不但從無往來，出來行走，也不過是尋訪一個人罷了。」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殘山俠隱

蕭逸・文　子成・圖

盜回紅寶珠　擺脫跟踪人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古浪和丁訝被推落崖下無路可走，石明松在崖上拋下火球，烟霧瀰漫，嗆得兩人難受，古浪設法滅了火，稍後丁訝趁古浪睡着時找到一個隘口，他們由隘口走出至一處土屋歇息，古浪想乘機拋開丁訝，正好遇上桑姑娘，她言及丁訝是大惡魔，使古浪更決心拋開他，但丁訝拿出阿難子的字條，才知丁訝是保護他的，而丁訝和他結伴目的無非是要得到紅珠子，以便和桑九娘見面，而古浪此刻又道出紅珠子失落了，丁訝估計可能是哈門陀偷去，他要設法把紅珠子尋回來。路上遇到不少老人，他們是想獲得春秋筆……

古浪暗自運氣，忖道：「上次是哈門陀暗中助我，這一次不知道他是否還會助我……」

想到這裏，谷小良已跨出了一步，說道：「準備好了沒有？」

古浪一笑道：「何需準備？」

谷小良又氣得變了面色，叫道：「好狂的小子！我就不信邪！」

說着當胸一掌擊了過來，古浪只覺對方如鋼，只得咬緊了牙，奮起全身之力，迎了過去。

兩股掌力一觸，古浪右臂一陣奇痛，一連退後了好幾步，胸口有些發脹。

谷小良已然狂笑道：「哈哈！果然不錯，你的般若神功那裏去了？」

這一掌未有任何人暗中相助，古浪心中吃驚，但表面越法鎮靜，含笑道：「你別忙！再試兩掌看看？」

谷小良指着古浪大笑道：「再兩掌你的命也沒有了，哈哈……」

他好似興奮已極，張着大嘴狂笑不已，古浪大怒，厲聲道：「老狗，你再試兩掌，看我不把你蛋黃打出來！」

這句話說得谷小良立時不笑了，他一雙小眼眨了眨，說道：「你說什麼？叫我老狗？還要打出我的蛋黃來？好小子，你可眞狠，我倒要看看誰把誰的蛋黃打出來！」

一語甫畢，又是一掌擊出，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古浪面門打來。

古浪咬緊牙關，按哈門陀所傳心法，運氣至右臂之上，奮力的迎了上去！

這一掌仍然無人相助，但是古浪奮力之下，掌力比起剛才已大爲增强。

兩掌相觸，發出了一聲巨响，古浪的身子又是連退出了三步，右臂痛得舉不起來。

谷小良的身形也幌了一下，右臂感到有些酸痳，他怔了一怔，說道：「掌力雖然增强，却仍無『般若』之功，古浪！你從實招了吧！」

古浪怒火冲天，他强忍着表面如常，含笑道：「老狗，還有一掌呢！」

谷小良氣得又怪叫起來，罵道：「好小子，你還叫我老狗？看我不宰了你！」

這時古浪已抱拚命之心，暗忖：「這一掌若是抵不過他，只有把師父所傳的招式，與他拚個死活了！」

谷小良第三掌又擊到，古浪大喝一聲，右掌奮力的又迎了上去！

就在古浪才一抬臂之時，一股綿綿的勁力，貼在了他的背上。

古浪又驚又喜，來不及思索，雙方掌勢已經接實。

只聽一聲怪叫，谷小良的身子，如同皮球一般，滾出了五六尺遠。

他面色蒼白，左掌撫着右臂，對石懷沙說道：「奶奶的……這小子眞……眞有般若神功！」

古浪含笑吟吟，說道：「老狗知道厲害了吧？」

谷小良氣得雙目如鈴，石懷沙也變了色，緩緩走了過來，說道：「古浪，以你這般年紀，絕不可能練成般若神功……」

古浪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可能你就試試看！」

石懷沙厲聲說道：「自然要試！」

一言甫畢，身如旋風一般撲了過來，雙掌平揚，一招「將軍十指」，向古浪前胸推來。

古浪爲了愼重起見，也以雙手相迎，他猛然翻起雙掌，以「金蛇狂舞」的招式迎了上去。

那暗中的助力，又附在了古浪的身上，這四隻手掌才一微沾，石懷沙便立時閃電般收回了雙掌，急急的飄向了一旁。

古浪也把雙掌收了回來，笑道：「石老師爲何半途而廢？」

石懷沙望了他一眼，一言不發，轉身對口瞪目呆的谷小良道：「老谷，我們走吧！」

說罷一閃而逝，谷小良也趕忙跟着離去。

等他二人消失之後，古浪這才輕輕的揉着右臂，只覺酸痛不堪。

他轉過了身子，見丁訝已經睡着了，心中不禁暗笑，忖道：「這個老傢伙裝得倒像樣！」

古浪叫他一聲，丁訝揉着眼睛道：「咦！那兩位呢？」

古浪笑道：「他們已經走了，我們快趕路吧！」

丁訝在古浪的扶持下又上了馬。

古浪在扶他上馬之際，只覺右臂奇痛，心中吃了一驚，忖道：「如此看來，我的右臂已經受了傷呢！」

二人都上了馬，古浪以左手操韁，催動馬兒，如飛而去。

一直奔出了好幾里，丁訝低聲說道：「你的右臂受傷了吧？」

古浪搖搖頭，說道：「不要緊，一會就會好了！」

事實上他已忍不住了，丁訝伸過了一隻手，握住了他的膀子。

古浪只覺一陣奇熱傳送過來，不一會的工夫，手臂即已恢復正常。

古浪大喜，連聲稱謝，並道：「剛才是你助我發掌的麼？」

丁訝搖了搖頭，說道：「剛才哈門陀就在一旁，我豈能助你，頭兩掌哈門陀便是有意考驗我，後來他見我渾然不知，才出手助你的！」

古浪這才恍然，說道：「他既然偸偸的跟着我，不使我知道，如今助我出掌，豈不是等於告訴了我麼？」

丁訝笑道：「他自然有道理，不久就會知道了！」

二人談話之間，又奔出了十餘里，丁訝道：「這一路下去，將有不斷的事故發生呢！」

古浪也暗自警惕着，說道：「琴先生何時會動手？」

丁訝道：「你不用急，總有一天。好好的養神，我們要一路殺到四川去！」

古浪不語，馬兒在山道急馳，古浪彷佛看到了一條被鮮血染紅的道路。

現在還沒有出青海境內，就先後發生了這麼多事情，古浪心中忖道：「看樣子以後越來越危險了！」

那匹黑色駿馬，雖經連日的辛勞，但是仍然精神奕奕，馳行如飛。

丁訝這時却沉默下來，古浪知道他在計劃偷紅珠的事情，便不打擾他。

他想到丁訝昨夜曾經告訴他，除了谷小良和石懷沙之外，琴先生和哈門陀也都露了面，加上况紅居和婁弓，「達木寺」的老人，等於全部跟踪下來了。

他心中好不緊張，雖然是在驃馳如飛的情形下，他仍然耳目並用，防備着任何意外的發生。

這時他又想到了童石紅，忖道：「她怎麼沒有與况紅居在一起呢？」

想到童石紅，他就有一種奇妙的感覺，但是他們之間到底是陌生得很，相識以來，根本就沒有見過幾次面。

由童石紅，很自然的聯想到桑燕，腦中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忖道：「啊！莫非她與桑九娘有關係？」

想到這裏，不禁一陣心跳，又忖道：「如此看來，桑家可能已經知道我要找她們……看桑燕對我的態度，似乎沒有什麼敵意，可是她爲什麼叫我躲開丁訝呢？」

他想到這些問題，一時却找不到答案來，古浪垂目望了望丁訝，見他雙目微閉，兩隻手扶着鞍橋，身軀隨着馬的走勢幌動不已，好似是睡着了。

古浪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忖道：「管他！事到臨頭總可解決……」

馬兒如電閃般，在寒林中奔馳，四下一片寂靜。

× × ×

這一天，西北風愈加凌厲，高地上已經有了薄霜。

古浪和丁訝終於來到了甘肅境內，投宿在「夏扣」附近的一個小鎮上。

初更時分，古浪及丁訝坐在昏燈之前，低聲的談着天，這幾天來，丁訝絕口不提紅珠的事，至於春秋筆更是沒有提到。

古浪知道强敵在側，言行間也就越發謹愼，好幾次想問問「桑家堡」的事，都忍了下來。

這時他們坐在燈下，也是談着一些閒話。

丁訝突然說道：「古浪，我們到門口去看看。」

古浪很是奇怪，說道：「這冷的天，都快下雪了，我們到門口去幹什麼？」

丁訝瞪了他一眼，說道：「老悶在房裏又幹什麼？你這年青人倒不如我年老人呢！」

古浪聽他如此說，知道必有道理，笑了笑說道：「我只是担心你的病，既然你要出去，我就奉陪，不過你還是多穿些衣服的好。」

丁訝穿上一件老羊皮襖子，這是他在青海時買的，顯得不大合身，但是看起來比以前瘦弱單薄之狀好多了。

這家店房是一座小樓，古浪及丁訝所居是西廂房，這一排一共有五間房，正面有三間，東廂房也是五間，樓下是食堂，規模算是相當大的。

古浪，丁訝沿梯而下，由於這幢樓房年久失修，走在上面，地板不時的發出「吱吱」之聲，丁訝笑道：「在這種地方作賊也不太容易呢！」

說着他們已經下得樓來，雖然初更已過，但是樓下客人仍要酒要菜，仍然熱鬧得很，吵成一片。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丁訝莫非要查察什麼人？」

想到這裏，他目光向四下掃射，打量着每一個飲酒的人，食堂多半是過路的客商，以及當地的苦力，飲酒聊天，一片喧嘩，並沒有一個可疑之人。

丁訝說道：「屋裏太悶氣，我們到門口去！」

古浪知道他如此說，又有道理，一言不發的跟着他，一同走出了店門。

店外寒風凜凜，撲面刮來，丁訝不禁打了一個寒噤，緊緊的縮着頸子，說道：「唔……天眞是冷下來了！」

古浪望了望灰濛濛的天色，點頭道：「恐怕我們趕不到四川就要下雪了！」

丁訝雙手套在袖管內，緩緩的行走着，古浪跟在他身後，心中猜疑着他到底要作些什麼？

大約走出了十幾丈，丁訝突然停下身子，壓低聲音說道：「你可知道，哈門陀也投宿在這店裏了？」

古浪聞言吃了一驚，說道：「啊，有這種事？你怎麼知道？」

丁訝笑了笑，說道：「他要投宿，怎會讓你知道？我若不是特別細心，也不會發覺的。」

古浪心中很是緊張，說道：「他一向迴避着我，現在居然在此投宿，莫非對我有所懷疑，要採取行動了麼？」

丁訝笑了笑說道：「當然懷疑你，不過阿難子臨去這一招實在太絕，誰也不相信，他已經把「春秋筆」交給了你，所以他們只限於懷疑，殺鷄取卵之事，却是誰也不肯作的！」

古浪細細思索他的話，未曾接口，丁訝又道：「除了他以外，琴子南也將會來此投宿。」

此言一出，古浪又吃一驚，問道：「你怎麼知道？」

丁訝笑道：「他現在尚未到，如果我推測得不錯，他也就快來了。」

古浪似乎已感到事態漸漸嚴重了，一雙劍眉微微的皺起，沉思不語！

丁訝笑道：「你不用害怕，他們來此投宿正是我們的好機會呢！」

古浪一雙俊目盯在丁訝臉上，搖頭道：「我倒並不是害怕，只是有些不知如何應付……你方才說他們來此投宿是我們的好機會，這是什麼意思？」

丁訝向遠處瞭望了一下，說道：「你那粒紅珠不是落在哈門陀手中麼？」

古浪連連的點頭道：「是的，我正在爲這件事發愁呢！」

丁訝把聲音放得更低，說道：「今天夜裏，我們便下手偷回來！」

古浪憂慮的說道：「哈門陀如此厲害，我們怎麼下手呢？」

丁訝經過一路上盤算，心中早已有了腹案，笑道：「今天晚上是最好的機會，琴子南來此投宿之後，我就設法讓哈門陀懷疑到他！」

古浪訝然道：「可是他還沒有來，你怎麼知道他一定會來呢？」

這時天色已經黑盡了，街上行人幾乎已絕跡了，丁訝却說道：「他一定會來，半夜動手的時候，你也得助我一臂之力，我一個人恐怕還忙不過來呢！」

說着，他聲音放得更小，在古浪的耳旁喁喁而語，古浪不住的點頭，有時偶爾插問一兩句。

他們談了一盞茶的時間，天時已近二更，丁訝突然道：「我們可以進去了，琴子南正向這邊來呢！」

說着用手扶着古浪肩頭，古浪好不奇怪，扭頭回望，丁訝低聲叱道：「不要看，我們回房去。」

他在古浪的攙扶之下，慢吞吞的回到了店中，樓下吃飯的客人，只剩下兩三個老客，還在淺斟低酌，店門也上了板，四下清靜異常。

古浪等回到房中之後，立時熄燈，丁訝坐在炕上，低聲道：「不要說話，琴子南八成已進來了。」

古浪壓低聲音道：「他看見了我們沒有？」

丁訝微微一笑，說道：「他自然看見我們了……現在開始，不要再說話了。」

二人在黑暗之中坐了半天，古浪正有些不耐，突聽樓梯發出了「吱吱」之聲，精神不禁一振。

這時便聽見跑堂的說道：「老先生，東廂房四號最好！」

接着一個深沉的聲音「嗯」了一聲，一路走來，跑堂的說了不少話，但是那人連一聲也沒有回答。

漸漸的，聲音消失了，又過了一陣，一切都歸於寂靜，丁訝還坐在炕上不言不動。

古浪忍耐不住，低聲道：「丁老，我們還不開始麼？」

丁訝低聲回答道：「再等一等！」

二人在黑暗中又坐了一會，丁訝走下炕來，低聲道：「爲了愼重起見，我還是先出去看一看，你要等我回來，千萬不可妄動。」

古浪答應一聲，丁訝爬過炕床，輕輕的打開了後窗，緊靠着這排樓房，便是一道圍牆，圍牆之外是一片竹林。

丁訝伸頭出去，四下望了望，說道：「這兩個老傢伙還未入睡呢！哈門陀是住在正屋二號房。」

古浪也伸頭出去，全店燈光已熄，只有正廂二號及東廂四號房還有燈光透出。

丁訝又道：「我先看看去，設法使哈門陀把「紅珠」留在房中，若是他一直帶在身上，那可就費事了！」

說罷雙手攀窗欲出，古浪拉住了他，担心的說道：「丁老！你要小心。」

丁訝笑了笑，說道：「不要緊，你等着我回來就是了！」

語畢雙手用刀一撑窗檻，人已由窗口飛了出去，一團黑影在空中一閃，便失去了踪影。

古浪轉眼便不見了他的影子，不禁大吃一驚，忖道：「啊！此人功夫這麼好，眞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了！」

古浪自與他相識以來，第一次見他顯露功夫，想不到竟是如此驚人。

古浪坐在窗口，目光四下巡視，靜靜的等待，心中很是懸慮，因爲琴先生及哈門陀都是不可一世的人物，深怕丁訝萬一有失！

他焦急的等待着，突然一陣寒風撲面，方自一驚，一團黑影，已經由他身旁掠過，落在炕上。

來人正是丁訝，古浪又驚又喜，說道：「丁老！你眞是了不起。」

丁訝打斷了他的話，說道：「別說了，現在不是誇獎我的時候，幸運得很，哈門陀把那粒紅珠放在枕下，正好被我看見，我現在要趕快設法引誘他們出去，我走之後，你立時把窗戶關成一道縫，然後注意着，只要看見我們三人入了竹林，馬上就去辦你的事！」

古浪連聲的答應着，丁訝又道：「得手之後，趕快回來，把被子蓋上假睡，我最多只能耽誤他們一盞茶的時間，在這時間內，如果有其他事故，你一定要自己妥爲應付。」

古浪問道：「還有什麼其他事故？」

丁訝接道：「石明松也在附近，要提防他，我走了！」

說罷又似一陣輕風般，自窗口消失。

古浪連忙把窗戶關上，留了一條縫，全神向外注視，心中很是緊張。

不一會的工夫，只見一條身影，極快的飛馳進入了林中，看來似是丁訝，只是身法太快，使人看不清。

緊接着又是一條人影，「刷！」的一聲輕響，掠出了圍牆之外。

那人身子掠出，猛一長身，四下微微展望，接着又如怪鳥般投入了那片竹林。

雖然他身子疾如閃電，但是古浪在濛濛的灰色下，仍然看清了，他是琴先生。

古浪心中很是緊張，忖道：「丁訝果然把他們引出去了！」

一念及此，又是一聲輕響，一個極爲熟悉的老人的影子，幽靈一般的，自七八丈高的房頂上落了下來！

古浪一眼就看了出來，正是哈門陀。

哈門陀落地之後，四下略一張望，又抬頭向古浪所住這間房子望過來。

雖然是在黑夜之中，相隔又是如此之遠，但是古浪仍然把目光避開了。

哈門陀略爲猶豫，也向竹林中撲了過去。

古浪心中忖道：「我現在該開始行動了！」

他翻身下炕，極快的拉開了房門，閃身而出，並把房門輕輕的帶上。

他一提眞氣，兩個縱身，已經來到正廂二號房門口，那正是哈門陀的居室。

古浪雙手輕輕一推，房門竟未上栓，應手而開。

室內一盞昏燈，搖搖欲熄。

古浪一閃而入，把房門關上。

只見室內一炕一几，炕上放着一個簡單的小包袱，除此之外，別無長物。

古浪再不遲疑，掀開了枕頭，自己失去的那粒紅珠果然赫然在目！

古浪驚喜交加，急忙拿起裝入袋中，正要轉身出房之際，突然窗戶大開，一條黑影閃電般射了進來。

這人來得好不驚人，帶起了大片冷風，吹得那盞昏燈幾乎熄滅。

古浪大吃一驚，一掌把油燈擊滅，那人已發出了一聲冷笑道：「哼，好大胆的小賊！」

一聽這口音，古浪驚怒交加，沉聲道：「匹夫！原來是你？」

那破窗而來的，正是不久前向古浪暗施毒手的石明松。

石明松穿着一身勁裝，雙手插腰，目光亮得出奇，他沉聲道：「你偷的什麼東西？」

古浪怒喝道：「你管不着！」

石明松冷笑道：「我偏要管！」

說着右臂突伸，向古浪脅下抓來！

古浪大怒，身子一閃便自讓開，喝道：「無恥小人，我們到外面去！」

石明松冷冷一笑，說道：「你罵我無恥，你夜半三更來此偷竊，豈不比我更無恥？」

古浪已經氣得渾身發抖，但是丁訝已經告誡過，他只能把哈門陀纏住一盞茶的時間，如果在此動手，哈門陀趕了回來豈不是前功而棄？

古浪想到這裏，強忍着怒氣，說道：「你不必逞口舌之能，我們到外面一會，我古浪一定叫你稱心如意就是！」

石明松似已知道古浪的心理，笑着搖了搖頭，說道：「作賊的總是怕被人捉住，我們就在此地坐坐，等主人回來由他發落好了！」

古浪怒火冲天，冷笑道：「哼！主人回來？他若果回來，第一個要你的命！」

石明松笑道：「那你還担什麼心？」

古浪算算時間已經不多，喝道：「你到底敢不敢出去？」

石明松搖了搖頭，古浪強忍怒火，說道：「那麼恕我不奉陪了！」

說罷轉身便要退出，石明松突然喝道：「慢着，我們聊聊！」

他說着，右臂猛伸，五指大張，向古浪背後抓來。

這一式來得既急又猛，古浪還不及拉門，掌風已然抵達背後。

古浪大怒，身子猛然一擰，喝道：「我還怕你不成？」

掌隨話出，雙掌齊下，分別向石明松的雙肩砍去，這一招雖然是發於急功之中，但因古浪怒恨已極，貫足了勁力，兩掌之力，却也非同小可。

石明松那裏敢接，他慌忙把勢子撤了回去，古浪身子一轉，便欲穿窗而出。

但是石明松似乎有意要把古浪留在房裏，他極快的攔到窗戶之前，奸笑道：「何必要走？我們就在這裏談談不好麼？」

至此，古浪已是忍無可忍，他也明白了石明松的用意，不禁冷笑道：「好得很，你當我眞見不得主人麼？你錯了！」

石明松微微一怔，古浪身形夾着一陣急風，已然撲了過去，雙掌一錯，右掌以「鷹爪力」的功力，向石明松的前胸抓了過去。

古浪這一招又快又急，銳風呼呼，石明松只覺眼前指影一片，胸前已感到一股莫大的震撼之力。

他心中很是吃驚，肩頭猛幌，古浪的五指擦肩而過，接着他一聲大喝，右掌閃電般向古浪的頂門擊來。

古浪見石明松身手快速如電，心中暗凜，由於室中地窄，古浪正向前衝，此時躲之不及，只得把身子向後猛然一挫！

石明松的右掌，已經離古浪的頭頂不過半尺，古浪便覺一股猛力撞了過來。

古浪忙又把身子一矮，石明松的右掌貼頂擦過，掌風震耳。

古浪又驚又怒，在雙方如此接近的情形下，他竟不向後撤，足下一點，反而欺身而進。

石明松疾退三步，背脊已經靠住了門，古浪逼近，二指如電，向他小腹點到，指力沉渾，快似迅雷！

他大驚之下，只得向左閃開了三尺，右掌猛然下沉，五指暴張，又向古浪的頭頂抓來。

古浪在進招之初，已然想到了時間不多，必須速戰速決，所以才冒險逼近。

當石明松的右掌才向下一沉之時，古浪又有了第二步行動，左掌虎口大張，急如閃電，向石明松的右掌手腕鉗去。

就在同時，他右掌當胸推出，靈巧二指，以「玉指金凡」的暗器手法彈了出去，直襲石明松左臂！

石明松萬料不到，古浪冒此大險，出此奇招，兩處受襲，又受地形限制，無法躲讓，不禁驚出一身冷汗來。

眼看古浪兩招都要着上，石明松咬緊了牙，大喝道：「你好厲害！」

隨着這聲大喝，石明松身子猛然向下一矮，右掌疾縮，躲開了古浪的虎口，接着雙掌會合，向古浪的右掌拍來。

他這一招變化可說是神速已極，就在此際，房上似有一陣急促的起落之聲。

古浪大驚，身子猛然一側，左掌內閃電般收回，右掌更快的拂了出去，正好點在石明松的「肩井穴」下。

石明松身子一歪，倒向一旁，但是他仍然强持着，沒有摔倒。

古浪再不遲疑，右手一帶把房門拉開，閃身而出！

不料他才出房門，石明松竟强撑着受傷的身子，緊跟了出來，叫道：「看你跑到那裏去？」

古浪大怒，回身一掌，拍在石明松前胸，喝道：「滾吧！」

石明松一聲悶哼，口中噴出一片鮮血，身如斷綫風箏一般，一連的倒退回去，摔在房內。

在這種情形下，古浪也顧不得慈悲，他「砰」的一聲關上了房門，極快的回到自己房中。

當古浪才把房門拴上，窗內飄落一條人影，鬼魅似的，毫無聲息。

古浪一驚，沉聲道：「誰？」

來人却是丁訝，他低聲道：「快脫衣服上炕？」

說着他已把窗戶關好，古浪與丁訝二人默默無聲，以極快的速度脫去外衣和鞋襪，同時上炕，各自拉了一條被蓋在身上。丁訝才一倒下，立時發出輕微的鼾聲，古浪知道他是在裝睡。

這時四野死寂，冷氣由窗縫之中襲入，但是古浪頭上還在冒汗，心也砰砰的跳了個不停。

好半晌的工夫，古浪動也不敢動，蹩得渾身是汗，耳聽丁訝的鼾聲越來越大，不知他是否眞的睡着了。

古浪正自不耐，門外忽然傳來脚步之聲，隨聽哈門陀低啞的聲音響起道：「喂！還不把你這個寶貝帶走？」

他的聲音很低，但是古浪聽得很清楚，心中一動，忖道：「他在對誰說話？」

只聽另外一個老人的聲音說道：「你是什麼人？對我徒兒下此毒手？」

這人的聲音非常熟悉，原來是琴先生，古浪心中立時恍然，忖道：「原來他們碰上了，他是爲了石明松的事……」

想到此，不禁又緊張起來，因爲他怕石明松說出自己來，那時就麻煩了。

這時又聽哈門陀冷笑道：「他的穴道是我解開的，到底怎麼回事？你自己問他吧！」

古浪心中很緊張，偷眼望了丁訝一眼，見他仍然鼾聲如雷，睡得很酣。

他大爲納悶，忖道：「莫非他眞的睡着了？」

才想到這裏，已聽得石明松虛弱的聲音說道：「不是他，是另外一個老人！」

此言不禁使哈門陀、琴先生和古浪同時驚訝起來，古浪忖道：「他爲什麼不說實話，莫非是怕丟人？」

思忖至此，便聽琴先生追問道：「什麼人？難道你不認識？」

石明松低弱的聲音說道：「我不認識他。」

接着又是哈門陀的聲音說道：「好了你把他帶回去吧！今晚的事還沒有了，只是我心情不好，不願算這筆賬。以後再談吧！」

琴子南追問道：「你是誰？」

哈門陀却未回答，拖着輕微的脚步走了。

接着又是一陣低語和脚步聲，然後就歸於寂靜了。

古浪用手緊握着那粒失而復得的紅珠，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忖道：「想不到這麼容易就把它找回來了！」

才想到這裏，丁訝翻了一個身，低聲道：「到手了沒有？」

古浪興奮的回答道：「到手了！」

丁訝輕輕的吁了一口氣，說道：「唔……總算我沒有白費氣力。」

古浪緊接着說道：「剛才好險，我差一點被哈門陀碰見……」

丁訝打斷了他的話，說道：「詳細的經過明天再談，現在開始不要說話！」

古浪知道哈門陀及琴先生必然不會就此善罷，於是就噤口不語，把被子打開了些，覺得甚是涼快。

過了一陣，身上的汗漸漸乾了，又感到有些冷，便又把被子拉上了些。

夜靜如死，北風凌厲，古浪聽着肅殺的風聲，不知不覺進入了夢鄉。

古浪熟睡之後，丁訝却小心翼翼的戒備着，因爲他知道無論哈門陀或琴先生，都不是這麼容易對付的。

他感覺到，這兩個老人，不止一次的來房外察着，一直到天亮才消失。

天亮之後，丁訝叫醒古浪，說道：「哈門陀和琴先生都在休息，我們要趕快走路。」

古浪奇道：「你怎麼知道他們在休息了呢？」

丁訝低聲道：「他們自恃功夫高强，

認爲你無論如何也脫不了他們的跟踪，却料不到我另有捷徑，這一次要使他們失望了！」

說着已把東西整理好，古浪也匆匆洗漱完畢，二人輕輕的下了樓，付清了店錢，伙計已備好了馬。

經過了一夜的休息，人馬精神都很煥發，以極快的速度，飛馳而去。

沿途丁訝却是絕口不提昨夜之事，弄得古浪很是納悶，一陣奔馳，已出了百數十里，丁訝突然說道：「往左邊行。」

古浪一怔，說道：「左邊根本就沒有路呀！」

丁訝慢吞吞的說道：「你不用管，向左走沒錯！」

左邊只不過一條僅够一輛車行走的草徑，兩旁都是山，根本無路走呀。

古浪正在猶豫，丁訝已經在前座接過了馬韁，把馬兒用力一帶，那匹駿馬立時向左奔去。

到了山脚下，丁訝突然躍下馬來，一手牽着馬韁，說道：「隨我來！」

古浪大感詫異，忖道：「丁訝好像對這一帶路徑熟極了……」

才想到這裏，丁訝已轉入了一塊大石之後，在崎嶇不平的山坡上前進。

他邊走邊道：「這條路我太熟了，跟着我走，保險沒錯！」

古浪心中納悶着，過了一會的工夫，居然眞被丁訝找出了一條路徑。

這條小路由於多年無人行走，所以雜草遍佈，若不是丁訝指示，幾乎分辨不出途徑來。

丁訝這時又回到了馬背上，笑道：「好了，現在我們可以放心地走了！」

古浪笑道：「丁老，你怎麼對這一帶如此熟悉呢？」

丁訝用手輕輕的拍着馬頭，笑道：「豈止這一帶？全國的道路，我沒有不熟的，走呀！」

說着他用力的在馬頸上拍了一下，馬兒四蹄如飛，踏着半人高的荒草，飛馳而前。

單騎走蜀道　停驂探桑堡

一連幾天過去，居然是絲毫無驚，古浪和丁訝很順利的到達了四川境內。

這日時將正午，來到川北大鎭——「廣元」鎭外。

爲了避免驚人耳目，古浪老遠就下了馬，持韁走在馬旁，這時雖然還未落雪，但是天氣已越發寒冷了。

古浪遠遠的望見一家客店——「廣元老店」四字招牌，在寒風之中搖盪。

經過這幾日夜的趕路，丁訝確實顯得很疲累了，他無力的坐在馬鞍上，雙手套在袖筒內，哼唧着說道：「唔……好在已經入川了，我們今天好好歇歇吧！」

古浪雖然心急如箭，恨不得立時趕到「黃角椏」，但是眼見丁訝有些支持不住，便道：「好吧，丁老，今天就好好地歇歇。」

同時心中忖道：「若是沒有丁訝，我這一路眞不堪設想了！」

思忖之際，已經到了店門外，小伙計早迎了出來，把丁訝扶下了馬，說道：「唔！老太爺累了吧！」

丁訝笑道：「還好！」

二人進了店，這「廣元老店」的規模倒還不小，食堂之內擺了十幾張桌子，由於此店地當要衝，所以一般過往客旅均在此落脚。

這時食堂內差不多有八桌客人，喝酒聊天，各省方言均有，甚爲噪雜。

古浪皺了一下眉頭，說道：「怎麼這麼吵？」

小二在旁笑道：「你少爺要是嫌吵，可到裏面房間坐！」

古浪點頭稱好，丁訝却道：「不必了，我們就在外面坐坐，看看風景！」

古浪聽丁訝如此說，知道必有道理，便對小二道：「就在這裏吧，找張淨乾桌子。」

小二把他們帶到一張桌子前坐下，二人點了酒菜，慢慢的吃喝着。

古浪捧起酒盃，笑道：「丁老，這一路承你多照顧，我敬你一盃！」

丁訝遲遲的拿起酒盃，面上有一絲凄涼的笑容，說道：「上次入川，已是七年前的事了……乾！」

說罷仰盃一飲而盡，似有無限感慨。

古浪雖不知道這個奇怪老人的一段往事究竟如何，但却知道他早年在情感上必然受了很大挫折。

停了一下，丁訝又擧起了盃，說道：「從今天起，以後要靠你帮助我了，我也敬你一盃，乾！」

說着一飲而乾，古浪遲疑着飲乾了盃中酒，說道：「丁老，你飲得太猛了。」

丁訝搖手阻止了他的話，說道：「不要緊！我剛才說的話你一定還不明白，以後我會告訴你的。」

古浪心中沉思道：「當然是要我帮助他入桑家堡之事了。」

他們二人談論着，不時的飲着酒，多日來的辛勞，也就一掃而盡了。

酒至半酣，古浪目光略移，發覺對面桌上，有一個長身的年青人，一雙尖亮的俊目，正盯視着自己。

古浪的目光投過去，那人立時低下了頭，慢慢的喝了一口酒。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莫非這人是釘梢的？」

那年青人自從古浪注意他以後，便未再抬一下頭，只是悶聲不響的淺飲着。

古浪見他身軀偉岸，年約二十出頭，長得甚是俊秀，尤其是一雙眉毛，飛入兩鬢，有一股少有的英氣。

他心中忖道：「看他的樣子倒不像作惡之人……」

那年青人穿着一身長衫，足下薄底布鞋，桌上放着一支小馬鞭。

由於古浪一直在打量他，引起了丁訝的注意，丁訝回過頭，向那年青人望了一眼，那年青人的頭垂得更低了。

古浪心中詫異，忖道：「莫非這年青人又是爲我而來的？」

想到這裏，却聽丁訝說道：「儘看人家做什麼？」

古浪便把目光移開，心中却總有一團疑異。

大約半盞茶的時間不到，那年青人招手喚來了小二，付清了酒錢，但是並未離開。

古浪又對他加上了幾分注意，隨聽小二說道：「三爺！馬牽來了！」

古浪回身向店外望去，只見一匹神采奕奕的胭脂馬，已經牽到了門口。

那年青人拿起了馬鞭，站了起來，向門外走去。

當他走到古浪面前時，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馬鞭突然了掉下來，落在古浪的腳前。

古浪一驚，那年青的嘴角巳然露出一絲笑容，以低沉的聲音道：「對不起！」

他彎身拾起了馬鞭，很快的走出了店門，上馬之後，以不太快的速度，向南而去。

古浪整個的注意力，全被他吸引過去，望着他的背影發呆。

這時突聽丁訝道：「這孩子，居然還認識我！」

古浪心中一驚，問道：「怎麼?他……你認識他?」

丁訝伸出右手，向地上指了一下，說道：「人家留下了東西，你却一點不知道，眞是笨得可以了！」

古浪大爲詫異，低頭看時，原來在自己腳旁，有一個摺好的紙卷，上面寫着：

「古浪親拆」。

看到了這個紙卷，古浪面上不禁一紅，忖道：「慚愧！」

他連忙拾了起來，丁訝又笑道：「可笑這個孩子，在我面前也來這一套，豈能逃出我的眼睛?」

古浪拿着紙條發怔，因爲照年青人的意思，分明是除自己外，不使任何人看到，但是現在丁訝巳經知道了，弄得他不知道是否應立即拆閱。

丁訝喝了一口酒，笑道：「不用避我，寫的什麼我猜也猜得出來！」

古浪訝然，望了丁訝一眼，丁訝又道：「一定是桑燕寫的，要你遠離我，我是個惡魔……等等的，說不定還會約你一晤呢！」

古浪將信將疑的打開紙卷，只見紙上寫道：

「古浪：

叫你遠離惡魔，你不聽話，現在惹魔上身，想要擺脫可就痲煩了。吃完飯之後，請獨自來『楓林鎭』一晤，共商對策，注意，不可讓他知道！

桑燕」

古浪又驚又喜，把紙條闔上，望了丁訝一眼，丁訝笑道：「怎麼樣，我沒有猜錯吧?」

古浪笑道：「丁老眞是料事如神，果然都被你猜中了！」

丁訝挾起一塊牛肉，放到口中一陣細嚼，接着說道：「如果我猜得不錯的話，她一定約你到『楓林鎭』見面！」

古浪更是驚奇，說道：「怎麼你……你全知道，就好像是看見了一樣！」

丁訝面上笑容未歛，但却不能掩藏一層傷感之色，目射遠方，說道：「我怎會不知?桑家的人都是愛楓葉的……」

古浪心中一震，說道：「莫非她……她就是桑家……」

話未說完，丁訝巳打斷了他的話，說道：「不必問我，你見了他自然知道，剛才那年青人叫桑魯歌，是桑燕的哥哥！」

古浪更是驚異不置，丁訝笑道：「看樣子你吃飯也沒有心了，快去吧！我在房裏休息。」

古浪點頭答應，命小二備馬，丁訝又從身上掏出一張藥方，遞給古浪道：「你回來時，到西鎭給我執劑藥來?」

古浪一驚，說道：「丁老，你……」

丁訝搖了搖手，說道：「沒事！你快去快回吧，我們說不定什麼時候還要趕路呢。」

說完，在小二的扶持下，到後房休息去了。

古浪把藥方收好，出了店，跨上了自己已的千里寶馬，回頭對小二道：「小二哥，『鎭林楓』在那裏?」

小二笑道：「順着這條路走，不遠就是，大片楓林，好找得很！」

古浪點頭稱謝，策馬如飛而去。

古浪因爲飲了酒，身上一陣的發熱，迎着涼風一吹，倒也舒服異常。

這是一條很寬的街道，兩旁很多商店，雖然寒風似刀，但是仍然不少人在買賣貨物，顯得非常熱鬧。

由於鎭上人太多，古浪儘管心急，也不便放馬快行，但是心中恨不得立時趕到目的地。

說來奇怪，桑燕的影子，這時就像是一根絲一般，緊緊的繫住他的心頭。

雖然只是一次萍水相逢，但是古浪對她是容貌却記得淸淸楚楚。

跑完了這條村，果然有一大片楓林，時巳初冬，然殷紅如火，映到附近的房舍、農田，都變了顏色。

古浪望見這一片奇景，不禁心懷暢開，忖道：「好一片奇景，住在這裏的人幸福啊！」

馬兒來到楓林之前，古浪停下了馬，四下張望，這一帶行人絕少，房舍均在楓林之後，所以淸靜異常。

古浪正在發怔，突聽一個嬌嫩的聲音，遠遠傳了過來：「喂！我在這裏！」

古浪轉頭望去，只見十丈以外，一個翠衣少女，立在一株楓樹之下。

古浪如中急電一般，有一種莫名的緊張。她！不言不動，毫無反應。

桑燕穿着翠綠色的長裙，烏黑的頭髮用一塊淺藍色的絲絹繫着，垂在腦後。

她臨風飄飄而立，楓葉的殷紅，透映在她的臉上，更顯得嬌艷如花。

古浪眞的看呆了，他從未見過這樣美麗的女人，並且，不相信世上會有這麼美麗的女人呢。

桑燕抬起了右手，向古浪招了招，說道：「喂！怎麼了?」

古浪這才驚覺過來，面上一紅，連忙催馬趕到近前，說道：「姑娘久等了。」

桑燕淺淺一笑，說道：「你先下馬來再說話呀！」

古浪面上又是一紅，忖道：「我這是怎麼了?」

他連忙下了馬，隨手丟開了馬韁，馬兒悠閒的走向一旁。

古浪說道：「姑娘留的字條，我巳看到了。」

桑燕四下望了望，說道：「我們到裏面再談！」

說着向楓林中走去，古浪緊跟在後，踏着滿地紅葉，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

入林十餘丈，桑燕方才停下來，回身道：「那條子你沒讓丁訝看見吧?」

古浪心中奇怪，忖道：「她怎麼知道丁訝的名字?」

他嘴上却答道：「沒有呀，他沒有看見。」

桑燕點了點頭說道：「你可知道丁訝是什麼樣的人物嗎?」

古浪搖頭道：「我不知道，還請姑娘示知！」

桑燕搖了搖頭，說道：「關於他的情形，我也不太清楚，不過聽姑婆說，他雖然不出江湖，可是却是江湖中一大魔頭，數十年前，不知道殺了多少人呢！」

古浪嚇了一跳，說道：「啊！有這等事?我看他並不似作惡之人。」

桑燕接口道：「聽說他善惡難分，……他巳經失踪了二十年了，不知你怎麼會遇上他！」

說着，一雙美目注視着古浪，似在等他的回答。

古浪心忖：「達木寺之事，還是不宜告訴她。」

於是岔開話題道：「姑娘這麼說，莫非姑娘與他有仇?」

桑燕遲疑了一下說道：「他與我本人?是沒有仇的，不過姑婆說，他是我們家的大仇人，如果不是再三叫我們避開他，我眞要找你算賬呢。」

她說到這裏，停了一下，又接着說道：「七年以前，他曾經到我家來過一次，結果我姑婆不肯見他，他只好走了！」

古浪心中一動，忖道：「難怪丁訝這次入川如此感嘆了！」

古浪滿腹疑惑，問道：「姑娘，你姑婆是……」

桑燕一笑，說道：「我姑婆就是你要找的人。」

古浪大爲驚異，脫口說道：「啊！果然……桑九娘。」

古浪突然想起一件事，又詫道：「姑娘，妳怎麼知道我要找妳姑婆的呢?」

桑燕道：「都是姑婆告訴我的！」

古浪不禁更爲驚異了，忖道：「桑九姑怎麼知道我來找她?人隔萬里，她是怎麼知道的?」

桑燕幾乎看出了古浪的心思，笑道：「姑婆告訴我，說有個年青人要爲『春秋筆』的事來找她?」

古浪大詫，說道：「妳姑婆怎麼知道的?」

桑燕道：「春秋筆的上一代筆主阿難子，兩年之前曾來過一次，告訴我姑婆說兩年後可能會有一個年青人來找她帮忙，所以我們算算日子，實在差不多了。」

古浪料不到阿難子巳經預先告訴了她們，便問道：「可是妳們怎麼知道他叫來找妳姑婆的人就是我呢?」

桑燕笑了起來，說道：「我初看到你的時候，就看出是你了！」

古浪誠懇的說道：「既如此，還望成全才好！」

他微微躬身，目光射在了桑燕那雙薄底小皮靴上，不禁心神一蕩，趕快把目光移開，心頭莫名的跳了起來。

桑燕笑道：「我要是不管你的事，也就不找你了，不過我姑婆的脾氣很怪，要想見她可是太難了。」

古浪皺眉道：「全仗姑娘帮忙！」

桑燕悠悠的走開幾步，說道：「我說過我是要帮助你的，但是也沒有十分把握，若是你仍和丁訝在一起，恐怕就不能見到她了。」

古浪訝然道：「爲什麼?」

「我姑婆是絕不願意見丁訝的，你與他在一起，豈不倒霉！」

桑燕說着，拾起了一片楓葉，靠在樹幹上玩弄着。

古浪走上去道：「可是丁老並沒有說他要找桑家堡呀。」

桑燕笑道：「他當然不會說，他就是想利用你的關係，一同進入桑家堡。」

他說到這裏，頓了頓，又道：「你憑什麼信物進入桑家堡呢?」

古浪心中一動，答道：「先師阿難子留有一封書信。」

桑燕緊接着又問道：「還有什麼?」

古浪搖了搖頭，說道：「沒有了。」

桑燕的秀眉皺了皺，說道：「你回去之後，好好的察看那丁老頭，若是他身邊有什麼奇怪的東西，寶珠子啦，葉子啦，趕快告訴我。」

聽了她的話，古浪心中暗笑，忖道：「她倒要我作起奸細來了。」

古浪心中如此想，口中却連聲的答應着。

桑燕很是高興，接着又道：「只要你辦好了這件事，你的事我可以担保沒問題，有了消息時不必急，我哥哥隨時會跟你聯絡的。」

古浪聽她說得如此天眞，暗中好笑不巳，但是表面却不露神色，問道：「若是他沒有什麼東西呢?」

桑燕怔了一下，說道：「一定有，你慢慢找好了。」

她說完便向楓林之外走去，古浪跟在後面道：「姑娘，現在還早，妳這就要走麼！」

桑燕足下不停，說道：「還早什麼?你再不回去，丁訝就要疑心了，談話的機會多得很，以後到了我們堡中來，我天天陪你……」

說到這裏，似乎發覺說漏了嘴，臉上飛起兩朵紅霞，飛快向樹外走去。

古浪心中却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忖道：「我如果能與她長在一起……」

思忖之際，巳然出了楓林，古浪見自己身上巳落了好幾片紅葉，便揮着袖子拂去。

桑燕忽然道：「我哥哥來了。」

古浪聞言抬頭望去，見方才酒店中的那年青人正向這邊走來。

這人便是桑燕的哥哥桑魯歌。

他走到近前，立時對桑燕道：「妳都對他講明白了麼?」

桑燕點點頭，說道：「都講明白了，

那邊怎麼樣？」

卻不料桑魯歌突然握住古浪的雙手，笑道：「好極了，歡迎你到桑家堡來！」

他一雙虎掌虎虎有力，倒把古浪嚇了一跳，不明白他是什麼意思。

桑魯歌接着又說道：「我們兄妹兩個，悶死了！你來眞是太好了，剛才我就想與你暢談，礙着有那個怪老頭子……」

他一說就沒有完，好似久居獄中的犯人，突然見了朋友似的興奮。

桑燕瞪了他一眼道：「魯哥，你怎麼了？」

桑魯歌這才放開了手，笑道：「對了，老傢伙休息了半天，已經醒了，你快回去吧！」

古浪雖然被他弄得有些混亂，但是也感覺到他爲人熱情豪爽，笑道：「多謝桑兄盛情，小弟能與桑兄結識，眞是三生有幸！」

桑魯歌豪爽的笑了起來，說道：「好說，妳說，我們以後隨時會見，你趕快回去吧！」

古浪點點頭，跨馬離開了「楓林鎭」，返回廣元。

入鎭後轉往鎭西，爲丁訝配了藥，回到客店。

他回想方才的事，實在感覺到怪異得很，但是也很高興，有了桑氏兄妹的協助，自己想進入「桑家堡」，才不至於毫無門徑了。

進入房中，丁訝剛剛下牀，便叫小二送來了瓦罐火爐，三分水兩分酒的煮了起來，弄得滿房是烟，古浪連忙把窗戶打了開來。

丁訝問道：「你可見到他們兄妹？」

古浪點點頭，便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了丁訝，因爲他覺得沒有瞞他的必要。

丁訝聽完忽然大笑起來。

古浪奇怪的望着他，不知他爲什麼發笑。

丁訝笑了半晌，才停了下來，搖頭道：「可笑這兩個娃娃，眞個天眞得很，其實我如果一定要見桑九娘，七年以前就見過了！」

古浪詫道：「那你爲什麼沒有見成她呢？」

丁訝搖了搖頭，喟嘆一聲，說道：「只因以前與她有過口頭約定，否則我要進入他們桑家堡，憑誰也攔不住我！」

古浪思索了一下，說道：「他們還在等我的消息，以後見了我們，我要怎麼說呢？」

丁訝接口道：「既然你不願意騙我，我當然也不願意你騙他們，下次見了他們，就說這一次我非見九娘不可，別的什麼也不必說。」

古浪答應着，見丁訝神情黯然，知道他與桑九娘之間，必有一段傷心痛史，很想探問明白，卻又覺得有些不妥。

這位白髮老人，似乎沉入了往事，他移步到窗前，望着遠處的寒樹出神。

古浪跟到了他的身旁，低聲道：「丁老，你在想什麼？」

丁訝回過頭，臉上掛着幾絲傷感的笑容，說道：「沒有想什麼。」

這時藥已經煮好了，丁訝斟了半小碗，熱氣騰騰的，慢慢喝着。

室內出奇的寧靜，古浪滿腹疑惑，卻又不好意思追問。

丁訝把那碗藥喝完，望了古浪一眼，笑道：「你一定想知道我與桑九娘之間的事，不用急，我慢慢會告訴你的。」

古浪笑道：「我只是好奇，如果你有不便之處，不說也罷……我們下午還要不要趕路？」

丁訝活動着瘦弱的膀子，說道：「我要多休息一下，同時快半天了，我們已到地頭，哈門陀他們迄未出現，我想趁這段時間確定一下，看看他們是否還會追來，以定對策！」

古浪說道：「那麼我們今天在此休息了？」

丁訝答道：「那不一定，我們把消息探聽確實了，說不定會星夜趕路呢？」

他說着，披上了那件老羊皮袍子，古浪問道：「你要到那裏去？」

丁訝道：「不是告訴你我要去打探消息麼？」

古浪見他如此瘦弱，便道：「你還是休息休息吧，交給我去辦好了，反正我閒着無事。」

丁訝搖頭道：「有些事是你辦不了的，不過你不妨與我一同出去分途打探，晚飯時再回來會合好了。」

古浪答應一聲，把窗門關好，隨着丁訝一同出了客店。

丁訝道：「我到楓林鎭去，你就在附近逛逛，不可走得太遠了。」

說罷，輭弱無力地獨自向楓林鎭踽踽而去。

古浪望着他瘦弱的身影，一幌一幌的，漸漸消失在寒風裏，心中不禁泛起一種說不出的黯然之感。

他忖道：「江湖中人，到了晚年眞是可憐啊！」

他感嘆了一陣，便向鎭西走去。

這一次他並沒有騎馬，沿途觀賞着當地的風光。

古浪雖然在四川住了很多年，但是西北一帶，卻從來沒有來過，不禁感到很新鮮。

「廣元」鎭西，是最熱鬧的地區，有故衣鋪，當鋪，普通商號和一些叫賣的江湖玩意兒。

古浪邊走邊看，忽見街角人羣之中，一個批八字的先生，正在高聲論相，說得頭頭是道。

古浪忖道：「反正沒事，我過去聽聽看。」

他本來就是個孩子，性喜熱鬧，想到就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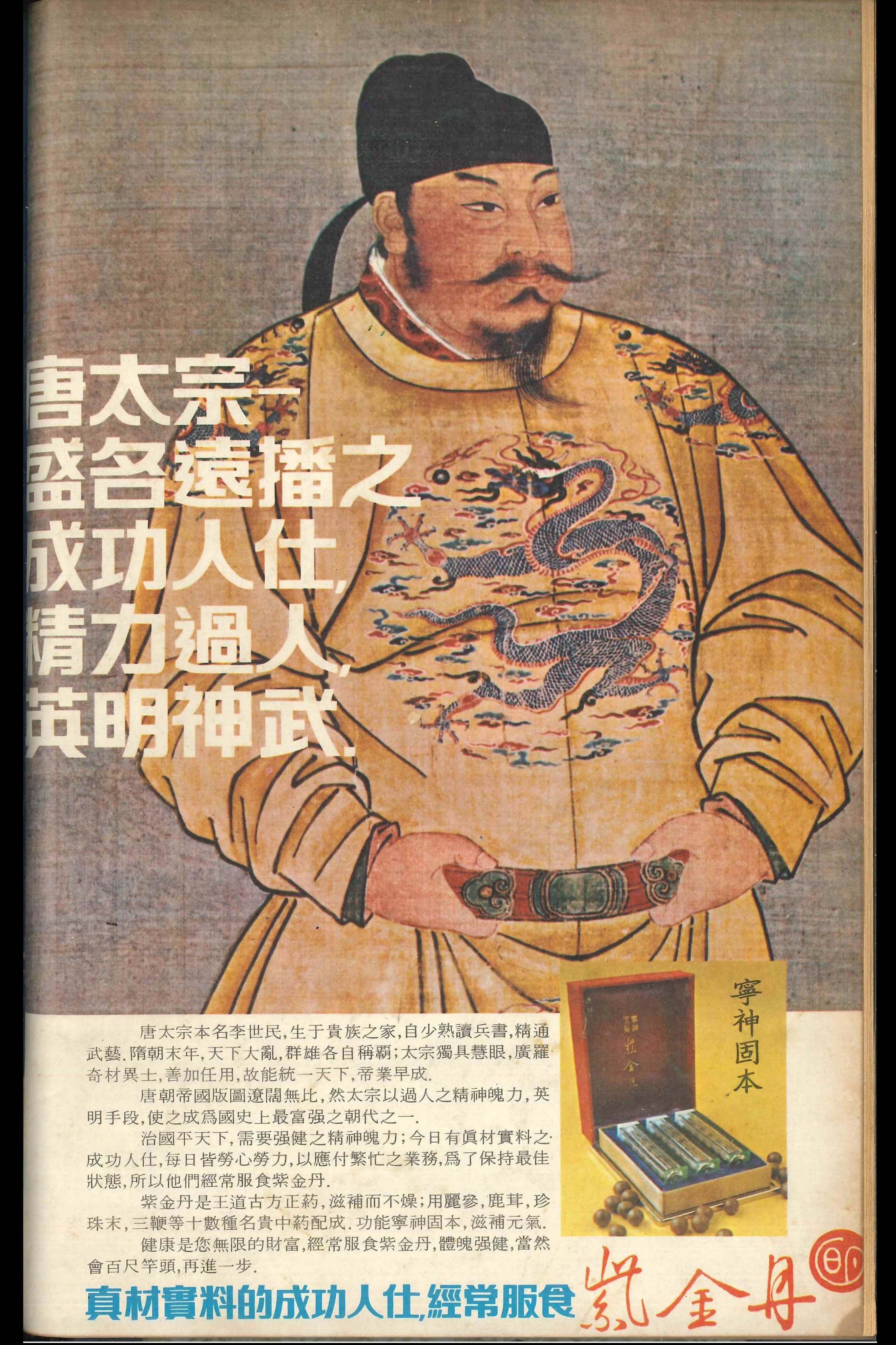
古浪擠入人羣之中，一看之下，不禁大爲驚奇，原來那算命先生竟是一個五十多歲的婦人。

他訝忖道：「怎麼一個婦人在此算命呢？」

那算命婦人穿着一件青布羅裙，面孔很紅潤，氣色極好，花白的頭髮蟠在頭頂上。

她坐在一張木桌之後，桌布上用毛筆寫着「牛婆斷命」四個大字。

（未完）


唐太宗—
盛名遠播之
成功人仕,
精力過人,
英明神武.
寧神固本
唐太宗本名李世民,生于貴族之家,自少熟讀兵書,精通武藝.隋朝末年,天下大亂,群雄各自稱霸;太宗獨具慧眼,廣羅奇材異士,善加任用,故能統一天下,帝業早成.
唐朝帝國版圖遼闊無比,然太宗以過人之精神魄力,英明手段,使之成爲國史上最富强之朝代之一.
治國平天下,需要强健之精神魄力;今日有眞材實料之成功人仕,每日皆勞心勞力,以應付繁忙之業務,爲了保持最佳狀態,所以他們經常服食紫金丹.
紫金丹是王道古方正葯,滋補而不燥;用麗參,鹿茸,珍珠末,三鞭等十數種名貴中葯配成.功能寧神固本,滋補元氣.
健康是您無限的財富,經常服食紫金丹,體魄强健,當然會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眞材實料的成功人仕,經常服食
紫金丹